



台湾著名作家

赖和作品选集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封面设计：李 萌



统一书号：10236·033

定 价：2.75 元



~~~~~  
台湾著名作家  
~~~~~

赖和作品选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对台湾广播部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台湾著名作家
赖和作品选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编
对台湾广播部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海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550×1168毫米大32开 12.625印张 268(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册

统一书号：10236·033 定价：2.75元

目 录

序 言.....	(1)
----------	-------

小 说

斗闹热.....	(19)
一杆“秤仔”.....	(25)
不如意的过年.....	(34)
蛇先生.....	(40)
雕古董.....	(50)
棋盘边.....	(56)
辱?!	(63)
浪漫外纪.....	(69)
可怜她死了.....	(79)
归家.....	(91)
惹事.....	(97)
丰作.....	(113)
善讼的人的故事.....	(121)
赴了春宴回来.....	(134)

诗 歌

觉悟下的牺牲 ——寄二林事件的战友.....	(139)
---------------------------	---------

流离曲·····	(143)
生与死·····	(157)
新乐府·····	(160)
农民谣·····	(162)
灭亡·····	(166)
南国哀歌·····	(169)
思儿·····	(173)
低气压的山顶 (八卦山) ·····	(175)
相思歌·····	(180)
呆囤仔 (献给我的小女阿玉) ·····	(182)
祝晓钟的发刊·····	(184)
饲狗颌下的铜牌·····	(186)

随笔杂文

无题·····	(189)
答复台湾民报特设五问·····	(193)
答复台湾民报设问·····	(195)
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	(196)
谨复某老先生·····	(200)
无聊的回忆·····	(203)
前进·····	(217)
希望我们的喇叭手吹奏激励民众的进行曲·····	(221)
一个同志的批信 (信) ·····	(223)
《台湾民间文学集》序·····	(228)
赴会·····	(231)
小逸堂记·····	(237)

不幸的卖油炸桧的.....	(239)
阿四.....	(243)
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	(250)

旧体诗词

刘铭传.....	(253)
文天祥.....	(253)
阿芙蓉.....	(254)
寒夜.....	(255)
苦雨.....	(255)
舟入泉州.....	(256)
洛阳道中.....	(256)
石井.....	(256)
于同安见有结帐幔于市上为打针吗啡者而趋之若鹜者更 不断.....	(256)
归去来 (由厦门博爱医院挂冠时作)	(257)
癸亥元旦小集书感“日据时代”	(258)
上山扫墓归途经一新坟旁有妇人负子哭甚哀闻者泪坠因 有此作.....	(258)
旗山废垒怀古.....	(258)
夕阳.....	(259)
霜月.....	(259)
卖花.....	(259)
寄石迂吾集集乡.....	(260)
擣衣.....	(260)
送虚谷之大陆.....	(260)

小逸堂（故黄倬其先生曾设教于此复善艺菊）	（290）
小逸堂赏菊呈吴秀才	（261）
囚系台中银水殿三首	（261）
囚中闻吴小鲁怡园笼鹤	（261）
系台北监狱	（261）
出狱作	（262）
出狱归家	（262）
偶成七古	（262）
李君兆蕙同黄张二君过访因留住劝之以酒书此言志	（263）
晚霁独步	（263）
哀闻卖油炙裸者五古（日政时代）	（263）
偶成	（264）
留须 五古	（264）
近日心思纷然向在狱中毫无思虑镇日安泰犹觉可怀	（265）
晚霁	（265）
饮酒	（265）
席上赋赠蔡惠如先生	（266）
漫兴	（266）
定寨	（266）
清明偶得	（267）
赠陈虚谷三首	（267）
国姓井“彰化古迹”	（268）
偶成（咏日政时代巡查补）	（268）
吾民（日治时代）	（268）
吾人（日治时代）	（269）
贫女	（269）
北投浴场	（269）

林明君哭·····	(269)
登厦门观日台·····	(270)
当家·····	(270)
晚晴独步·····	(270)
书愤四首·····	(271)
狱中日记四首·····	(273)

附 录

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生成及发展

——代序·····	王诗琅	(275)
赖懒云论		
——台湾文坛人物记(四)·····	王锦江	明潭译 (286)
赠懒云·····		虚谷 (293)
追忆赖和·····	杨云萍	明潭译 (294)
忆赖和先生·····	杨 逵	明潭译 (297)
小说与懒云·····	守 愚	明潭译 (304)
哭懒云兄·····		虚谷 (308)
懒云做城隍·····		一 刚 (311)
赖和是谁·····		梁景峰 (312)
我的祖父懒云先生·····		赖恒颜 (322)
忍看苍生含辱		
——赖和先生的文学·····	林 边	(324)
纷纷扰扰世相异 是非久已颠倒置		
——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先生平反的经过·····	王晓波	(354)
赖和先生年表简编·····	赖恒颜	李南衡 (370)



(一)

台湾新文学奠基者，现代作家、诗人赖和，原名赖河，字懒云，人称和仔仙。笔名有甫三、安都生、走街先等。中日甲午战争的当年(一八九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县，随即成为失去了祖国母亲的殖民地婴儿。

赖和少时，曾入民间私塾“小逸堂”学习汉诗文，经彰化名师黄其倬先生传道授业、承续了祖国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香火，为日后的中文创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一九〇五年五月，入台北医学学校就读，一九一四年四月毕业后，在嘉义病院担任实习医生。一九一六年返回彰化，开设赖和医院。一九一七年，内渡祖国大陆，在厦门博爱医院服务，至一九一九年返台，继续在彰化悬壶济世。

赖和是一位满怀人道主义精神的职业名医。他每天所看的病人多在百人以上，为贫苦人民看病，不取分文，不收礼物。“他在每年年底，便将病患者所欠的旧帐焚毁”，以至被民众称为“彰化妈祖”。他去世后，农民相信他坟墓上的草可以治病，竟而争相拔取，并传说他当了“城隍爷”等等。

赖和一向景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和革命实践，并受到了祖国大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洗礼，对殖民地台湾进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历史要求，肩负着强烈

的自觉的责任感。他在行医同时，以启迪民智、唤起民众为己任，在他的医院里，大量购买图书，附设阅览室，自由开放，服务桑梓，积极开展爱国抗日新文化运动。开业收入也大多暗中资助爱国抗日民众组织。一九二一年十月，在台北市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是抗日爱国的台湾同胞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力军之一，赖和当选为理事。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赖和因“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第一次被捕入狱，次年获释。同案被捕的爱国抗日人士有蒋渭水、蔡惠如等四十余人。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于北京，台湾同胞的民众团体举行了盛大隆重的追悼会。赖和为中山先生写了如下的挽联：

中华革命虽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统雄心伤未达，
东亚联盟不能实现，长使天骄跋扈，九泉遗恨定难消。

赖和还在给中山先生的挽词中写道：“……使这天宇崩，地宙折，海扩流，山爆裂，永劫重归，万有毁灭，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世间永远永远的不灭。”

赖和的挽联和挽词，不仅表现了对中山先生的爱戴与沉痛之情，更反映了台湾同胞对实现祖国独立富强和团结统一大业的向往和追求！

一九二六年以后，赖和主编《台湾民报》文艺栏，在推展台湾新文学运动及新文学创作实践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留下了一系列斗志昂扬、抗日爱国的革命文学作品。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台湾殖民当局发表战时警告，禁止所谓“非(日本)国民之言动”。赖和医院被迫停业半年。他于一九三八年曾经由日本，转赴祖国大陆东北和北京游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赖和因“思想问题”再次被殖民当局逮捕入狱。次年一月，因心脏病重病保释出狱，至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逝世于彰化，年仅

四十九岁。

赖和生长在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时期，主要受的是日本“皇民化”教育。但他对祖国和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终其一生有两大特征：一是始终坚持穿中国服装，一是始终坚持用中文写作。同时他始终坚信侵略者必败，他在一九四二年春天写成的一首绝句中说：

日渐西斜色渐昏，炎威赫赫竟何存；
人间苦热无多久，回首东方月一痕。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赖和早已清醒地预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最后下场！

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必须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赖和首先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和革命者，他的生平不愧为台湾同胞及中华儿女的杰出代表和光辉榜样。有的研究工作者惋惜赖和投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而影响到他的文学天才的发挥，固然有其一方面的道理；但是笔者认为，还是要看到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正是由于赖和具有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洋溢着对侵略者、压迫者强烈尖锐的抗议精神，投入了台湾民众爱国抗日的斗争洪流，他“一向和日寇不共戴天，是个彻底的不妥协主义者”，这才决定了他的文学主张和文学作品，具有了高度战斗性的独特风格和坚实的民众基础，并造就了赖和成为众望所归的“台湾新文学之父”。

(二)

赖和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继祖国大陆“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之后，二十年代中叶在台湾展开的新旧文学激烈论

战中，赖和同张我军等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大力批判旧文学，倡导新文学，并积极从事白话文学创作。

赖和在《答复〈台湾民报〉特设五问》（一九二五年八月）、《读台日纸〈新旧文学之比较〉》（一九二六年一月）等文章中，提倡“有台湾色彩的文学”；反对为殖民地“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学”；批评脱离民众的旧文学“对象在士的阶级”，以及旧文学家“啸咏于青山绿水之间，醉歌于月白花香之下”的脱离现实的倾向。他明确提出“文学就是社会的缩影”，新文学要“以民众为对象”，要反映“现社会待解决、顶要紧的问题”。他要求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喉舌《台湾民报》“忠忠实实替被压迫民众去呐喊”，要成为“民众的先锋，社会改造运动的喇叭手”，嘹亮地吹奏激励民众前进的进行曲”。

赖和这些爱国进步的社会观、文学观，都体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他的文学活动的基本成就是在小说和诗歌的创作上。现代台湾文学在二十年代的播种萌芽期和三十年代的生根开花期，赖和的作品都占有其主导地位。赖和创作的多产阶段是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五年之间，只有十年左右。一九二五年八月，赖和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散文《无题》，“是新文学运动以来很值得纪念的散文，其形式清新，文字优婉”。同年十二月又发表了第一首新诗《觉悟的牺牲——寄二林事件的战友》，这是旗帜鲜明的抗日爱国的革命诗篇。一九二六年元旦，赖和的短篇小说《斗闹热》与杨云萍的短篇小说《光临》，同时在《台湾民报》发表，接着在同年二月，赖和又发表了短篇小说《一杆“秤仔”》，都是台湾新文学运动中的早期名篇。从台湾出版的，由李南衡主编的《赖和先生全集》来看，赖和的作品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小说十四篇；诗歌十七首；随笔、杂文、狱中日记等六十余篇。此外，还有旧体诗词一百多首。

赖和创作的思想倾向是反帝爱国，亲近人民，艺术特色是社会写实，表现技巧则不拘一格。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高度的人民性、强烈的战斗性，是真实深刻地反映殖民地台湾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赖和至为关切的创作主题始终和台湾同胞抗日爱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始终和当时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联系在一起。

首先，赖和常把犀利的笔锋直接刺向殖民统治当局遍布城乡的警察网，实质上也就是指向整个罪恶的帝国主义制度。例如《一杆“秤仔”》、《不如意的过年》、《惹事》等小说，都集中地揭露了日本警察的罪恶，新诗《低气压的山顶》等，旨在诅咒和埋葬黑暗的帝国主义时代。

《一杆“秤仔”》是赖和比较早期的代表作，写成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已经显现出赖和作品高昂激越的调子，反映出贯穿于赖和生平的反侵略、反奴役、反压迫、反剥削的抗议精神。这一短篇小说描写了一位“勤俭、耐苦、平和、顺从的农民”秦得参，受到日本警察的万般欺凌。

“因为巡警们，专在搜索小民的细故，来做他们的成绩，犯罪的事件，发现得多，他们的高升就快。所以无中生有的事故，含冤莫诉的人们，向来是不胜枚举。什么通行取缔、道路规则、饮食食物规则、行旅法规、度量衡规纪，举凡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通在法的干涉取缔范围中。”终至把善良无辜的百姓逼到了绝路，秦得参忍无可忍，“人不象个人，畜生，谁愿意做。这是什么世间？活着倒不如死了快乐。”除夕之夜，秦得参杀死“一个夜巡的警吏”，自己也与之同归于尽了！作家的目的当然不是肯定和提倡这种自发的原始的反抗斗争，而是通过秦得参悲壮惨烈的遭遇来反映日本殖民统治下官逼民反的现实，维护台湾同胞的人权尊严，唤醒中华儿女的民族之魂！

《不如意的过年》写成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元旦，在创作上吸取了西方现代小说细腻的心理描写的长处，采用反讽的艺术手法，集中突出地讽刺了一个日本警察横行霸道、残忍跋扈的野蛮嘴脸和丑恶灵魂。查大人（日本警察）在新年前夕，因为收到的礼物“意外减少”，“贮金凑不上五千”，“以为这是管辖内的人民不怕他，看不起他的结果……做官而使人民不怕，已经是了不得，那堪又被看不起？简直做不成官了！也难怪查大人所以愤慨。所谓什么民本主义啦，民众化啦，那只是口头上的话，实际所不能有。官之所以为官，只在保持他的威严”。查大人于是就向群众报复，对于“行商人取缔的严峻，一动手就是人倒担头翻；或是民家门口，早上慢一点扫除，就被告发罚金；又以度量衡规矩的保障，折断几家店铺的秤仔”。最后因为在十字街“本来默许的赌钱季节”没有抓到赌钱的人，却抓了一个看热闹的儿童审问起来，并把儿童打哭。“旁人不少替那儿童叫屈”，“遂有一位似较有胆量的人”为儿童说情，受到查大人的申斥：“猪！谁要你插嘴？”结果，“本来可以无事的那个儿童，被人们的同情心，拖累得更不幸了。在查大人的思想，官事一点也不容许人民过问……”

“查大人自己，也觉得对这儿童有些冤屈，虽是冤屈，做官的还是官的威严要紧，冤屈只好让他怨恨他自己的命运。

做官的不会错，现在已成为定理。所以就不让错事发生在做官的身上。那个儿童总须有些事实，以表明他罪有应得，要他供出事实来，就须拉进衙门取调（审问），这是法律所给的职权。”

于是查大人竟将那儿童拉进衙门，“喝令他跪在一边”，自

已喝酒作乐去了！“随后就被夜之神所俘虏，呼呼地鼾睡在牢中，电光映在脸上，分明写出一个典型的优胜者得意的面容。”

查大人这一反面形象的塑造，艺术上重在心态的刻画，达到精细传神，维妙维肖的境地。他虽然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日本警察，但却具有其深刻的普遍的典型意义。因为警察是日本殖民当局每天都要直接同人民群众见面的统治工具，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同胞的政治迫害、人身摧残、经济榨取，大多是经过警察的为非作歹来加以执行的。因此，查大人的个性特征，也就具有了日本军国主义独裁专制的殖民统治当局的本质特征。请看赖和对查大人的这段心理描写：

查大人一面在努力于威严的恢复，一面又在考研人民心理变迁的原因。本来是绵羊一般地柔驯的，他用了一番思索之后，究竟具有聪明脑力的查大人，也就明白，完全的明白了。不错！这完全由那班自称社会运动家，不，实在是不良分子所煽动的。他们在台上说什么“官尊民卑，乃封建时代的思想，在法完政治下的现社会，容不得它存留”，又讲什么“官吏和农、工、商贾，是社会的分业，职务上没有贵贱之差……”、“法律是管社会生活的人，勿论谁都要遵守，不以为做官就可除外，象巡警的乱暴打人，也该受法的制裁”。有了这样的煽惑，所以人民的胆子就大起来，致使今年御岁暮（年礼）才有这样结果……”

赖和在这里精心刻画了查大人的心理状态，也就是殖民统治者心理状态的形象化和典型化。殖民统治者总是把法西斯专政和愚民政策奉为法宝。二十年代的台湾同胞先进分子受到世界和祖国大陆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以“台湾文化协会”为骨干的

抗日爱国新文化运动相当活跃，民众运动也随之高涨。台湾最高殖民当局日本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的记载也承认：文化协会在台湾各地所组织的大量演讲会，“开本岛劳工运动之先河”。千方百计加以扑灭。赖和是文化协会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之一，所以他能够站在台湾二十年代社会改造运动家的高度，来塑造这一个查大人的反面形象，巧妙地透露了作家的民主理想，并在实质上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上述《一杆“秤仔”》和《不如意的过年》都是篇幅很短的小说，却正如银光回射的犀利匕首，直接刺向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当局的残暴统治和愚民政策。

赖和不仅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作家，还是一位热血沸腾的诗人。他的诗作更为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文学主张，充满了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洋溢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不愧为“激励民众前进的进行曲”，也是刺向日本殖民统治的尖锐投枪。例如《觉悟的牺牲》热情歌颂了二十年代台湾第一个蔗农团体“二林蔗农组合”所领导的著名抗日历史事件；长诗《流离曲》愤怒控诉了在殖民当局“退職官拂（买）下无断开垦地”命令下，掠夺农民土地，逼使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罪行，唱出了台湾农民由失去家园而觉醒反抗的战歌，表明了对“天的一边，地的一角，有旗飘扬”的“理想之乡”的向往；一九三一年发表的长诗《南国哀歌》是为哀悼著名的高山族同胞英勇壮烈的雾社抗日起义而作的，表现了台湾同胞不与异族统治共存的浩然正气。尤其是在《低气压的山顶》中，诗人预言了殖民统治的毁灭，呼唤和祝福未来人类世界。

低气压的山顶（八卦山）

天色是阴沉而且灰白，

郊野又尽被霾雾充塞。
远远的村落人家，
辨不出有鸡狗声息；
脚底下的热闹城市，
也消失了喧腾市声。
眼中一切都现着死的颜色，
我自己也觉得呼吸要停。
啊！是不是？
 世界的末日就在俄顷。

.....

所有一切——生的无生，
尽包围在唳唳风声里，
自然的震怒，
 似要把一切都毁灭去。

.....

在这激动了的天空之下，
在这狂飙的回旋之中，
只有那人们树立的碑石，
兀自崔嵬不动，
对着这黑暗的周围，
放射出矜夸的金的亮光，
那座是六百九十三人之墓，
这座是铭刻着美德丰功。

云又聚得更厚，
风也吼得更凶。

自然的震怒来得更甚，
空间的暗黑变得更浓，
世界正要破毁，
人类已要灭亡，
我不为这破毁哀悼，
我不为这灭亡悲伤。

人类的积恶已重，
自早就该灭亡，
这冷酷的世界，
留它还有何用？
这毁灭一切的狂飙，
是何等伟大凄壮！
我独立在狂飙之中，
张开喉咙竭尽力量，
大着呼声为这毁灭颂扬，
并且为那未来的不可知的
人类世界祝福。

作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

这首诗标题中的八卦山，位于彰化县城郊，是一八九五年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登陆后，台湾同胞抗日史上著名的彰化保卫战的战场。是年八月，刘永福幕僚吴彭年（浙江余姚人）率领七星旗军七百人，与苗栗吴汤兴等民间抗日义军领袖协力据守彰化，八月二十七日，同大队来犯日军血战于八卦山麓，吴彭年、吴汤兴等抗日壮士皆英勇战死。赖和在三十多年后的一个暴风雨来临之

前的时刻，挺立于八卦山头，面对着抗日先烈的碑石，歌颂他们的英魂，“对着这黑暗的周围，放射出矜夸的金的亮光”。作者独立在震撼地的狂飙回旋之中，大声呼唤着人民力量的暴风雨，彻底毁灭帝国主义的旧世界，憧憬着一个“未来的不可知的”人类美好的新时代，表现了赖和气势山河的反帝精神和革命激情。

其次，赖和在许多作品中，站在民主与科学的立场，无情地鞭笞了台湾社会的封建势力和传统习俗，以极其悲悯的胸怀，在《可怜她死了》、《丰作》等小说中，描绘了台湾工农劳动者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下的苦难众貌。

《**可怜她死了**》是赖和发表于一九三一年的优秀代表作品，主人公阿金是一位台湾农家的妇女典型，是万恶的殖民地社会的牺牲者。阿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父母为生活所迫，缴不起户税，把阿金卖做童养媳。生父母他迁，断绝了关系。养父母也是工农人家，尚能和睦相处。到了十七岁，养母“阿跨仔官正要择个好日将阿金与自己的爱儿结合……她的丈夫所从事的工场，发生了罢工的风潮。她丈夫因为被工人们举做委员的关系，在占领工场的斗争那日，被官厅捉去。她的儿子也同在这工场做工，看见父亲被捉，要去夺回，也被警察们打伤，回到家里便不能起床，发热呕血，不几日便死去……阿跨仔官的丈夫……不久便结束了他苦斗的生活”。此后，阿跨仔官和阿金母女（婆媳），生活无着，如坐愁城，相依为命。阿金“不忍使她老人受苦，只有牺牲她自己一身”，同意将自己“贖”（长期租）给本街财主阿力哥为妾，与财主同居怀孕后，即遭遗弃。阿金终被逼上绝路。在一个月明幽静的夜里，阿金“跌下河去”，“那个瞬间，阿金已晓得自己是会被淹死的，很记挂着她的阿母，记挂着将要出世的孩子，此时天上皎皎的明月一切于吾无关似地仍是展着她

的笑脸，放出她的万道金光，照遍沉沉无声的大地。只有河边的秋虫在唧唧地悲鸣着，好象为她唱着挽歌。”

赖和这篇作品的笔锋所向，也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通过阿金的悲剧，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者对工人运动的残酷镇压，阿金一家在一次罢工中就牺牲了父子两人；又可以看到劳动人民的人身自由和生存权利得不到丝毫的法律保障。阿金被财主阿力遗弃时，“有人教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慰藉料（赡养费），但是辩护士（律师）要钱，法院印纸（印花税）要钱，她没有这么多的钱，且法律会保护到她们吗？她不敢信任，也只有自己怨叹而已”，还可以看到封建主义的旧势力、旧风俗对妇女同胞的残酷迫害。这篇小说的反面人物是拥有三妻四妾、荒淫无耻、蹂躏妇女的土财主阿力，他是直接致阿金于死地的凶手。而阿跨仔官、阿狗嫂这些心眼不恶，但却带着封建传统旧思想的人们，也屈服于贫穷和金钱的魔力，不自觉地充当了残害阿金的帮凶。首先是阿狗嫂撮合，经过阿跨仔官提出将阿金“贖”给阿力哥而使阿金陷于火坑的。在台湾社会生活中，至今也还存在着这种“养女”的旧风习，酿成了许多残害妇女的悲剧。从阿金的悲惨命运，使我们联想到同一时代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柔石笔下《为奴隶的母亲》（农家妇女租给财主生养孩子）等等妇女同胞的悲惨命运；她们都反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广大农家妇女共同的悲惨命运。

赖和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元旦的《丰作》，也倾注了对台湾农民的深切同情和真挚关怀。蔗农添福伯受到具有殖民者和大地主双重身份的日本制糖会社残酷盘剥和欺骗，致使他想靠加倍劳动而增添幸福的合理愿望，在丰收时节而毁于一旦，会社收购糖蔗，克扣斤两将近一半，劳动所得不足成本，群众骚动也遭驱逐。老实胆小的添福伯“本能地想起二林事件（镇压蔗农）的恐

恨”，只好仇恨在心，隐忍认命！这篇小说由杨逵译为日文，一九三六年一月，转载于东京《文学案内》。杨逵是将台湾新文学的中文作品译介到日本文坛的第一人。

赖和不仅描写了阿金、添福伯、秦得参这些令人同情的台湾农民群众的典型人物和苦难命运；更为可贵的是，在他的《善讼人的故事》、《惹事》等作品中，塑造了积极支持并参与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正面人物。

《善讼人的故事》是研究赖和千万不可忽视的一篇作品。它成功地雕塑了一位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的典型人物林先生的文学形象，代表了赖和创作思想和艺术的高度成就。故事描写清代的台湾财主志舍霸占山林，把贫苦人民置于“生人无路，死人无土，牧羊无埔，耕牛无草”的困境。财主的管帐林先生坚决站在穷苦人民一边，不惜坐牢牺牲，肝脑涂地，层层上告。由于财主勾结和买通台湾官府，林先生竟然不得胜诉，反被“拿去坐监”。从而激起公愤，群众罢市，打进衙门，救出了林先生。林先生宁死不屈，矢志为民除害，渡海到福州省城上诉，并得到福州同胞的协助，终于为人民打赢了官司，“志舍的山场自然是舍做公冢，牧羊放牛也不须再到大肚溪边去，穷苦的人也可以去拾些柴草”。“此后百姓的困苦，算已解除了，死的人也得了长眠之地。”

林先生的故事原来刻在一座石碑上，立在城门外。后来城已拆除，石碑丢失，林先生的故事就刻在人民的口碑上。赖和是根据民间传说创作了这篇小说。林先生这一正面形象的塑造，典型意义是相当深远的，直到今天看来，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赖和的部分作品，着重对侵略者、压迫者的揭露和批判，例如《不如意的过年》等，主要力量是刻画了反面人物。还有部分作品着重在对人民大众的同情和关怀，例如《可怜她死

了》等，主要力量是刻画了惨遭迫害的普通劳动者。而《善讼人的故事》却是把主要力量用来刻画一位人民群众中先进的正面人物。林先生这一位典型人物的塑造，把关爱人民群众同反抗强权霸道完善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人民性和战斗性的统一。他那种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的精神，对台湾现代、当代文学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老作家杨逵、钟肇政，青年作家王拓、杨青矗、黄春明、宋泽莱的作品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传承下来的林先生的面影。

第二，成功地描写了杰出人物和人民群众的正确关系。林先生是一位舍己为群的勇者，也是一位善于斗争的智者。难能可贵的是，他却并非一位包打天下的个人英雄主义者，他具有着把个人力量溶汇于群众力量，并依靠群众力量而终达于胜利彼岸的品格。从林先生被志舍辞退后借住观音亭禅房时同和尚的谈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志舍每门墓地要人们出五钱银子，贫苦人民出不起，林先生决心告发志舍，“占有全部山地做私产”，“须把他占有权剥夺起来，给个个百姓”，要让“不论什么人，应该享有一份土地的权利”。和尚认为，“提起官司是万万无伊法”。林先生说：“我无那样蠢，现在官司是看钱的面上，靠官那有情理好讲，须借仗大众的力量”，“因为受到艰苦的全是提不起五钱银的人，世间富有的有几家？听到有人出来计较，一定会有同情。”林先生为群众办好事的立足点是放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上面。他生活在人民群众中，得到人民群众的了解和支持，在他遇到坐牢危难的时候，群众竟自发地聚集起好几万人，打进衙门高呼：“放出我们林先生来！”、“还我们林先生来”，最后又举行罢市，迫使地方官“只有对百姓让步，别无他法了。”只得释放了林先生。林先生“又被大家的应援所激动，遂下了决心，似有不惜牺牲，要舍身干下去的觉悟”。先进人物是为群众服务

的，必然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而人民群众毕竟是推动历史航船前进的源泉！

第三，因为林先生的故事来源于台湾民间传说，经过赖和极为成功的再度创造，艺术风格上的乡土特色和民族特色是相当鲜明突出的。请看这段描写：

观音亭，恰在市街的中心，观音亭口又是这县城第一闹热的所在，就这个观音亭也成为小市集。由庙的三穿进入两廊去，两边排满了卖点心的担头，“咸甜饱巧”，各样皆备，中庭是恰好的讲古场；叹服孔明的，同情宋江的，赞扬黄天霸的，惋惜白玉堂的等等的人，常挤满在几条椅条上；大殿顶又被相命先生的桌子把两边占据去，而且观音佛祖又是万家信奉的神，所以不论年节是常年闹热的地方。

这样的语言风格和环境描写，既富有台湾乡土气息，又可以明显看出我国古典小说对赖和的影响。如果对其内容细加品味，可见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洋溢其间，力透纸背。祖国大陆当时的许多城镇不是也有着类似这样的市中心区吗？不禁令人联想起许多古典小说中所描写过的几代帝都古城开封市中心的相国寺来！《善讼的人的故事》在人物描写上也是很有民族特色的。例如林先生在福州相遇的神秘茶客，着墨虽然不多，却给予林先生关键性的启示，表现了我国江湖隐士的豪侠之风，也表现了台湾和祖国大陆同胞相互关怀和援助的美好感情，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四，林先生的故事背景虽然是在日据以前的清代，但赖和写作发表于殖民地时期的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作家深情地追怀了台

湾与祖国大陆的母体联系，林先生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斗争中，最终是来到福州省城，依靠祖国大陆而取胜的，这就收到了启示台湾民众寻根念祖的社会效果。历史题材，借古喻今，古为今用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反映了三十年代台湾同胞向往和依靠祖国的心声！

台湾当代文学评论家叶石涛在《台湾的乡土文学》一文中论及赖和的时候说：“赖和刚好活在旧文学和新文学更替的时代，吸收了五四运动澎湃的文艺思潮。以白话文写出了《善讼的人的故事》，委实是一位颇富天才的作家。他的作品虽然不多，但这一篇小说却给乡土文学雕塑出一个典型。”可见这一典型在台湾新文学中占有其卓越的历史地位。

(三)

赖和在现代台湾文学中的历史地位，早在他逝世时，台湾文坛已有盖棺之论。他被台湾文学界公认为“台湾的鲁迅”、“新文学之父”决不是偶然的。

首先，赖和是在台湾新文学初创时期第一位在创作实践上取得卓越成就的作家。他的文学活动认同了祖国大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和道路，“替台湾的新文学树起了第一面反帝反封建的旗帜。”（钟肇政、叶石涛主编，台湾远景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第一卷：赖和简介），奠定了现代台湾文学的基础。贯穿于赖和创作中的那种对侵略者、压迫者、剥削者嫉恶如仇、毫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和那种对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真挚爱护的悲悯胸怀，直接影响了日据时期的台湾一代抗日爱国作家，并深刻地影响着直到今天的当代台湾文学界。六十年来台湾

新文学的主流，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赖和创作的胸怀祖国、扎根乡土、关爱人民的现实主义传统，从而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日据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被被誉为台湾新文学“麒麟儿”的朱石峰（一九〇三——一九四七，原名朱点人，台北人）在《回忆懒云先生》（原载一九四三年四月《台湾文学》“赖和先生悼念特辑”）一文中说：“懒云先生不但足以评为台湾新文学之父……贯穿于他的文学作品中的精神，是一种为大地上的正义而奋斗的精神”。这种“为大地上的正义而奋斗的精神”具有着普遍性的现实意义，正是上述的赖和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的统一和升华，也正是由赖和开创的爱国进步的台湾乡土文学的灵魂。

日据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作家杨守愚（一九〇五——一九五九）在《小说与懒云》（原载同上）一文中说：

如果没有一位象懒云氏那样既有创作上的天才，而且又有对新文学事业的推展抱着热情和决心的人，来担当、领导这个时期，并担任这一艘台湾新文学的大船的舵手，则相信台湾的新文学是无由达到若今日的状态和成就，而且一定还要走多少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吧！

因此，我认为懒云是台湾新文艺园地的开垦者，同时也是养育了台湾小说界以达于成长的保姆。

其次，赖和的功绩不仅在于以自己的作品影响和哺育了后人；同时，他还是一位热心支持和直接栽培文学新人的编辑。赖和墓志记载：他从“昭和元年（一九二六年）以降，主持民报文艺栏……忧劳过剧，患心病。”《台湾民报》是二十至三十年代台湾民众的先锋和喉舌，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民报原来没有文艺栏，经过编辑部数次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将文

艺栏创设的重责嘱托于赖云氏之外，别无他法”。于是，赖和在行医同时，“拚着老命”兼负了这份历史性的重责。他由于医务繁忙，编辑选稿常在晚上十时以后，工作到凌晨一、二点，有时为了润改来稿，以致通宵达旦。民报文艺栏对台湾新文学运动贡献良多，新文学的先驱作品大多在这一阵地发表，赖和先生的心血，直接培育了许多文坛新秀。例如台湾文坛老兵杨逵的名作《送报夫》，最早就是在赖和先生手下发表的。杨逵原名杨贵，他在《忆赖和先生》一文中说：“我自来对父亲为我取名为‘贵’，颇感嫌恶……偶而也曾署名‘杨达’而将文章寄给先生。我的《送报夫》的前半部分，经先生之手，得以登载在民报上……经先生认真地用朱笔圈去‘达’字，而清楚、明白地改成了‘逵’字……先生终于因而成了我的命名之父。”于此可见赖和先生在编辑工作中扶植文学新人之一斑。

赖和先生的一生，首先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生，是一位治病救人、为民众服务的光辉榜样；同时，赖和先生的一生，又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生，是一位爱国反帝，以文学为武器，致力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忠诚战士。赖和先生逝世已经四十年了！他所留下的奋斗精神和文学遗产，是全国十亿人民的共同财富，已经得到海峡两岸同胞的一致崇敬和珍视！赖和先生是不朽的！

武 治 纯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小
说

斗 闹 热^注

拭过似的、万里澄碧的天空，抹着一缕两缕白云，觉得分外悠远，一颗银亮亮的月球，由深蓝色的山头，不声不响地滚到了天半，把她清冷冷的光辉，包围住这人世间。市街上罩着薄薄的寒烟，店铺檐前的天灯和电柱上的路灯，通融化在月光里，寒星似的一点点闪烁着。在冷静的街尾，悠扬地几声洞箫，由着袅袅的晚风，传播到广大空间去，似报知人们，今夜是明月的良宵。这时候街上的男人们，似皆出门去了，只些妇女们，这边门口几人，那边亭仔脚（骑楼下）几人，团团地坐着，不知谈论些什么，各个儿指手画脚，说得很高兴似的。

有一阵（一群）孩子们，哈哈笑笑弄着一条香龙，由隘巷中走出来，绕着亭仔脚柱，绕来穿去。

“厌人，”一妇人说，“到大街上玩去罢，那边比较热闹。”

孩子们得到指示，嬉嬉哗哗地跑去了。

“等一会，”一个较大的孩子说，“我去拿一面锣来。”

“好，很好，快来，赶快。”孩子们雀跃地催促着说。

快快快快（锣的响声，不知有什么适当的字），铜锣响亮地敲起来，“到城里去啊！”有的孩子喊着，“好啊，去啊！”“来

注：一解为迎神赛会中，比赛哪一边热闹。一解为凑热闹。闹热，连雅堂《台湾语典》注为殷盛貌，如迎神赛会之事。

来！”一阵呐喊的声浪，把孩子们和一条香龙，卷下中街去。

过了些时，孩子们垂头丧气跑回来，草绳上插的香条，拔去了不少，已不成一条龙的样子，锣声亦不响了，有的孩子不平地在骂着叫喊着。

“闹出什么事来？”有些多事的人问。

“被他们欺负了，他妈的！”孩子们回答着，接着又说，“把我们龙头割去！”

“你们吵闹过人家罢？”有人诘责似地问。

“没有！我们是在空地上，”孩子们辩说，“又受了他们一顿骂！”

“那边有些人，本来是横逆不过的。”又一人说。

“糟踏人！”又有人不平地说，“不可让他占便宜。”

“孩子们的事，管他做甚？”有人又不相关地说——一时议论沸腾起来，街上顿然一种活气，有人说：“十五年前的热闹，怕大家都记不起了，再闹一回亦好。”有人说：“要命，闹起来怕就不容易息事。”——明月已渐渐斜向西去，笼罩着街上的烟，蒙迷地浓结起来，灯火星星地，在冷风中战栗着，街上布满着倦态和睡容，一彩彩霜痕，透过了衣衫，触进人们的肌肤，在成堆的人们中，多有了袖着手、缩着颈、耸着肩、伸着腰、打呵欠的样子。议论已失去了热烈，因为寒冷和睡眠的催促，虽未见结论，人们也就三三五五地散去。

隔晚，那边也有一阵孩子们的行列，闹过别一边去，居然宣布了战争，接连斗过两三晚，已经因“团仔事惹起大人代”〔俗语，意即因孩子的事，惹成大人的事〕。

一晚上，一边的行列，被另一边阻挠着，因一边还都属孩子，挡不住大的拳头，虽受过欺负，只有含恨地隐忍而已。——象这样子闹下去，保不定不闹出事来，遂有人出来阻挡，闹热也就没得结局了。

一边就以为得到了胜利——在优胜者的地位，本来有任意凌辱压迫劣败者的权柄。所以他们不敢把这没出处的威权轻轻放弃，也就忠实地行使起来。可不知道那就是培养反抗心的源泉，导发反抗力的火战。一边有些气愤不过的人，就不能再忍下去了。约同不平者的声援，所谓雪耻的竞争，就再开始。——一边，是抱着满腹的愤气，一边是，“俭肠捏肚也要压倒四福户”〔谚语〕的子孙，遗传着有好胜的气质。所以这一回，就闹得非同小狗〔小音同疯，狗可读可。俗称发狂〕了。但无钱本来是做不成事，就有人出来奔走劝募。虽亦有人反对，无奈群众的心里，热血正在沸腾，一勺冰水，不是容易就能奏功，各要争个体面，所有无谓的损失，已无暇计较。一夜的花费，将要千元。又因接近街的繁荣日，一时看热闹的人，四方云集，果然市况一天繁荣似一天。

在一处的客厅里，有好些个等着看闹热的人，坐着闲谈。

“唉！我记得还似昨天，”甲微喟地说，“怎么就十五年了。”

“岁月真容易过！”乙感叹地说，“那时代的头老醉舍〔头老，地方领导人。舍，对搢绅子弟或有钱人的尊称。〕，已经财散人亡，现在想没得再一个，天天花费三两百元不要紧的。”

“实在是无意义的竞争，”丙喝一喝茶，放下茶杯，慢慢地说，“在这时候，救死且没有工夫，还有闲时间来浪费有用的金钱，实在可怜可恨，究竟争得是什么体面？”

“树要树皮，人要面皮，”甲兴奋地说，“谁甘白受人家的欺负，不要争一争气，甘失掉了面皮！”

“什么是面皮？”丙论辩似地说，“还有被人家欺辱得不堪的，却自甘心着，连哼的一声亦不敢，说什么争气，孩子般的眼光，值得说什么争面皮！”

“现时可说比较好些儿，”一个有年纪的人，阻断争论，经验过似地郑重说，“象日本未来时，四城门的竞争，那才厉害啦！”

“什么样子，那时候？”一个年轻的稀奇地问。

“唉！”老人感慨地说，“那时代，地方自治的权能，不象现时剥夺得净尽，握着有很大权威，住在福户内的人，不问是谁，福户内的事，谁都有义务分担，有什么科派捐募，是不容有异议，要是说一声不肯，那就刻〔即刻〕不能住这福户内，所以穷的人，典衫当被，也要来和人家争这不关什么的脸皮。”

“听说有一桩可怜可笑的，”乙接着嘴说，“西门那卖点心的老人，五十块的老本〔终老丧费〕和一圈猪，连生意本，全数花掉，还再受过全街的嘲笑。”

“实在也就难怪，”甲吐出那饱吸过的香烟，在烟缕缭绕的中间，张开他得意的大口，“前回不是因得到胜利〔他一人的批判〕，所以那边的街市，就发达繁昌起来，某某和某等，不是皆发了几十万，真所谓狗屎铺变成状元地。”

“就说不关什么，”一位象有学识的人说，“也是生活上一种余兴，象某人那样出气力的反对，本该挨骂。不晓得顺这机会，正可养成竞争心和锻炼团结力。”

“这回在奔走的人，”乙说，“不是有学士有委员，中等学校卒〔毕〕业生和保正，不是皆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士，他偏说这是无知的人所做的野蛮举行，要卖弄他自己的聪明。”

“他说人们是在发狂，他正在发疯呢。”甲哈哈地笑着说。

“听说市长和郡长，都很赞成，”乙说，“昨晚曾赐过观赏，在市政厅和郡衙前，放不少鞭炮，在表示着欢迎。”

“那末汝以为就是无上光荣？”丙可怜似地说。

“能够合官厅的意思，那就……”甲说，“他妈的，看他有

多大力量能够反对！”

“听说有人在讲和，可能成功吗？”老人怀疑地问。

“他妈的，”甲愤愤地骂，“花各人自己的钱，他不和人家分担，不赶他出去，也就便宜，要硬来阻碍别人的兴头，他妈的！”

“明夜没得再看啦！”才进屋子来的一个人说。

“什么？”丙惊疑地问，“听说因了某某的奔走，已不成功了，怎么样就讲和？”

“人们多不自量，”进来的人说，“他叩了不少下头，说了不少好话，总值不得市长一开口，他那么尽力，不能成功，刚才经市长一说，两方就各答应了。”

“怎么就这样容易？”丙说，“实在想不到！”

“因为不高兴了。”那人道，“在做头老〔地方上头目、老大〕的，他高兴的时候，就一味地呐喊着，现在不高兴了，就和解去。”

“下半天的谈判，不是谁都很强硬吗？”丙问。

“死鸭的嘴巴〔喻固执不认输〕，”那人说，“现在小户已负担不起，要用到他们头老的钱了。还有不讲和的？”

“早几点钟解决，”乙说，“一边就可省节六七百块，听说路关钟鼓，已经准备下〔妥〕，这一笔钱就白花的啦！”

“我的意见，”丙说，“那些富家人，花去了几千块，是算不上什么。他们在平时，要损他一文，也是不容易，再闹下去，使劳动者们，多得一回卖力的机会，亦不算坏。”

“汝算不到，”老人说，“抵当宾客的使费〔花费〕，在贫家，也就不容易，一块钱，现在不是余不到半斗米？”

“他妈的，老不死的混蛋！”甲总不平地骂。

闹热到了，街上的孩子们在喊。这些谈论的人，先先后后，

亦都出去了，屋里头只留着茶杯茶瓶烟草火柴在批评这一回事，街上看闹热的人，波涌似地，一层层堆聚起来。

翌日，街上还是闹热，因为市街的闹热日，就在明后两天。——人们的信仰，妈祖的灵应，是策略中必须的要件；神輿的绕境，旗鼓的行列，是繁荣上顶要的工具——真的到那两天，街上实在繁荣极了。第三天那些远来的人们不能随即回家，所以街上还见得闹热，一到夜里，在新月微光下的街市，只见道路上映着剪伐过的疏疏树影，还听得到的几声行人的咳嗽和狺狺的狗吠，很使人恋慕着前天的闹热。

原载于《台湾民报》八十六号，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一杆“秤仔”

镇南威丽村里，住的人家，大都是勤俭、耐苦、平和、顺从的农民。村中除了包办官业的几家势豪，从事公职的几家下级官吏，其余都是穷苦的占多数。

村中，秦得参的一家，尤其是穷困的惨痛，当他生下的时候，他父亲早就死了。他在世，虽曾贖（租耕，或长期租耕）得几亩田地耕作，他死了后，只剩下可怜的妻儿。若能得到业主的恩恤，田地继续贖给他们，雇用工人替他们种作，犹可得稍少利头，以维持生计。但是富家人，谁肯让他们的利益给人家享。若然就不能其富户了。所以业主多得几斗租谷，就转贖给别人。他父亲在世，汗血换来的钱，亦被他带到地下去。他母子俩的生路，怕要绝望了。

邻右看他母子俩的孤苦，多为之伤心，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就替他们设法，因为饿死已经不是小事了。结局因邻人的做媒，他母亲就招赘一个夫婿进来。本来做后父的人，很少能体恤前父的儿子。他后父，把他母亲亦只视作一种机器，所以得参不仅不能得到幸福，又多挨些打骂，他母亲因此和后父就不十分和睦。

幸他母亲耐劳苦，会打算，自己织草鞋、畜鸡鸭、养猪，辛辛苦苦，始能度那近于似人的生活。好容易，到得参九岁的那一年，他母亲就遣他去替人家看牛、做长工。这时候，他后父已不大顾到家内，虽然他们母子俩，自己的劳力已经可免冻馁的威胁。

得参十六岁的时候，他母亲叫他辞去了长工，回家里来，想赚几亩田耕作，可是这时候，赚田就不容易了。因为制糖会社糖的利益大，虽农民们受过会社刻亏（刻薄待遇）、剥夺，不愿意种蔗，会社就加上“租声”（方言，提高租谷）向业主争赚，业主们若自己有利益，那管到农民的痛苦，田地就多被会社赚去了。有几家说是有爱心的业主，肯赚给农民，亦要同会社一样的“租声”，得参就赚不到田地。若做会社的劳工呢，有同牛马一样，他母亲又不肯，只在家里，等着做些散工。因他的力气大，做事勤敏，就每天有人唤他工作，比较他做长工的时候，劳力轻省，得钱又多。又得他母亲的刻俭，渐积下些钱来。光阴似矢，容易地又过了三年。到得参十八岁的时候，他母亲唯一未了的心事，就是为得参娶妻。经他艰难勤苦积下的钱，已够娶妻之用，就在村中，娶了一个种田的女儿。幸得过门以后，和得参还协力，到田里工作，不让一个男人，又值年成好，他一家生计，暂不觉得困难。

得参的母亲，在他二十一岁那一年，得了一个孙子，以后脸上已见时现着笑容，可是亦已衰老了。她心里的欣慰，使她责任心亦渐放下，因为做母亲的义务，已经克尽了。但二十年来的劳苦，使她有限的肉体再不能支持。亦因责任观念已弛，精神失了紧张，病魔随乘虚而入，病卧几天，她面上现着十分满足、快乐的样子归到天国去了。这时得参的后父，和她只存了名义上的关系，况他母亲已死，就各不相干了。

可怜的得参，他的幸福，已和他慈爱的母亲，一并失去。

翌年，他又生下一女孩子。家里头因失去了母亲，须他妻子自己照管，并且有了儿子的拖累，不能和他出外工作，进款就减少一半，所以得参自己不能不加倍工作，这样辛苦着，过有四年，他的身体，就因过劳，伏下病根。在早季收获的时候，他患

着虐疾，病了四五天，才诊过一次西医，花去两块多钱，虽则轻快些，脚手尚觉乏力，在这烦忙的时候，而又是勤勉的得参，就不敢闲着在家里，亦即耐苦到田里去。到晚上回家，就觉得有点不好过，睡到夜半，寒热再发起来，翌天也不能离床，这回他不敢再请西医诊治了。他心里想，三天的工作，还不够吃一服药，哪得那么些钱花？但亦不能放他病着，就煎些不用钱的青草，或不多花钱的汉药服食。虽未全部无效，总隔两三天，发一回寒热，经过有好几个月，才不再发作。但腹已很胀满。有人说，他是吃过多的青草致来的，有人说，那就叫脾肿，是吃过西药所致。在得参总不介意，只碍不能工作，是他最烦恼的所在。

当得参病的时候，他妻子不能不出门去工作，只有让孩子们在家里啼哭，和得参呻吟声相和着，一天或两餐或一餐，虽不至饿死，一家人多陷入营养不良，尤其是孩子们，尤幸他妻子不再生育……

一直到年末。得参自己才能做些轻的工作，看看“尾衙”^①到了，尚找不到相应的工作，若一至新春，万事停办了，更没有做工的机会，所以须积累些新春半个月的食粮，得参的心里，因此就分外烦恼而恐惶了。

末了，听说镇上生菜的贩路很好，他就想做这项生意。无奈缺少本钱，又因心地坦白，不敢向人家告借，没有法子，只得叫他妻到外家（娘家）走一遭。

一个小农民的妻子，那有阔的外家，得不到多大帮助，本是

① 尾衙——尾牙。腊月十六日称尾牙（每月初二、十六日“做牙”，一年最后一次，所以叫尾牙）。这一天，各户供牲醴祭土地公。商铺为求保佑新年利市，较一般住家更盛大。牲醴中要用雄鸡，象征生意昌隆。当晚，大宴雇傭的人，以犒赏一年来平日之辛苦。对于要解雇的人，不明言，而在餐宴中将鸡首向将解雇的人。“润饼”是食尾牙的一种必备食物。

应该情理中的事。总难得她嫂子，待她还好，把她唯一的装饰品——一根金花——借给她，叫她去当铺里，押几块钱，暂作资本。这法子，在她觉得带了几分危险，其外又别无法子，只得从权了。

一天早上，得参买一担生菜回来，想吃过早饭，就到镇上去，这时候，他妻子才觉到缺少一杆“秤仔”。“怎么好？”得参想，“要买一杆，可是官厅的专利品，不是便宜的东西，哪儿来得钱？”他妻子赶快到隔邻去借一杆回来，幸邻家的好意，把一杆尚觉新新的借来。因为巡警们，专在搜索小民的细故，来做他们的成绩，犯罪的事件发见得多，他们的高升就快。所以无中生有的事故，含冤莫诉的人们，向来是不胜枚举。什么通行取缔、道路规则、饮食物规则、行旅法规、度量衡规纪，举凡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通在法的干涉、取缔范围中。——他妻子为虑万一，就把新的“秤仔”借来。

这一天的生意，总算不坏，到市散，亦赚到一块多钱。他就先余些大米，预备新春的粮食。过了几天粮食足了，他就想，“今年家运太坏，明年家里，总要换一换气象才好，第一厅上奉祀的观音画像，要买新的，同时门联亦要换，不可缺的金银纸（冥镪，烧给神的叫金纸，烧给鬼、死人的叫银纸）香烛，亦要买。”再过几天，生意屡好，他又想炊（蒸）一灶年糕，就把糯米买回来。他妻子就忍不住，劝他说：“剩下的钱积积下，待赎取那金花不是更要紧吗？”得参回答说：“是。我亦不是把这事忘却，不过今天才二十五，那笔钱不怕赚不来，就是赚不来，本钱亦还在。当铺里迟早总要一个月的利息。”

一晚市散，要回家的时候，他又想到孩子们。新年不能有件新衣裳给他们，做父亲的义务有点不克尽的缺感，虽不能使孩子们享到幸福，亦须给他们一点喜欢。他就剪了几尺花布回去，把几日来的利益，一总花掉。

这一天近午，一下级巡警，巡视到他担前，目光注视到他担上的生菜，他就殷勤地问：

“大人要什么不要？”

“汝的货色比较新鲜。”巡警说。

得参接着又说：

“是，城市的人，总比乡下人享用，不是上等东西，是不合脾胃。”

“花菜卖多少钱？”巡警问。

“大人要的，不用问价，肯要我的东西，就算运气好。”参说，他就择几茎好的，用稻草贯着，恭敬地献给他。

“不，称称看！”巡警几番推辞着说。诚实的参，亦就挂上“秤仔”称一称。说：

“大人，真客气啦！才一斤十四两。”本来，经过秤称过，就算买卖，就是有钱的交关（交易），不是白要，亦不能说是赠予。

“不错吧？”巡警说。

“不错，本有两斤足，因是大人要的……”参说。这句话是平常买卖的口吻，不是赠送的表示。

“秤仔不好罢，两斤就两斤，何须打扣？”巡警变色地说。

“不，还新新呢！”参泰然点头回答。

“拿过来！”巡警赫怒了。

“秤花还很明了。”参从容地捧过去说。巡警接在手里，约略考察一下说：

“不堪用了，拿到警署去！”

“什么缘故？修理不可吗？”参说。

“不去吗？”巡警怒叱着。“不去？畜生！”扑的一声，巡警把“秤仔”打断抛弃，随抽出胸前的小账子（小记事本），把

参的名姓、住处记下，气愤愤地回警署去。

参突遭这意外的羞辱，空抱着满腹的愤恨，在担边失神地站着。等巡警去远了，才有几个闲人近他身边来。一个较有年纪的说：“该死的东西，到市上来，只这规纪亦就不懂？要做什么生意？汝说几斤几两，难道他的钱汝敢拿吗？”

“难道我们的东西，该白送给他的吗？”参不平地回答。

“唉！汝不晓得他的厉害。汝还未尝到他青草膏的滋味（即谓拷打）。”那有年纪的嘲笑地说。

“什么？做官的就可任意凌辱人民吗？”参说。

“硬汉！”有人说。众人议论一回，批评一回，亦就散去。

得参回到家里，夜饭前吃不下，只闷闷地一句话不说。经他妻子殷勤的探问，才把白天所遭的事告诉她。

“宽心罢！”妻子说，“这几天的所得，买一杆新的还给人家，剩下的犹足贖取那金花回来。休息罢，明天亦不用出去，新春要的物件，大概准备下。但是，今年运气太坏，怕运里带有官符，经这一回事，明年快就出运，亦不一定。”

参休息过一天，看看没有什么动静，况明天就是除夕日，只剩得一天的生意，他就安坐下来，绝早挑上菜担，到镇上去。此时，天色还未大亮，在晓景朦胧中，市上人声早就沸腾，使人愈感到“年华垂尽，人生顷刻”的怅惘。

到天亮后，各担各色货，多要完了。有的人，已收起担头，要回去围炉，过那团圆的除夕，尝一尝终年的劳苦，享受着家庭的快乐。当这时参又遇到那巡警。

“畜生，昨天跑到哪儿去？”巡警说。

“什么？怎得随便骂人？”参回答说。

“畜生，到衙门去！”巡警说。

“去就去呢！什么畜生？”参说。

巡警瞪他一眼，便带他上衙门去。

“汝秦得参吗？”法官在坐上问。

“是，小人是。”参跪在地上回答说。

“汝曾犯过罪吗？”法官。

“小人生来将三十岁了，曾未犯过一次法。”参。

“以前不管它，这回违犯着度量衡规则。”法官。

“唉！冤枉啊！”参。

“什么？没有这样事吗？”法官。

“这事是冤枉的啊！”参。

“但是，巡警的报告总没有错的啊！”法官。

“实在冤枉啊！”参。

“既然违犯了，总不能轻恕，只科罚汝三块钱就算是格外恩典。”官。

“可是，没有钱。”参。

“没有钱，就坐监三天。有没有？”官。

“没有钱！”参说。在他心里的打算：新春的闲时节，监禁三天，是不关系什么，还是三块钱的用处大，所以他就甘心去受监禁。

参的妻子，本想洗完了衣裳，才到当铺里去，赚取那根金花。还未曾出门，已听到这凶消息。她想：在这时候，有谁可央托？有谁能为她奔走？愈想愈没有法子，愈觉伤心，只有哭的一法，可以少舒心里的痛苦，所以，只守在家里哭。后经邻右的劝慰、教导，才带着金花的价钱，到衙门去，想探探消息。

乡下人，一见巡警的面，就怕到五分，况是进衙门里去，又是不见世面的妇人，心里的惊恐，就可想而知了。她刚跨进郡衙的门限，被一巡警的“要做什么”的一声呼喝，已吓得倒退到门外去，幸有一十四来岁的小使（日语，工友）出来查问，她就哀

求他，替伊探查。难得那孩子，童心还在，不会倚势欺人，诚恳地，替伊设法，叫她拿出三块钱，代缴进去。

“才监禁下，怎么就释出来？”参心里正在怀疑地自问。出来到衙前，看着她妻子。

“为什么到这儿来？”参对着妻子问。

“听……说被拉进去……”她微咽着声回答。

“不犯到什么事，不至杀头怕什么。”参快快地说。

他们来到街上，市已经散了，处处听到“辞年”的爆竹声。

“金花取回未？”参问他妻子。

“还未曾出门，就听到这消息，我赶紧到衙门去，在那儿缴去三块，现在还不够。”妻子回答他说。

“唔！”参恍然地发出这一声就拿出早上赚到的三块钱，给他妻子说：

“我挑担子回去，当铺怕要关门了，快一些去，取出就回来罢。”

“围过炉”，孩子们因明早要绝早起来“开正”，各已睡下，在做他们幸福的梦。参尚在室内踱来踱去。经他妻子几次的催促，他总没有听见似的，心里只想，总觉有一种不明的悲哀。只不住漏出几声的叹声，“人不象个人，畜生谁愿意做？！这是什么世间？活着倒不若死了快乐！”他喃喃地独语着，忽又回忆到他母亲死时，快乐的容貌。他已怀抱着最后的觉悟。

元旦，参的家里，忽哗然发生一阵叫喊、哀鸣、啼哭。随后，又听着说：“什么都没有吗？”“只‘银纸’备办在，别的什么都没有。”

同时，市上亦盛传着，一个夜巡的警吏，被杀在道上。

这一幕悲剧，看过好久，每欲描写出来，但一经回忆，总被

悲哀填满了脑袋，不能着笔。近日看到法朗士的克拉格比，才觉这样事，不一定在未开的国里，凡强权行使的地上，总会发生，遂不愿文字的陋劣，就写出给文家批判。

作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四日夜。原载于《台湾民报》九十二号、九十三号，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二十一日。

不如意的过年

查大人（查，巡查。大人，日据下台湾人对日本警察的尊称。）这几日来总有些愤慨。因为今年的岁暮，照例的御岁暮（日语，年礼）乃意外减少，而且又是意外轻薄。在查大人这些原不介意，他的心里，以为这是管辖内的人民不怕他，看不起他的结果。真得如此就有重大的意义了。实在，做官而使人民不怕，已经是了不得，那堪又被看不起？简直做不成官了！也难怪查大人所以愤慨。所谓什么民本主义啦，民众化啦，那只是口头上的话，实际所不能有。官之所以为官只在保持他的威严。

查大人愤愤之余，似觉有恢复他的威严的必要，这是就这几日来对于“行商人取缔的峻严，一动手就是人倒担头翻；或是民家门口，早上慢一点扫除，就被告发罚金；又以度量衡规矩的保障，折断几家店铺的‘秤仔’。”由这些行为，可以归纳出来。

查大人一面在努力于威严的恢复，一面又在考研人民心里变迁的原因。本来是绵羊一般地柔驯的，他用了一番思索之后，究竟具有聪明脑力的查大人，也就明白，完全的明白了。不错！这完全由那班自称社会运动家，不，实在是不良分子所煽动的。他们在讲台上说什么“官尊民卑，乃封建时代的思想，在法宪政治下的现社会，容不得它存留”，又讲什么“官吏和农、工、商贾是社会的分业，职务上没有贵贱之差，农民的耕种，工人的制作，商贾的交易，比较巡警的捕捉赌，督励扫除，不见得就没有

功劳及于社会”，“法律是管社会生活的人，勿论谁都要遵守，不以为做官，就可除外，象巡警的乱暴（日语，粗暴、蛮横、无法无天）打人，也该受法的制裁”。有了这样的煽惑，所以人民的胆子就大起来，致使今年御岁暮，才有这样结果。于是乎查大人迁怒了，对着这班人，就特别地憎恶，应该的那是不良分子。

究竟查大人的推理，几日后自己觉到也有些不对了。人们受到他严酷的取缔，也如从前一样，很温驯地服从，不敢有些怨言，绝不能捉到反抗的表示。这足以使查大人失望！他有时候故意，在他所憎恶的，就是社会运动家，所看得到眼睁睁的跟前，把羊一般驯良的人民，凶横地蹂躏给他们看。他们也不敢拿出在讲演会上所说的，公理人道正义，来抗议一声。这也使查大人心里，感到大大的不满足，因为不能罗织他们在公务执行妨害（日语，妨害公务）的罪名之下，可以做戒一下他们的愚蠢。

愤愤不平的查大人，几日来的努力，又使他感到不满。他心头的愠怒，恰似着火的干茅，再泼上挥发油（日语，汽油）一样，蓬勃地燃烧起来，幸喜有训良的人民，可以消费他由怒火所发生的热力，不至把查大人自己烘成木乃伊。这可以说是社会的幸福，始得留着这样勤敏能干的行政官。

一天公务之暇，查大人犹自坐在办公室里，没有别事可以劳他脑筋，自然他的思想里，就浮出御岁暮的影像来，这和人民本来有联带的责任，自然而然查大人又憎恨到人民的身上去。他想：这些狗，不！不如！是猪！一群蠢猪，怎地一点点聪明亦没有？经过我一番示威，还不明白！官长不能无些进献，竟要自己花钱吗？怪事，银行贮金，预计和这次所得，就可凑上五千，现在似已不可能了。哼！可杀，这猪，他唾一空口沫，无目的地把新闻（报纸）扯到眼前，忽地觉有特别刺眼的字：“纲纪肃正”，他不高兴极了。“啪”的一声打着桌子，敏捷地站起，愤愤之极，

不觉漏出咒骂来：猪！该死的猪，真的被狗吠一样的新闻吓昏了吗？“不景气，我现在才感觉到，”查大人想：“但只我们中间，你们这一群猪，有什么景气不景气？家家的烟筒，不是日在吐烟，搬进来的蕃薯，仅由衙前经过，一天总有几十载，甘蔗一万斤也可以卖四十元外。且现时米粟是顶便宜的时候，自然生活不会艰难，让一步便不景气风真也吹到你们中间？可是道路上还未见有饿死冻僵的人，生活不是还有余裕吗？是！我明白了。你们重视金钱过于生命，如此下去就能保得不死吗？猪！”查大人不断地在心里咒诅，因为贮金凑不上五千。

衙门的大玄关（日式住宅的前门或正门），自昨夜里就叉着插上国旗了，朝来在晓日的熙光中，懒倦地飘扬展卷，漾着微风的旗叶，似在告诉人今天是欢喜的元旦。

同化政策，经过一番批评以后，人为的同化，生活形式的括一，以前虽曾假借官威，来奖励干涉过，现在已经迟缓了，不复有先前的热烈。所以虽是元旦，市上做生意的人，还保持旧惯（旧习俗，过旧历年），不随着做过年，依然熙来攘往，没有休息的劳动。有的人家并插也随忘记，一点也尝不到新年气味。只有几处真诚同化的人家，尚在结草绳树门松^①，和那些以赌为生的人，利用奉行正期的名义，已经在十字街路开场设赌，用以装饰些旧历化的新年气氛而已。

说到新年，既生为汉民族以上，勿论谁，最先想到就是赌钱。可以说嗜赌的习性，在我们这样下贱的人种，已经成为构造

^① 结草绳树门松，日本习俗。新年家家户户门口都插有青松枝，关东配以青竹，京都辅以梅枝，称为“门松”。设于旧年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至一月六日晚上撤去，在元旦至六日之间，谓之“松之内”。松竹常青，取其吉利之意。新年家家户户的门上又挂着草绳，飘有白纸，称为“注连绳”。这注连绳源出神道教，用以区划内外净秽。

性格的重要部分。暇时的消遣，第一要算赌钱，闲暇的新正年头，自然被一般公认为赌钱季节，虽表面上有法律的严禁，也不会阻遏它的繁盛。且法律也是在人的手里，运用上有运用者自己的便宜都合（日语，关系，方便），实际上它的效力，对于社会的坏的补救，堕落的防遏，似不能十分完成它的使命，反转（反而）对于社会的进展向上，有着大的压缩阻碍威力。因为法本来的作用，就是在维持社会于特定的范围中“坏”、“堕落”，犹是在范围里“向上”、“进展”，便要超越范围以外。所以社会运动者比较赌博人、强盗，其搅乱安宁秩序的危险更多。尤要借仗查大人用心监视，也就难怪十字路口赌场公开，兼顾不来，原属当然的事。

新年的查大人，也随和日月的更新，改变了旧来的查大人，想为心里头有点怒火在不断燃烧，所以发生有特种势力。本该休息的时候，平常总是万事不管，虽使（即使）有人民死掉，若不是在办公时间内，要他书一个字以便埋葬，那是不可能的。纵放任到腐烂生蛆，他也不顾。今天可就特别了。对于所谓安宁秩序，犹在关心。

他由官长那儿，拜过了新年，回到自己衙门去的路上，看见民家插旗杂乱不整，人们一点也没有欢祝的表示，心中很不爽快。人民心里的变迁，确已证实了。这又使他重新忆起御岁暮的愤慨，便捉住一个行路人命令他说：

“喂！你仔（日本人对台湾人的贱称）唤保正来。”

听见“喂”的一喝，在十字街开赌的人，觉得有些不对了。虽说本来默许的赌钱季节，也不能安心，一哄地走散。查大人听人们骚动的声，³已明白近处有犯法的事。可是待他赶到现场人已走空，只剩下几个儿童欣羡似地立在那边，注视着来不及收，遗下的铜货银钹（铜银钱币）和赌具。查大人捉不到犯人，随便

拉一个儿童，玩笑似地问：

“喂！团仔（小孩），什么人赌钱的？”查大人的威声，本可喝止夜啼的孩子，那个儿童不明白地被他拉住，当然吃不少惊。吃惊的儿童，总有他一定的表现方式，这是谁都晓得的。啼哭便只啼哭而已。不幸这个儿童，竟遇到这厌恶哭声的查大人。他常说：啼哭是弱者的呼喊，无用者的祈求，顶卑劣的举动，有污辱人的资格，尤其是一等国民的面子。所以他就用教训的意义，轻轻地打他一掌说：“减点着！不许哭，赌钱的什么人？”很有效力，这一下子打，那儿童立刻止住哭声，偷偷地用手来摩擦着印有指痕红肿的嘴巴。

这真是意外，世间的男子女人，不曾打过孩子的，怕一个也没有，打的意义虽有不同，打过总是实在。孩子原是弱者，谁都可以任意打他，他是不能抵抗的。在被打的儿童，使他自己感着是在挨打，也没有不啼哭，这也是谁都经验过的事实。现在这儿童大约不感觉着是挨过打，在他的神经末梢，一定感到一种爱的抚摩。所以对着查大人，只微微漏出感恩的抽咽，忘却回答他的所问。

“不说吗？到衙门去！”

查大人下他最后的命令。

“人皆有恻隐之心”虽是句考古的话，原也是普遍的真理，旁人不少在替那儿童抱屈。因为查大人很难说话，不敢就为求情，到这时候再不说，那就完啦，遂有一位似较有胆量的人，走向前去：

“大人！赌钱，他不……”

“猪！谁要你插嘴？”

唉！本来可以无事的那个儿童，被人们的同情心，拖累得更不幸了。在查大人的思想，官事一点也不容许人民过问，他本无

为难这儿童的意志。但到现在就不能随便了事，怕被世间误解，以为受到抗议才释放他。这很关碍做官的尊严。

查大人自己，也觉对这儿童有些冤屈，虽是冤屈，做官的还是官的威严要紧，冤屈只好让他怨恨他自己的命运。

做官的不会错，现在已经成为定理。所以就不让错事发生在做官的身上。那个儿童总须有些事实，以表明他罪有应得，要他供出事实来，就须拉进衙门取调（审问）。这是法律所给的职权。

查大人为公心切，不惜牺牲几分钟快乐。因那儿童在路中一些耽搁，待归到衙门，早嗅着醺人的酒气。又听见后面适意的欢呼，办公的心志也被麻醉了。事实的取调，管他什么？那得工夫和这不知六七的儿童周旋，还是喝酒来的有意义。今天本是休假的日子，但是释放他吗，可有些不便当。噫！先叫他跪一刻再讲，就喝令他跪在一边，自己到后头去。一时后面的欢声忽地增高起来。

时间不知过有多久，欢笑声已经静寂下去。查大人酒喝到可以的程度，梦腾腾地在自得乐趣的时候，复微微听见儿童的啜泣。忽又把眼睁开，似要翻身起来，无奈力量已消耗在快乐的时间中，手脚不接受脑的命令，只听见由他喉里漏出愤恨的咒骂：

“畜生！搅乱乃翁的兴头。”随后就被夜之神所俘虏，呼呼地鼾在睡牢中，电光映在脸上，分明写出一个典型的优胜者得意的面容。

作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原载于《台湾民报》第一八九号，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

蛇先生

蛇先生在这几百里路内外是真有声名的人。他的职业是拿水鸡（田鸡），这虽是一种不用本钱的头路（职业，工作），却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做得来的事，有时也有生命上的危险。

在黑暗的夜晚里，独自一个人站在旷漠野泽中，虽现时受过新教育的人，尚且忘不掉对于鬼的恐惧，何况在迷信保育下长大的人。但蛇先生，他是有所靠而不惧，他所以大胆就是仗着火斗，他说火神的权威，在黑暗中是非常伟大，在它光明所照到的地方，能使一切魔鬼潜形，所以他若有火斗在手，任何黑暗的世界，也可独行无惧。可是这黑暗中无形的恐惧，虽借光明之威可以排除，还有生命上的大敌，实在的危险，不容许你不时刻关心，这就是对于蛇的戒备。

讲起水鸡，便不能把蛇忘掉，“蜈蚣、蛤仔（青蛙）、蛇”称为世间三不服。蛇的大敌就是蜈蚣，蜈蚣又怕水鸡，水鸡又是蛇的点心。所以蛇要戒备蜈蚣的侵袭，常使在它支配下的水鸡去做缓冲地带，守护蛇洞的穴口。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拿水鸡的人，对蛇自然有着戒备和研究，捕蛇的技俩，蛇伤的医治，都有一种秘传，蛇先生就是因此出名。

蛇先生的拿水鸡，总爱在黑暗的别人不敢出门的夜晚里，独自提着火斗，携着水鸡叉，带着竹笠，往那人不去的野僻的所在。凭着几尺火斗射出来的光明，觅取他日常生活计。

黑云低压，野风萧飏，旷漠的野泽中，三更半夜，只有怪树的黑影，恍似鬼的现形；一声两声的暗鹭，真象幽灵的叹息。在这时候常看到一点明灭不定的鬼火，青冷冷地闪烁着，每令人疑是鬼火，这就是蛇先生的火斗。他每蹲在火斗傍边，静听那咯咯的水鸡声，由这声音，他能辨别出水鸡的公母，他便模仿着水鸡公（雄田鸡）勇敢的高鸣，时又效着水鸡母求爱的吟声，引着附近的水鸡，争跳入他的竹筥中去。他有时又能敏感到被蛇所厄的水鸡的哀鸣，他被恻隐之心所驱使，便走去把水鸡救出，水鸡就安稳地闪到蛇先生的竹筥中，虽然结果也免不了厨人一刀，可是目前确实由蛇的毒牙下，救出生命来。蛇先生虽不自诩，自然有收入慈善家列传的资格，且在水鸡自己，牺牲一身去做蛇的粮食，和牺牲给蛇先生去换钱，其间不是也有价值上的争差（差别）吗？

蛇先生因为有他特别的伎俩，每日的生活就不用忧愁了。虽是他一夜的所获，仅足豪奢的人一两餐之用，但换来的钱，供他一家人的衣食，却绰有余裕了，所以他的形象便不象普通拿水鸡那样野陋，这是他能够被称为先生的一件要素。

蛇先生所以被尊为先生，而且能够出名，还有一段故事，这要讲是他的好运？也是他的歹运？实在不易判断，但是他确实是由这一件事出名。

在他隔壁庄，曾有一个蛇伤的农民，受过西医的医治，不见有药到病除那样应验，便由邻人好意的指示，找蛇先生去，经他的手，伤处也就渐渐地红褪肿消了。

在蛇先生所想，这种事情一定不会被人非难。被蛇咬着的人，虽无的确会死，疼痛总是不能免，使他疼痛减轻些确属可能，纵算不上行善，也一定不是作恶，那知却犯着了神圣的法律。

法律！啊！这是一句真可珍重的话，不知在什么时候，是谁个人创造出来？实在是很有益的发明，所以直到现在还保有专卖

的特权。世间总算有了它，人们才不敢非为，有钱人始免被盗的危险，贫穷的人也才能安分地忍着饿待死。因为法律是不可侵犯，凡它所规定的条例，它权威的所及，一切人类皆要遵守奉行，不然就是犯法，应受相当的刑罚，轻者监禁，重则死刑，这是保持法的尊严所必须的手段，恐法律一旦失去权威，它的特权所有者——就是靠它吃饭的人，准会饿死，所以从不曾放松过。象这样法律对于它的特权所有者，是很有利益，若让一般人民于法律之外有自由，或者对法律本身有疑问，于他们的利益上便觉有不十分完全，所以把人类的一切行为，甚至不可见的思想，也用神圣的法律来干涉取缔，人类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也须在法律容许中，才保无事。

疾病也是人生旅路一段行程，所以也有法律的取缔，医生从别一方面看起来，他是毁人的生命来赚钱，罪恶比强盗差不多，所以也有特别法律的干涉。

那个医治蛇伤的西医，受法律所命令，就报告到法律的专卖所去。凭着这报告，他们就发见蛇先生的犯罪来，因为他不是法律认定的医生。

他们平日吃饱了丰美的饭食，若是无事可做，于卫生上有些不宜，生活上也有些乏味，所以不是把有用的生产能力消耗于游戏运动中，便是去找寻——可以说去制造一般人类的犯罪事实，这样便可以消遣无聊的岁月，并且可以做尽忠于职务的证据。

蛇先生的善行，在他们的认识里，已成为罪恶。没有医生的资格而妄为人治病，这是有关人命的事，非同小可，他们不敢怠慢，即时行使职权，蛇先生便被请到留置间仔（拘留所）去。

他们也曾听见民间有许多治伤的秘药，总不肯传授别人，有这次的证明，愈使他们相信，但法律却不能因为救了一人生命便对他失其效力。蛇先生的犯罪已经是事实。所以受医治的人也不

忍坐视，和先生家里的人，多方替为奔走，幸得钱神有灵，在它之前××（疑为法律二字）也就保持不住其尊严了。但是一旦认为犯法被捕的人，未受过应得的刑罚，便放出去，恐被造谣的人所诽谤，有影响于法的运用，他们想叫蛇先生讲出秘方，就不妨把法冤枉一下，即使有人攻击，也有所辩护。谁知蛇先生竟咒死赌活，坚说没有秘方。蛇先生过于老实，使他们为难而至生气了，他们本想借此口实开脱蛇先生的罪名，为钱神留下一点情面，蛇先生碰着这网仔隙（漏洞），不会钻出去，也是合该受苦。

他们终未有信过任何人类所讲的话。

“在他们面前，”他们说，“未有人讲着实在话。”所谓实在话，就是他们用科学方法所推理出来的结果应该如此，他们所追究的人的回答，也应该如此，即是实在。蛇先生之回答不能照他们所推理的结果，便是白贼（说慌）乱讲了，这样不诚实的人，总着（得）儆戒，儆戒！除去拷打别有什么方法呢？拷打在这二十世纪是比任何一种科学方法更有效的手段，是现代文明所不能梦想到的发明。蛇先生虽是吃亏，谁教他不诚实，他们行使法所赋予的职权，谁敢说不是？！但是蛇先生的名声，从此更传遍这几百里内外了。

蛇先生既出了名，求他医治的人，每日常有几个，但是他因吃过一回苦，尚有些惊心，起初总是推推辞辞不敢答应，无奈人们总为着自己的生命要紧，那管到别人的为难，且因为蛇先生的推辞，屡信他秘方灵验，屡是交缠不休。蛇先生没法，在先只得偷偷地秘密与那些人敷衍，合该是他时气透了（走运了），真所谓着手成春，求医的人便就不绝，使他无暇可去卖水鸡，虽然他的生活比以前更丰裕快活，听说他却又没有受人谢礼。

蛇先生愈是时行，他愈觉不安，因为他的医生事业是偷做

的，前回已经尝过法律的滋味，所以时常提心吊胆，可是事实上竟被默认了，不晓得是他的秘方灵验有以致之，或是还有别的因由，那是无从推测。但有一事共须注意，法律的营业者们，所以忠实于职务者，也因为法律于他们有实益，蛇先生的偷做医生，在他们的实益上丝毫无损，无定着（说不定）还有余润可沾，本可付之不问，设使有被他秘方所误，死的也是别人的生命。

在一个下午，雨蒙蒙下着，方是吃过午饭的时候，蛇先生在庄口的店仔头坐着。

这间店仔面着大路，路的那一边有一口鱼池，池岸上杂生着菅草林投，大路这一边有一株大黄槿，树叶有些扶疏，树枝直伸到对岸去，树下搭着一排瓜架，垂熟的菜瓜长得将浸到水面，池的那边尽是漠漠水田。店仔左侧靠着竹围，右边是曝粟（晒谷）的大庭，近店仔这边有几株榕树，树阴下几块石头，是当椅坐的，面上磨的光滑，农人们闲着的时候，总来围坐在这店仔口，谈天说地消耗他们的闲光阴，这店仔也可说是庄中唯一的俱乐部。

雨蒙蒙下着，蛇先生对着这阵雨在出神，似有些陶醉于自然的美，他看见青苍的稻叶，金黄的粟穗，掩映在细雨中，觉得这冬（年）的收成已是不坏，不由得脸上独自浮出了微笑，把手中烟管往地上一扑，扑去不知何时熄去的烟灰，重新装上烟，擦着火柴，大大地吸了一口，徐徐把烟吐出。这烟在他眼前绕了一大圈，缓缓地由门斗穿上檐端，蛇先生似追随着烟缕神游到天上去，他的眼睛已瞓了大半，只露着一线下边的白仁（眼白），身驱靠着柜台，左手抱着交叉的膝头，右手把住烟管，口微开着，一缕口涎由口角垂下，将绝不断地挂着，烟管已溜出在唇外。一只阉鸡想是起得太早，缩上了一只脚，头转向背上，把嘴尖插入翼下，翻着白眼，瞓睡在蛇先生足傍。榕树下卧着一匹耕牛，似

醒似睡地在翻着肚，下巴不住磨着，有时又伸长舌尖去舐它鼻孔，且厌倦似地动着尾巴，去扑集在身上的苍蝇。驯养似的白鹭鸶，立在牛的颌上，伸长了颈在啄着粘在牛口上的余沫。池里的鱼因这一阵新鲜的雨，似添了不少活力，泼刺一声，时向水面跃出。儿童们尚被关在学校，听不到一声吵闹。农人们尚各有工作，店仔口来得没有多少人，让蛇先生独自一个坐着“督龟”（打瞌睡），是一个很闲静的午后，雨蒙蒙下着。

冷冷冷，忽地一阵铃声，响破了沉湿空气，在这闲静的空气搅起一团骚动，赶走了蛇先生的爱困神，他打一个呵欠，睁开眼睛，看见一人乘人力车走进庄来，登时面上添了不少精神，在他心里想是主顾到了，及至车到了店仔口停下，车上的人下来，蛇先生的脸上只登时现出三分不高兴，因为不是被蛇咬着的人。虽然蛇先生也格外殷勤，忙站起来，险些踏着那只阉鸡，对着那个人掷头行礼，招呼请坐。这个人是在这地方小有名声的西医。

店仔内谁患着病？蛇先生问。

不是要来看病，西医坐到椅上去说，我是专工（专程）来拜访你，凑巧在此相遇。

岂敢岂敢，蛇先生很意外地有些慌张说，有什么贵事？

不是什么要紧事，听讲你有秘方的蛇药，可以传授给我吗？对这事你可有什么要求？

哈哈！蛇先生笑了，秘方！我千嘴万舌，世人总不相信，有什么秘方？！

在此有些不便商量，到你府上去怎样，西医说。

无要紧，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件。你是高明的人，我也老了，讲话你的确（一定）相信。蛇先生说。

是！蛇先生不是和“王乐仔”（走江湖的）一样，是实在人。蹲在一边的车夫插嘴说。

这时候雨也停了，西斜的日露出温和的面孔，池面上因为尚有一点两点的余雨，时时漾起一圈两圈的波纹。庄里的人看见西医和蛇先生在一起讲，以为一定有什么意外事情，不少人围来在店仔口，要想探听。有人便顺了车夫嘴尾（跟着某一个说话的人的语气说下去）说：

前次也有人来请先生把秘方给他，明讲先生礼（束脩礼）两百四，又且在先生生活的时，不敢和他相争赚食（赚食，讨生活。相争赚食，即竞争生意。）。

二百四！还有添到六百银的，先生也是不肯。另外一个人又接着讲。

你们不可乱讲，蛇先生制止傍人的发言，又说：世间人总以不知道的事为奇异，不晓得的物为珍贵，习见的便不稀罕，易得的就是下贱。讲来有些失礼，对人不大计较，便有讲你是薄利多卖主义的人，对人轻快些，便讲你设拜坛在等待病人。

哈哈！那西医不觉笑起来，说，讲只管让他们去讲，做人那能使每个人都说好话。

所以对这班人，着须弄一点江湖手法，蛇先生得意似地说，明明是极平常的事，偏要使它稀奇一点，不教他们明白，明明是极普通的物，偏要使它高贵一些，不给他们认识，到这时候他们便只有惊叹赞美，以外没有可说了。

哈哈！你这些话我也只有赞叹感服而已，可是事实终是事实，你的秘方灵验，是谁都不敢否认。西医说。

蛇不是逐尾有毒，虽然却是逐尾都会咬人，我所遇到的一百人中真被毒蛇所伤也不过十分之一外（余），试问你！医治一百个病人，设使被他死去十人，总无人敢嫌你咸慢（差劲），所以我的秘方便真有灵验了。蛇先生很诚恳地说。

这也有情理，西医点头说：不过……

那有这样随便！不待西医说完，旁边又有人插嘴了。那一年他被官厅拿去那样刑罚，险险仔无生命，他尚不肯传出来，只讲几句话他就肯传？！好笑！

哈哈！西医笑了。

哈哈！蛇先生似觉傍人讲了有些不好意思，也笑着拦住他们说：大家不去做各人的工，在此围着做甚？！便又向着西医说，来去厝（家、屋）里饮一杯茶！

那好去搅扰你，西医也觉在此讲话不便，就站起来。

茶泡好了，请饮一杯！开店仔也表示着好意。

不成所在，坐也无一位可坐，蛇先生拭着椅条（长条板凳），客气地请坐。

建筑得真清爽，这间大厅也真向阳，西医随着也有一番客套。

饮过了茶，两方都觉得无有客气的话可再讲，各自缄默了些时，那西医有些吞吐地说：

蛇先生！勿论如何，你的秘方总不想传授人吗？

咳！你也是内行的人，我也是已经要死的了，断不敢说慌，希望你信我，实在无什么秘方。蛇先生说。

是啦！同是内行的人，可以不须客气，现时不象从前的时代，你把秘方传出来，的确不用烦恼利益被人夺去，法律对发明者是有保护的规定，可以申请特许权，象六〇六的发明者，他是费了不少心血和金钱，虽然把制造法传出世间，因为它有专卖权，就无人敢仿照，便可以酬报发明研究的苦心了，你的秘方也可以申请专卖，你打算怎样？西医说。

我已经讲过了，我到这样年纪，再活有几年，我讲的话不是白贼。这地方的毒蛇有几种你也明白，被这种毒蛇咬着，能有几点钟生命，也是你所晓得，毒强的蛇多是阴癘（阴毒），咬伤的

所在是无多大疼痛，毒是全灌入腹内去，有的过不多久，并（连）齿痕也认不出来，这样的毒是真厉害，待到发作起来，已是无有多久的生命，但因为咬着时，无甚痛苦，大多看做无要紧，待毒发作起来，始要找医生，已是来不及，有了这个缘故，到我手里多是被那毒不大厉害的蛇所咬伤，这是所谓阳瘡（阳毒）的蛇，毒只限在咬伤的所在，这是随咬随发作，也不过是皮肉红肿腐烂疼痛，要医治这何须有什么秘方？！蛇先生很恳切地说。

是！我明白了，西医有所感悟似地应着；不过你的医治真有仙方一样的灵验，莫怪世人这样传说。

世间人本来只会“罕叱”，明白事理的是真少，蛇先生说。

也是你的秘方，太神秘的缘故，西医的话已带有说笑的成分。

不是这样，人总不信它有此奇效，太随便了，会使人失去信仰，蛇先生也开始讲笑了。

在这时候有人来找蛇先生讲话，西医便要辞去，话讲得久了，蛇先生也不再攀留，便去由石臼里取出不少捣碎了的青草，用芋叶包好送与西医，说：“难得你专工来啦，这一包可带回去化验看，我可有骗你没有？！”

那西医得了蛇先生的秘制药草，想利用近代科学，化验它的构成，实验它的性状，以检定秘药的效验，估定治疗上的价值，恰有一位朋友正从事于药物的研究，苦于无有材料，便寄给他去。

岁月对于忙于迫于事业的人们，乃特别地短促，所预计的事务做不到半份，预定的岁月已经过去尽了。

秘药的研究尚未明白，蛇先生已不复是此世间的人，晓得他的，不仅仅是这一里路内外，都在叹气可惜，叹息那不传的灵药，被蛇先生带到别一世界去，有些年纪的人，且感慨无量似

地说：

古来有些秘方，多被秘死失传，世间所以日坏！象腾云驾雾那不是古早就有的吗？比到今日的飞行机（飞机）飞行船多少利便，可惜被秘死失传去！而今蛇先生也死了！此后被蛇咬的人不知要多死几个？！

听讲这样秘方秘法，一经道破便不应验，是真的吗？傍边较年轻的人，发出了疑问，有年纪的人，也只是摇头叹气？！

恰在这时候，是世人在痛惜追念蛇先生的时候，那西医的朋友，化验那秘药的药物学者，寄到了一封信给那西医，信中有这一段：

……该药研究的成績，另附论文一册乞即详览，此后要选择材料，希望你慎重一些，此次的研究，费去了物质上的损失可以不计，虚耗了一年十个月的光阴，是不可再得啊！此次的结果，只有既知巴豆，以外一些也没有别的有效力的成分……！

原载于《台湾民报》二九四、二九五、二九六号，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十一日、十八日。

雕 古 董

懒先生当他自家有点事，方在烦忙的时候，接到了一封意外的信。懒先生很觉得奇怪，也就偷了一刻工夫，把信拆开来看，还未读下去，便觉有点不高兴了，因为在信笺的尾端粘着一张三点（三分）邮票，这是要他必须回答的命令。在他的意思中：答复人家一张信，那三点钱的邮票，原不是问题，所要紧的是那写信的时间和在那时间里所消耗的脑力，这两项价值，在现代的数学知识里，是不易计算得来，仅仅三点钱的邮票，在懒先生已是受到侮辱似地愤然了，虽然他却并没有把信撕碎掷掉的勇气。“这是为着什么呢？”他对那封信发出了疑问，也就迅速地翻读下去，随读他口边也随之露出了微笑，是褒奖呢？是勉励呢？是毁骂呢？是警告呢？勿论如何总是信中有投合他的脾气的所在，他才欢喜，这是由他得意的样子可以推究出来。

懒先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懒先生是一个医生，是由学校出来的西医，当然不是汉医，所以也好讲是现代人，不是过去时代的人物。他的医道高明也（或）庸劣，似不大听见人家讲及。可是他的时气透（走运，鸿星高照），医生时行（流行，受欢迎），结局就是大赚钱，还有听见被欣羨的时候。

懒先生是西医，是现代人，不知是什么缘故，大概是遗传性的作祟罢！也有点遗老的气质，对汉学曾很用心过，提起汉学自

然会使人联想到中国的精神文明。懒先生虽不似卫道家们时常悲世叹人，也似有倾向到精神文明去的所在，对现代人的物质生活，却不敢十分赞同，所以被人上了“圣人”一个尊号（假性）。几年前曾在所谓骚坛之上，露过面目，对于做诗也受过老前辈的称许，但在别的一时候却很受到道学家们的非难，谓他侮辱圣贤，这又不知是什么缘故，真性迸发呢？假面揭穿呢？或者是受到恶思想的淘化呢？竟没有人对他心里下过分析的工夫，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还值得因他空费时间？只有让他自己去变相。懒先生变了相，奇怪的依然是品方行正，没有什么可诛的事迹——里面的生活是不易看得出，笔者不敢保证——只是不再见他大做其诗，反而有时见他发表一篇两篇的白话小说。又且他无事时聊当消遣的玉梨魂、雪鸿泪史、定夷笔记，已由案头消失，重新排上的却是灰色马、工人绥惠洛夫、噫！无情（“噫！无情”是雨果《悲惨世界》的日译名。）、处女地等类的小说。

变了相的懒先生，也还没有抛弃他费人生命来赚钱的医生而不做的勇气，因为这是在现时社会上一种很稳当的生活手段，可以说懒先生是医生而爱弄些不三四两的文墨的一类人。

懒先生也是人（虽曾受过圣人的尊称，那是可以捉弄的憨直人的谥号），也还有名誉心，也爱人“荷老”（台语夸奖的同意字）。关于医业上的“荷老”，人家总是欣羨他的赚钱，他似不高兴承受，而且有点厌腻。只有关于他所弄文字的“荷老”，会使他高兴，因为这些人多少有点文艺知识，可以互相切磋，不似那些人只因为要“荷老”而“荷老”。听了还不至起“鸡母皮”（鸡皮疙瘩）。

照这款（这样、这种）性质推究起来，那封意外的信，一定是来“荷老”他发表过的小说，他不是受到讥笑辱骂反能欢喜的一类人。

懒先生读完那封信，得意中又似有不思議（日语，难以想

象，怪异的)的神色，片刻沉思之后，遂将信收在屉仔底（抽屉里），又忙着去做家里的事。

不知过了有几日，大约是家里的事清楚了，懒先生又想起那封信，便抽开屉仔，把信捡出来重读。

懒先生！请你原谅，恕我唐突地寄给你这么一封信。我本不认识先生，……我是一个半工半商的青年，没有受过甚么教育，……对文学不用说是门外汉，……工作的余暇，却也不甘自弃地看了些杂志，因此渐渐引起我读书的意识……尤其对于白话文，我自己觉得特别感到兴味，——这也许是我没有受过教育，而白话文比较地易于了解的缘故吧？……我在极平常的生活中，居然也碰到了一桩很值得使人纪念的事，我不忍把它轻轻忘却去，便把它记在一本册子，后来把册子仔细再看时，觉得很有一点可供做小说的材料，因此我便将它略加修改，……想就正于高明，……不知先生肯为指导吗？……

懒先生读了信，歪一歪头，想：“这是一个好学的肯向上的青年，由字迹语意推察起来，当然不是来和我开玩笑的，不过署名有点可疑，为什么他不写真名字呢？怕被我置之不理，被人所笑吗？不敢信赖我，为什么又写这封信来呢？”懒先生真有点迷惑，暂时考虑之后，决定回信给他去。懒先生的意思，以为这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当然的义务，况且又附来三点钱邮票，若说诱掖后进，懒先生的确没有丝毫这样僭越的居心。

懒先生专心致意在写着回信，忽听见背后有人将它朗读起来。

○○先生！我虽这样称呼，总觉得这名字不象真的。

懒先生着了一惊，忙回头过去，把笔搁下，说：

唉！你几时来，我乃（怎么）没有觉到，你真有做贼的工夫。

来的原是他的朋友，特地来邀他去赴宴会，那当儿懒先生的精神方集注于写回信，遂被他偷读去。

“写好末？”

“就好啦，坐一坐待我写完。”

“那写好的一张先给我看，这信似有蹊跷。”

“不许朗读！”

那朋友偏大声读下去：

“对你这封来信，我实在着惊（受惊）不小，我所写的文字竟也有人留意……”

无应这款啦！

我自己对于文艺，本来就是门外汉。我没学习过文艺，不晓得文艺是什么一种东西，对人生有什么意义影响。我的爱好文艺，不，只是爱读小说，原为消遣自己无聊的光阴，因为没有象别人以妇人美酒为消遣的才能。”

“这是为着什么事情？另一张还未写好吗？”

“写不来了！被你这样吵闹。”

“写不来吗？我替你写！”

便伸手去把那一张未写完的也拿来。

“自己虽然有时也写些东西，也是无聊的结果，自己排遣的方法，不是被什么创作冲动所驱使，设使（假使）所写的有点足使人留意，这也是自然的材料，所构成的事迹，不是我的脑力产生出来。”

“太客气了，你也学会谦逊了吗？”

“……所以我对文艺，是没有批评的知识和鉴赏的能力，只有消遣的兴趣。倘若你的创作不嫌被我所辱没，请即寄下，我目下也正无聊，在这无聊的生活里，能得有几分生的兴趣，全是你的赐贴。”

那个朋友读到此就在贻字下写下一字“了”字，说：

“你思想的源泉枯竭了，我替你写好，可以叫人寄出去。来信呢？我看！”

“看！”懒先生把来信给他。但是这一句“看”说得很有力，话中象含有我是这样被人尊崇着的自负的意味在。那朋友笑一笑伸出手去。这一笑也笑得有些特别，分析起来，当能检出否定两字的成分。那朋友还是笑着将另一手由衣袋里抽出一张纸给懒先生，也讲一声“看”！懒先生便把纸展开来。

“儿子原来是要愚。着（对）！真着！会出主意的总不是孝顺的儿子。喂！所以我讲，象吴某那样做儿子，他老子常夸奖他怎么规矩，我还是觉得被人称作败家子弟的杨家弟兄来得可爱些，因为他们还有一面的个性，卵核（睾丸）还未有被阉割去。”

“是啊！你原是叛逆者的党徒，不是吗？”

哈哈！！这是两人的笑声。

“‘而今太息亲权坠，要杀偏教不可能，’好好好！这真足以气死那班父权论者，那顽固老头儿气得嘴须渍的渍的模样，被你活画出来。”

铛……时钟打了七下。

“时间到了，要去不？宴会。”

“去，有酒喝怎么不去。”

“那封信？！”

懒先生遂在信封上写了住所氏名，贴上那张三点的邮票，便一齐出门了。

过有两天，在过午，懒先生方吃饱了饭，坐在诊察桌前，摩挲着他那被食物所涨满的便腹，而病人又不来，正苦于无可消遣这闲时光，遂使他想起那个青年的创作，“大概今天会寄来罢？”他心中方在推测……

郵便（日语，信、邮件）！随着扑的一声，一封信件投掷在应接室（日语，客厅）的桌上。

“是了，”懒先生心中无限地欢喜，自信他的无聊将有所消遣了，便自己走去把信拿起。

“哈哈——雕古董，”他忽然这样叫喊出来，原来是他的回信退了回来，信面粘着一张受信人不明的付笺，他不自禁地重复着说：

“哈哈——雕古董。”同时他又想起他那朋友的一笑。

作于一九三〇年四月三十日。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一
二、三一三、三一四，号一九三〇年五月十日、十七日、二十四日

棋 盘 边

这是一间精致的客厅，靠壁安放一张炕床，两边一副广东制荔枝柴（木）的交椅，厅中央放着一只圆桌，围着圆桌有五六只洋式藤椅，还有一只逍遥椅放在透（通）内室的通路上的。中央粉壁上挂四幅在他死后才被世人珍重的鲁古先的墨竹，旁边一对联是老鲁古写的，书法象是学怀素，写得真是苍劲鲁古，联文有些奇怪。

第一等人乌龟老鸩
唯两件事打雀烧鸦

本来是忠臣孝子，却偏写做乌龟老鸩，本来是读书耕田，却偏偏写做打雀烧鸦，这就使人难解了。又把它挂在众目所视的地方，竟惹了不少人的疑惑。

主人不见得是特别好客，但是这客厅里，却时有四五人在座。卜（抽、吸）水烟，哈烧茶（品热茶），讲那十三天外（天外天之外，喻不着边际）的话，到了晚上，人们应当休息的时候，就更闹热（热闹）了，可见这些人是不感到有休息的必要。

这一间客厅，因主人的大量（大的肚量），在不知不觉间，遂成为这一群人的消遣处。所以备有消遣工具的棋盘，文武（文棋指围棋，武棋指象棋）皆备，人到了便各随所好开始战争。毕竟

是汉族的遗民，重文轻武，已成天性，每夜都是文的比较盛况，武的多不被顾及。

还有一件事，须特别记载，那是被现代人所欢迎的麻雀（麻将），竟飞不进这间客厅，也可见这些人至少是比这时代慢有一世纪的人物。

时候还是暗头（黄昏日暮），人们方在吃饭，所以这客厅竟有些冷清清，只有煎滚水（烧开水）的酒精炉上那只铜茶古（茶壶），在“恰恰”地吐出白烟，冲破这瞬间的沉寂。

“戛戛”一个人拼着浅拖（拖鞋）行人客厅来。这人有些褴褛（邋遢）相，衫仔钮顶头二粒皆开放着，露出一部胸胴，衫裤满是皱痕，想见他起卧都是这身躯，可以推定他是阿片（鸦片烟）吸食者，这人是老许。他看见厅里无人，滚水又在沸腾着，他便自己动手，泡一泡茶，然后由衣袋里取出敷岛（日据时期香烟牌名），点上一支徐徐吸着。待茶出味了，乃倒了一瓯哈着吸着，好久尚没有人来，便倒在逍遥椅上，把烟嘴掷到槟榔汁桶，两手抱住头壳（脑袋），双脚向地一搐，身躯椅子便一齐摇荡起来。

停有斗久仔（一会儿工夫），复有两人互相说着笑，走进这客厅。看见老许睡着，话忽停住，两人便用举动来表示意见，一个人便在烟筒里拈出一撮条丝，散放在老许张开的嘴里。酣睡的老许方在吸一下深深的气，忽然要窒息似的喉头咯噜咯噜，气透不出来，禁不住苦闷，一慌忙坐起，随着“哈呛”便联珠似的一叠打出来。

看见鬼！一个人在咒骂。

哈哈！一个人在笑。

老许打完了“哈呛”啗尽了烟丝，复走去倒一瓯茶嗽净了嘴：好好！着（可）给我记得！老许有些恨恨，犹频拭着嘴。

什么？谁捉弄你？着（可）要认清！

再有谁！记得着（就）好！

什么事？

恰好，请保正判断罢。主人出来，保正也恰好来了。

偌大汉啦（大汉，长大成人。这么大了），还要时时取闹，巧乖咧（正经些）！保正，真正是保正，有些威严。

后车路的便所（厕所）溢出来了，保正敢吃饱罗？甲便回报他一句。

老许今日这场试验，你去赴考无？乙无端发出这样质问。

秀才拿过手了，去考童生做甚？甲替老许答复着。

啊！×××（疑为台湾人三字）真要幸福了。老许赞叹着。

难道×××现在是不幸吗？乙又有了反问。

你讲幸福着（就）幸福！老许似厌着辩论。

为什么真要？乙又紧迫一句。

你无目矚（台语，眼睛）也有耳仔，政治已在顺从民意了，难道你尚在瓮底？老许有点子奋然。

哼！你在眠梦（做梦）是么？

唉！你听不见××（疑为鸦片二字）要再××（疑为开放二字），今日不是在戏园试验“忤头”。①

试验“忤头”是怎样？

这是民本政治的一种表现，就是尊重民意，这是始政②以来

① 忤头，瘾头。指鸦片烟瘾头。

② 日人所谓的“始政”，甲午战后，清师败战，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清廷全权大臣李鸿章和日方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酒家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澎。日本首任总督桦山资纪及总督府主要干部，于同年六月十七日在台北总督府办公室举行所谓“始政公式”（开始庶政的典礼）。日本当局后来规定这一天为台湾总督府的“始政纪念日”，年年盛大举行，以祝其侵占台湾的开始。

第一件的善政。

哼！你讲××（疑为开放二字）是幸福？

是！我讲×××（疑为抽鸦片三字）的无一个无幸福。当他过足了“玩头”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他的幸福是世上无比。

×××（疑为抽鸦片三字）是民意？

为什么不是民意？你晓得出愿者有多少了？免着惊（别吃惊）！三万几千人。那文化会的人年年所做的把戏，什么请愿运动，盖印署的也不过是千余人，就讲是民意，难道三万多人的愿望，就不成民意吗？

是老许讲去真着（说得真对），这是现代最文明的政治，你看澳门、爪哇那些泰西先进诸文明国，不仅××（鸦片）公许，就是赌场也是公开，政府还多一种税收，可惜这一层还不见计及。忽由甲表出十分的同感和不足。

呵！这一层在不远的××××××。老许似很有自信。

唉！保正（保长），你利用现在的地位，紧（快）去××（疑为活动二字），若得××××（疑为吸食特许四字），不须半年就成富户了，“当官”是隐做的。

哈哈！着（对）！运动（活动，行贿）去！

运动什么？有什么好空（好消息）的？这时忽又进来几个人。

闲话无应讲罗！主人制止着大家的议论，把棋盘上尘埃拭去，把白子推给保正。

来！对局！一时大家便又围到圆桌边去。

两方的战斗正在激烈的时候，忽又走进一个人来；众人的注意皆集在黑白子之间，对于这个人的进来，并未觉察及。他便向老许的肩上一拍：

你也没晓得（不懂），和人看什么？

哦！阿懋舍！恭喜！你一定高中呵。老许看是阿懋舍，便和他拜候。

××会去一百，××所去五拾，不用考亦××××。有个人替他答应着，但是微有不敬！

讲无空的，试验官是×里派来，不是“忤头”十足，那会入选。阿懋舍颇有些自负。

到底是怎样考？讲些来听！

讲来真是好笑，四五百人聚在一起，当大家“忤头”发作的时候，真是怪态百出，可惜忘记请写真师（日语，写真，照片。写真师即摄影师），摄一个纪念影，真可惜！阿懋舍竟答不对题。

你看哪一种人多？

我看闲的人，有钱的人，和流氓一样的居多，手面趁食（趁食，讨生活。手面趁食，即谋生仅足糊口）的就真少啦。

① 台湾人民吸食鸦片之风，由来已久，且甚普遍。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内务省卫生局长后藤新平认为“定时严禁，势不可能”，条陈采取“渐禁主义”，几经审议，总督府乃于一八九七年一月，发布鸦片令，并自同年四月起实施。按照规定，开始调查鸦片瘾者，迨一九〇〇年九月告一段落，凡经登记的人，仍许继续吸食，发“吸食特许证”；但严禁新吸。因为当时台湾人民对于日本当局的政令，颇不信任，所以许多鸦片瘾者，未曾登记，而秘密吸食。一九〇四年与一九〇八年，又经两度“精查”，允许补行登记。自此以后，鸦片瘾者逐渐减少；一九二八年末，仅剩二万七千余人，但事实上，秘密吸食，仍所不免。因此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修正鸦片令，一面加重处罚，同时对于新瘾者，经验明适于矫正，亦令戒除，而名为“矫正受命者”。而经验明烟瘾较重或身体较弱不易戒除，亦特许吸食。请参阅《日据时代台湾经济史》第四章专卖事业第二节鸦片，周宪文著，台湾研究丛刊第五十九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版。《台湾鸦片史》，周宪文著，台湾经济史十集，台湾研究丛刊第九〇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一九六六年九月出版。按：当时台湾民众党极力反对特许吸食鸦片政策，《台湾民报》也撰社论反对，还引起国际联盟派极东阿片调查委员会来台调查。

我想这次新××发出来，那一批失业的人，要怎死呢（要怎么办）？有人把话的方向转移。

官厅那会和百姓相争赚吃（争这碗饭）？那有生出失业者的道理？有人有些不相信地反问。

不会有失业者？那×××（疑为指鸦片烟三字）输入的人，又且旧××（疑为特许二字）者中很多自己不吃，把自己公然所能到的，卖与密吸者那样人，我想虽不上万，也当有几千。①

那一批吗？××会给他们补偿金和安稳的衣食住。

什么？你对（从）哪方面听来？

难道××就会较输善养所吗？

听见“慷”（烟瘾发作受不了）死一个，有无有？

我也只听见人讲，讲是城隍庙口的人，我没有亲眼见过，但是我却亲见一个“慷”倒的人。

怎么会“慷”倒！谁？

讲是（听说是）赌博乞仔的牵手（老婆），她太老实，她入场的时候，受到巡查的注意，便把带来的解“慷”头的药丸全部缴出去。她的身体看来本有些较软弱，禁不起大“慷”头便倒下去了。

哈！后来怎样？

后来经医生注射，无赖久（没多久）也就精神（醒）起来。

哈哈！发榜时第一名一定是她了。

静！静！顾听你的讲话，害我这一子应错。保正有些着急而且怨恨。

真好！真好！大家总要你输。

请茶！茶捧出来了，大家争先。保正只顾着下子，他的份额被别人吞去。

我没有吗？保正觉到要茶的时候。

每人各有一瓿，你再要吗？请等斗久（一会儿）啊，水就滚啦！

“啪啪啪”棋子不断地敲着棋盘。战争又依然激烈地接续下去。

作于一九三〇年十月。原载于《现代生活》，日期不详。

辱?!

是注生娘妈生（注生娘娘生日）的第二日了，连太阳公生（生日），戏已经连做三日。

日戏煞鼓（停止敲鼓，即演完）了，日头也渐渐落到海里去。卖豆干的拖长他的尾声，由巷仔内卖出来，担上已剩无几块；卖豆腐的也由市仔尾倒返来，担上也排无几角（块）。电火局（电力公司）也已送了电，街灯亮了，可是在余霞满天的暮空之下，也放不出多大光明。

戏台上尚未整（点燃）火，两平（两旁）街路边的点心担，还未上市，卖点心的各蹲在担脚吃晚饭。

戏离起鼓（开始敲鼓，即开演）的时候虽然还早，但戏棚前一直接到庙仔口，已经排满了占位置的椅条（长条木板凳）、椅头仔（圆凳）。一些较早的囡仔（小孩），有据在他们先占的位置上，吃甘蔗、吃冰枝，讲笑相骂的；有用甘蔗粕相掷的，有因争位置揪着胸仔相打的，有查浦囡仔（男孩）在挑弄查某囡仔（女孩）的，比做戏更热闹更有趣。

一个卖鲁面的吃饱饭，立在担边，用番仔火枝（番仔火即火柴，枝即棒）托（剔）着嘴齿（牙齿），对着并排的卖圆仔汤的讲：

“驶伊娘（驶，御也。即奸他娘）！那班文化会，都无伊法，讲去乎人干（讲他干啥）！今仔日又出来乱拿（捉拿），叫

去罚五十外（多、余）人。”

卖圆仔汤的手不断地搓着圆仔，掷入滚汤中去，嘴也答应着：

“讲乎人干（讲那干什么），都也有人爱去听。三句半就中止^①，加（多）讲一声，就扭下去，跣，拍，多不惊死。”

一个吃圆仔汤的劳动者风（样式）的青年，嘴里还含着不易吞下去的烧圆仔，有些含糊地：

“这号（这样），只好从讲台顶（上），一个一个，扭落（下）来捶个半死才好，害大家。”

“着（对）！伊（指日本警察）正要大家自己去相残。”忽然立在面担边一个拿着乌竹仔烟吹（烟筒，烟斗）掌柜风的人，听了不知怎样，突发出这惊人声响的有些疑问的赞意。

“实在做小生理（小生意）的真是有苦无块（处）讲，随在伊（随他）要旅费就拿去罚。”

“是谁讲的？罚做旅费。”

“总是内里（指派出所里）的人，谁晓得这消息？伊讲每回讲演会，因为取缔上都要召集多数警察，这项费用就是由罚金支出，所以每次讲演了的翌日，就出来大拿（大捉拿）。”

“伊是惯讲虚辞，伊要咱大家自己去相残，所以故意这样宣传。”

“驶伊娘咧，只会处治咱这做小生理的，只好象那……”

“激着（被激怒了）也就有人敢配伊。免讲啥，前日新闻刊着有一个小贩，一日被告发七次，也就忍不住了。内山（山地）

① 中止——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文化运动者得申请举办演讲会，日本政府即派特务高等警察（特高）蒞会监听，如有言论过激或用辞不当，立刻发出“中止”警告，演讲者要改话题或语气，中止三次就得下台，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台湾箝制言论自由的一项恶贯作法。

有一个卖鱼的，一日被罚三次，到第三次无钱可缴了，便恧(带)着他的某(老婆)要去关。他说：“无钱可缴只好去关，关我一人便饿着一家，拢总去关还有便饭可食。”到这时候，警察不知是真正可怜他也(或)怎样？反劝他恧返去；若敢死敢去关，我看伊也是无法度。”

“敢死敢关！讲容易？××(疑为台湾二字)人现在只会打算利害，只有图利的心，都无一点仔勇气；并一些血性也都消失尽，×，关，讲容易。”这是一个看见他们在议论围近来的象是境遇较好的中年人的反驳。

“这也是实在。”却也有同感的人：“象这款○○，少有血性的人是忍他不住；你看大家只晓得叹气，以外的人因为不是自己的事，多漠不关心，那些绅士象黄议员竟讲是应该的，拿不惊。”

“这驶伊娘！官厅的屎，伊也讲是香的。”

“文化的(指文化协会)也有去抗议。”

“抗议了颠倒害(反而糟糕)，这几日不是更大展威风？”

“文化的也是一款(一样)，他们的讲演被中止，或者被他们拿去，也不敢○○一下看。”

“伊是有法律做靠山。”

“讲就好笑，敢(岂、可)不是因为有这不合理的法，才起来运动讲演？”

“无！驶伊娘，咱都未曾看见有人这样凶死，叠着大家都叫不敢。”有人把话拖到傍边去。

“这干伊娘！实在真凶死，连文化也有人怕他，缩脚起来。”

“哈呀！正当防卫，对这时候不知有适用无？象这样打死也无的确(说不定)。”

“打死给你做鬼讨无命，法是要百姓去奉行的，若是做官的也要受到拘束，就不敢创这多款出来了啊。”

快快快！！锣声响了。

这几人的讲话，便被这声浪淹没下去。戏棚上已经整火，现在已开始闹台^①；棚下人也已推满，街路有些狭仄起来。

戏是做侠义英雄传，全本戏，日夜连台，看的人破例地众多。我想是因为在这时代，每个人都感觉着：一种讲不出的悲哀，被压缩似的苦痛，不明了的不平，没有对象的怨恨，空漠的憎恶；不断地在希望着这悲哀会消释，苦痛会解除，不平会平复，怨恨会报复，憎恶会灭亡。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这样力量，只茫然地在期待奇迹的显现，就是在期望超人的出世，来替他们做那所愿望而做不到的事情。这在每个人也都晓得是事所必无，可是也禁不绝心里不这样想。所以看到这种戏，就真象强横的凶横的凶恶的被锄灭，而善良的弱小的得到了最后的胜利似的，心中就觉有无上的轻快。有着这种理由，看的人就难怪他特别众多，不过弄趑仔的做去好（演得好），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理由。

戏正做得热闹，棚前几百个头亮，动也不动地仰对着棚顶；连卖点心的也不少忘去他的生理，抬起头看到入神。忽然一阵惊慌的叫喊，一阵奔走的声浪，由车路口汹涌地撼到；杂着“拿点心担！拿点心担！”的喊声。卖点心的大家慌张起来，担头轻可（轻便）的挑起就走，有的惶惶地搬到民家的厅里去；卖油汤的把滚汤泼到满手，灼伤也不觉得痛。甘蔗节落到满地，卖冰枝的因为车子笨重，尚搁在路边，便被拿去三四个；另外还叫去许多人，随后戏也被挡煞。

^①闹台——开锣。从前演戏开始之前，必先敲打一阵锣鼓，叫闹台。

经这一骚乱，怕事的看客走了一大半，有的扪不着头脑，不甘散去，想要探听什么因由；有的也在议论，不过讲话中叹气的声听见比较地多，有的人却在称赞做官的认真，这时候也出来整理交通。

挡煞了戏，那一行拿人的人，增大了许多威风似的，雄雄纠纠，摆摆摇摇，冲进一处医生馆（诊所、医院）去。那医生本也是文化的一派，也曾在演讲台上讲过自由平等正义人道；现时不常见他再上讲台，想是缩脚中的一个。未走散的民众，看见他们走进医生馆，有的在替那医生担忧，因为医生和他们对头。有的想看看什么究竟，也就围到门口来。不见他们出来追赶，愈围也就愈多，人多噪杂叫，医生和他们在讲什么听不清楚，有人只听到以下几句对话

“真劳苦，这样暗（晚）也出来，较忙罢？”

“哈哈！不平吗？抗议去！课长无路用（没用），找局长去！”

“那，好？叫我去报告你的功劳，贴多少旅费？”

“吗吗（日谱，得了吧）！明白对你讲，我是觉悟着，觉悟在您地方被刮（杀）的。”

“我敢给你保险。”

“不是讲野蛮的手段，还有文明的方法。”

“我敢确保你指日高升。”

“哈哈！”

他们出去了后，有些人争向那医生探问事情，那医生竟讲不出话来，只有苦笑，是含有无限苦痛似的苦笑。

在街上却又有这样的评论，由人堆里生出来。

滥肆权威之后，到讲正义人道的人面前去显威风，真是称心的事情，痛快无比。

真光荣？他们也去拜访他。

侮辱，这是很大的侮辱，横暴只管是横暴，看讲正义的人，有法度无？

作于一九三〇年十月五日。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四五号，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

浪漫外纪

“来啦，一大阵（一大群）！”众人正赌得兴热，忽听着“看头”（把风）的警报，大众匆惶起来，有人收拾自己的现钱，有人毁弃赌博的证据、赌具。

“对（从）那方面？”

“有多少人？”众人杂乱地问。

“约有十外（余）人，由大路。”

“快！散开！各到溪边去聚集，设使有人被捉，着（得）受得起打靶，一句话也不许讲！不然，看伊有双条生命？”这是一个象是这一伙中的首领发出的命令，众人便四散地由畑（日语，园地，旱田）里由小径僻路走开，向菅草杂树中去。

这一伙赌徒，预先戒备着警察的检举，聚在这偏僻的野外较输赢，是在一片圯漠的畑圃，处处有砂岩，砂岩上生满林投菅草而且处处还有乱草杂树，丛簇成林，是容易藏匿逃走的一个所在。二条大溪环流北方，过溪去是另一行政区域，溪面虽阔，水却不甚深，虽有渡人的竹排，为着节省几个钱的起见，往往看见有行人徒涉。

警署受到密告，紧急编集了一队，分成几方面，包围到所指示的所在，已不见一人，只认取些散乱足迹，获得曾有许多人聚集过的证据而已。

这一伙是出名的鲈鳗（流氓），警察法律，一些也不在他们

眼中，高兴做什么便做，一些也不愿受别人干涉拘束，在安分守己的人看来，虽有扰乱所谓安宁秩序，但快男儿不拘拘于死文字，也是一种快举。而且他们也颇重情谊，讲这样便这样，然诺有信，勇敢好斗，不怕死而轻视金钱，这一点殊不象是台湾人定型的性格。但是也有些缺点，不然就是古之侠客了。他们容易感恩，受到人家一些好意，便念念不忘，报必过其所受，所以容易笼络，他们的判断力也似较弱些，以致趋于被那守分的人所厌恶的方面较多。

警察队在砂崙下调查了一遍，便又分作几队再去搜索。

是日头要暗的时候，有两个囡仔（孩子），赶一阵牛，在林投巷里和两个私服（便衣）的警察相遇。

“喂！有看见一阵人，走向何处去无？”

两个囡仔，突听见这带有日本仔腔的台湾话，一时惶惑，也有些惧怕，答不出话来。

“囡仔！有看见么？”这一句声音有些柔和。

“溪边有两人在等待着竹排。”囡仔回过头指着他来的路。

“二人？”囡仔点一点头便自赶着牛去了。

“是你！哈哈！”

“不认得吗？”

“认得咯。”

“认得就好。”

“跟我们来，免再费……”

“要相请吗？”

“是咯，白鹿酒（日本清酒牌名）。”

那两个人，坐在溪边石头上的两个人，看见私服警察把手插进衣袋里，便立了起来，看他把警笛衔上口中，急把它抢下掷向溪里去，同时四个人便开始格斗，由菅草中复跳出几个人加入这

格斗中，不多时便有两人被击倒在地上。

“捆起来！”有人这样喊。

“掷入溪里去饲鱼。”有人这样喊。

“抬到菅草中去，把脚露现出来，给人较容易发现，快！”有人又这样指挥吩咐，随后这一伙便匆匆地潦（涉水）过溪去。

两个被难的警察，被发现的时候，大地已被黑暗所占领所统治了。

那一伙鲑鳗，是警察侦探的对头冤家，是监狱的顾客，也是一般民众的讲古资料——英雄好汉。警察队搜不出一人，还受到侮辱，即时布下非常线（日语，紧急线），警戒、搜索、检查，到翌日只拿几个无辜的行人，去拷打一番，稍稍出气而已。

“先生！真对不住，这样暗（晚）来吵你。”

“无要紧，我本来都是暗困（晚睡）。”

“我是×××。”提出名刺（日语，名片）。

“你就是×××！”接受名刺。那先生突然着一大惊，虽极力装做镇静样子，不安的情状，已不能掩饰。

“哈哈！久仰久仰。”

“突然来惊扰着你。”

“不，无相干。”

“先生不是刻薄的人，这是大家所知，不是我当面奉承。实在是不敢来扰乱着你，因为有些紧急事，又想不出别的方法，晓得先生是否否认一切，道德法律一概不信赖它，对我们的行为一定不去报给官厅，假借有权者的刀来和我们为难，是你所不为，所以敢来和你相量。”

“是缺钱用不是？”

“是，要借多少来去用，哈！对先生讲借有些不应该，要讲

‘唠喧’似较实在。”

“岂敢，我身上本不常带钱，我扯开衣袋给你看，柜里不知存有多少，你和我来！我开锁给你看。”

“不用这样咯！”

“我去。”

“……”

“哈！有，要多少？”

“看有多少？”

“〇〇元足（够）吗？”

“若是只有那数目，也是可以。”

“以外还有零星的。”

“就〇〇元可以了。”

“……”

“惊扰着你，真对不起，又蒙你不拒绝，真多谢，钱入手我就要去了，后日不一定能奉还。”

“不相干（没关系），朋友。”

“恁（你们）几人先避几日，这些钱做旅费也还有余，机会是在人的本领，恁往来的中间，这案件大概解决了。”

“恁二人是被认识的，有旧案底，现在也是恰好去休息的时候，不寒不热，蚊虫也较少。——这些钱去做本，看恁的字运（八字运气）；去邀那班不知耻的无赖——要做恶又不敢负责的那些人，去痛痛快快赌一回，着（得）要被检举去，咱的目的才会达，那时候须要善转变，有了共犯者前案自然抹消，这一层是恁要做的着细心斟酌！关系是不少。”

“余者还都是良善的人，不用另外费心神，各人去赚钱好！不过赚有食，须各提供多少出来！”

“我还有别项事，各人可以散了。”

“前夜的事情，怎么样叫那个人去，禁不起拷打，现在不是把委托咱（我们）的人，也讲讲出来，后日咱的事要怎么干，再有人敢来委托咱吗？”

“不相干，一样钱一样货，我和伊（他）们是当面议价过的，伊出不起大价数，无法度，而且那样人，也不值得替他出死力，为的也是私人间的利益关系而已。”

“但是，刮（杀）也刮无死。”

“这个人也无做到什么坏事，他们两人原是一样。我们只因钱的使命，他食亏，已有些过意不去，若不是现在真缺钱用，象这样事是不该承受。”

“现在有消息无？”

“不相干，还不至打坏，下手人的罪比教唆者会轻一些吗？”

“讲啥？我们只做我们的事，管它什么罪，法由他们定，罪也是由他去罚。”

“钱呢？”

“彼所应得的，已经给他家里去，一部分还要还人，你缺用不是？”

“我用得它吗？”

“我自己有一些可以用。”

“那末喝一杯酒去！”

“有什么不爽快？”

“心内不晓得怎样，只是烦闷。”

“因为太闲了，须找一点事做，——去，到何处？”

“醉太平去。”

“恁看这一首好诗！”

自君一去两年余，
田里杂草全无除，
接信若不返乡里，
明年曠（租耕给）人种蕃薯。

一人由壁上念下来，许多人的视线都集注到题有那首诗的壁上去。

“好！是一首真的诗。”

“啊！抄来寄给张先生，这在他的喷饭集里，还占得重要的位置。”

这些风雅人，方在谈笑忘我的中间，突听见：

“哀！你是怎样？”这是妓女被欺负的不平。

“怎样？拍一下有什么相干，不愿？去叫警察！”

“拍”又是一声肉的声响。

“哀哟！斩头……”

“痛是么？”

“朋友！请坐啦，大家请坐，是怎样得罪恁（你们）了？”

“怎样？你道可恶不可恶呢？我们叫伊陪酒，伊竟不肯，反走来陪伴恁。”

“啊！这是冤枉，伊自早就在此陪酒。”

“放屁，我们起来的时候，伊还请我们的烟，敢（岂，可）是你们的钱较大？”

“请不用生气！可缓缓来讲，伊肯请恁的烟咯，要钱给伊赚，那会不肯，是我们叫伊在先，这点请勿误会。”

“恁要庇护伊不是？要替伊出力不是？”

“实在是这样，我们替伊剖明，敢有相干？”

“有相干。”

“伊的局是我们先叫的，论情理原不该……”

“情理，干吗？”

“朋友！何用着这样猛？”

“猛，你们不曾看过吗？”

“朋友！你是欺我们会相拍（打架）吗？”

“相拍，好，就来！”

乒乓碰碰施酒，椅桌跌倒声，碗碟破碎声，骨头皮肉的击撞声，混着女性惊骇痛楚的悲鸣，奏成一曲交响乐，和着酒神的跳舞。

“有听见吗？未免太凶一点。”这是隔壁室人客（客人）的评论。

“闹得太无理由，怕其中还有别的原因。”这又是一个人客的推想。

“欺负这些不会撕打的人，实在卑怯。”

“你听！电话铃不是在响？警察怕就要来了。”

“楼主打电话去？不怕他们闹得更凶吗？”

“不会，狗见着主人，总会摇尾的。”

“警察来这些斯文人怕更不方便，他们和警察不是常在冲突？”

“等待看！看怎样对付。”

“警察！”走桌（跑堂）的起来向扰闹的人们通报。

“警察，怕什么？”那几个恶凶凶的人便退出室外，“好！要输赢后日再来。”留下一句威吓，由别一边的楼梯走下楼去。

“什么人在此扰乱？”警察大人在寻问着。

“……”

“喂！怎样不答，啥人？”

“问头家去！晓得啥人？”

“拿买意气（日语，傲满神气的音译）你啊！”

“讲什么？”

“几点钟啦，你晓得吗？”

“几点钟是怎样？”

“时间外不许再大声扰闹，不知规矩吗？”

“什么人扰闹？”

“拿买意气哪，你……”

“大人！鲈鳗走了，请楼下食茶。”主人很殷勤地招待警官到楼下。

“这一幕戏演得不甚当行出色。”隔壁室的人客又在评论。

“还有呢！次一幕当更热闹更好看。”

“怎样？”

“你探头到窗外瞧一瞧！啊！那伙还在那边，是吗，警察出去未？”

“刚出去，和那一伙打招呼呢，啊！再进来……”

“呜！恁也着（得）靠警察，恁不是常在攻击官厅，讲他怎样横暴，这时恁也着求伊来横暴一下，哈哈！恁这鸡规先（骂人的话，意即吹牛皮）。”

“……”

“恁有情理好再讲无？”

“鸡规先！恁平日笑人无胆识，怕警察象后叔公，恁怎不敢和他们抵抗一下看，只教人去死。”

“你看伊在演讲坛上讲得口涎乱喷，一声中止，就乖乖爬落（下）来，这样顶有胆。”

“恁这一班，不知害了多少不认分的人去受亏。”

“也着去求警察，如嘴叫一声不敢，我们也是饶恁，拍（打）恁这样的人，秽手。”

“奢盘（斗嘴）做什么？拍（打）死好！”

你一句，我一声，那一班较斯文的人，被侮辱得无可辩解，也不能辩解。

“横逆也须有程度！”突由隔壁室走出一人，向那一伙恶凶凶的人，发出一声警告，不意的袭击，那一班人也有些惊愕，暂时对视之后，便又开始斗口。

“横逆？干娘的！横逆干你什么事？”

“听来会打折我的耳孔毛，所以叫恁温驯些。”

“娘的！你要替伊出力？晓得你爸的拳头正无着处，皮痒你就来！”

“目瞟毛（眼睫毛）须扯开些（眼睛放亮一点）！”

“哼！”

“痛不是？”

“到楼下去！”

“死鲈鳗！认得人吗？”隔壁室又出来一人。

“呼！是你，你道较大尾（较粗大的鲈鳗，意即大流氓），人就怕你不成。”

“死鲈鳗！恁只会欺负这良善的懦弱的，这狗根性总是拔不去。”

“要输赢，到楼下去！”

“须不要走才算好汉。”

“走，就是狗养的。”

这时候那一班恶凶凶的人，不知什么缘故，有的已先自走下楼去，还在斗口的也渐渐退到梯头。

“紧（快）回去，省得丢脸。”

一阵梯声过后，楼上顿觉沉寂，楼主料想无有事了，也就上楼来，那班被侮辱的人也走出室来，那两个人尚立在走廊剥瓜子，若无其事似的谈笑着。

“难得恁二位，若无，不知要闹到怎样？”这是楼主满含谢意的言辞。

“实在真无理。”那斯文人中的一个，象要取得同情似地也向他们申诉。

“现在的世界，那有理好讲。”一个吹出了瓜子壳，随嘴应着他，又转向楼主问道，“你怎要去唤警察？不晓得这伙都是他们的爪牙，有什么用处？”

“本来一看警察，他们也就散去，不知这次怎会更加横逆？”

“因为这几位常攻击官厅，打算（以为）法是不能保护到他们，所以才敢如此。”

“我料定有人教唆，不然这几人断不敢这样凶暴。”

“就是○○，你不晓得？他被○样（日语，先生）在报上攻击过，就放声放影（扬言）要和○样输赢，恁入门的时候，恰被他看见，就打电话去招集他的手下。”

“怎样不通知一声？”

“我被绊住，不能离身。”

“好！这驶伊娘。”

“还是煞去（算了）好，相拍恁是不会，要用暴力行为告他吗？试问——指着楼主——他敢给你做证？一定不能起诉，且要罚一场无趣。”

“真横逆！”

“现今是这样世界呀！”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五四、三五五、三五六号，一九三一年三月七日、十四日、二十一日。

可怜她死了

一间矮窄的房子里，点着一个五烛的暗淡的电灯，两个约莫四十岁左右的夫妇坐在室的左旁的床上，夫妇的中间睡着一个约十一、二岁的女孩儿，由他们的身上推想起来，可以知道是一个贫穷的劳动者的家庭，暂时静默之后，那垂着头的男人，才慢慢地抬起他的头向那病后才回复起来的妻儿说道：

“阿琴！昨日由保正那里分来的那张红单，是这期的户税么？我记得几日前曾纳了什么税，怎么这回又要再纳，唉！象咱这样的贫困，怎样担得起呢？你去拿来看看，这期是多少钱呢？”

阿琴也就移着她病后的孱弱的身，转入房内拿出来递与她的丈夫。他见了便嘘一口气叹道：

（以下空白四行。本文刊登时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新闻检查人员挖了天窗，原稿未能找到。）

默默地在想什么似的阿琴忽又再开口说道：

“唉！这都是我的罪过，都是我病中将所有粒积（积蓄）些的金钱开销所致，要不然定不会弄到如此穷困的地步！在我的意思不如将阿金来卖。”

他正在沉思默想之间，忽然听了阿琴这样说，不觉两行泪珠滴滴地滚将下来，过了许久，才揩着他的眼泪道：

“卖！将阿金来卖！唉！卖子原是贫人的事，但是咱也只有阿金一个，而且这样大了，虽则我们舍得卖，恐阿金也未必肯去。纵使这一期户税不纳，也不是就要拿去刮头（杀头），何至着（就得）要卖子。”

“啊！若是刮头就快活啦！，‘一死万事休’，象阿德哥那样弄得落花流水，是你所亲见的，又象慧九嫂，不是因为慧九兄什么料料金不能缴被拿去关，趁噻人（干活的人）无趁无得噻，不忍听着大细（大人小孩）的啼饥叫饿，她才去乞食。在慧九嫂那有料想到要做乞食也要官厅应准（准许），求乞没有几日就碰着警官，被打到那样你也是晓得，不是因此伤心不过才去上吊。你若是被拿去关，我饿死是不相干，阿金要怎样？因（女孩）是我生的，我岂会比你更忍心？”阿琴讲到此，也自抽咽起来。

“卖了以后若会受人家怜惜，倒也没有什么坏处，万一遭了凶恶人家，受到虐待，那时却待怎样？……”言毕也自唏嘘得欲哭。

“这是在咱的留心，我昨儿听着隔壁阿狗嫂说上街阿跨仔官（官，对女士或长上的尊称），有一个儿子已十四五岁，还没有对头（对象），她想在这时分（养）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儿，一来可以帮些家事，二来将来也好做自己的儿子的媳妇，所以两、三个月前就往各处探听，但是至今还没有当意的人。在我的心意，是趁机会将阿金来卖她，或者将来于阿金的身上有点幸福也未可料。阿跨仔官你也识的，她的丈夫还良善，她的儿子也还清秀，你想想看。”

他们夫妻俩商量的了的结果，因阿跨仔官是个慈祥的妇人，家里也过得去，就决定要将阿金卖给她。但是娇小可爱的阿金那里会知道她的双亲不久就要与她分离呢！唉！这个小孩子的命运是多么可怜啊！

今日是阿金要离开她的双亲的日子。她的母亲自早就忙得甚么似的，走来踱去，脚乱手忙，可是她的脸上带着一种忧苦的神情。她虽不表现于言语，但谁都会显然地看得出来。一方面阿金，那命薄的阿金，仍是活泼地跳来舞去，丝毫不感觉着要与慈爱的两亲生离。

是午前十点多钟的时候，阿跨仔官照约带着自己的儿子，满面春风进入室内。阿琴也笑咪咪的欢迎着，各道了些客气话，随后便搬出午餐来，此时阿金仍旧在她的母亲的面前撒痴撒娇地现出烂漫的天真来。阿跨仔官看见阿金如此可爱，也很得意，她想美恶可勿论，只这温驯的样子也就值得人怜惜了。为此也就不惜金钱，一五一十算交阿琴了。

当阿金要离别她的两亲的那一天，她的母亲阿琴用尽安慰的言辞对自己的女儿说道：

“阿金！我的乖乖的阿金！你好好的与这位阿姆（伯母）去吧，我们答应了她，把你雇给她家了，你乖乖地去帮做些事，可以换三餐食，省得在家里饿。若是不惯，再二三日后我就会来接你回来，阿姆那里不论穿的、吃的，都很好呢！去吧，我的乖乖……”

阿金起初仍是不肯，以为被卖了，死也不肯去，后来拗不过她母亲的劝解，也就渐渐不再执拗，也因为听说是去就佣，她的小小的心，是容易瞒骗的，于是她才拭着眼泪随着阿跨仔官去了。

阿金是被人带去了，她的母亲还惘惘然伫立门外，望着自己可爱的女儿，不再归来的背影。

（以下空白四行。本文刊登时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新闻检查人员挖了天窗，原稿未能找到。）

阿金初到阿跨仔官家去，很是悲伤而又恐惧，离开慈爱的父

母，要去伺候别人，不知要受到怎样待遇。她是怀着很大的不安，但是她不敢怨恨父母，她晓得父母的艰难，她还以为是被动来的，是来帮她父母多挣几个钱，以准备纳税，她原谅她的父母，她小小的心也还灵敏，她想：要赚人家的钱，总要听人呼唤驱使，要从顺勤劳，因为她抱着这样存心去做事，所以还得到阿跨仔官一家人的怜惜。况阿跨仔官，又是个慈祥的妇人，家境又过得去，现在的阿金实比在她父母的膝下较幸福，可是阿金还是念着她的父母，有时到街上买东西的时候，常偷空走回家去看看。阿金的父母，想是不忍再见这和自己绝缘了的可爱的女儿，不久以后便哄着阿金托故搬向别地方谋生去，这使阿金伤心到身体消瘦，不知背着人流了多少眼泪。

过后到被阿金发现着自己是被卖做媳妇仔（养女，童养媳）的时候，阿金和环境习惯了，年岁也少（稍）长了，看见将做自己的夫婿那个人，强壮活泼，也自欢喜。

光阴迅速，不觉过了五六年，现在阿金已是十七岁了，阿跨仔官正要择个好日将阿金与自己的爱儿配合，想早享些暮年的快乐，弄孙过日子，可是好事多磨，天是不肯容易便从人愿，日还未择就，她的丈夫所从事的工场，发生了罢工的风潮，她丈夫因为被工人们举做委员的关系，在占领工场的斗争那日，被官厅捉去，她的儿子也同在这工场做工，看见父亲被捉，要去夺回，也被警察们打伤，回到家里便不能起床，发热呕血，不几日便死去。工人们虽怎样兴奋怒号奔走，死已经死去了，有什么法子，好容易等她丈夫释放出来，但是受尽打踢监禁，伤残了的身心，晓得儿子受伤致死，如何禁得起这悲哀怨愤？出狱不到几日，也便缠绵床褥间了。在先（起初，原先）还有热心的工人来慰问，不觉到十分寂寞，及至罢工完全失败了后，大多数无志气的工人皆无条件上工去，一些不忍份的工人，不愿上工，也不耐得饿，

皆散到四方，去别求生活了。阿跨仔官的丈夫，好久不再接着探问的人，才晓得这消息，这惨痛的消息，使他的病益加重，他不愿再活了，其实也是不能活了，不久便结束了他苦斗的生活。本来他所有粒积（积蓄）的金钱，因病因死，开销欲尽，已不是昔日之比，生活落到困难的境地了，阿跨仔官也因为烦恼过度，身体也就渐渐衰弱下去，常带有笑意的面容，平添了无数皱纹，眉头常是蹙蹙着，终日如坐在愁城。

有一天先前替阿金做媒的阿狗嫂，突然来找寻阿跨仔官，她自丈夫死后，觉得已被所有相知的人忘记了似地，好久没有人来访过她，今日接着阿狗嫂真是意外，见面之后，免不了有一些客套，接下去阿跨仔官便诉说她好久无可告诉的苦衷，阿狗嫂觉得她说话的机会到了，用那含有同情的口吻问道：

“哦，那末日常的所费呢？”

“啊！幸亏阿金受债，编草笠、洗衣服，赚些来相添，虽然也常趁（赚）不着三顿。”

“难得阿金这孩子，我当给她留意一个好的少年，招赘人来，也好养活你老人家半世。”

“唉！那有好子弟肯给人招，我们这样苦人，谁肯？”

“这也实在，招得多无有好结果。”阿狗嫂碰到好的转接，讲话语气便一变：

“我想赁（长期租）给人，象阿金这样子，一定有较好的利益，不过须要阿金肯。”

“阿金肯不肯尚撇一边，我现在是不忍和她离开，没有她我宁……”说到此，阿跨仔官有些悲凄，话便讲不下去。

“总是你再想想看，守在一处受苦，也不是了局。”阿狗嫂再添了这一句，觉无有别的话可说，也就辞了回去。

遭了这层层的变故，阿金已是失望了，她以为自己的命运生

来就呆（歹），并累及她的夫婿，她很伤心，只是伤心，不晓得要怎样才能跳出这困苦的包围。又且看见阿跨仔官那愁苦的脸儿，她连叹一声气也不忍，怕又增加她的伤心。阿狗嫂来访这一日，阿金原在里面，她俩人所讲的话，虽听到一二，意思她已推想得到了。这使阿金又添了不少悲苦和不安。以后阿狗嫂又再来了几次。“现在虽不忍把自己卖去，保不住几时要被说动。”这样想来，阿金又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容易又过了一年，阿金觉得生活更不如前了，似只靠着她自己劳力的所得，来买些余米，要养活她，啊！这不敢自信，然则有别的法子吗？想来也只有伤心而已。

有一日当阿狗嫂来过之后，阿跨仔官便对着编草笠的阿金说，话有些凄咽而振颤：

“阿金！要和你商量一层（桩）事……”说未完泪已先滴下来。

阿金早已有了觉悟，她是失望了，她已晓得她的沦落是不能幸免，她只怕再被卖掉，她听见阿跨仔官的话，以为末日将到了，也自呜咽起来，说：

“阿母！只求你勿把我卖……”

“卖！不，就是我会去做乞婆，也不忍卖你。”

阿金还是呜咽。

“方才阿狗嫂来讲，阿力哥要再娶一个小的，她把你说给他，他也还当意，又说若我离不开你，也可以包养在咱们家里，现在做小的算不是什么不体面，又况是在自己家里，你想想看！阿力哥你也识的，就是本街（本镇）的富户。”

“……”

“你细细想看！你若是不愿意，我也好回复阿狗嫂，她明日要再来。”

“……”

“现在虽艰苦，靠着你还不至去做乞食（乞丐），只是我累了你去拖磨，本想给你招赘一个，但是少年多靠不住，叫你去学那样生意，我宁愿自己去做乞婆。象阿狗嫂所讲那样，还不使你困苦，你想想看！”

阿金虽只是十八岁的妙龄女儿，但她是聪明的，她明白了她母亲阿跨仔官的言语，不是假好听的，她自己想，自己劳力的所得是不能使她的母亲享福，可是除了一个肉体之外，别无生财的方法，不忍使她老人家受苦，只有牺牲她自己一身了。但在此万恶极了的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达到了极点的现在，阿金终是脱不出黄金的魔力，这是不待赘言的。

阿金虽觉悟要牺牲自己一身，但一方因为羞耻，一方也因为缺少勇气，还没有明白回复她的母亲，阿狗嫂大概是烦恼罢，也还未来催讨回答。

有一天，大约是阿力哥等得不能再等了，自己走来和阿跨仔官商量。当阿金洗完了衣服，悄悄地回到家里的当儿，忽见厅上有一个约略四十余岁的中年人，胖胖的具有一身肉，头发微秃，面团团一脸儿的肉肥到几欲堕下，眼睛很小，笑的时候只剩得一缝，正与她的母亲在说着什么似的，伊伊唔唔地一问一答。阿金见此情状，虽不知详细，也略知其存意了，他正是阿力哥。她装着毫不知道的态度从容地跑入去，正要进入后面，忽听着她的母亲喊道“阿金！你去倒茶来！”的声音。阿金此时虽是不愿意，但是也不敢拗，也就不好意思地捧了两杯开水出来。当阿金捧茶出来的当儿，那来客眼不转睛地注视着阿金，使阿金不得不害臊起来，于是一翻身跑入房内去了。不一霎时她的母亲送那来客出门，随步踏入阿金的卧房对阿金道：

“阿金！刚才你见过的那个人，就是阿力哥，他常由门前经

过，你当然也曾看见认识的，他有的是钱、势力，我前日向你说过，你曾想想看无？他说咱家里的费用，他都要全部负责呢！我要问一问你意见，所以约明日回他的消息，阿金！你想怎样，今晚想想看吧，你若不愿意，明日也可以回答他。”

阿金早就决意，要牺牲了自己的一身，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心意竟有些纷乱起来，她母亲叫她想想看，她不晓得怎样想法，一时，那过去的回忆，未来的想象，同时都由她的脑子里生了出来。她想起了不知消息的生身父母，她想起了某家姨太的得意，又想起受到本妻虐待的某姨太的凄惨，这一条路是连到自由幸福呢？是堕入火坑呢？她不能判断。她恨阿狗嫂，同时也恨金钱，这样闲思杂想使阿金此夜不能安眠，时钟打了两点，阿金还是眼睁睁地在沉思，这些过去的未来的残像幻想，使她头痛不安，恐慎伤心，最后便只有流泪了，流出了眼泪，心头便觉得有些轻松，脑袋也有些轻快，便自沉沉地睡去。

次日阿金仍旧一早就起床，但是不象往日活泼，脸上带着一种忧愁的神情，昨夜的幻想使她心绪不安，煮好了早饭，正坐在房中，呆呆地发呆，她的母亲飘然进入房来，开口就问道：

“阿金！你怎样呢？还不梳头，时候也不早了，昨日讲的话，你可想过无？大概十点钟，他会再来，要怎样回复他？”

阿金这时候，喉咙好象给些甚么塞住，总是说不出话来，过有些时，才以带着悲凄的声调说道：

“噢！阿母！总是你主意就是。”说完似含着无限的哀愁，险些儿就哭出声来。

她的母亲看到这样也自不忍，她想，阿金应不是不愿做人的小的，大约是阿力哥的人物，太不当人意罢，便说：

“不愿意？我去托阿狗嫂，叫他不用来，在我看阿力哥也有些老。”

阿金本有了决心，得到阿跨仔官这样体贴，反使她不安，当阿跨仔官转身要出房的时，便唤住她说：

“阿母！不，不用去。”阿跨仔官看着这种情形，竟也滴下泪来。

十点多钟，那老不知羞的阿力哥果真来了，得到阿跨仔官的回复，欢喜的满面春风，很得意地露出笑来，他想，自己现虽有两个小的，都是少年时讨的，现在有些老了，不称意。阿金很年轻很娇媚，而且困苦惯了，当然不会怎样奢华，所费一定省，比较玩妓女便宜到十倍。他越想越得意，便取出几张纸币给阿跨仔官笑着说：“可先把厝（家、屋）里整顿整顿，我过几日再来。”约好了期日便自去了。

光阴迅速，阿金和阿力哥同居，倏瞬已过了五六个月，近来阿力哥竟常发脾气，阿金不能如前使他欢喜了。不仅不能使他欢喜，甚至使他有些厌恶。在先阿力哥岂真正爱着阿金吗？不，他所以要包养阿金，是因为他家里的妻和妾，不能满足他性的快乐。有钱人所要求的性的快乐，尤其在那三妻四妾的人们，不仅仅是接触着异性，使“内在的性势力的紧张”，弛缓一些便能满足。在那些人们性的势力，因为过于放纵，多完全失去了紧张，只和异性接触，一些儿也不能得到快感，他们所需要的是“能格外满足兽欲的一种性的技能”，阿力哥当然也是在这样需要之下，始肯包养阿金。

阿金呢？她是穷苦的女儿，在朴实的劳动家庭里长大的，她只能奉献所具有的女性的肉体，任阿力哥去蹂躏，她没有那消魂荡魄的手段，蛊惑狐媚的才思，她不能使阿力哥得到比较以上的快乐，所以过不多久，处女所具有的好处消失，便被厌弃了。这事情，阿跨仔官也略感到，她只觉阿力哥不似以前一样欢喜阿金，但一方面观察阿金，仍是往日一样温柔静淑，外观上不见有

能使他不欢喜的所在，这叫阿跨仔官奇怪而且烦恼，况且这几月来阿金的腹部渐见涨大起来，照医生的诊察，说已经妊娠了有五个月，这使阿力哥又加一层不欢喜，在他原不缺乏子嗣，他不料阿金会这样快就妊娠，他有些懊恼，遂不常到阿跨仔官家里去。

阿金不过是十七岁的少女，童心还未尽除，那样（那能）得有做母亲的责任，不过在生理上觉得有些异样而已。

她看见阿力哥近来对于自己，渐渐疏远起来，有时竟不来，她反而有些自得，因为可以暂时由他兽性蹂躏之下解放。

阿力哥不常到阿跨仔官家去，自有他的计较，他想，趁这孩子还未出产（日语，分娩）若不与她分开，一旦生出世来，所费加多些虽不相干，只是以后的事是很难为的。孩子不能不承认，承认了他，自然有取得财产的权利，我已经这样年纪了，阿金还那么年轻，后来怕不要我出钱给他赔家，做个死乌龟。他愈想愈不安心，自然就不常到阿跨仔官家去，有时候去，也使性使癖，叫阿金难堪，阿跨仔官所仰他供给的生活费，也故意延缓不给，在先还托阿狗嫂去向他要，一二次之后，阿狗嫂也不再替她奔走了。阿力哥的家，阿跨仔官又不敢去，那未生活费呢？阿金虽要再劳动，一时也寻不到托洗衣服的人家，放笠仔草的人也以为阿金现在快活了，不再赚这样钱，多不过问，而且阿金已有了身孕，也不能怎样劳动，所以生活比较以前更艰难了。以前原是困苦惯的，过了这半年来较快活些的生活之后，那困苦转觉难耐得多，自然免不了怨叹，这叹声竟传到阿力哥耳孔内去。

一日阿金正在庭里披曝衫裤，忽见好久不来的阿力哥带着怒气走进门来，便向阿金问道：“阿跨仔官在家吗？”阿跨仔官方在灶下，听见阿力哥的声音，很欢喜地走出来：“啊！阿力哥怎样好久不……”

“阿跨仔官！”阿力哥截断她的话，说：“我对你讲，我不

是象恁（你们）终日坐在家里等等饭噍，事情是很多，身躯也很忙，偶有几日不来，便讲东讲西，钱有时慢几日给恁，敢（岂，可）真正就会饿死？便央三托四，实在一些也不顾着我的体面……。”

“阿力哥！这是怎样讲？冤……”不许她说完，阿力哥便又接下去：

“结局，这样实在是无好结果，而且这身孕我也有些可疑，明白讲我是厌了，这一百元再给恁，以后我不管了，自己打算好！”

“唉！阿力哥！……”不等她说，阿力哥竟自走出门去。

这时候阿跨仔官不知是欢喜、是悲伤、是怨恨？眼睁睁地望着阿力哥的去影，一句话也讲不出来。披完了衫裤的阿金，也已来立在阿跨仔官背后；听见阿力哥的话，也自惘然，阿跨仔官一回头看见阿金不觉哭出声来。

“阿母！不用伤心！”阿金只在劝着她的母亲，但阿跨仔官仍是噓噓地哭着。后来有人叫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慰籍料（日语，赡养费），但是辩护士（日语，律师）要钱，法院印纸（日语，印花）要钱，她没有这么多的钱，且法律会保护到她们吗？她不敢信任，也只有自己怨叹而已。

阿金遭受了厌弃，同时受到世人的鄙视，但是在她自己反更泰然，一些儿也不悲恻，因为阿力哥所给与她的原不是幸福，只有些不堪回忆的苦痛烦闷，一旦解除了，自然是快乐的。所以阿跨仔官常在悲伤咒诅时，她总是劝慰她。她不愁此后的生活，她是困苦惯了，她自信还能够劳动，还能养活阿跨仔官。可是腹部已经很大了，似将要分娩的时候，胎儿时时在颤动着挣扎着，象忍不住这拘禁，要破开肚皮跳出似的。这胎动给与阿金很大的不安。她想“一旦有了孩子，自己负着抚育的责任。到那时候还有

时间去劳动吗？不更拖累了她老人？”阿金不能不别想方法，她觉得有了孩子，是使她老人家愈走到不幸去。

是一个月明幽静的夜里，阿金因为早上腹部有些痛，衣服不曾洗，晚来少觉轻快，要去把它洗完，便自己一个人从后门出去，走向荒僻的河岸来，不一刻已看见前面有一条小河，河水潺潺作响，被风吹动，织成许多绉纹，明月照落水面，闪闪成光，空气很是清新，没有街上尘埃的气息，胸中觉得清爽许多，便蹲下去把往常洗衣时坐的石头拭干净，移好了砧石，把衣服浸入水里，洗不多久腹里忽一阵剧痛，痛得忍不住，想回家去，立了起来，不觉一阵眩晕，身体一颠竟跌下河去，受到水的冷气，阿金意识有些恢复，但是近岸的水虽不甚深，阿金带了一个大腹，分外累坠，要爬竟爬不起来，愈爬愈坠入深处去，好容易把头伸出，想开口喊救，口才开便被水冲了进去，气喘不出，喊亦不成声，被波一涌，又再沉下去了，那个瞬间阿金已晓得自己是会被淹死的，很记挂着她的阿母，记挂着将要出世的孩子。此时天上皎皎的明月一切于吾无关似的仍是展着她的笑脸，放出她的万道金光，照遍沉沉无声的大地，只有河边的秋虫在唧唧地悲鸣着，好象为她唱着挽歌。

有一日，阿力哥又再托阿狗嫂替他物色一个可以供他蹂躏的小女人时，阿狗嫂有些伤感似的向他说：唉！阿力哥！你可晓得吗？可怜阿金死了！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六三号、三六六号，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十六日、二十三日、三十日、六月六日。

归 家

一件商品，在工场里设使不合格，还可以改装再制，一旦搬到市场上，若是不能合用，不称顾客的意思，就只有永远被遗弃了。当我在学校毕业是怀抱着怕这被遗弃的心情，很不自安地回到故乡去。

回家以后有好几日，不敢出去外面，因为逢到亲戚朋友听到他们“恭喜你毕业了”的祝辞，每次都会引起我那被遗弃的恐惧。在先几日，久别的家庭，有所谓天伦的乐趣，还不觉有怎样寂寞，后来过惯了，而且家里的人也各有事做，弟妹们，较大的也各去学校读书，逗小孩子玩，虽然快乐，但是要我去照管起他们，就有点为难了，当那哄不止地啼哭的时，真不晓得要怎样好，就不敢对孩子负着责任来，逗他玩又常把他弄哭，这又要受到照管孩子的责任者埋怨，所以守在家里，已渐渐感到无聊。

十几年的学生生活，竟使我和故乡很生疏起来，到外面去，到处都似作客一样，人们对着我真是客气，这使我很抱不安，是不是和市场上对一种新出制品不信任一样吗？又使我增强了被遗弃的恐惧。

我虽然到外乡去读书，每年暑假都曾回来一两个月，为什么竟会这样？啊！我想着（到）了，暑假所有学生尽都回来，在乡里的社会中，另外形成一个团体，娱乐游戏，仅有伴侣，自然和社会一般人疏隔起来。这次和我同时毕业共有五人，但已不是学

生时代无责任的自由身了，不能常常做堆（在一起），共作娱乐，而且又是踏进社会的第一步，世人的崇尚嗜好，完全是另一方面，便愈觉社会和自己的中间，隔有一条沟在，愈不敢到外面去，也就愈觉无聊。

在无聊得无可排遣的时候，我想起少时的朋友来。啊朋友！那些掷干乐（陀螺）、放风筝、捉蟋蟀、拾田螺的游伴，现在都怎样了？听讲（听说）有的已经死去。死？怎便轮到我们少年身上，但是死却不会引起我什么感伤，这是无人能够幸免的。有的在苦力小贩，这些人在公学时代^①，曾有受过奖赏的，使我羡慕的人，有时在路上相逢，我怕他们内羞难过——在我的思想里，以为他们是不长进的，才去做那下贱的工作——每故意回避，不料他们反很亲密地招呼我，一些也无羞惭的款式，这真使我自愧我的心地狭小。还有几个人不知得着什么机会，竟挣到大大的财产，做起富户来。有的很上进，竟跻到绅士班里去，这些人在公学时代，原不是会读书的，是被看轻过的，但是他们能获到现在的社会地位的努力，是值得尊敬。所以在路中相逢，我曾去招呼他们过，很想寒暄一下，他们反冷淡地，似不屑轻费宝贵的时间，也似怕被污损了尊严，总是匆匆过去，这样被误解又使我自笑我的趋媚来。以外还有好些人不曾看见过，善泗水的阿波的英雄气概，善糊风筝明的滑稽相，尤其是那“父亲叫阿爸”的，阿呆的失态，尚在我的回想里活现着。

在学生时代，每次放假回家，都怕假期易过，不能玩得畅快，时光都在娱乐里消耗去。世间怎样是无暇去观察，这次归来已不是那样心情，就觉得这世间，和少时的世间，很是两样了。

^① 公学时代——公学校时代。日据下台湾，教育也是差别待遇，小学校是为日本人子弟设的，公学校是让台湾人子弟就读的初级学校。

顶变款（样式、款式）的就是街上不常听见小铜锣的声音，这使我想起那卖豆花（豆腐脑）的来，同时也想起排个摊子在路边卖双膏润的，爱和孩子们说笑的卖咸酸甜（各式蜜饯的总称）的潮州老，常是排在祖庙口的甘蔗平，夜间那叫卖的声音，直听到里外路去的肉粽秋，这几人料想都死去了，总没有再看到，只有卖麦芽羹和卖圆仔汤的，犹还是那十几年前的人。

又有使我不思议的，就是在路上，不看见有较大的儿童，象我们时代，在成群结党地战闹着，调查起它的原因，是达到学龄的儿童，都上公学校去。啊！教育竟这么普及了？记得我们的时候官厅任怎样奖励，百姓们还不愿意，大家都讲读日本书是无路用（无用），为我们所当读，而且不能不学的，便只有汉文，不意十年来，百姓们的思想竟有了一大变换。

我归来了这几日，被我发见着一个使我自己宽心的事实——虽然使家里的人失望——就是这故乡，还没有用我的机会，合用不合用便不成问题，怀抱着那被遗弃的恐惧，也自然消释，所以也就有到外面的勇气。

市街已经改正，在不景气的叫苦中，有这样建设，也是难得，新筑的高大的洋房，和停顿下的破陋家屋，很显然地象征着二十世纪的阶级对立。市面依然是闹热，不断地有人来来往往，但是以前的大生理（生意），现在都改做零卖的文市（零售生意称文市，批发生意称武市）。一种圣化这恶俗的街市的人物，表演着真实的世相的乞食（乞丐），似少去了许多，几几乎似晓天的星宿，讲古场上，有几处都坐满了无事做的闲人。

这个地方的信仰中心，虔诚的进香客的圣城，那间妈祖庙，被拆得七零八落。“啊！进步了！怎样（怎么）故乡的人，几时这样勇敢起来？”我不自禁地漏出了赞叹声。我打算（以为）这是破除迷信的第一着手，问起来才知道要重新改筑，完全出我料

想之外。又听讲拆起来已经好久了，至今还是荒荒废废。这地方的头兄（领导人）们，真有建设能力吗？我又不惮烦地抱着怀疑。这一条路上，平常总有不少乞食，在等待烧金还愿的善男子善女人施舍，这一日在这路上，我看见一个专事驱逐乞食的人，这个人讲是（听说是）食官厅的头路（职业、工作。即在官厅里工作的），难道做乞食也要受许可才行吗？！

圣庙较以前荒废多了，以前曾充做公学校的假校舍，时有修理，现在单只奉祀圣人，就只有任它去荒废，又是在尊崇圣道的呼喊里，这现象不叫人感到滑稽，但是一方面不重费后人轰废的劳力，这地方头兄们的先见，也值得称许？！

是回家后十数日了，刚好那卖圆仔汤的和卖麦芽羹的，同时把担子息在祖庙口，我也正在那边看墙壁上的广告，他两人因为没买卖，也就闲谈起来。讲起生理（生意）的微末难做，同时也吐一些被拿（捉拿）去罚金的不平。我听了一时高兴，便坐到庙庭的阶石上去，加入他们谈话的中间。“记得我尚细汉（年幼、小孩），自我有了记忆，就看你挑这担子，打着那小铜锣，臃臃地在街上卖，不知今年有六十岁无？敢（可）无儿子可替你出来卖？”我乘他们讲话间歇时，向卖麦芽羹的问。

“六十二岁了，象你囡仔（小孩）已成大人，我哪会不老。儿子虽有两个，他们有他们的事，我还会劳动，也不能不出来赚些来添头贴尾。”卖麦芽羹的扞一扞须，这样回答我。

“你！”我转向卖圆仔汤的，“也有几个儿子会赚钱了，自己也致着（得着）病，不享福几年何苦呢？”因为他是同住在这条街上，所以我识他较详一点。

“享福？有福谁不要享，象你太老才可以享福呢，我这样的人只合受苦！”卖圆仔汤的答着，又接讲下去，“囡仔赚不成钱，做的零星生理，米柴官厅又当紧，拖着老命尚且开勿值（人不

敷出)，享福？！”

“现时比起永过（以前，昔日）一定较好啦，以前一个钱的物，现在卖十几个钱。”

“啊！你讲团仔话，现在十几个钱，怎比得先前的一个钱，永过是真好！讲起就要伤心，我们已无生命，可再过着那样的日子了！”

“永过实在是真好，没有现时这样警察……”

“现在的景况，一年艰苦过一年，单就疾病来讲，以前总没有什么流行病、传染病，我们受着风寒一帖药就好。现在有的病，什么不是食西药竟不会好，象我带（染上）这种病一发作总着（得）注射才会快活（舒适），这样病全都是西医带来的。”卖圆仔汤的竟有这样怀疑。

“哈！也难怪你这样想，实有好几种病，是有了西医才发见的，——你们孩子可曾进过学校无？”

“进学校？讲来使人好笑！”卖麦芽羹的讲。

“怎样？”

“我隔壁姓杨的儿子，是学校（指公学校）的毕业生，去几处店铺学生理，都被辞回来。听讲字目算无一項会，而且常常自己抬起身分，不愿去做粗重的工作，现在每日只在数街路石（无业游荡之喻）。

“我早就看透，所以我的团仔总不叫他去进学校，六年间记几句用不着的日本话？”卖圆仔汤的补足着讲。

“就是进学校，也无实在要教给我们会。”

“怎样讲用不着？”

“怎样用得着？”

“在银行、役场（日语，乡‘镇公所’）官厅，那一处不是无讲国语勿用得（不可以）吗？”

“那一种人自然是有路用咯，象你，也是有路用，你有才情，会到顶头（上面）去，不过象我们总是用不着。”

“怎样？”

“一个团仔要去食日本头路（给日本人做事），不是央三托四抬身抬势，那容易；自然是无有我们这样人的份额。在家里几时用着日本话，只有等待巡查来对户口的时候，用它一半句（一言半语）。”

“你想错去了，”我想要详细说明给他听，“不但如此，六年学校台湾字一字不识，要写信就着（得）去央别人。”卖麦芽羹的又抢着去证明进学校的无路用。

“学校不是单单学讲话、识字，也要涵养国民性，……”

“巡查！”不知由什么人发出这一声警告，他两人把担子挑起就走，谈话也自然终结。

原载于《南音》创刊号，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惹 事

一个二十左右的青年，虽（即）使他有一个由恋爱结合的妻，无事给他去做，要他安安分分守在家里，我想一定是不可能，况且又是未有娶妻的人。在这年纪上那些较活泼的青年，多会爱慕风流，去求取性的欢乐。但是我所受的道德教训，所得的性格熏陶，早把我这性的自然要求，压抑到不能发现，不仅仅是因为怕被笑做堕落青年。

不用讲不能去做那有益人生的事业，只是利益自己的事，也无可做。处在这样环境，要消遣这无聊的时光，只有趁着有闲阶级寻求娱乐，打球麻雀（麻将）是最时行，要去和他们一较输赢，却自缺少勇气。市街庙院、村庄郊野，都已行过，别无值得赏玩的去处。那末帮做家里的工作？这却又非所能，曾试挑过小时常挑的水桶水，腰意不能立直，便不敢再去试试较粗重的；小弟弟常被弄哭，都不亲近我，寻朋友去闲谈，谈得来的朋友，有谁象我闲着？看小说，尚在学校的时代，被课程所迫，每恨没有时间，常藏在衣袋里，带进教室去，等先生注意不到，便即偷读，现在时间余裕得过多，小说也看着到起厌。唉！真是无可消遣？——啊，打猎钓鱼，是，这不用去招伙伴，真是自由的消遣法。不过拥护人类权益的铕（日语，枪）器，我已失去所持的自由，而且平时没有习过，也使用它不来，只有钓鱼于我较合适。

啊！是，钓鱼去。

准备好钓竿靠架，便自己动手去炒香糠。钓的器具算备齐了，携着也就出门，却无带着鱼筐，这有点醉翁之意不在乎酒的做法。出了门不知到什么所在（地方）去好，一下踌躇，便行向愚村方面去。在街的末端流着一条圳沟，这所在是东面诸村庄入街的咽喉，市声走履，豁然杂沓，脱出这扰攘的包围，便看见竹围田圃，在竹圈里一口池塘贮满着水，微风过处，池水粼粼荡漾，反射着西斜日光，似呈着笑脸在欢迎我。这鱼池的主人，我与他有面识，也就不怕嫌疑，走向池岸上，在竹中寻一个较好的所在，移来几粒石头，铺好一个坐位，安好靠竿的架子，撒下香糠，钓上香饵，就把钓丝垂下去坐等鱼来上钩。正是炎暑的夏天，风来水面时凉，比食冰西瓜更快意，虽钓不到鱼，也足借以避暑。

“喂！这鱼池不许钓。”

……

“喂！臭耳人（耳聋）甚（是不是）？这鱼池不许钓！”

“怎样？不能钓？”

“不许钓就不能钓怎样？”

“团仔（小孩）兄！那用（何必）恶（凶）到这样？”

“你的主人啊？主人干吗？”

“我就是主人，要怎样？这鱼池已经贖（租）给我们养鱼。”

“你无有禁钓的告示，谁都好钓。”

“讲笑话，我就不准你钓。”

“你没有告示，我已撒下香糠，不许钓？你不是骗人来给你饲鱼？”

“讲恁话？谁叫你撒？”

“我要钓鱼啊。”

“我不许钓！”

“我偏要钓。”

“我就敢给你岸水（拨水）。”

“试试看！你不怕到池里去喝水？”

“放屁！”

“试看咧！”

泊泊泊，开始有泼水的飞溅声。

“好！你真要。”继之有愤怒的叫声。

“唉，啊！”惊喊声。

扑通，重物的坠水声。

“娘的！好，看你敢淹死我？”是复仇的狂叫声，啪啪啪，肉的搏击声。

扑通，再一次的坠水声。

“啊啊！娘的，死鲈鳢（死流氓）！着（就）不要走！”这是弱者被侮辱时，无可奈何，聊以泄愤，带着悲鸣的威吓。

“哈哈！好汉！怎也会哭？”嘲笑之后又有“喂！不要哭！拿几点钱去买饼喰！”的轻蔑。

“死鲈鳢。”

当这喜剧要开幕时，因为也有吵嘴的闹台锣鼓，所以围来不少观客，看看要动起真刀真枪的时候，有的观客便来劝阻，有的却兴高彩烈在拍手欢迎。武剧终于扮演下去，等到开幕，观客还不散去，随后便有评戏的议论。有的讲那团仔演得不错，这就是在讥讽我演了有些不应该，有的却直接在讲我的横逆。这也难怪，人的心本来是对于弱者劣败者表示同情，对于强胜者怀抱嫉妒和憎恶，对于理的曲直是无暇去考察。可是在这“力即是理”的天下，我看是受了不少冤枉，有几个认识我的，便在我难于下场的时带着不可思议的面容，来劝我回去，我也就很扫兴地把钓具

收起。

是将近黄昏的时候，我家里忽然来了一个访客，这访客象是带来很重大的事情，所以同时跟来不少好事的人，把门口围绕着，在等待看有什么值得他们开心的事发生。

“请问例！这里不是有一个叫做丰的？”

“有什么贵事？那就是小犬。”父亲不晓得什么事由，看见这款式，很有惊疑不安的脸色，虽然却也很从容地答应着。

“我也听讲是你的公子，所以专工（专程）来诉给你听，这事情不知道他有什么道理好讲？”这访客具有强健的身躯，没有被袖管遮去的两臂，露出很有气力的筋肉，讲话时两个拳头握得要流出汁来。

“哦！去得罪着你吗？我完全不知道，他是回来不久，罕（少）到外面去……”

“他去钓我们的鱼，我那个十三岁的团仔去阻止，他竟把伊推落池里去。”

“嘎！真有这样事？你怎么这样乱来？”

父亲带着微怒而又不相信似的声音转向我。

“他就是你的孩子吗？”我看见事情不是小可便抱定觉悟，面对着那访客，反问起他。

“你怎把他推落池里？”这句话很充分地含有问罪的口气。

“他泼我一身躯泥水，你自己没有问问看？”我也反问起他的责任。

“难道你以为打得过他，就把他推下去吗？”

“我替你教示（教训），你不喜欢吗？他那款乱来，没有教示，若是碰到别人，一定要受着大大的吃亏。”听着这句话，父亲似着了一惊，但是我却看见他在抑制着口角的微笑，一方那访客竟握紧拳头立了起来。

“多谢你的教示，两次落到水里去，喝了一腹肚水，你还以为不是吃亏吗？”看到形势这样紧张，围在门口的闲人中，忽钻出了几个人，竟自踏进我的厅里来。这几个人是和我家较有交陪(交情、交往)的，万一相打起来，很可助我一臂的健者，我的胆也就壮了许多。

“还不至淹死，有什么相干。”

“呸！乱来，给我进去！”父亲再也不能放任，再也不能没有一些教训的表示了。

“你不是读书人？你以为打得来就算数？”

“你的儿子无礼，你总不讲。”

“你不来告诉我？”

“你没有预先告示，我怎会识得他是你的儿子。”

“给我进去！”父亲又有了责任上的训话。

“你实在有些横逆，若碰到和你一样的人呢？”

那访客的气势，到这时候似有些衰落，话的力量已较软和。

“若会把我推下水去，也只有自认晦气。”

“不许开嘴！给我进去！”父亲真有点生气了。

“看我的薄面，不用理他，对令郎我总要赔个不是。”

“是咯，这样就可以了，恭叔也在责骂他。”几个闲人，便也插下嘴，给我们和解。

“他还以为我是可以欺负的。”

“少年人不识世故，休去理他，恭叔自己要教责就好了。”又是闲人的劝解。

“既然是相痛疼(疼爱)，总看我的薄面。”

“是咯！算了罢！”不管那访客怎样，几个闲人便硬把访客挽了出去。

“不过我不能不来讲一声。”那访客留了最后的一言。

“劳烦大家，真多谢。”父亲也向着人们表表谢意。这一次累到他老人家赔了不少不是，而我也受到教（连累到）母亲去代承受叱责，我晓得免不了有一番教训就早便闪到外面去，所以父亲只有向着我的母亲去发话。

“哟——哟——，咬——咬——”种菜的人拍手跺脚在喊鸡。

“娘的，畜生也会傍着势头来糟踏人。”喝喊既吓它不走，随着便是咒骂。

一群鸡母鸡仔在菜畑里觅食，脚抓嘴啄，把蔬菜毁坏去不少。这时候象是听到“咬”的喊声，有些惊恐的样子，“咽咽咽”，鸡母昂起头来叫两三声，似是在警告鸡仔。但是过了一少（些）时，看见没有危险发生，便又咽咽咽地招呼鸡仔去觅食。

“畜生！你真欺负人！”种菜的看用嘴吓不走，便又无可奈何地咒骂起来，愤愤地放下工作，向鸡群走去，却不敢用土块掷它，只想借脚步声要把鸡吓走。鸡母正啄着半条蚯蚓，展开翅膀咽咽地在招呼鸡仔，听到脚步声，似觉到危险将要发生，放下蚯蚓，走向前去，用它翅膀遮蔽着鸡仔，咽咽地要去啄种菜脚。

“畜生！比演武亭鸟仔更大胆。”种菜的一面骂，一面随手拾起一支竹刺，轻轻向鸡母的翅膀上一击，这一击才挫下它的雄威，便见它向生满菅草的篱下走进去，穿出篱外又咽咽地在呼唤鸡仔，鸡仔也吱吱叫叫地跟着走。

“咬——”种菜的又发一声泄不了的余愤。

这一群鸡走出菜畑，一路吱吱叫叫，象是受着很大的侮辱抱着愤愤的不平，要去诉讼主人一样。

大家要知道，这鸡群是维持这一部落（村庄），保护这区域里的人民幸福，那衙门里的大人（日据下台湾人对警察的尊称。）所饲的，“拍（打）狗也须看着主人”，因为有这样关系，这

群鸡也特别受到人家的畏敬。衙门就在这一条街上，街后便是菜畑，透（通往）菜畑内的路，就在衙门边。路边和衙门的墙围相对，有一间破菜厝（茅屋），住着一家贫苦的人，一个中年寡妇和一对幼小的男女，寡妇是给人洗衣及做针线，来养活她这被幸福的神所遗弃的子女。

这群鸡母鸡仔走到菜厝口，不知是否被饭的香气所引诱，竟把愤愤的不平忘掉，走入草厝内去，把放在桌下预备饲猪的饭，抓到满地上。鸡母咽咽地招呼鸡仔，象是讲着：“这是好食的，快快！”但是鸡母又尚不满足，竟跳上桌顶（上），再要找些更好的来给它可爱的鸡仔食。桌的边缘上放着一脚（只）空篮，盛有几片破布，鸡母在桌顶找不到什么，便又跳上篮去，才踏篮边，篮便翻落到地面去，鸡仔正在这底下啄饭，凑巧有一只走不及，被罩在篮内。这一下惊恐，比种菜的空口喝喊，有加倍效力，鸡母由桌顶跌下来，拖着翅膀，咽咽地招呼着鸡，象是在讲：“快走快走！祸事到了。”匆匆惶惶走出草厝去。

大人正在庭里渥（浇）花，看见鸡母鸡仔这样惊慌走返来，就晓得一定是有事故，赶紧把鸡仔算算看，“怎样？减去（少了）一只？”他便抬起头看看天空，看着有挟鸡仔的飞鸢，“那就奇，不是被种菜的扑死了吗？”大人心里便这样怀疑起来，因为这一群常去毁坏蔬菜，他是自前（本来，一直）就知道的，而且也曾亲眼看过。一面他又相信伊所饲的鸡，一定无人敢偷拿（偷捉）去，所以只有种菜的可疑了，“哼，大胆至极，敢扑死我的鸡！”大人赫然生气了，放下水漏，走出衙门，向菜畑去。

“喂！你仔（日本人对台湾人的贱称），你怎样扑死我的鸡仔？”

“大人，无，我无。”受着意外的责问，而且问的又是大

人，种菜的很是惊恐。

“无？无，我的鸡仔怎减去一只？”

“这！这我就不知。”

“不知？方才那一群鸡，不是有来过此处？”

“有……有，我只用嘴喊走它，因为蔬菜被毁坏得太多，大人你看！所以……”

“你无去扑它或掷它？”

“实在无，大人。”

“好！你着仔细（得小心），若被我寻到死鸡仔。”大人象是只因为一只鸡仔，不大介意，所以种菜的能得着宽大的讯问，虽然不介意，也似有些不甘心，还是四处找寻，粪窖，水堀，竹藪内，篱笆脚，总寻不见鸡仔的死体。

“老实讲，弃在何处？”大人不禁有些愤愤。

“大人！无啦，实在无扑死它。”

“无？好。”既然寻不到证据，哼！“扑死更灭尸”，大人只气愤在腹里。

大人离开菜畑，沿路还是斟酌，到那寡妇门口，被他听见鸡仔的喊救声，“嘎，这就奇，”大人心里很是怪呀，鸡仔声竟由草厝里出来，“出来时专想要去责问种菜的，所以不听见吗？”大人自己省悟着，他遂走进草厝内。厝内空空，并无人在，鸡仔在篮底叫喊，这一发见，使他很是欢喜，他心里想：“这寡妇就是小偷，可见世人的话全不可信，怎讲她是刻苦的人，自己一只手骨（手）在维持一家，保正甚至要替她申请表彰，就算好笑了。他又想到有一晚，自己提出几块钱要给她，竟被拒绝，险至弄出事来，那未消的余愤，一时又涌上心头。哈，这样人乃会装做，好，尚有几处被盗，还未搜查出犯人，一切可以推在她身上。”大人主意一决，不就去放出鸡仔，便先搜起家宅，搜查后不发

见有什么可以证明她犯案的物件，“大概还有窝家，这附近讲她好话的人，一定和她串通。”大人心里又添上一点怀疑，不相干，现在已有确实的物证，这一只鸡仔便充足了。他心里还不失望，就去掀开倒罩的空篮，认一认所罩是不是他的鸡仔，认得确实无错，才去厝边（邻居）问那寡妇的去处，既晓得是去圳沟洗衣，同时也就命令她厝边去召唤。

那寡妇呢？她每日早起就有工课（工作），料理给八岁的儿子去上学校，料理给九岁的女儿去烛仔店做工。两个儿女出了门，她才捧着一大桶衫裤去圳沟洗，到衫裤洗完已是将近中午，这时候她才有工夫食早饭。她每日只食两顿，俭省些起来饲猪，因为饲猪是她唯一赚钱的手段，饲大猪是她最大的愿望。

今早她照向来的习惯，门也不关就到圳沟边去。她厝里本没有值钱的物，而且她的艰苦也值得做贼仔人同情，所以她每要出去，总没有感觉到有关门的必要。要厝边来唤她时，衫裤还未洗完，又听讲是大人的呼唤，她的心里很惶惑起来。

“啥事？在何处？”她想向厝边问明究竟。

“不知，在你厝里。”厝边也只能照实回答。

“不知一是啥事呢？”她不思議地独语着。

“象是搜查过你的厝内。”厝边已报尽他的所知。

“搜查？啊？有什么事情呢？”她的心禁不住搏跳起来，很不安地跟厝边返去，还未跨入门内，看见大人带有怒气的尊严面孔，已先自战栗着，趋向大人的面前，不知要怎样讲。

“你，偷拿鸡有几摆（几次）？”受到这意外的问话，她一时竟应答不出。

“喂！有几摆？老实讲！”

“无！无，无这样事。”

“无，你再讲虚词。”

“无，实在无。”

“证据在此，你还强辩，”啪，便是一下嘴巴的肉响，“篮子掀起来看！”这又是大人的命令。寡妇到这时候才看见篮子翻落在地上，篮里似有鸡仔声，这使她分外恐慌起来，她觉到被疑为偷拿鸡的有理由了，她亦要看它究竟是什么，赶紧去把篮子掀起。

“啊！徼幸（可怜）哟！这是哪一个作孽，这样害人。”她看见罩在里面是大人鸡仔，禁不住这样惊喊起来。

“免讲！鸡仔拿来，衙门去！”

“大人这冤枉，我……”寡妇话讲未了，“啪”又使她嘴巴多受一下亏。

“加讲话（多话），拿来去！”大人又气愤地叱着。她绝望了，她看见他奸猾的得意的面容，同时回想起他有一晚上的嬉皮笑脸，她痛恨之极，愤怒之极，她不想活了，她要和他拚命，才举起手，已被他觉察到，“啪”，这一下更加凶猛。她觉得天空顿时暗黑去，眼前却逆出火花，地面也自动摇起来，使她立脚不住。

“要怎样？不去？着（得）要缚不是？”她听到这怒叱，才觉得自己的嘴巴有些热烘烘，不似痛反有似乎麻木。她这时候才觉到自己是无能力者，不能反抗他。她的眼眶开始缀着悲哀的露珠。

“看！看！偷鸡的。”儿童惊奇地在街上呼喊噪着，我也被这呼声唤出门外。

“奇怪？这妇人怎会偷鸡？”我很不相信，但是事实竟明白地现在眼前，她手里抱着一只小鸡，被巡查押着走，想是要送过司法。我脑里充满了怀疑，“不是做着幻梦吗？”一面想把事实否定，一面又无意识地走向她的厝去。她的儿女还未回家，只有

几位厝边各现着不思议的面容，立在门前谈论这突然的怠事（事情）。

“是怎样呢？”我向着在门前谈论的厝边。

“讲她把鸡仔偷拿去罩起来。”有人回答我。

“是怎样罩？”

“讲是用那个篮罩在厅里。”

“奇怪？若是偷拿的怎罩在这容易看见的所在（地方），哪会有这样道理？”

“就是奇怪，我也不信她会偷拿鸡。”

“这必有什么缘故，鸡仔当不是自己走进篮去。”

我因为觉得奇怪，就走进厅里看看是什么样。厅里那个篮还放着，地上散着几片破布碎，地面也散有不少饭粒，篮里也还有布屑，桌面上印着分明的鸡脚迹。由这情形，我约略推想出鸡仔被罩住的原因，我便讲给她的厝边听，大家都承认有道理，而且我们谈论的中间，有一个种菜的走来讲他的意见。他讲：

“这样事，实在冤枉了。”

“怎知道她是冤枉？”我反问种菜的。

“这群鸡先是在我的菜园觅食，蔬菜被踏死得很多，所以我把它赶过去。”

“你看见鸡走进她的厝里？”

“鸡走了我就不再去看，但是大人失去了鸡仔，疑是我扑死它，曾来责问我。”

“你报给他鸡走进这厝里来吗？”

“没有，这是他自己看到的，但是那寡妇去洗衣是在先，鸡仔被我赶过去尚在后。”

“你确实知道吗？”

“她去洗衣是我亲见过的。”

由这证明，愈坚强我所推想的情形，是近乎事实的信念。

“对于事情不详细考察，随便指人做贼。”我一面替那寡妇不平悲哀，一面就对那大人抱着反感，同时我所知道这几月中间他的劣迹，便又在我脑里再现出来：“捻灭路灯，偷开门户，对一个电话姬（日语，小姐）强奸未遂的喜剧，毒打向他讨钱的小贩的悲剧，和乞食（乞丐）撕打的滑稽剧”。这些回想，愈增添我的憎恶。“排斥去，这种东西让他在此得意横行，百姓不知要怎受殃。”我一时不知何故，竟生起和自己力量不相应的侠义心来。

“排斥？”怎会排斥他去，我一时想无好的方法，“向监察他的上司，提出告诉。”这能有效力吗？他是保持法的尊严的实行者，而且会有人可以做证吗？现时的人若得自己平安就好，谁要管闲事？况兼这又是带有点危险，诬告诡证这个罪名，还容易担得么？投书？这未免卑怯，想来总想不出好方法。

已经是隔日了，我们的保正奉了大人的命令，来调集甲长会议。“啊！这不是可以利用一下看？”我心里有了主意，便对着保正试试我的说辞。

“保正伯！那寡妇的事情，你想敢（岂、可）是真的！”

“证据明明，敢会是冤枉？”保正是极端信赖官府，以为他们的行为，就是神的意志，绝无错误，但是由这句话的语气，我已觉到保正对这件，也有点怀疑。

“在我想，鸡仔不上半斤，剖（杀）来也不能食，卖来也不值钱，她偷拿去有什路用，而且大家都晓得是大人饲的鸡仔，她哪会有这样大胆。”

“你讲得都也有点理气，但是……”

“这不单是推想的，还有确实的证据。昨早我曾去她厝内，

看是怎样情形，看了以后，我就晓得篮是放在桌顶，被鸡母跳翻落来，下面的鸡仔走不及，被罩住的。”

“事情怎会有这样凑巧？”

“菜畑的种菜的可以做证。”

“现在已经无法度（没办法）啦，讲有什么用？”

“讲虽然无用，但是这种人让他在，后来不知谁要再受亏呢？我自己也真寒心。”

“已经是碰到他，算是命里注定的……”

“不好来把他赶走吗？”

“赶走他？”

“是！”

“要怎样去赶走他？——他很得到上司的信任，因为他告发的罚金成绩占第一位。”

“我自己一个人自然是没有力量，你们若要赞成，便有方法。”

“什么方法，不相干（没问题、没关系）？”

“不相干！只要这次的会议，给他开不成，允当（稳当之误，必然、一定）就可以赶走他。”

“上司若有话说的時候呢？”

“这可以推在我的身上。”

“不会惹出是非来？”

“是非？那是我的责成。”

“要怎样才开不成。”

“就用这理由，讲给各人听，叫他不用出席。”

“别人不知怎样呢？”

“我去试看怎样，若是大家赞成，就照所讲的来实行。”

“这里很有几个要讨他好的人，若被漏泄，怕就费事。”

“自然，形势怎样，我总会见机。”

这次活动的结果，得到出乎预期的成绩，大家都讲这是公愤，谁敢不赞成？而且对于我的奔走，也有褒奖的言辞，这很使我欣慰。我也就再费了一日的工夫，再去调查他我所不知的劣迹，准备要在他上司的面前，把一切暴露出来。

一晚——这是预定开会的一晚，日间我因为有事出外去，到事办完，就赶紧回来，要看大家的态度如何。跨下火车，驿里（日语，车站里）挂钟的短针正指在“八”字，我不觉放开大步，走向归家的路上，行到公众聚会所前，看见里面坐满了人，我觉得有些意外，近前去再看详细，我突然感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哀，失望羞耻，有如坠落深渊，水正没过了头部，只存有朦胧知觉，又如赶不上队商，迷失在沙漠里的孤客似地徬徨，也觉得象正在怀春的时候，被人发见了秘密的处女一样，腴腆。现在是我已被众人所遗弃，被众人所不信，被众人所嘲弄，我感觉着面上的血管一时涨大起来，遍身的血液全聚到头上来，我再没有在此立脚的勇气，翻转身要走，这候忽被保正伯看见了，他便招呼我：

“进来！进来坐吧，你有什么意见？”他们正通过了给大人修理浴室及总铺（床铺）的费用，各保的负担分费，尚未妥当，这保正伯是首先和我表同意的。我听见他的招呼，觉得了很大的侮辱，一时兴奋（激动）起来便不管前后，走到聚会所的门口，立在门限上讲起我的意见来。我满腹怒气正无可发泄，便把这大人的劣迹横暴——暴露出来，连及这一些人的不近人情、卑怯骗人也一并骂到。话讲完我也不等待他们有无反驳，跨下门限，走向家里，晚饭虽不曾食过，这时候也把饥饿忘却去，钻进自己的床中乱想了一夜。

翌早我还未食饭，就听见父亲唤声（因为昨夜失眠，早上起来较晏），走厅里一看，那保正伯正和父亲对谈，看见我便笑

着问：

“你昨晚饮过酒么？”

“无，无有酒。”由这句问话我已晓得保正的来意了。

“你讲过的话，尚还记得？”

“自己讲得话，那便会忘记。”

“大人很生气，我替你婉转，恐怕你是酒醉。”

“我怕他！”

“你想想看，大人讲你犯着三四条罪，公务执行妨害，侮辱官吏，煽动，毁损名誉。”

“由他去讲，我不怕！”

“少年人，拢（都）无想前顾后，话要讲就讲。”父亲愤愤地责骂起来，以为我又惹了祸。

“你返来以后，我们大家和大人讲了不少话替你讲情，大人才……不过你须去向他陪一下不是。”保正伯竟然不怕被我想为恐吓，殷殷地劝说着。

“我不能，由他要怎样。”

“你不给我去，保正伯和你一同。”父亲又发话了，似有一些不安的样子。

“……”

“少年人，不可因了一时之气。”保正伯又是殷勤劝导。

“总不知死活，生命在人手头。”父亲又是骂。

我觉得这款式，对于我很不利，恰好关于就职问题，学校有了通知，我暂时走向岛都（指台北），遂入里面去向母亲要些旅费，不带行装，就要出门，来到厅里，父亲和保正伯尚在商量，看见我要出门，父亲便喝：

“要到何处去！”

我一声也不应，走出门外，直向驿头（日语，车站），所有

后事，让父亲和保正伯去安排。

原载于《南音》一卷二号、六号、九、十合刊号，一九三
年一月十七日、四月二日、七月二十五日。

丰 作

“发育这样好，无二十五万，二十万准有。”添福兄心里私自揣测着，农会技手（日语，技术员）也来看过，也奖赏我栽培去（得）好，会社（日语，公司。此处指糖业公司）也来计算过，讲无定着（说不一定）一等赏会被我得来。一想到一等赏，添福兄的嘴角，就禁不住要露出欢喜的微笑来。他一面私自笑一面还在继续着想，“粟（稻谷）现在虽然较起（起价，涨价），也即四十元左右。甘蔗一等五十四，二等五十二，甲当（每甲以……计），谁（当作，以……计）二等算，十八万、十八万五十二元，这就是九百三十六元。粟一甲六十五石，四十二元，也即二百七十二元，除去头家（老板、地主）的租金（地主还是以每甲地种稻谷的收成量计算地租），还有六百六十四元。豆粕（豆渣）八十块，磷酸十二包，共要一百五十多元。蔗种三万五，会社虽未发表，一种准五厘算，共一百七十五元。踏种自己的工可以勿算，除草三次，除去自己以外，尚要五十工（一人一工作天，叫一工），一工五角，共二十五元。防风的设准（备），竹、铅线，啊！这一项竟开（花、费）去三十二元外（多、余），自己二人还做去二十四工，水租八元半，采伐的时候，另要割蔗根的工钱，一万大约二元，一甲就要三十六元，这样算起来一甲还有二百元长（好处、利润）。我做这一笔二甲零，任他怎样去扣除，至少也有五百元赚，年终要给儿子娶媳妇的钱都便便（现

成的)了。”想到这里，添福兄的心内真是得意到无可形容。

“哈哈！微幸！今年的蔗价，在年头就发表，用旧年（去年）的粟价做标准，所以定得较好。以前逐年（每年）都会社赢去，做田人总了钱（亏钱）。哼！今年，今年会社准输，糖现在讲又落价，哼！”添福兄犹自一个人坐在店仔头，嘴咬着烟管，想到他的甘蔗好，价格也好，准赚钱，真象报复了深仇一样的畅快，嘴角不时笑到流下口沫来。

看看甘蔗的采伐期到了，蔗农们忽然大家都不安、都骚动起来，因为会社发表了新的采伐规则，在这规则里最要紧的是：

凡甘蔗有臭心的皆要削掉。

凡要纳人的甘蔗，蔗叶蔗根并附着的涂（泥土），须要十分扫除。

凡被会社认为扫除不十分的甘蔗，应扣去相当斤量，其应扣的重量，由会社认定。

蔗农们议论纷纷，总讲他们结论，都是一样地在讲会社起拗蛮。因为今年的粟价较有些低落，蔗价在年头定了有较好些，看见农民得有些利益，会社便变出脸来。蔗农们大家都不愿。不愿虽然在（是）不愿，却不知道要怎样，才能争回他们的利益，这时候专门扰乱社会安宁的不良分子，献身于农民运动的人，便乘着这难得的机会，出来活跃扇动。一些较不安分的农民，平时对会社就抱着不满，与及（以及）前年因为被强制插蔗，亏去了做息本，希望着今年要挣回些少本钱的农民，听讲有法度好计较，大家都走到他的指导下去。

会社也饲（豢养）不少爪牙，关于这起事，早就在注视蔗农们有什么举动，这规则会引起他们的不平反对，会社在先就有觉悟，所以也准备好对付的方法在等待着。

忽一早起（早晨），会社方在开始办事的时间，有一大群蔗

农拥到事务室（日语，办公室）去。会社虽然自早就在注意，但是这一举竟为爪牙嗅不到，出乎他们意料外，所以也就狼狽起来。有几个象是被推举的代表，进事务室去，要求工场长（厂长）会面，这时候他尚未出勤（日语，上班），事务员便有所藉口，暂时让代表们在应接室（日语，会客室）等待，便赶紧去告急，在惶急的时候，虽只一些时间，在他们已有重大的效用。

添福兄听着会社新定的采伐规则，也真不平，但是他却还自信他的蔗种去（种得）好。农会的技手、会社的技师，都讲他会得到奖励金，设使被会社怎样去扣除，当然不会扣至十八万以下，所以在添福兄自己，并不怎样失望。大家要去包围会社的时，他也不敢去参加，他恐惊（恐怕）因这层事，叛逆会社，得奖励金的资格会被取消去。他辛辛苦苦，用比别人加（多）三四倍的工夫，去栽培，去照顾，这劳力岂不是便成水泡。所以他总在观望，在等待消息，他的心里也在祝祷这次交涉，能有好结果。

等到过午才看见一大群人返来，问起结果怎样，大家也不知道，他们是被解散被驱逐，象羊群一般被几个大人押返来的。

“啊！竟劳动到官厅起来，”添福兄看见这款式，不禁在心里骇叫着，身躯也有些颤战，他本能地回想起二林事^①件的恐惧。

“代表们怎无返来。是被检束（日语，逮捕，拘留）去不是？”

“怎样便会被检束？”这句应答，带有鄙笑意。

“无？怎无看见？”

“还在和工场长交涉。”这句话才使添福兄惊惧的心，小可（稍为）镇定。

^① 二林事件——发生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彰化北斗郡二林的蔗农事件，赖和先生特为二林事件写了一首诗《觉悟下的牺牲》，请参阅本全集第 139 页该诗的注^①。

“以前是在奖励期中，会社不要怎计较，所以量约（只量大约的数，没有斤斤计较）。但是这几年来，会社真亏本——是亏到配当（日语，分红）去，每年配当总有二十成——所以就较认真一点，这是极当然的。譬论恁大家去买物，要买好的也（或）要买坏的？削去臭心，扣除夹杂物，不是极应该的吗？不过凡事可以商量，恁大家若讲这法度不好，也可讲究别的方法，照恁永过（从前）的惯例，大家来分糖也好，看恁怎样？”

这是在公正的官厅立会之下，被认为最合理的回答，也是代表们带返来给大家的，这次交涉的结果。

“分糖？这样糖价的时候，会社才讲分糖，分来要去卖给谁？不敢和他们辩论一两句？当代表干什么呢？”因为交涉是失败了，便有人骂起代表的无能来。

“干么！替恁去当西虏，在会社个个都恶爬爬（凶巴巴地），不认恁要加（多）讲几句？哼！你就晓得。恁较能干，何不做头前，闪在后面讲凉腔话（风凉话）。”这也难怪做代表们的愤慨不平。

“干！拢是那些人的（在）变鬼，叫人去死，自己一点也不敢露出头面。”又有对指导者发出攻击的毒矢。

“讲起来拢是组合（蔗农组合）的人不好，都无奈人何，偏要出来弄鬼。险（差一点）惹出事来，象二林那一年（一九二五年），不知害着多少人。”欠训练的民众，尤其是无理解的农民，讲话却似乎真有情理。

添福兄总是不失他的傍观态度，也不发表他个人的意见，他深信他会得到奖励金，自然他愿去和会社分糖，他是承认了新定的采伐规则。结局这规则不仅添福兄一人承认，到后来也不见有一个人讲要去和会社分糖。

这一场小骚动，算会社善于措置，只一些时便平静下去，过

不几日会社便动起工来，新闻纸上也看见这样记事。

· ××制糖××工场，自×月×日开廊（蔗廊）C区T区现在已经采收完了，其成绩去推定不远，产糖的步留亦佳，举以前未有的成绩，增加约有二成半。

但和这记事发表同时，C区和T区的农民，又很不平地呼喊起来，因为采收所得的结果，蔗作的成绩，和推定产额差去很远，约减有五分之二。平素是替会社奔走的甘蔗委员，这时也怀疑起来，“虽怎样折口，减去百分之五，已经是大大的影响了，何况减要（靠得将近）对半，岂有此理，削去臭心也不会削去那么多，这的确是磅庭在作祟，称量不公道。”他们不惜工夫，将另外一台甘蔗详细量过，暗做记号，和别的一齐给运搬机关车牵走去。经过磅庭，领出甘蔗单，这一意外，使两个甘蔗委员，也惊到吐舌来，差他们量过的约四千斤，那个种蔗的人看到这款式，不待委员的指示，便去请警察官来立会，要求重再磅看。再磅的结果和单上所记的斤量，依然一致，立会的警官面便变起来，那个种蔗的人却惊得面色死白，两个委员着实也不可议，便去讲给那警官听：

“这一台我们预先称量过，确差有四千斤。”

“马鹿（日语，糊涂，混蛋），你无看见，再磅的不是同样？”

“所以奇怪，我们是真详细量过，你看！这样一台向来总是在一万斤以上。”

“今年的甘蔗大概是较无糖分，所以较轻。”

“不是，到今日的成绩，步留（日语，步止或分留之误。成品利用率）讲增加有二成以上，糖分那会较少，而且臭的通通削

掉。”

“敢（岂、可）是这称量器有故障？”

“不一定，我们来试试看。”

两个甘蔗委员，和一个警察大人，便同时立到磅台上去，警察大人看到所量的结果，自己也好笑起来，三个人共得二十七斤。这时候他的先见已经证实，随时（立即）去和会社商量，这磅庭便临时停止使用，所有未磅过的一概移向别的磅庭，别的蔗农不知为什么缘故，要多费这一番手脚，多在埋怨，来到会社的农民，他们所最注意的，是蔗单和食券，磅过甘蔗的，各个人都在争先领取，食过中午，要赶紧返去做下半哺（下午）的工作。在面店仔食中午的时候，各个蔗农所谈论的一样是关于今年的甘蔗，怎会这样无重量的问题，讲各人虽然都晓得讲，却无一个人要去根究它无重量的原因。

添福兄的甘蔗已经全部采收了，他是极信着会社，领到蔗单，他自己不识字，却也不去请教别人看，待到要发钱的时候，始提到事务室去换手形（日语，票据）。他接到手形和一张计算书，忽然好胆（壮胆）起来，很恭敬地对着那事务员问：

“奖励金有在内么？”

“奖励金是另外授与的，你的单我看！”看过单那事务员便又对添福兄讲，“你的蔗，甲当尚不上十八万，那会有奖励金？”

“啥货（什么）？不上十八万？在品评的时，农会和会社的技手，都讲我的蔗种去真好，推定生产量当有二十五万，一等无的确（不一定有），二等是允（稳）有，怎样甲当不上十八万？”

“哦！这我就不知道，你返去问恁区委员。”那事务员笑着回答他，这笑使添福兄惶惑起来，不知道是笑他憨想，也（或）

是笑他什么，他已失去再问的勇气，面绷绷走出事务室，并那张手形是记有多少钱也没问明白。

“前借金七百四十元，”添福兄去拜托人给伊看计算书时，听见念着这一条，便一面想一面应答。

“这一条，有有。”

“肥料代（费用，代价）二百七十六元。”

“这一条，也有。”

“种苗代二百五十元。”

“啊！横逆一种正实算五厘。”

“利息共七十五元六角六。”

“怎么算？利息竟会那么多！”

“不知道！这单上所记的就是这款。”

“总共千三百四十一元六角六，甘蔗三十六万二千四百斤。价格千八百八十四元四角八，你领多少出来？”

“五百四十二元八角二。”

“着（对）啦，无差错。”

添福兄带着钱要去算还头家晚冬（秋收）的租金和米店的账，杂谷店的豆粕钱，一路上私自计算着，三七尾二十二石，一车二十二元算，须要一百七十六元四角六，豆粕说还有九十多元，“啊！”他这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被骗了，他想起委员来劝诱他加入竞作时讲的话，“肥要加下（多放）些，会社配出来的不够，要二十万以上的生产，要加下些”，“加下？”现在不是加了工更加了（多亏）钱？但也觉得这时反悔已经无用，也就不去想它，复算起他的账来，米店虽只二十外（多、余）元，三条总共已经二百八十余，扣除起来，只剩有二百六十元，后冬（下季）二甲余地的肥料粟种，掘蔗头、犁、驶手耙、刈耙，自己的工可以免算，播稻、除草，尚有到收成时，这五个月的春粮所费

（日常费用）呢？替儿子娶媳妇？啊！伊娘咧！添福兄想到这所在，摸摸带着的钱，就不忍便去算给别人，翻着头向他自己家里返去。

“添福兄！好空（走运，有钱）啦！领有一千多元无？”保正伯兼甘蔗委员晓得他领钱回来，便来收取自动车（汽车）的寄附金（捐款）。

“看见鬼！一千？也无五百。”

“怎样无？你的蔗敢（可、岂）不是有五十多万？”

“是咧！大家都讲有，怎样采收起来只有三十外（余、多）万？”

“嘿！着（这就）奇怪咯，是什么缘故？”

“都不知咧，伊娘咧！会社抢人！”

“现在我也不管怎样，那一条寄附金，你讲领了蔗金就要缴，也着（得）来完（付清）。”

“那一条？自动车的寄附金是么？你自己记落（下）去的，我不知道，我自早就同你讲没有。”

“不好这款，仅仅十元，你的甘蔗那样丰收，只提（拿）你奖励金的十分之一。”

“看见鬼，那有奖励金？”

“怎样？无？”

“奖励金？给你害到要去做乞食（乞丐），奖励金？”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九六、三九七号，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九日。

本文曾由杨逵先生译成日文刊载于东京出版的《文学案内》二卷一号（新年号），一九三六年一月。

善讼的人的故事

“先生！可怜咧，求你向志舍（舍，为搢绅子弟之称，犹言舍人也。）讲一声，实在是真穷苦，这是先生所素知的，一具薄板仔（棺材），亲戚间已经是艰苦负担，散人（散赤人，穷苦人）本无富户的亲戚，志舍这样家私（家产），少收五钱银是不关轻重，求你做好心，替我讲一声。”

“你我只隔一竹围，你的事情我那有不知，不过头家（老板、地主）有些脾气，我是他所用人，还是你去托一个相当的人来讲，五钱银他几嘴阿片（鸦片）就烧去了，应当是会允许。”

“林先生，除起你，还有什么人可拜托？草地人到这所在，不是有你在此，跨过户碇（门槛）都不敢，和他相当的人，要去拜托谁？总是求你做好心咧！”

“头家现在又正在‘午眠’，我又不能主意，你下晡（下午）再来，我替你讲一声看。”

“人是昨日（前天）就死去了，不能再放置下去，总求先生给管山的讲一声，让我们先去安葬，志舍醒来时若说不肯，总算让我欠些时，我当‘拍拚’（拚命）来清还，虽赚不到，儿子也须卖来还他，定不连累到先生。”

“啊！”林先生叹一下气，说：“无法度！好，我写张字你提去给管山的看，等候头家醒来，我替你讲看，不过这是不一

定，钱——你也着(得)去设法。”

林先生是被雇在志舍家里，替他掌管账目，和办理一切事务；听说是番社庄人，是不是生番的后裔，现在没有人晓得，但是他的性质却很率直果敢，当他遣走了来央求他的邻人之后，心里甚是不安，总在门前厝内，行来走去。

他想起头家对他讲的话来：“在有钱人的面前，因为想得些怜悯赏赐，人是什么都敢装做的。”他觉得这次的主意，在这款主人之下有一点不妥，同时又对主人唯利是视的行为生起反感。——“现今是钱的天下，有钱也就有名誉幸福，但是也须有无钱的人，才见得钱的威风；无钱的人，是要使有钱的享福快乐，才有他们生存的使命，神是为着有钱的人，才创他们的。”想到主人这样自鸣得意的态度，又钩起林先生不少的憎恶。

他觉得在这样主人之下服务，是真无趣，因为他自己也是无钱的人。但是再一反想，为着生活又不能就舍弃头路(工作)。这样想来想去，林先生也自己惘惘然不知要怎样了。

“喀喀喀。”

林先生惘惘然的意识，突被这咳嗽的声惊醒。他知是主人午睡已足，现在正发阿片的瘾头，他心里愈觉不安，方才那件事，要怎样向主人讲起，犹想无意见。

“林先生！过午听讲有一个草地人，来求免收他墓地的钱，你答应他了吗？”

志舍阿片过了瘾，出来外面，不待林先生讲起就先问起来，因为早已得到家里的人的报告。

“是，因为你还在睡眠中，不敢去搅醒你。我答应他先去埋葬，但又吩咐他钱随后就要设法提来交；不过我曾对他讲，头家是真有度量的人，我替你求情看，若头家欢喜，怜悯你穷苦，不收你的钱也不一定。”

“葬下去了罢？”

“不知道，大概葬下去了。”

“这样，头家让你做就好啦！”志舍显然有些不悦了，“怜悯？世间不是被这样虚诡的道德，弄得不象样？怜悯，狗才有这心情！”

“志舍！不要生气，我没有答应他不收钱，曾吩咐他下哺再来……”

“吩咐他带钱来吗？”

“是！”

“不带来要怎样？”

“让他欠一些时，他当会设法来清还。”

“你有记帐的工夫，我可没有设账薄的费用！”

“要是没有提来，我当代为赔出。”林先生也有些不服气了。

“你既然有钱可代赔，就不须来食头路(工作)了。”志舍也真生气起来。

“这头路，谁稀罕？！”

“哼！不稀罕？不稀罕就须走啊？！”

“走，有什么关系。”这时候林先生已忘记着(了)家里有靠他生活的人们。

“不再央三托四才算好汉。”

“哈！哈，笑话！”志舍在林先生的眼里已失去头家的尊严了，“我现在要问你，你靠什么能力，要占这一带山地？”

“嘻？你疯了，因为失去头路……”

“好头路？你的好抬举！闲话可以免讲！你若是看不破，不把山地舍弃，你总不会平安过日子。”

“你要吓谁吗？”

“你自谓有钱什么都不怕？好，试看姓林的手段！”

“狗屁竟也放得这样响。”

“空空斗嘴是无路用，我的薪水还有些未算，这是我的劳力所换来的，不是你的施予，我要同时提来去。”

以上是这故事的第一场面。

“林先生！这几日怎不见来？”

“前几日较有事情，此后就可以常来了。”

“较闲了吗？敢(岂、可)不是收冬啦？”

“我已经被辞退了。”

“怎样？志舍怎会辞去你？”

“因为一点点气，我也不高兴了。”

“富户家的头路，本不是易办；呼爷称舍，你也是唤不顺嘴，依原(还是)去开子曰店(书塾)较实在。”

“朋友预断我干不上四个月，但是勉强延到年外(一年多)。”

“是因为什么事？”

“因为墓地。”

“我的心中也是料想为着这层，实在每门墓地要五钱银，贫苦的人是提不起。”

“所以我想要来替他们出点力。”

“你有方法？”

“不过须拜托你帮帮忙。”

“我那有这能力？”

“就是有，所以要拜托你，详细我慢慢对你讲，总是求你方便，暂借你禅房住几日。”

“这有什么关系，只管住下去，不过我想提起官司是万万无

伊法(拿他没法的)。”

“哈哈！你免惊，我无那样蠢，现在官司是看钱的面上，靠官那有情理好讲，须借仗大众的力量。”

“怎样讲呢？”

“因为受到艰苦的全是提不起五钱银的人，世间富有的有几家？听到有人出来计较，一定会有同情。”

“也有些理由，但是我总替你不安心。”

这两个对话的人，一个当然是林先生，一个是和尚，地点是观音亭的禅房里。

观音亭，恰在市街的中心，观音亭口又是这县城第一闹热的所在；就这个观音亭也成为小市集。由庙的三穿进入两廊去，两边排满了卖点心的担头，“咸甜饱巧”，各样皆备，中庭是恰好的讲古场；叹服孔明的，同情宋江的，赞扬黄天霸的，惋惜白玉堂的等等的人，常挤满在几条椅条(长条板凳)上；大殿顶(上)又被相命先生的桌仔把两边占据去，而且观音佛祖又是万家信奉神的，所以不论年节，是长年闹热的地方。

后殿虽然也热闹，却与前面有些不同，来的多是有闲工夫的人，多属于有识阶级，也多是有些年岁的人，走厌了妓寮酒馆，来这清净的地方，饮着由四方施舍来的清茶，谈论那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情；而且四城门五福户的总理，有事情要相议，也总是在这所在，就是比现时的市衙更有权威的自治团体——所谓乡董局也设在这所在，所以这地方的闲谈，世人是认为重大的议论，这所在的批评，世间就看做是非的标准。

但是来这所在的人，虽然是具有智能的阶级，却是无财力的居多，因为有财力的乡绅，自有他妻妾的侍奉，不用来这所在消耗他的闲岁月。因为这样关系，这所在的舆论，自然就脱离了富户人家的支配，这些事情对于林先生的故事，也是真有影响。

志舍自林先生走后，平添了无数烦恼，这烦恼虽不是林先生作弄出来的，但以前确是未曾有过。怎样（怎么）一时百姓会不驯良起来，本来是交了钱，才去做风水，现在死人埋下去后还是交不交钱，管山的虽然去阻挡，大家总是不肯，甚至有时受到殴打。象我们这地方，有几万人的城市，一日中死的是不少人，全都是扛到山顶去埋葬，这是志舍一个真大的财源，现在看看要失去了，他怎会甘心，就仗着钱神的能力，去要求官府的保护。

不先不后，同这时候，林先生也向官府提出告诉去。告的是：志舍不应当占有全部山地做私产。他的状纸做得真好，一时被全城的百姓所传诵。大意是讲：“人是不能离开土地，离去土地人就不能生存，人生的幸福，全是出自土地的恩惠，土地尽属王的所有，人民皆是王的百姓，所以不论什么人，应该享有一份土地的权利，来做他个人开拓人生幸福的基础；现在志舍这人，没有一点理由，占有那样广阔的山野田地，任其荒芜墟废，使很多人，失去生之幸福的基础，已是不该，况且对于不幸的死人，又征取坟地的钱，再使穷苦的人弃尸沟渠，更为无理。所以官府须把他占有权夺起来，给个个百姓，皆有享用的机会，又可以尽地之利，是极应当的事，官府须秉王道的公平，替多数的百姓设法。”

这张状纸会被这样多数的人所传诵，就因为这意见是大家所赞成的，不单止是城里的人，就是村庄的做稿人，听着这事也都欢呼起来；多数的人——可以讲除起志舍一派以外，多在期待着这风声能成为事实，同时林先生也就成为大家所爱戴了。

本来百姓的愿望，不能被官府所采纳，因为百姓有利益的事，不一定就是做官人的利益，象林先生所提起的告诉，虽然是为着无钱的百姓们的利益，又不和官府的利益相冲突，但是做官人完全得不到利益，做官的是不缺少五钱银买坟地的钱，甚不以

林先生的告诉为是；一面志舍又在要求保护他的利益，究竟还是钱的能力大，所以官府把百姓们不遵向来的惯例，不纳志舍的钱，便讲是林先生煽动的，用那和谋反一样重大的罪名——扰乱安宁秩序的罪，加到林先生身上，把林先生拿去坐监。

百姓们听到这消息，可就真正骚扰起来了，尤其是大多数无钱的人，更较激昂。

“为着大家的事，把林先生拿去坐监，这是什么官府？”

“食我们大家的奉禄，却专保护志舍一家，食钱官！”

“打！打到志舍家里去！”

“打！打到官衙去！”

打！打！打去！

这喊声由观音亭口喊起，到县衙口已经是聚集了好几百人，有的冲进县衙把鼓乱撞起来，县大老爷原有些手腕，问到骚扰的因由，也不小胆怯，随时升堂。

“放出我们林先生来！”

“还我们林先生来！”

这些人看见大老爷坐堂，便一齐这样喊叫起来，形势真有点紧张。

“这公堂的地方不许大家喧哗！”

二爷把大老爷的话译给大家听，叫大家肃静。

“有什么事情，可推举几个人来商量，大家这样喧哗是办不成事。”

对大老爷这样的要求，大家一时失了主意，暂时转觉静默，有几个便自以为首事，走上公堂去。

“事情可以和这几位为首的人商量，大家请散去等待回复就好了，大家在此反有碍公事。”

二爷又替大老爷来叫大家散开去。大家虽不愿意，但受不住

衙役的催赶，便一齐退出县衙，又再聚集到观音亭口去。

但是等了好久，总不见那几个自以为首的出来，就使了几人去看看什么形势，回来的报告讲：

“县衙已经关起了大门，里面不听见有什么人声。”

这分明几个为首的人，也被关起来了。百姓们得到这消息，更加激愤，有的人便走进观音亭内，去讲究和县大老爷计较的方法。

隔日不单是城市的人，村庄的穷百姓也成群结队集到观音亭来，这条街直连到衙门口，尽被人塞满了；个个人的面上，都现着兴奋紧张的样子，真象战争就要开始一款。在这人群喧哗闹闹的中间，突然有“罢市！不关门的先抢他！”的喊声喊起来，不一时，街头传到街尾去，“乒乒乓乓”霎时间全街面的生理店（商店）皆把门上了锁：

“打！打进衙门去！”

喊声一起，县衙大门，便被撞开了。古早的百姓真是凶蛮，动不动是直接行动起来。永过（从前）的官也怕惹动了百姓，因为永过的做官人就视做官和做生理（生意）一样，总想由做来赚钱致荫子孙，所以常怕顶戴被摘去。象这样民众的骚动，已经不是几个衙门可以镇压得住，要去求协台派出兵队来那问题就大了。地方有了反乱，是关碍地方官的前程，这时候要保住做官的顶戴，只有对百姓让步，别无他法了。

林先生和那几位为首的人，虽然被众百姓的热情所解救，恢复了自由的身躯，但是他所提起的告诉，一些些也没有结果，一面林先生看见志舍雇来不少民壮，时时在巡视山场，没有纳他的钱，绝对不许埋葬，甘心把钱供给流氓罗汉，不肯对贫穷的人同情一点，愈使他愤慨；一面又被大家热烈的应援（声援）所激动，遂下了决心，似有不惜牺牲，要舍身干下去的觉悟。

上府城去，向道台告了一状，因为这也是志舍金钱的势力范围里，到底也是无法度。

“受到大家这样援助，我真感激，不过这去不知会成功不会？在我想：公道还未至由这世间灭亡，大众的穷苦，苍天是看到明明白白，一定会同情的，强横的若真没有果报，那样世间也就可知了！总是天道是难得讲，而且似乎可凭；原是尽我们的力量做去，若不成功也对得起自己。此去路程遥远，会得再和大家相见不会，亦属不可知；但是事情的结局怎样，大家自会得到消息。大家这样热诚，我真受不起！”

“林先生！保重：公道还未灭亡呢！”

“林先生太为难你了，一路小心！听讲他买嘱了不少歹人。”

“林先生不相干，歹人未至全无心肝！”

“林先生！保重！”

“林先生！林先生！……”

在这林先生的呼声里，开船的锣声快快快地响起来了。船家也烧起纸钱，帆也张满，风也正紧，一经拔起铁锚，乘着潮水，船就开向港口出去，鹿港到马尾（福州外港）原不须几日水程。

林先生到了福州，因为人面生疏，地头不熟，只得住到客店去。

有一日，林先生出去探听总督衙的门路，归来时经过茶楼门口，他亦听见茶楼是消遣的所在，不时有各种的人在出入，所以也就走进去，喝茶之外还想听点新闻；当他找到了座位时，听见人家正在谈论他的事，大概是载他的船，同时也把他的事运了进来，因为讲的人不认识他，便让他们插些枝叶，讲古似地谈论下去。

“听说他进省城来了，不晓得实在不实在？”

“实在的，有人和他同船来。”

“现在呢？”

“住在埠头客店里。”

“啊！有闲空儿，须来去见识这样一个人物。”

“要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同道。”

“实在须来去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物。”

这样逐（每）个人对他的仰慕，反使我们林先生不安起来，而且独自一人默默饮着茶，也觉无甚趣味，正想回客店去。

“先生！请我喝杯茶可以吗？”忽然受着这一个不相识的形状有似乞食（乞丐）的人乞求，林先生一时惶惑，应答不出；那个人却似很熟识，自去林先生对面坐下，便又问道：

“先生似不是本地的人？”

“是，贵地方是初到的。”

“听你的口音，是不是由厦门来的？”

“是由……”

“喂！”跑堂的看见座上有好客到，便来冲茶，那个人遂又吩咐说：

“有好的点心再拿两份来！”吩咐后又转问林先生，“是由台湾？来多久啦？”

“刚来不久。”

“有什么贵事？”

“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没有事情？”

那个人似不相信，随后又问：“先生是不是姓林？”

“是！贱姓林。”

“哈！啊！我知道了，一定是为着讼事来的。”

“……”林先生被他这话所吓，一时竟不知要怎样应他。

“不要恐怕，而且也不须满我，先生所要做的事，我已经得清清楚楚了，我一点亦不会妨碍先生。”

“嘎！嘻！”林先生只是强笑着，依然不能回答。

“不要紧，别人是不会注意到的，来这里喝茶的人，只会消耗光阴，说说笑笑，做不来什么事。”

“但是……”林先生还是踌躇着。

“喂！跑堂，拿开水来！”那个人一面唤跑堂，一面由怀中摸出一只小茶壶来，放到林先生面前去，珍惜地笑着对他道：“请先生看看详细，这一只壶就吞尽了我一份家财呢，哼！我先人遗留给我的田园厝宅，就尽装在这里。”

“这？是什么缘由？”林先生有些不自然的疑问。

“可不是？我平生别无嗜好，爱的只是几瓯好茶，什么珍贵的茶我都尝过，用的就是这个壶，用久了，茶的精华尽吸收在这壶里，先生！请打开壶闻闻看！”

“是么？”

当林先生俯下头刚要嗅嗅茶壶底味儿，跑堂已经拿来了热腾腾的一壶开水。

“对不住！先生！请让我泡茶。”

“还拿点糖来！”林先生忙抬起头来，一边醒（擤字之误）着鼻子，一边向跑堂叮嘱着。

“唔，先生！我拿去——”放下水壶，跑堂的准备着取糖去。

“不，用不着，这壶子就没放茶叶，单挪开水泡下去，已够香甜啦。”

好象要证实他那茶壶的好处，那个人连忙阻止着，一面又郑重地亲自拿起水壶来冲罐；然后，放下茶叶去泡。

一会儿之后，一缕缕茶烟，已从两人面前的小茶瓯里冒起来

了。

“这味儿你道怎样？先生！”那个人嗅了嗅茶烟，得意地向林先生说。

“唔，果然很好！”跟着，林先生也嗅了两下。

“我先问你，呈子送进去未？请相信我，设使（假使）你被我骗去，亦不过这一杯茶和一碟点心。”

茶入喉咙，那个人振作精神，又开始谈正经事了。

“还未送上去。”林先生似有了决心，相信这个形似乞食（乞丐）的，是可以讲话的人，遂坦白地对他讲，“正在思考，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的意思。”

“先生所想写的，请先讲给我听！”

“想先把大多数百姓的困苦讲起，然后才讲那土豪霸占那样广阔的地上，更使一般的百姓难堪。”

“这意思还不错，我有十六个字请先生写进呈子里去，我想当会使先生所写的增强了力量。”那个人遂用指头蘸着碗里的茶向桌面写着——“生人无路，死人无土，牧羊无埔，耕牛无草。”

林先生看见这十六字，心里大着了一惊，这正是他所想讲而想不出要怎样去表现的意思，遂紧紧地握住那个人的手道：

“先生！真真费你的关心了，先生贵姓呢？”

“哈哈！有没有效力，还不可知呢，问要做什么？”

“先生的指教，使我真有得益，而且坚强我的自信。”

“先生也不是为着谢礼才出来的，我算不白费先生的茶点就可以了。”

“总是求先生赐个名姓！”

“哈哈！”那个人不再讲什么，笑着走出去，林先生要挽留他亦来不及了。虽问到跑堂的亦不知道他是什么样人，而且讲是

不常见他来的，这使林先生惊疑了好久。

过了有些时候，我们的地方就得到林先生在省城打赢了官司的消息。志舍的山场自然是舍做公冢，牧羊放牛也不须再到大肚溪边去，穷苦的人也可以去拾些柴草；但是林先生的消息却是一向杳然，所以大家就疑是有什么意外的事，有人就以为是被他的对头（对手）买人陷害了。究竟如何？总无人知道，此后百姓的困苦，算已解除了，死的人也得了长眠之地。时日过久了，林先生的事也自然由大家的记忆中消失去。（这故事的大概，听讲刻在一座石碑上，这石碑是立在东门外，现在城已经拆去了，石碑不知移到什么所在，惹起问题的山场，还留有一部分做公冢。）

原载于《台湾文艺》二卷一号，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收录于《台湾民间文学集》，李献璋编，一九三六年五月。

赴了春宴回来

赴了春宴回来，我坐在人力车上，尽那个车夫拖着跑。这时，我已经有了六分醉意啦。

照例一些街灯、店铺、行人、狗和电柱……从我的身边向后跑。但我都象是一点也不觉得，盘旋于我脑际的，倒是一些红的唇，白的颈，水溶溶的媚眼；还有，是富于弹性的双乳和肥满的臀部……。

“哈哈！”不禁自个儿倒笑了起来。

因为我想起了刚才在酒席上演的一出滑稽的把戏来。

最叫我起兴味的，就是那雪发银须的焯舍（舍，搢绅子弟之称，犹言舍人也。）不是么？这老头子倒也风流，一搭上女子，总是那么兴致勃勃，嘿！我一看女给（女给，日语，指餐厅、咖啡馆等的女服务生、女招待。）兰子拿着筷子挟着一块肉塞进他落了牙齿的嘴，我就好笑起来。哈哈！那简直就象公公的同孙女们玩着一个样儿；他，焯舍却哈哈地笑起来了。

这直叫我联想到“老伯伯，你的须，白得太漂亮啦。”这一句幽默的话来。

但，少年家偏又有他一套新玩意。

那小潘倒尽同他心爱的年子在桌角边落那一片空地上，接着腰，碰着胸，在跳什么交际舞。啊！这是多么肉麻的一套玩意儿哟！两个身子紧凑着，摩擦着，不发电，谁信！

“再来一个。”

耳朵里，忽然响进这一声，抬过头一瞧，原来是那瘦个子拥抱着静子在亲嘴；那又是多写意的勾当，简直世上就只有他们似的亲热。哈哈！不是他的阉令綦严么？而他偏有这末浪漫的生活样儿？哦！

“严官府，多贼。”阉令无论如何，该没有施之阉外之力……。

“你输了么？”本在打瞌睡的全舍，忽地睁开眼问，“输了几拳？”

“……”玉子只管摇着头，象是懒得开口；她的脸颊，确有点儿红起来了。

“你想替她复仇么？”偏是胖医生使的挑战口吻：“来！有胆量就试试看”。

“好！来！两相好！”

报复，但，母训呢？一连输了三拳，喝酒。

哈哈！全舍可忍着疗疮的痛，把母亲的教训忘掉，直着喉咙把酒灌下去。呔！母训可违，瘦个子怎不可以忘掉阉令？

不由得又叫我联想起刚入座的事来了。

“不，对不住，我出门的时，家母是千叮咛、万吩咐，叫我千万不要喝酒，因为头上生这几个疗疮，还不太好……”。

“一杯，仅仅这一杯，大家喝的，你没喝也没有意思。”是做东的老三的好意。

“虽然，母令，叫我怎好违拗？

好模范，真真是个好模范，够使后生家做个样儿——是傍坐的高鼻子的吴样（日语，先生）在赞扬。

然而，现在，他终于喝下去了。为着女人，为着要替他心爱的女人……哼！这还有错么？帝王尚可以“不爱江山爱美人”，

何况母命，更何况阖令？——哈哈！我有两句诗了。

我便向着大家说，诸位请静一下，我有两句诗赠全舍，听听看！有切当没有？

“不是敢违阿母训，美人情重更难违。”好！好！大家拍着手。

人力车又是拐了一个角，但，什么地方？我可无心去想这条街的名儿。

“咖啡馆^①确是个好去处，只要有钱——”

一下子，我突又想起了自己来：是，自己不是被称为圣人之徒么？结局，一被邀进过咖啡馆，在肉香、酒香，还有女人的柔情、媚态的包围中，一次、二次……心也活啦。不是么？吃过了晚饭，总觉得失去了什么似的，心里头空空虚虚的，只是闷，就一直等到喝下酒，嗅嗅女给们的脂粉味，才算把空虚填平。

我又想起来了。刚才胖医生说说是暴露全舍的丑态：

“你还想君子么？笑话，其实，君子又何尝真心爱你……”

哈！也够暴露，我本想反问一句：

“铃子可真心爱你？”

还更是笑话，我还亲眼看见他偷偷地塞给她一纸五元的钞票呢。哈哈！他，胖医生就为的他心爱的铃子回去了，没对头发牢骚。

其实，谁又真心在爱谁，不是么？那爱子，能说不是为的钱才兜搭起我来？不然ノーチップ No tip她还识你？

铃，铃铃——车把手渐次放低下去。哦！已经是停在自家的

^① 咖啡馆——日据下台湾，一些所谓的时髦青年，经常聚在咖啡馆喝咖啡，有貌美的女服务生服侍，后来不仅喝咖啡，也卖酒、菜。但与旧时的“艺姐间”不同。当时咖啡馆，都念成变了音的KA-U-E，光复后，即演变成今天台湾的“酒家”。

门口了。——我的思路登时也被打断。

给了车赁（日语，车钱），转过身，想跑进去，喔！门给关上，我明白这是谁使的仙法了。

“唉！还酒臭，该死，晚上又要被吵一个整夜咯。”

我的心里头，不由得突然感到一点点冷气起来了。

作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日。原载于《东亚新报》新年号，可能是一九三六年元月。

诗

歌



觉悟下的牺牲

——寄二林事件的战友^①

觉悟下的牺牲，
觉悟地提供了牺牲，
唉，这是多么难能！
他们诚实的接受，

① 二林事件——彰化北斗郡下的二林等四庄的蔗农，一向受林本源制糖会社的压榨剥削。一九二五年元旦，二林举行蔗农大会，并于同年六月二十八日成立二林蔗农组合，参加蔗农四百余人。李应章、刘嵩甫、詹奕候等当选为理事。于同年十月对林本源制糖会社开始交涉，要求：甘蔗收购前公布收购价格；肥料任由蔗农自由购用；会社与蔗农协定甘蔗收购价格；甘蔗过磅应会同蔗农代表等五项。会社态度蛮横。十月二十一日派出所巡查带数名苦力刈取甘蔗，被蔗农组合员阻止，理由是会社尚未发表收购价格以前拒绝采收。十月二十二日远藤巡官率警官、特务、会社员、苦力大批人马来强行刈取，并挥刀扬威，引起冲突。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二时北斗郡召集警察百余人，星夜驰赴二林、沙山两庄，检举涉嫌者及蔗农组合干部，计八九十名，虐待凌辱非刑毒打。被送判刑者三十九人。被判者最高惩役一年，最低者四个月。组合领导人李应章被判惩役八个月。第一审中山检察官的论告，说是匪徒（抗日义军）平定后第一次大事件。请参阅《台湾民族运动史》，叶荣钟等著，自立晚报丛书编辑委员会，一九七一年九月初版。

使这不用酬报的牺牲，
转得有多大的光荣。

二

弱者的哀求，
所得到的赏赐，
只是横逆、摧残、压迫，
弱者的劳力，
所得到的报酬，
就是嘲笑、谪骂、诘责。

三

使我们汗有所流，
使我们血有处滴，
这就是——强者们
慈善同情的发露，
怜悯惠赐的恩泽！

四

哭声与眼泪，比不得
激动的空气、泻涧的流泉，
究竟亦终于无用。
风亦会静、泉亦会干，
虽说最后的生命，

算来亦不值钱。

五

可是觉悟的牺牲，
本无需什么报酬，
失掉了不值钱的生命，
还有什么忧愁？

六

因为不值钱的东西，
所以能坚决的抛去，
有如不堪驶的废舫，
只当做射击的标志。

七

我们只是一块行尸，
肥肥腻腻，留待予
虎狼鹰犬充饥！

八

唉，这觉悟的牺牲！
多么难得、多么光荣！
我听到了这回消息，

忽充满了满腹的愤怒不平，
无奈惨痛横逆的环境，
可不许尽情地痛哭一声，
只背着那眼睁睁的人们，
把我无男性眼泪偷滴！

九

唉，觉悟的牺牲！
觉悟地提供了牺牲！
 我的弱者的斗志们，
这是多么难能！
这是多么光荣！

作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原载于《台湾民报》八十四号，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流 离 曲^①

(一) 生的逃脱

澎湃！澎湃！
窸窣！窸窣！
澎湃的真相把海吹来，
窸窣地甚欲并山卷去，
溪水也已高高涨起，
森茫茫一望无际。

① 本诗创作背景，是所谓“退职官拂下（批售）无断（擅自、无许可的）开垦地”事件后，农民流离失所的悲惨史实。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止，台湾总督伊泽多喜男，以极廉价将三千八百八十六甲余的土地准由三百七十人的退职官员承购。

我们且看看当时《台湾民报》（三卷五号，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的社论：“对于台湾的退官者还有特别优待的必要吗？……”对于退官者中，经有五年以上在位而将来还要永远住于台湾的人，可得给垦官有原野森林的方法……退官后，官厅介绍入公共团体，或有将专卖事业给他们做养老的，如将这土地拂下更实行，便是国家只看重官吏的人，而轻视一般的人民，当作官吏的牺牲了。《台湾民报》又于第二年（一一三号，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发表论评“关于无断开垦，譬如在大肚溪沿岸的土地，原来是大肚庄农民的所有地，后来因被洪水流失，所以变作荒地。然以旧所有者再用种

猛雨更夹着怒风，
滚滚地波浪掀空。
惊惧、忽惶、走、藏、
呼儿、唤女、喊父、呼娘、
牛嘶、狗嗥、

混作一片惊号惨哭，
奏成悲痛酸凄的葬曲，
觉得此世界的毁灭，
就在这一瞬中。

死！死！死！
在死的恐怖之前，
生之欲念愈是执着不放，
到最后的一瞬间，
尚抱有万一的希望。

惨痛地，呼！喊！
无意识，逃！脱！
还希望着可能幸免。

种的方法，或种茅草或筑堤防，故得渐见浮复，现在的土地完全就是从前人民所有地的旧迹。虽然在法律上要种种的手续，但是对于再浮复的旧缘故地着手开垦，回复他们所有地，这是至当的事。……至于这回全然无视从前的关系和农民生活的安危，还敢反说是无断开垦，而拂下给退官者。……可是对于同一的土地，不容旧缘故者的请愿而许可给后请愿的无缘故者，当局这样的处置，不过是法权的威力下，教人民叫苦屈服就是了。但是要人民饿死这是不行。所以难怪农民兴起争议。……但是观察当局的态度，不但没有考究善后策，而反滥用警方威压，说要就早使退官者确立所有权，然后若发生争议就要以法律严办。请参阅《台湾民族运动史》，叶荣钟等著，自立晚报丛书编辑委员会，一九七一年九月初版。

死神已伸长他的手臂，
这最后的挣脱实不容易。

眼见得一片茫茫大水，
把平生胆力都完全失去，
要向死神手中，
争出一个自己，
这最后的挣脱真不容易！

救不得一个自己，
再无力顾到父母妻儿，
田畑只任它崩坏，
厝（屋）宅尽叫它流失，
浩荡无际
一片茫茫大水。

风收雨霁，溪水也退，
大树已连根拔起，
屋舍只留得几段墙基。
一处处泥泞沙石，
一处处漂木滞水，
惨澹荒凉，
笼罩着沉沉死气。

差幸一身尚存，
免给死神捕掳去，
财物一无遗留，

看生活要怎样维持。
不幸又被救得妻子，
啊！死只是一霎的伤悲，
活，平添了无穷拖累。

流离失所、何处得到安息？
田畑淹没、何处去种去作？
也无一粒米，
活活受饥饿，
 饿！饿！
自己虽搅得腹肚，
也禁不住儿啼哭！

（二）死的奋斗

感谢神的恩惠，
尚留给我一个肉体，
还算有些筋可卖，
 卖！卖！
要等到何时，
 要待何人来买，
纵幸运遇到了主顾，
也只够卖作终身奴隶。

经几次深思熟虑，
别想不出图存工具，
唉！死？真要活活地饿死？

死！尚觉非时，
也尚有些不愿意，
只好硬着心肠，
也只有捻转了心肝，
将这儿子来换钱去，
去！去！
好使儿子得有生机，
不忍他跟着不幸的父母，
过着艰难困苦的一世。

这是受不到妻子同意，
不用猜想就可知，
“仅有这个儿子，
任他怎样地丑恶，
也觉得可爱，
也可以自慰，
从未甘使离开过身边，
那忍卖给人家去？
死！一样逃不脱死！
饿死也愿在一处，
不忍他去受人处治，
看！看遍这世间，
有过谁会爱他人子？”

妇人的执着不难释，
要使到她了解明白，
石头上也自会发粟（长出稻谷），

这该是自己来决行，
这该是自己来负责。

救寒疗饥可无虑，
死的威胁也已去，
为什么？心绪转觉不安！
为什么？夜梦反自不宁！
一时时妻子的暗泣吞声，
不知不识，那儿子的
 临去时依恋之情，
到了深夜人静，脑膜中
这影响显得愈是分明。
拚尽所有生的能力，
忍受一切人世辛苦，
 只想找出生之路，
也只有借着这肉体上
 极端的困惫疲劳，
才会暂忘却
 刻在精神上的痛楚。

旷旷漠漠浊泥砂磧
高低凹凸大小乱石，
寻不到前时齐整的阡陌，
只见得波冲浪决的痕迹，
再无有树一株草一茎，
破坏到这样田地，
看要怎样来耕怎样来种！

徙！徙到他乡！
徙到那可耕可种
水甘土肥的地方，
行！行！

 只惜不知方向。

不可知的前途，
 暗黑得路痕不见，
眼前此世界，
 破坏得石荒沙乱，
这一片砂石荒埔，
 就是命之父母，
这一片砂石荒埔，
 就是生之源泉。

垦垦！辟辟！

 忍苦拚力！

一分一秒工夫，
 也不甘去休息。

锄锄！掘掘！

 土黑砂白，

开开！凿凿！

 石火四迸，

一分一秒工夫，
 也不甘去休息，

 忍苦拚力，

垦垦！辟辟！

只望能早成田，
那顾惜脚肿手裂？
只望能早成田，
敢爱惜流汗流血？
只任它砂灼日煎，
只任它雨打风掬。

（三）生乎？死乎？

阡陌筑得已很齐整，
田亩也垦到将要完成，
畑也已耕，田也已种，
稻仔叶青翠得欲滴，
蕃薯叶也青苍茂盛，
秋风是又凉又清，
秋空是又碧又净，
失了热焰的日头，
 只觉得和暖光明，
疲倦了的溪水，
 流得悠缓无声，
乌秋斑甲（斑鸠）时交鸣，
 秋田野是这样地幽静。

卖儿子的钱，已无多所剩，
瓮中粮米、吃也再无几时，
秋风凉了，身上尚是单衣，

哈！哈！

这几层已不用忧虑，
看！田畑里的稻仔蕃薯，
不仅足以救寒疗饥，
无定着（说不定）还有些赢余，
这草寮仔也想来修理。

几年来拚死的奋斗，
克服了不可抗的天灾，
到而今生活已有所赖，
只有卖去了的儿子，
还使我时时挂上心怀，
不知是否得到人怜爱？
不知是否有些长大？
不知是否犹象在我们身边，
那刁顽？那活泼？那乖呆？

砂石荒埔，

已再垦为良田，
风雨应候，

也做成了丰年，
手上的血经已拭净，
额上的汗也已晒干，

一些儿心愿将要实现，
幸福的路已在眼前，
生活已有了保障，

居处也得到平安。
这应不是幻像的反映？
这应不是梦里的欣欢？

时代是已经开化，
文明也放出了光华，
梦一般的世界早被打破，
遂造成了现代国家，
并创定尊严国法，
法的范围不容有些或跨。①

法本来就是公平，
它规定着，富户穷人一样，
不许睡在公园椅顶（椅子上），
为着国家谁也要遵行，
只可怜愚昧的百姓，
不断地踏上罪的路程。

静肃！庄严！
天道？公理？
是非的分割所，
善恶的权衡处，
在监察法得当否？

① 原诗在《台湾新民报》刊载时，只刊到“法的范围不容有些或跨”这一行，以下诗句应载于《台湾新民报》三三二号，但全部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开了天窗，被删去的诗句，编者从赖和先生后人处找到，在这里我们应该让赖和先生的《流离曲》全诗重见天日。

在主持世间正义？
这气象之阴森，
会使人股栗不已。

座上是威严的判官，
旁边是和善的通译，
台下是被疑的百姓。
悲怆！战栗！
如屠场之羊、砧上之鱼
绝望地任人屠杀割烹。

你怎敢？无断（擅自）开垦，
你怎敢？占住不肯退去，
你怎敢？把法律无视，
那几处田畑，那几处原野，
早就依照法的手续，
给与退職前官吏，
为保持法的权威，
本应该严重惩治，
姑且施恩格外，
使知道国家宽大处，
若犹抗命不迁徙，
就休怨法无私庇！

沉下去！沉下去！
坠落到万仞罪恶之渊，
任凭你，喊到喉破声竭，

也无人垂手一援。
粉碎了！粉碎了！
横格在时代巨轮之前，
任凭你，喊到喉破声竭，
也无人能为解脱。
痛苦罢！痛苦罢！
正对着吃骨饮血之筵，
任凭你，哭到眼泪成泉，
也无人替你可怜。

讲文化（文化协会）的空说要为尽力，
到而今不听见有些消息，
农组（农民组合）的兄弟们，一个个
被监视拘捕，活动无策，
大人们怒汹汹，恶爬爬（凶巴巴），
不断地来催催迫迫，
从顺惯了的我，
禁不起这般横逆。

收拾起孤伶伶的一身，
累人妻子让她永远沉沦，
羞！羞！
羞见弃于死神，
遂尝到重倍（加倍）的苦辛，
瘦尽我一身肌肉。

把田畑阡陌开垦得齐齐整整，
流尽我一身血汗，

把稻仔蕃薯培养得青苍茂盛，
眼见得秋收已到，
让别人来享受现成，
这就是法的平等！
这就是时代的文明！

这么广阔的世间，
就一个我这么狭仄，
到一处违犯着法律，
耕一处抵触着规则，
耕好了田却归于官吏，
种好了稻竟得不到收获，
这么广阔的世间，
就一个我怎这样狭仄。

天的一边，地的一角，
隐隐约约，大旗飘扬，
被压迫的大众，
被榨取的工农，
趋趋！集集！
聚拢到旗下去，
想活动于理想之乡。

去！去！

紧随他们之后，
我怎生这样痴愚！
怎甘心在此受尽人欺负？

去！去！
紧随他们之后，
尚有强健的脚和手，
且有耐得劳动的身躯。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二九——三三二
号，一九三〇年九月六日、十三日、二十日、
二十七日。

生 与 死

生、啊！真不容易。
生、嘻！有甚艰难？
有人幸福到使人妒羨，
有人不幸到自己可怜。
这敢（岂）是命运所注定？
这敢是勤奋所由判？

有苦乐悬殊的业佃，
有斗争不息的劳资，
有筑路的夫役，
 有汽车中的绅士；
有衣锦的贵妇，
有织机畔的女子。

死、啊！光荣，
 天乎！可惜。
死、哈！应该，
 天呀！欣幸。
这敢是生命有差等？

这敢是爱恶所判定？

一样是战场上的伏尸，
有叛逆的天诛，
有神圣的战士；
一样是刑台上的囚犯，
有尊贵的帝班，
有下贱的小贩。

血性的男儿，
生要尝到生的真味，
生、便忍受得
一切生的不幸，
生、要享受尽
所有生的幸福。
不幸、万不甘
供献自己去做牺牲。
幸福、更不愿
建在别人痛苦之上。
血性的男儿，
生要尝生的真味，

血性的男儿，死则死耳，
要它什么意义？
死、不须他、嗟叹怜惜，
死、不管他、欣喜庆幸；
死、死在病榻之上，

这是男儿的耻辱。
死、死到铙（枪）剑之中，
这是男儿的败亡。
时间无不得不死的时候，
心灵有生之厌倦的念头，
血性的男儿，死便死去，
要它什么意义？

作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原载于《台湾新生报》三四一号，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新 乐 府

一

米粟（米谷）巢无价，青菜也歹卖（难卖），
饲猪了（亏）本钱，鸡鸭少人买；
赚喰（谋生）非快活（容易），种作总艰计，
官厅督促紧，纳税又借债。

二

街头有小贩，赚喰真可怜，
一见警察官，奔走各纷然；
行商如做贼，拿着便要罚，
小可讲情理，手括再脚踏。

三

景气尚未歹，赚喰已不易，
头嘴（待养的人口）六七人，逐日拚到死；

妇女相帮助，始得可支持，
草笠无价数，草席也便宜；
所人不供出，做工无块（无处）去，
派到人夫钱，何处去借起。

四

前年好景气，生理（生意）大赚钱，
夜夜上酒楼，快乐真无比；
一旦景气歹，亏损无所余，
有或要关门，有或着（得）整理，
银行讨利息，税金期限至，
债主尤讨紧，不肯减分厘，
货物任抄封，只好馊头味。

五

百姓虽艰苦，做官颠倒（反而）好，
物价皆下落，给俸又升高，
日日多罚金，年末多慰劳，
民间有欠帐，不敢对伊讨。

原载于《台越新民报》三四三号，一九三〇年十二月
十三日。

农民谣

(一)

风吹雨打，
水浸日晒，
一年中、辛辛苦苦，
只希望
 稻仔好、
 粟价高、
这辛苦、也即有补所。

(二)

碎米蕃薯，
菜脯咸鱼，
一年中、俭俭省省，
只希望
 好收成、
 无疾病、

这俭省、也即有路用。

(三)

六月大水，
秧仔淹没，
等待到、大水退干，
又不幸
 圳头崩、
 圳水断、
浸不死、也被日曝烂。

(四)

十月收冬，
只有四成，
这只足、地主租额，
留下来
 刈稻工、
无肥粪钱、怎得去开支？

(五)

晒干鼓净（读滤），
地主赶到（读较），
一大堆、被他犍走，
只剩些

风鼓尾、
二槽头、
看怎会、维持到年兜？

(六)

簸刈布店，
菜架猪砧，
无一位、肯再除欠，
又兼得
 这景气、
 无块借、
只好把、食衣来缩减。

(七)

期限要过，
当头当尽，
纳不完官厅租税，
又被他
 收税官、
 来催促、
骇怕得、真象犯着罪。

(八)

农会豆粕，

圳雾水银，
怎参详（商量）、也不允准，
差押官
 牵去牛、
 拿去猪、
鸡鸭鹅、一齐
拢总去。

（九）

不勤不俭，
怕受饥寒，
几年来、勤勤俭俭，
也依然
 妻不饱、
 儿不暖、
自叹命、受苦敢谁怨。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四五号，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

灭 亡

去！去！
无聊不用愁叹！
世间尽有欢乐的去处。
去！上酒楼去！
酒楼上只充满些肉臭，
窒得人喘不出气。

去！去！
无聊不用凄悲！
世间尽有排遣的工具，
去！去享受些温柔，
去！去找爱的伴侣。
爱？爱神早已弃我，而遗
这无聊极的人生，
这厌倦了的生命。
死，未经经验的死，
人生最后的这一事，
牵惹我多大憧憬。

死，死有方法无？
这一具强健的体躯，
又兼悟彻了养生主，
数年间无疾病无灾，
恐怕终把此志来辜负。

虽说还有自杀一途，
会许触犯着耶稣，
走不上到天国之路，
且难免有些痛苦，
又要惹下人邪推妄度。

死神！我请愿你，
现在也只能请愿你，
请你惠给我一些慈悲，
让我俯伏到你脚下去，
我愿意做你忠诚的奴隶，
请勿把我弃遗。

死神！应许我？
一定的应许我！
啊！我听到了，
听到了死神的回答。
定会指给我行进之路。

你这卑怯的人类！
你这懦弱的庸夫！

我的支配下
没有卑怯者的位置，
我的权威下
不许庸懦者来沾污。

等！等待自然的灭亡，
你的生的时光，
你的蒙羞受辱，
此后还是久长。

等着！卑怯的奴隶，
等！等待自然的灭亡。

作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四七
号，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

南国哀歌^①

所有的战士已都死去，
只残存些妇女小儿，
这天大的奇变，
谁敢说是起于一时？

人们最珍重的莫如生命，
未尝有人敢自看轻，
这一举会使种族灭亡，
在他们当然早就看明，

① 本诗为哀悼雾社事件而作。雾社事件发生于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七日，雾社山地同胞，利用当地日本人都集中到公学校去看一年一度的运动大会，上午九时，日本国歌唱到一半时，起义的山胞冲进了大会场，开始了他们的反抗暴政行动，三百多名山胞杀死了一百三十六名日本人。台湾总督即发出“讨伐”谕告，战争持续了二个月之久，日军以新式武器炮轰、飞机轰炸，甚至以毒瓦斯为武器。雾社山胞约死了百分之五十八（一千二百三十六名减至五百十三名）。请参阅《台湾番政志》，温吉编译，台湾文献委员会，民国四十六年十二月出版。“关于雾社事件”，王孝廉著，《夏潮》月刊一卷七期、八期，民国六十五年十月一日、十一月一日。

原诗分上下二段，分别刊于《台湾新民报》三六一、三六二号。下段仅刊出六行，至“也自隆隆地替它号令”这行止，以下尽被删除，即被日本帝国主义新闻检查人员挖了天窗，报上留下一大块空白。

但终于觉悟地走向灭亡，
这原因就不容妄测。

谁敢说他们野蛮无知？
看见鲜红的血
 便忘却一切欢跃狂喜，
但是这一番（这一次）啊！
明明和往日出草有异。

在和他们同一境遇，
一样呻吟于不幸的人们，
 那些怕死偷生的一群，
在这次血祭坛上，
 意外地竟得生存，
便说这卑怯的生命，
 神所厌弃本无价值，
但谁敢相信这事实里面，
就寻不出别的原因？

“一样是歹命人！
 赶快走下山去！”
这是什么言语？
这是什么含义？
这是如何地悲凄！
这是如何地决意！

是怨是仇？虽则不知，
是妄是愚？何须非议。

举一族自愿同赴灭亡，
到最后亦无一人降志，
敢(岂是)因为蛮性的遗留？
是怎样生竟不知其死？

恍惚有这呼声，这呼声，
在无限空间发生响应，
一丝丝凉爽秋风，
忽又急疾地为它传播，
好久已无声响的雷，
也自隆隆地替它号令。

兄弟们！来一来！
来和他们一拚！
凭我们有这一身，
 我们有这双腕，
休怕他毒气、机关枪！
休怕他飞机、爆裂弹！
来！和他们一拚！
兄弟们！

 凭这一身！
 凭这双腕！
兄弟们到这样时候，
还有我们生的乐趣？
生的粮食尽管丰富，
容得我们自由猎取？
已辟农场已筑家室，

容得我们耕种居住？
刀枪是生活上必需的器具，
现在我们有取得的自由无？
劳动总说是神圣之事，
就是牛也只能这样驱使，
任打任踢也只自忍痛，
看我们现在，比狗还输！

我们妇女竟是消遣品，
随他们任意侮辱蹂躏，
那一个儿童不天真可爱，
凶恶的他们忍相虐待，
数一数我们所受痛苦，
谁都会感到无限悲哀！

兄弟们来！来！
舍此一身和他一拚！
我们处在这样环境，
只是偷生有什么路用(用处)，
眼前的幸福虽享不到，
也须为着子孙斗争。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六一号、三六
二号，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五月二日。

思 儿

每当我见到人家的小孩，
总禁不住要激起一阵阵悲哀。
暖哟！我心爱的芳儿哟！
要是你还活在这世上，
不知现在会如何地长大！

每当我见到人家的小孩，
总禁不住要使我忆起仁慈的父爱。
暖哟！我心爱的芳儿哟！
你怎么这样硬着心肠从爹娘的怀抱里挣开？
任我如何呼喊，
连一些些影儿也不见回来。
每当我见到人家的小孩，
更禁不住要使我联想到过去的历来。
暖哟！我心爱的芳儿哟！
你那憨笑的脸庞，
你那啼哭的声音，
到现在，
还历历地在我眼前耳畔徘徊。

唉！我心爱的芳儿哟！
你哭时的可怜，
你笑时的可爱，
虽仅仅是如昙花一现，
也永不会从我的脑里跑开。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七〇号，一九三
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低气压的山顶（八卦山）

天色是阴沉而且灰白，
郊野又尽被霾雾充塞。
远远地村落人家，
辨不出有鸡狗声息；
脚底下的热闹城市，
也消失了喧腾市声。
眼中一切都现着死的颜色，
我自己也觉得呼吸要停。
啊！是不是？

世界的末日就在俄顷。
山哟水哟！树林岩石哟！
飞的哟！走的哟！
巍峨的宫殿哟！
破陋的草屋哟！
痛苦的哀号哟！
快乐的跳舞哟！
胜利的优越者哟！
羞辱的卑弱者哟！
善的哟！恶的哟！

所有一切——生的无生，
尽包围在唳唳风声里，
自然的震怒，
似要把一切都毁灭去。

扩漠漠的园圃，
一叠叠绿浪翻飞，
啊！这是饱浆的甘蔗。
平漫漫的田畴，
一层层金波涌起，
啊！那是成熟的稻仔。
种田的兄弟们哟！
想你们镰刀早已准备？

广阔的海洋之上，
雪山般的怒涛，
一座一座掀起碰碎，
那声浪直冲破重叠空气，
震撼我聋去了的双耳。
啊！樯欹、船破，
那些讨鱼的人们归来未？

一只飞鸢翱翔云里，
似要将它健翼战风一试，
投入风的旋涡之中，
只见它把两翼略一斜欹，
便再高高地冲上飞去，

那傲惯的睥睨，
真是无些顾忌。

树林中一只小鸟，
忽地敛着双翼投入草里，
惊起了一匹白兔，
慌慌忙忙、跳跳跃跃，
似迷失了逃生去处，
在死的威胁之前，
鸢的嘴爪之下，
对着这自然的震怒，
一些也不知恐惧。

自然的震怒尚犹未尽，
不断地在呼呼叱叱。

云似受到了命令，
一层一层地向中空屯积，
云隙中几缕光明，
只剩些淡淡阴影；
日头已失尽威光，
天容变到可怕地浓黑。

风亦具有服从的美德，
只听到自然一叱，
就突破了树林的屏障，
飞越过山峰的阻隔，

踢翻碍脚的甘蔗稻仔，
拔倒高楼掀去屋脊。
噓噓地开始着回旋，
唬唬地激动了一切，
这么大的世间，
已无一块安静之地。

在这激动了的大空之下，
在这狂飙的回旋之中，
只有那人们树立的碑石，
兀自崔嵬不动，
对着这暗黑的周围，
放射出矜夸的金的亮光，
那座是六百九十三人之墓，
这座是铭刻着美德丰功。

云又聚得更厚，
风也吼得更凶。
自然的震怒来得更甚，
空间的暗黑变得更浓，
世界已要破毁，
人类已要灭亡，
我不为这破毁哀悼，
我不为这灭亡悲伤。

人类的积恶已重，
自早就该灭亡，

这冷酷的世界，
留它还有何用？
这毁灭一切的狂飙，
是何等伟大凄壮！
我独立在狂飏之中，
张开喉咙竭尽力量，
大着呼声为这毁灭颂扬，
并且为那未来的不可知的
人类世界祝福。

作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原
载于《台湾新民报》三八八号，一九三
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相思歌

前日公园会着君，
怎会即（这样）温存？
害阮心头拿不定，
归日（整日）乱纷纷。

饭也懒食茶懒吞，
困也未安稳，
怎会这样想不伸（开），
敢（可）是为思君。

批（信）来批去讨厌恨，
梦是无准信，
既然两心相意爱，
那怕人议论？

几回订约在公园，
时间拢无准，
相思树下独自坐，
等到日黄昏。

黄昏等到七星出，
 终无看见君，
风冷露凉艰苦忍，
 坚心来去困。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九六号，一
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呆囡仔（献给我的小女阿玉）

呆囡仔 不是物（东西）

一日食饱溜溜去

锄晓（不会）看顾恁小弟（恁：你的，你们的）

只管自己去游戏

呆囡仔 人是不痛你

呆囡仔 不是物

一日当当要讨钱

三顿不食使癖片（使性子）

四季桃来担担柑

呆囡仔 人是无爱碟

呆囡仔 不是物

爱穿好衫着较美

锄晓保惜顾清气（清洁）

染到涂粉满满是

呆囡仔 会食竹仔枝（挨打）

呆囡仔 不是物

无啥无事哭啼啼

哄骗不煞人受气（生气）
要叫不敢就较迟
呆囡仔 无拍物改变（无拍：不打）

原刊于《台湾文艺》二卷二号，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

祝晓钟的发刊^①

空空空空
曙光朦胧，东方已亮
勿再蜷缩在被窝中
留恋着迷离的残梦
起来起来
为要生存，总得劳动
水螺（汽笛）嘟嘟地在呼唤
隶属它的工人上工
拚命拚命
生命不绝，劳力不穷
因为着这一日的粮食
昨日的困倦早已遗忘
空空空空
日头欲起，云彩鲜红
农人们早到田中
犁头挂在耕牛肩上
战战兢兢

D 本诗抄赖和遗稿。

官厅要税，头家要粟（稻谷）

那顾得带霜的风冷
还计到冻裂的土硬

空空空空

响破云幕，放出阳光

驱逐走那夜的黑暗

人人还到光明之中

空空空空

诗情禅味，带月含霜

只怕这古代的逸响

不及塞连（汽笛）响远声宏

空空空空

坠落不惜，破裂何伤

人们已跳出了梦境

世间又再开始活动

忙忙忙忙

岁月不尽，劳苦不易

田里工事，还未终了

修补道路，又有徭役

作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可能刊载于《晓钟》创刊号，日期不详。

饲狗颌下的铜牌^①

饲狗颌下的铜牌

叮叮咚咚叮咚

得意地矜夸起来 他自慢（日语、自夸）地说

教我不敢相信我自己 叮咚

能力有这么伟大 叮咚咚

因得到我的保护

它的狗命始能存在

叮叮咚咚叮咚

才免被残暴的人们

横受着虐杀的悲哀

叮叮咚咚叮咚

终究我相信着自己 叮咚

能力是这么伟力 叮咚咚

下贱的东西 勿狂妄

珍珑珍珑珍珑

^① 本诗为赖和遗稿本诗可能作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因那一年四月，日本皇太子裕仁来台巡游，授台湾仕绅勋章，三等瑞宝章一人，四等瑞宝章一人，五等瑞宝章四人，六等瑞宝章五人。赖和先生可能有感而发，才写了此诗。

那么样——自夸自大
可不识人世间 珍宝
有了多少人们 珍宝
因为我 珍宝珍宝
得到多大的荣誉光彩
那拖牛做马的人们
始终不能得到我 珍宝
眼角一睐 珍宝珍宝
看得到听得着 珍宝
被虐杀的无辜 珍宝
刑讯场的死尸 草原上残骸 珍宝
虽说是死得应该
 珍宝珍宝
亦为着他的衣襟上
没有我许他佩带 珍宝
一块赤铜青绶的丸章
 珍宝 珍宝
嫉妒地辩驳起来
叮叮咚 珍珍珍 热烈的争论
叮咚咚 珍珍珍 忽溢满了一个海岛内
叮咚咚 珍宝珍 溢满了渺小的海岛内

随
笔
杂
文

无 题

明天是她结婚的庆典，可没有一点点东西表些祝意么？我心里想了又想、默默地想——

她会收起来吗？一定的，一定不敢拒绝。

但是，她如果收了起来呢，她能不能生起别一种的感觉？

是是——感谢呢？嘲笑呢？鄙薄呢？惭愧呢？怨恨呢？唉！总会使她澄虚的心海，漾起一缕缕的波纹，何用令她烦闷呢？不是诚意地祝她快乐祝她幸福吗？何必？

爱吗？憎吗？好吗？坏吗？

在她的脑膜里，总有我的残像站立的位置，不过会渐渐地由没而消灭罢！可是勿令她有那由潜在意识里再明了起来的一天！

一阵喧天的锣鼓，从前街过来，一双脚不由自主地把我的躯体，搬运到街上去。

“看热闹去啊！妈妈。”街上的孩子们走着在喊。

一阵惹人羡慕的很体面的娶新娘的行列，几十槿春槿已停在她家门前了。

金镯子、嵌宝石的指环、翡翠的颈饰、最时式的衣衫，“这些物件，当能使她满足、快乐，真的她已经满足快乐了！”我喃喃地独语着。他们呢？已把它一件件收进去，又把陪嫁的物件，一件件搬出来。

“陪嫁银两千块、妆奁田百亩。”看热闹的人们欣羨似地

说。

我看见这些，心里觉到一点慰安，她已得了一生的幸福了。

炮城燃着火了，鼓乐吹奏起来了，花轿抬出来了，我的眼睛皆花了。蓦然地一声声啜泣的音波，冲动了我的鼓膜，唤醒我懵懵的意识！

唉！她哭着呢！为什么哭泣啊！在恋念她父母吗！在挂念她兄弟吗！舍不得她住惯的房子吗？定不！她不是很快乐了吗？不是已开始她幸福的生的旅程吗？为什么哭着呢？逃不了做新娘的老例子吗？唉！我的脑筋又复迷惘了啊！

一样去年的园子，一样深绿的夏天，才经过一番的风雨，遂这么暗没啊！依旧这亭子，依旧这池塘，荷叶依旧的青，荷花依旧的白，可是嗅不到往年的芬香！找不出往年的心境！唉！我的心落到什么地方去啊！

“汝的父母说：‘汝是怎么轻浮不规矩，学业常不关心，实在是没有后望的孩子，汝哥哥呢？亦说汝不顾本分，只晓得花钱，不是个可栽培的子弟。’我很盼望汝留心一点，勿落人家笑话！”

她殷勤恳切劝戒我的言语，音波还在我鼓膜里颤动着。现在她亦把我当做是靠不住的青年了。方今的世上再没有人承认我也是个青年分子，简直做人不成了！

依旧这亭子！依旧这池塘！

坠入这被咒咀的世界，
留得知觉吃的生着在！
虽永绝了阿母的慈爱，
失去了兄弟的期待，

被全数的人们所外（排），
亦感不到这样痛苦悲哀。
我忍住泪珠吞下哭声，
恭敬地接受神的奖品，
自愿意做恋爱的奴才。

炎日渐渐地昏着，
凉风丝丝地吹着，
云阴慢慢地移着，
池水粼粼地闪着，
无限自然的背景，
映到了我的眼睛，
总觉着凄凉惨淡，
似向着这劣败者，
表示她的吊慰和同情！

鲜丽的野花仙是（似）在怜我——

被厌弃者的孤零！

特地里放出沁肺的温馨，
枝梢的新蝉似是能解我——

被厌弃者的惨戚！

亦唱她爽耳的歌声，
使我心里恍惚得到光明，
觉到我已经成了可怕的，
一个模范与一个定则，
要现身给所有愚人们看个清。
我也曾有过十二分，

放在恋爱上的真诚。

作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日。原载于
《台湾民报》六十七号，一九二五年八
月二十六日。

答复台湾民报特设五问

一、目今政治上急要施設的事项。

答：省略。

二、五年以来发生的重要事项。

答：1.对会议请愿者的经济压迫，月给（月薪）生活者的减首（解雇、革职），因此乃知为政者的哀（胸）襟，促起吾人多大的觉悟。

2. 摄政官（即昭和裕仁天皇，当时还是皇太子）之御幸台（一九二三年来台巡游），一面证明台湾统治的成功，一面证明吾们的驯良易治。

3. 共学制（日、台人共学制）施行，因此台南商专被废，台湾医学校被灭。

4. 拷问致死事件发生，吾人生命的价值被裁定。

5. 文学革命之呼声渐起，新旧思想之冲突日烈。

三、希望民报多记载的事项。

答：有台湾色彩的文学，世界思潮学术的介绍。

四、希望勿记载的事项。

答：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学。

五、其他对本社的希望。

答：充实内容，增加页数。

原载于《台湾民报》六十七号，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答复台湾民报设问

一、保甲制度当“废”呢？当“存”呢？

答：存。我们生有奴隶性，爱把绳索来自己缚束，若一旦这个古法废除，则没有可发挥我们的特质。

二、甘蔗采取区域制度当“废”呢？当“存”呢？

答：存。我们是资本家饲的走狗，若这特权丧失，连我们这做走狗的，恐怕也没有啖饭处。

原载于《台湾民报》八十六号，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

不论什么事，无过于比较研究的趣味，所以这种工作我绝不厌倦，尤其是这种著作，很能吸引我热烈的欢迎。但我向来的态度，总不能舍去先人的主见，能够虚心地，以比较其长短，推求其优劣，很是抱憾。虽然一点点，少堪自信，就是至少亦能敛却几分意气，不敢凭着感情议论，只在拥护自己所认为美好的而已。若有人讥诮我说：“这是没有能力，可以排击所认为恶劣者的消极态度”，那我亦只有承受着罢。三、四天，台日纸（台湾日日新报）有这一篇论文，因为是平生的所好，就详细读过了几番，遂生出以下的文字：

一、新文学运动，纯然是受着西学的影响而发动的，所以有点西洋气味，是不能否认，又且受着时代的洗练尚浅，业绩犹未完成，也是事实。她的标的，是在舌头和笔尖的合一，当然这也就是模仿，但各样的学术，多由时代的要求，因着四围的影响，渐次变迁，或是进化或是退化，新文学亦在此要约之下，循程进化的，其行迹明了可睹，所以欲说是创作，宁谓之进化，较为适当。若说新文学中，没有创作品，这在少（稍）具文学知识的人们，自能判断，不用多说。横书与直书的分别，在现状下的新文学，尚没有横书的必然性，但将来音字采用的时候，就有横书的必要了。到那时，这项怕就是，顶要紧的比较点了。

二、旧文学的工具，本来不十分完备，且其对象在士的阶

级——所谓读书人——不屑与民众——文盲——发生关系，所以只能简洁，亦自不妨简洁典重。新文学的工具虽尚未完备，比较多些一点，且以民众为对象，不能不详细明白。自然在旧文学者眼中，就觉其冗长了。所谓认识自我，不过先是秦、楚辞、汉赋、唐、宋，大家的一种便套而已。又谓洋气极重，这恐是神经过敏的异常感觉，不知新文学的趋向，是要把说话用文字来表现，再少（稍）加剪裁修整，使其合于文学上的美。这样若还染有洋气，就是汉文化的破产，汉人种的不肖，不能怨尤了。至谓用ABC来代甲乙丙，这纯由作者个人，习惯上和便宜上所生的结果，于本质没有关系，自然没有做比较标准的价值，用韵对偶已有极详细的讨论在前了，不用我说。

三、既往时代的旧文学，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在所论之列，只就现实的作品（台湾）而言，有多少能认识自我、能为自己说话、能与民众发生关系。不用说，是言情、是写实、是神秘、浪漫、是……大多数——说歹听（难听）一点——不过是受人余唾的“痰壶”罢。由来文学就是社会的缩影，所谓可异的新文学家的所“主”，不就是现社会待解决、顶要紧的问题吗？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着的人们，能够满足地，优游自得，啸咏于青山绿水之间，醉歌于月白花香之下，怕只有旧文学家罢？唉！幸福得很！欣羨得很！

至于描写的优劣，在乎个人的艺术手腕，不因新旧的关系，若同一成熟完美的作品，我敢断定新的，较有活气、较有普遍性、较易感人、较易克完，文学的使命。一事还须别说几句，就是音字的并用。在现状下，有许多没有文字可表现的话语，这事在佛典输入时代，旧文学曾有过一番经验，那时有无新造的字，固不能知，大部分是用固有的字音，来翻译梵语，有的另加口旁，以别于本来的字义。但到现在不仅意义不明，不明句读的所

在也有，翻译可勿说，只象“颀乃”的读做“矮鲁”，如此且尚不能明白，必待讲解，始知是行船时，船夫一种的呼喊。又象山歌的余音（如噯哟兮）种种乐具的声音，不用音字，是不能表现，所以一篇文章中，插有别种的文字，是进化的表识，若嫌洋字有牛油臭，已有注音字母的新创，尽可应用。

苦力也是人，也有灵感，他们的呐喊，不一定比较诗人们的呻吟，就没有价值。中西人的会餐，已是既有的事实，把它描写出来，不也是一种艺术吗？可是不上旧文学家的眼也自没奈何。

四、台湾的新文学，虽不是创作，却是光明正大的输入品，决不是脏物。这点光耀，谨让旧文学诸大师们去享受，因为他们的劳力，创作了台湾现代疮烂的固有文化，养成了一般人们懦顺的无二德性。

最奇怪就是台湾的新文学家，有几个能读洋文，偏偏他们的作品，染有牛油面包臭，真真该死。又且年轻欠缺修养，动便骂人，实大不该，骂亦须骂得值（值得骂的）象那咏着圣代升平，吟着庶民丰乐的诗人们，真值得一骂？以后要十分谨慎，不可过于轻快者。

新文学是新发见的世界，任各有能力的人，去自由垦植、广阔地开放着，纯取世界主义，就是所谓大同者也，不过碰着荆棘的荒埔，不能不用力斫拔排除。

五、此段所云，尽是文学家的创作心理，尤其是就变态心理引了许多例，这心理状态不论是新旧文学者，皆有共通性，不晓得是在比较什么？若说旧文学家尽是感伤的，新文学家，皆在发狂状态中，这是非医者的诊断，本没有价值，不用提起。旧文学家之皆为感伤的，也不尽然，还转（反而）是颓废乐天的居多，象道学先生的程夫子，也有“世事无端何足计，但逢佳节饮重醅（〔倍〕）”的消极态度，余可勿论。

六、七、这两段已不是比较的话，本无庸说及，但有一点不能不说，文学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使命，不能把道德律，来范围其作品，来批评其价值，因为文学根本不是载道的东西（却能利用做宣传的工具，然已失其真价）。

新旧的接近，不知谁被进化，现在的台湾虽尚黑暗，却也有一缕的光明可睹，若说到礼教文物的中华，那旧殿堂久已被陈独秀的七十二生（门生）的大炮，所轰废了。

作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原载于《台湾民报》八十九号，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谨复某老先生

前日因指头发痒，遂写出一篇不象样的文字，老实也不忍使老先生失了脸子(面子)，竟置之不一驳。又幸老先生肯再下教，光荣无上。小子何人，敢希圣如孔子，读书虽未有二十五年，也时在开卷，可是屡读屡增益怀疑，本自知根性恶劣，这点怕无奈何。

人们的，物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状态，每因时间的关系，环境的推迁，渐渐地变换转移，两(两种)生活的表现方式，(文艺绘画雕刻等)也同时随着变迁。由文学史的指示，所谓中原文学，实际、雍容、雅淡的态度，在一时代，受到北方、悲凉、慷慨、雄壮的影响，气质上增益些强分，又受到南方，理想、优游、致密的淘化，词彩上添些美质，然再受到佛学的影响，渗入很浓的空无色彩，最近又被沐于欧风美雨，生起一大同化作用。所以新文学的构成，自然结合有西洋文学的元素。且人们心里，不见有多大悬隔，表现方法，偶有雷同，本不足异。若以这些一切，皆可唾弃，唉！想老先生一定尚在敲石取火，点一根灯心草的油灯，在披阅蒲编竹简，虽有洋痰壶，打算无所用罢！还有一点不可思议，就是老先生也利用到报纸，虽无牛油臭，汽油的臭味固很强，见得势利的套圈，人们是不易逃脱！

前人所贻留文学的田地，固然广漠无垠，拥有无限宝藏，要不是利用有组织的规模，科学的利器，来垦辟经营，只任各个人

一锄一锄开掘去，终见乱草滋生。象台湾一部分富人，只一个钱，亦得不到使用的自由，尚不忍放弃富豪的地位。

老先生！苦力的奸你娘，虽很随便，不客气，原不是（疑为“原不过是”之误）他们的呐喊，他们受到鞭扑的哀鸣，痛苦、饥饿的哭声，在听惯奸你娘的耳朵里，本无有感觉，却难怪老先生耳重。

文字上的讥笑，笔端的感情，自信尚未越出，人生态度的批评，理论探讨的范围外。相对性原理既已被公认，老先生说一句，小子要不应一声，那就真的欺侮了老先生！在老先生，不也时时捧出圣人国家，想来压制人？纵这样刺戟，老先生在所难堪，就要遁迹山水之间，忘形花月之下，虽比乞怜之辈稍高，恐怕终逃不了？小子确信老先生，不那样卑怯、无能，虽观察不同，立足各异，也是有心世道，力挽颓风，欲致之三代，有理想有抱负的学者，希望为着世人，努力加些餐饭！

小子怎么敢把既往文学，一切抹杀，不也说他自有存在的价值吗？无论杜陆，就是老先生所不取的王次回，（除了“教郎只底摸抄遍，忽见红帮露枕边”一类句子）也有一丝生命。在抒情诗里，描写恋爱的成绩，自有其位置。不是小子所能抬高，也不是老先生所能贬黜。就（疑为“就如”之误）清凉饮料，本不能责其无破愁、壮胆的“酒”的功效。

现代的台湾杜甫放翁！请勿吝惜，把石壕吏那样的作品，来解解小子们文学上饥渴，就如杂诗，表现自己生活的片面的，也可满足。唉！现台湾不是老先生的理想国吗？那得这些材料，可供描写，小子错了，死罪死罪！

老先生！既明白到现社会，可用新形式描写且又发见着，新形式中，有旧文学的美点，小子拜服！“恶而知其美者鲜矣”孔老先生的话，已经老先生证明了！小子还别有点意见，若能把精神改造，虽用旧形式描写，使得十分表现作者心理，亦所最欢

迎，但可怜总多是……

旧文学便云艰深刻苦，新文学未见就浅陋平易。若以众人所不懂为艰深，一字有来历为刻苦，那也不见得有什么价值，象老嫗能解的诗文，乞丐走唱的词曲，就说没有文学价值，也只自见其固陋如已（而已）。就举例诸诗中，如黄兴（听说是姓谭的）一首少要注释，其外不皆明白自然如说话一般？

人本不可不读旧书，却不可单为着旧书而读书。所以向故纸堆中讨生活，何如就自然界里辟乐园？旧文学艰深刻苦，小子不敏、不敢（也实不能、也有不必要）与从事研究，有负劝导。

现在台湾，诚如老先生所说，虽有一部新诗集的产生，犹未影响及一般人心里。完全是旧文学所支配的领地，在老先生意像中，必当是“舜日尧天周礼乐，孔仁孟义汉文章”的世界，偏偏女学生有软文学可读，甚至被诱发了人性弱点，这就不可思议了。

小子所见很狭，刘梦华在中国文坛，有何影响，完全不知，但新文学在中国是经过了讨论时期，在开始着建设的工作。不须更引彼时所讨论的例，来辩护解释，空占许多篇幅。

如我老先生在旧文学者里，一定是第一流人才，在这文字里，虽可说无有巴结权势的口吻，但不敢昌读着戒心，却能看见。老人家本来小心，我小子在所当……

对于旧学者，小子何敢尽数排斥，如老先生者，很希望援手提携提携，专此敬请

金安 有万（不书不一者所以表尊敬也）

作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七日夜。

原载于《台湾民报》九十七号，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无聊的回忆

送儿子到学校去

儿子到了就学年龄了，讲着（据说得）给伊去读书，说起来就惭愧，我原也是学校的毕业生，为什么要读书？这理由我现在还不明白，读书有什么用处？学校毕业有什么利益？这些我一点也不懂的。总是孩子着（得）给伊去读书，是既定的事实，也是我们的义务，我们百姓人，既有义务，原不容允你避免，但我终不了解是为着谁的缘故，举行故事一般，也就把儿子送进学校。

学校！啊！堂皇的建筑，这是我曾经游戏过的所在（地方）吗？我不敢冒认。先生！啊！多么尊严的模范，这是我受到教诲过的吗？唉！我以前没有这样福分，这要说是我的母校，恐怕它不承认我，因为这中间，还有长的距离。要说我也是出身者，我只是一个凡庸的百姓，没有进中等学校，也没有当过保正甲长，能算数吗？必须位极巡查，世称大人，至少也须当个壮丁，那才不负这出身二字。我实在没有资格。学校和我的缘故，想仅仅在毕业生名簿有我姓名而已。

唉！今天真是真堪纪念的一天，唤醒我过去二十五年的回忆，回复我入学当时的情绪。啊！人生的黄金时代，逝矣不复来。

入学之初

我记得初入德门，是在整十岁的时候，读日本书也同在那个时代。当时读日本书的人，大部分总要受劝诱。不是，讲歹听（难听）一点，也可以说受到官权的威迫，才不得已去进学校。

我起初被那比较大些的朋友，放风筝掷干药（陀螺）的游伴所唬吓，对着学校也有些畏惧，他们说：“读日本书会被捉去当兵，且一进学校，头髻（头发）也会被剪去。”在那时候“当兵”我还不明白是什么事，以为兵就是日本人，转（反而）有些欣羨。只有“剪发”是件不得了的大事，因为头髻不是随便就可剪去。虽然也不晓得为着什么缘故。在我当时的意识里，觉得没有一条辫子拖在背后，就不象是人，有着这天大的理由，所以学校就不敢去，后来受书房先生屡次催促，才不得已随着他的引导，上学校去。那书房先生，为什么教人舍弃圣贤的事业，去读日本书，他先生没有说明，在我也觉得这是值得疑问的事。

入学以后

我抱着疑惧心，无可奈何进学校去。结果使我失望，并使我骇异不惯。因为终没有我想象中的危险事，使我遭逢，使我震惊。又且在教室里不多久的读书，便又让我们去自由嬉戏，这在我的感觉里，实在不象读书，如我在书房（书塾）里终天不离座位惯了的儿童。但不久之后，失望不惯的心情，渐被欢喜快乐所侵占，同时我也不复畏思，也敢尽兴尽力和同学们竞赛游戏了。

头髻呢？还幸保留得住，无人来为干涉，也就让我留下人的表帜，因为是番仔（山地人）才剪发呢！所以学生中有一两个剪

去的人，常被我们大家所捉弄，台湾人先生（老师）九分九（百分之九十九）也还珍惜地保留着，贵重地拖在背后，当兵一事，再也无人提起。

读书呢？竟是讲故事的时候多，如体操于我也还合意，它和游戏差不多。但是升过二年以后，可就坏啦，故事不讲，所讲多是没有趣味，使人厌倦的那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这讲是修身。体操也不似游戏了，那按规照矩的动作，也使人讨厌。

总之入学以后，前所怀抱的恐惧，完全忘掉，而又得到意想不到的快乐，和书房比较起来，竟给我以很好的印象，真有乐园和监狱之差，尤其象我，在以严厉出名的先生训育下之儿童，这感觉尤更深刻，每天皆欢喜到学校去，不似上书房，总要受人督促。

节仪荐盒

到书房念书，有所谓束修，就是谢礼，是要给先生买柴买米，因为先生也须吃饭。这束修不是学问的价值，学问不是可以用金钱估量的。这于我没有留下可怀念的记忆，虽先生曾吩咐过我，说：“今年多念几册书，又另有讲解，不似开蒙时简单，束修须多送些。”束修多少，是家里人的事，和我没有直接关系。

节仪和荐盒，就和我亲密得多了，到现在还有不磨灭的影像，留在脑中。因为节仪都是我亲身送去，荐盒又多是我所嗜好的饼饵。节仪虽仅几角银子，在我眼里，已不是小可的数目了。当时我每天只能领到六文点心钱，在那各样便宜的时代，也只是一顿点心。此外如要玩具，是绝不能向家里要钱，无益之戏，会令学业荒废，是在严禁之例。所以几角银的节仪，就很使我羡慕了。一份节仪，可以买几个风筝，可以购几颗干乐，心里盘算着，每想偷自留下，总是缺少胆量，只在手里多摩些时，便和荐

盒端端正正供奉在至圣孔子位前。

讲到荐盒，现在还会使我流涎。当时我每天虽有钱可买点心吃，随便的点心，总不及荐盒的甘香可口。记得开蒙的时候，拜过先生，由跨下滚过鸡卵（鸡蛋），随即点书，因父亲尚在和先生说话，我便被放在一边，眼睛交相（目不转睛），注视着荐盒，在空咽馋涎，想被先生注意所及，便把荐盒拿给我，我接到手里就把封皮扯去，即刻放入嘴中，方在细尝那甘香的滋味，忽然头上受着一拍，又听着父亲骂说：“贪嘴的东西”，想是舌尖正感到爽快，也因为父亲拍不用力，一点也不觉疼痛，也不以贪嘴是可羞。

此后每逢年节，要拿荐盒去孝敬孔子公，总等到先生在座位上，希望他能叫我拿回，就可满足我的贪嘴，但可恨有时候，想先生要留给他的儿子，假装没有看见。这一天我背书便不会熟，定要多受几下竹板。

有钱读书

我的游伴中，有几个不去读书。我曾听见大人们说，不读书就是“青盲牛”（瞎牛，骂不识字的人），是真羞耻的事。所以有一天放课后，我到他们家里，便向他们说，为什么不去读书？不怕被人笑“青盲牛”？我的朋友只对着我笑，没有回答，也似不知要怎样回答，转（反而）是他母亲回答我说：“读书！你们有钱人可以去读书，我们贫穷的人，无钱谁肯教给我们。青盲牛！无钱的人谁不是在做牛做马！”她的说话，在声调里觉得含有一种不高兴。这使我惊骇糊涂，为什么这一两句话，会惹人家生气，一时我也不晓得要怎样才好，无意无思（没趣地），便自走出来。可是我的心满被不思议（日语，奇异，难以想象）所充塞了。为什么在一部分的人，讲起读书总装着正经的面孔，以为

读书是神圣的事业？为什么在我那朋友的母亲，讲着读书似有些不屑呢！又且我曾听见说，读书乃做人顶重要的事，无钱就算不得人吗？为什么可以不读书，读书又怎样要钱？啊！我真羡慕那无钱人家的孩子，他可以不到书房去受刑罚。唉！还有，还有我终不了解的事情，我们也算不上有钱人，为什么也要去读书？那些我所认识的有钱人家的子弟，年岁和我一样了，有的还较我大一些，尚叫佣人背上街上游玩，为什么他们有钱也可没读书？也可不做人？是不是钱的要紧，还在读书之上，做人之先。是不是？

后来我晓得到学校读书，不但无须用钱，有时还分给我们纸笔读本。我便去报知那无钱的朋友，我真爱他们和我一起上学校去，因为要多得游伴，且有时和人相打，也可多得帮手。但是失望，他们的长上皆一致地反对，说：“日本书读做什么，我们不要做日本仔，也没福气可以做大人，我们用不着读日本书。”

唉！这可就使我更糊涂了，读书，到书房和上学校，读的书不一样，那是确实的事，一样是读书为什么也有用不着读的呢？读书乃做人顶重要的事的定理，使我怀疑，岂因为不要钱就非重要？或者重要是在用这一边，不是在读的方面，所谓重要乃在人的认识，不是书的本身。

竹箒（板）先生

我在书房里得到一种观念，到现在还忘不了，就是对于先生的骇怕，或者可说是厌恶，比如看见查大人（巡查大人，警察）一样，心里常觉不安，不晓得什么时候要挨打，皮肉时时颤战地预备着。

当时有名的先生，多很注重竹箒，可以说名声是出在竹板之上，竹板愈厚，打人愈痛，愈能得到世间的信任，名声也就愈高，学生也就吸集的愈多。先生的教法，就只有竹板，舍弃竹板

就失去教诲的权威似的，无奈何学生们了，先生的尊严也就在竹板面上。学生们说话要挨打，离开座位要挨打，字簿上画画花鸟也要挨打，背书不熟忘记讲解，自然更该挨打！总之一切皆以竹板统治之，任是愚钝的刁顽的，在竹板之下也就聪明温驯了，读不会吗？打！一次打扑之后，什么都算明白了，好似先生的智慧，由竹板的传导而始注入学生脑中。打就是教育的根本原理，教育哲学就建设在竹板之上，所以先生的尊重竹板，还比较在孔子以上。

后来进去学校，觉得这里的先生，意外和善，不似书房先生常以冷面孔向人，我对先生的观念，也就改变一些，同时我的心里也私自把先生的资格否定，第一因为不大打人，第二也因为不须束修。

但是以后一年一年，先生调换，同时先生的态度，也渐威严起来，也就爱打起我们来。我是在书房里被挨打惯的，起初也不觉有特别的苦痛，后来渐渐受不住了，又觉得打的程度，常超过我们的过错，有时候并以什么缘故该受打扑，自己不明白的事也曾有过，这已使我们不平，尤且日本先生的打扑，一些都无有能使我们悔过的效果，因为在打扑之下，感不到教诲的情味，所以愤恨的空气，潮满在我们一级（一班）个个的脑中。有一天不晓得由何人发议，当授业要开始的时候，我们一齐跑到公园，不去上课，有了这一次重大的骚扰，校长也就追究原因起来，听到我们的诉说，便和我们约束（约定），包管我们不再受到打扑，我们才回到教室里。这一次我们小小的心腔，险些被胜利的欢喜所潮破。

书房与学校

书房在我是不愿去，我比喻它做监狱，恐怕有人要责骂我。不要紧，我丝毫也没有故意要冤枉它，世间也有不少人曾上过书

房，大家都有经验，我想除起那聪明的好读书的，受先生特别宠爱的以外，大概总会同意我罢，是不是？谁高兴上书房去，不去！家里的督促，虽可瞒骗，先生的催唤，虽可逃避，无奈同学们的捕捉，就无法抵抗了。因为经过三两次的催唤，还不去上学，先生就会派上学的学生，到家里来捕捉。平日学生们在书房里，正苦无理由可以外出，所以先生有什么差使，学生们总争先奔赴，何况这样差使，是顶有趣味的，四五人捕捉一个，有的扶头，有的把脚，推推挽挽，象缚小羊，若是平日有交恶过的也可偷偷打他几拳，捕进书房按在椅子上打屁股，那是比看戏更趣味啊！所以学生们，总踊跃从公，任你闪到什么所在，皆会被他们搜索出来，不去！叫他捕捉去！我的屁股可没有安上铁板。虽不愿意也不敢歇一天。

后来上学校去，每天就有半日的自由，在当时，人们视汉文犹较重要，对于读日本书不大关心，甚且有些厌恶，以为阻碍汉文的教育。我呢？正与他们相反，却不是欢喜学校的功课，因为到那儿有让我们自由嬉戏的时间，无奈学校只有半日的授业，下午又不能不到书房去，这事使我每常不平。家里的人为什么定要我去受苦，什么缘故汉文要紧？为什么不读不行？家里的人，书房的先生，终不能使我明白，也似没有感到须使我们明白的必要，只是强制我们读，结果转（反而）使我们厌恨它，每要终日留在学校。可惜当时没有象现时，有这手工、农业、写生等等游戏似的功课，没有可以留在学校的理由，虽然谁也有一个头脑，能打算他自己有益的事，所以我也被这本能所驱使，讲究不上书房的方法。

啊！有啦，扫除，教室里的扫除，那时候都由学生们自己志愿，若能得到这件工作，便有所藉口，可以不上书房。所可恨者先生总叫那优良学生去担当，我十次也得不到一次的许可，由我

的观察，他们似无和我有同样的动机，象是得到扫除的许可，就有无上光荣似的。实打算(想)不到这小小扫除之役，也须竞争。

土语日本话

上学校自然是去学日本话，这就是读书。日本话以外，别无所谓读书，学问也就在说话之中，只有这是所谓要紧的。父兄们使子弟读日本书的目的，也就在此，因为这是要紧的。所谓要紧者是因为会说日本话的人，在当时比较的皆得有好处，只说好处怕含糊一点，说较明白就是特别会多赚钱，读书的目的是在赚钱，给子弟读书的父兄，总忘不了这正当的目的。在我初入学的时代，被视为不要紧的日本书，遂也渐被认为要紧的了。看到那做巡查通译的收入，比较那掌柜账房的月薪，实在使人欣羡到要嫉恨起来。

当时先生教给我们日本话，不象现时这样用力，每天只有一点钟功课，又是用土话讲解，且没有强制我们说，所以说话的能力，很是劣拙，到毕业后还不敢向日本店铺买东西，因不会说，他们发话怕受到欺侮。同时我也无理由地怨恨起先生来，在我幼稚的观念里，我认定他们象是怕教会我们，便于他们的利益上有损失，所以不大尽力罢。

现时不知什么样子。当时的台湾人先生，很多抱着不平，常说一样的劳力，得不到人家半分的报酬。所以我也曾伤心过为何不做日本人来出世。

前天我偶然在教室旁边立一些时，看见对于八、九岁儿童的教授，也纯是用日本话，在这毕业生的我自己，听来还不大明白，这的确能得到十足赚钱的能力，我对于我的孩子的将来真是心满意满。

毕业以后

到我毕业的时候，学校已经大发展了，新生的募集，不须再象以前那样鼓舞劝诱。虽然如现时对于学龄儿童，也施行选拔试验，实在是当时的人意想不到的事。有着这样事实，愈使我对于“读书是做人顶要紧”的定理的怀疑，更添一些确信。因为学校也在拒绝一部分儿童的读书。

和我同时进学校去的一年级生，有四学级（四班）大约近二百人，到我们毕业的时候只剩下有十三人，这又是和插班生并算在内，若要算同由一年级起直至毕业，不过九名，其余虽也有跳级生，总是半途退学的居多。

我们之前的毕业生，到上级学校去，还有钱可领，虽然也要当局多方劝诱，父兄们总不愿意，可以说当时对于学校，也可以说是对日本人，还不敢十分信赖。到我们的时代，因为已经有上级学校的毕业生，得到较好的地位，赚来容易的钱，使世人欣羨，为父兄的也多有些心痒，进上级学校这事，也就减去家庭一方面的阻碍。但因为要去的人比较增加些，遂有所谓入学试验，这也不过形式。听说现在就不容易了，一个月要伍拾余元的学费，有钱的人自然不见有什么关碍，可是每常五十名的定额，报考的总在一千名左右。我不晓得其余不能进上级学校的毕业生，是怎样伤心，这是如何不幸的事？！时代说进步了，的确！我也信它很进步了，但时代进步怎地转（反而）会使人陷到不幸的境地里去？啊！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的幸福原来是两件事，不能放在一处并论的哟。

我当毕业的时候，也真想到上级学校去，这却没有别的有意义上的目的。赚钱的念头，当时不知何故，丝毫也不存在。在先虽欣羨过赚钱，也不过只在欣羨，虽也感到钱的用处，也只在要用

而已，还没有如现时感到它伟大的威力。所以我便也把人们认为读书的正当目的忘记，只要世间晓得我也是今（现在）读书的青年，因为当时的人，对于上台北读书的，似认定他比较的聪明，总有些敬重。有这缘故，所以我也只望能得上台北就好，更不考虑自己的性质适合什么职业，须择何种学校才适当，凡有上级学校，我尽去报考。

啊！事出意外真是伤心，家里竟生阻碍，不许我去受入学试验。他们所反对的理由，是讲顶港（台湾北部称顶港、南部称下港）是歹所在（坏地方），骗子到处皆是，孩子们少（稍）不注意，会被拐去做猪子卖。虽然这是不充足的理由，却自有它神圣的权威，我也只有服从而已。

除此以外，还有当书记，尚可斯斯文文保存一些读书人的气味，无如亲故中没有势力者可为介绍，也只空自羡慕。学校长也很好意，要为介绍去做小使（日语，工友，勤务员），我想读书读到半死，正实去做小使，未免辱没着读书。还有人劝我去做补大人^①，当时的毕业生，要是去志愿，官厅也很欢迎，总尽数录用。我自己看他们在威风的过着享福的日子，是有些心痒，无如自己生成羞耻心强些，怕被别人笑话。因为那时代的补大人，多是无赖，一旦得到法律的保障，便就横行直撞，为大家所侧目。说起大人（警察），简直就是横逆罪恶的标本，少（稍）知自爱的人，皆不愿为。我心里虽在欣慕，今日眼睁睁地看他们有钱有势，只怨恨自己生来缺少胆力。

^① 补大人——日本据台初期，巡查（警察）全由日本人担任，后经调查，才于一八九九年七月，以训令第二〇四号正式公布：“为辅助台湾总督府巡查之职务，于警察经费预算范围内，得以‘巡查补’之名称，采用本地人之志愿者为雇员任用之。”然巡查补的身份，和日本人巡查比较，差别很大。一八九九年五月以调令第一六八号规定：“巡查补于执行其职务时，得受与巡查同等之待遇。”此制度延用至州治时期（一九二〇年九月一日以后）才改制为乙种巡查。

毕业生的能力

家里不许我进上级学校，自己又觅不到合意的“头路”（工作、职业）。家里的事情，田里的工作，又多粗重艰苦，使我做不来。而且我想，这样工作，应该是不读书的粗人去做，斯文人不宜做这下贱的事，所以我终日闷做，也不愿和家人相帮。家里看到我这款式，也自了然，便央人介绍到一家杂货店去学生意。虽然这不是我自己的心愿，总比田里的工作轻可（简易轻松）些，到此地步，我也只有从顺而已。可怜！我永忘不了我是毕业生，自以资格比同伙高，凡事不肯下人，无如初进生意场里，眼目所接一切生疏，脚手所应万事不惯，又自己想：以毕业生的身分，来事事问人，足以表白自己无知识，深以为耻。唉！那知在学校里所得的，到这场合，一点点的路用（用处）也无。最使我为难的，就是货单信件皆看不来，因为汉字认识不多，又且算盘不熟，口算不纯熟，零星买卖也应接不来，又是初见世面，兼之口才笨拙，招呼顾客不能周到。也因为自己有点傲气，所以就常受同伙的讪笑了。当我弄错手脚，惹得人家笑话时，他们便称赞起我，说：“难得是毕业生，什么事多有特别才能。汝看！多么能干啊！”我听到这样赞扬，心里觉（觉得）有说不出的苦痛，我的自尊心，被毁坏到一点也不留存，我便存心要图报复，自己想：“好！等有日本人来交易，看你们怎样应付。”因为除了我，店里再没有会讲日本话的人，那时当让我出一口气，无如小店铺，受不到御用达（日语，承办商人）的光荣，虽也时有查大人的光顾，却用不着日本话，他那“喂！你仔（日本人对台湾人的贱称）！牛肉二罐，衙门拿来，较紧（赶快、快一点）！”那样的日本台湾话，冲进我的耳朵，每会使我生起一种被侮辱的愤

恨，以为他认定我没有说话的能力。在伙伴又以我是会说日本话的，总要我替他送去，这就是我受教育的特权，虽然这是一点小劳力，不足换一声费神，也就算了，又须向他叩头道谢，不然就说是失礼，会打走了主顾，店里的头家（老板）就有话说了。

结局我觉得生意是学不来，万分忍不住同伙的欺蔑了，而且我又发见，一切的虚诡奸谄无耻，使我失望，我不惯生活在这欺诈之中，便自跑回家里。

还我本来

我走回家里，感到很大的烦闷苦痛，自己觉得没有希望而颓丧了，在先对家庭所怀抱的不满反抗，一切消失，受过教育的自负，使我惭愧，学校毕业的资格，添上我的耻辱，使我对读书生起疑问，对学问失去信仰，对知识放弃信赖。此后家人有所说话，我一句也不敢回答。家里的事务，田里的工作，任何粗重艰苦，也不敢不去拚命做，虽然我内面心里还潜在着一种燃烧咒诅和怨毒的热焰，但是外观已变成温驯和顺的孩子了。只是还改不了受过教育的习性，在路上碰着大人，不自觉地向他说声“好天气”，但他那做官的尊严，不可侵犯的态度，厌烦似的不回答的回答，使我内心感到谄媚的羞耻。此后我就自己注意我的行为，不使受过教育的形迹，显现到行为上去。没有多久的时日，没有多大的费力，只厚着面皮，自然而然就被环境所同化，还我本来的面目，依然是一个农人子弟，戴着笠子挑着粪箕，往来市上，遇着旧时的同学，一点也不脸红。

六个年间受过学校教育的熏陶，到现没有一些影响留在我的脑中，所谓教育的恩惠，那是什么？是不是一等国民的夸耀就胚胎在学校里？绝对服从的品性是受自教育？

现在我已孩子的父亲了，孩子也长成到就学的年龄，由了我自己的经验，真不想给伊读书，我对他不敢有所期望，因为我自己已经不能负了父亲的期望。而且现时又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万事钱在先，无钱读什么书？况读书未必就得到学校知识，读书这事也已经妆饰品化了，有钱人才求得着，象我们无钱的人，纵勉强使他进学校去，到毕业后不是依旧做个农夫，读书岂便使稻粟多收些？又何用那六年间教育，进一步讲，“阉鸡趁凤飞”^①，也就勉强忍耐复使他进中等学校，但毕业后做什么？现时大学的毕业生，在家中坐的，不是还多着吗？勿论他们多属有钱人，只要得到学士的头衔，便为家门增光不小，也就满足了。但是在我们做田人，有做工才有饭吃，吃饭比什么多要紧，中等学校毕业生，谁肯再来种田挑粪？

而且不读书多么单纯、痛苦、不幸，那些不祥的字不识，自然也感不到它的滋味，那是何等幸福的一生？论理起来，应该是不让他去读书好，但是不给伊读书，心里总觉不安，也不是怕后来孩子会怨恨我，不晓得怎会发生这矛盾的心情。给孩子去读书，也觉得于他没有什么幸福，转（反而）怕他得到不幸，不给他读书呢？于我于他也没有什么坏处，不知何故心中总是不安，送他到学校去吗？它已把失望给我，送到书房去吗？这更使我不安，虽说现在的书房改良得多了，也不过参用些不完全的学校教授法而已，不见得改了就是良，况比较纯正的旧学者，全是守分安命的人，干犯法规的事，他们是绝不敢为。现时若不得到官厅的许可，随便把所学的教人，会同盗贼一样，受到法的制裁，所以我所认识的范围里，实在寻不出可以寄托孩子的书

① 阉鸡趁凤飞——台湾谚语，喻人自不量力，不顾自己的能力身分，只管模仿别人，人家做的，自己也想做。近似“东施效颦”。

房，没有方法，也只得送他来进学校。

学校！我祷祝你，勿再使我的孩子和我一样的失望。

孩子！我祝福你，休要象我一样无能。

祝福！啊！这渺茫的希望。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二一八号一二二二号，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九、八月五日、十二日、十九日。

前 进

在一个晚上，是黑暗的晚上，暗黑的气氛，浓浓密密把空间充塞着，不让星星的光明，漏射到地上；那黑暗虽在几百层的地底，也是经验不到，是未曾有过骇人的黑暗。

在这被黑暗所充塞的地上，有俩个被时代母亲所遗弃的孩童。他俩的来历有些不明，不晓得是追慕不返母亲的慈爱，自己走出家来，也是（或是）不受后母教训，被逐的前人之子。

他俩不知立的什么地方，也不知什么是方向，不知立的地面是否稳固，也不知立的四周是否危险，因为一片暗黑，眼睛已失了作用。

他俩已经忘却了一切，心里不怀抱惊恐，也不希求慰安；只有一种的直觉支配着他们，——前进！

他俩感到有一种，不许他们永久立在同一位置的势力，他俩便也携着手，坚固地信赖地互相提携；由本能的冲动，向面的所向，那不知去处的前途，移动自己的脚步。前进！盲目地前进！无目的地前进！自然忘记他们行程的远近，只是前进，互相信赖，互相提携，为着前进而前进。

他俩没有寻求光明之路的意识，也没有走到自由之路的欲望，只是望面的所向而行。碍步的石头，刺脚的荆棘，陷入的泥泽，溺人的水洼，所有一切前进的阻碍和危险，在这黑暗统治之下，一切被黑暗所同化；他俩也就不感到阻碍的艰难，不怀着

危险的恐惧，相忘于黑暗之中；前进！

行行前进，遂亦不受到阻碍，不遇着危险，前进！向着面前不知终极的路上，不停地前进。

在他俩自始就无有要遵着“人类曾经行过之迹”的念头。在这黑暗之中，竟也没有行不前进的事，虽遇有些颠簸，也不能阻挡他俩的前进。前进！忘之一切危险而前进。

在这样黑暗之下，所有一切，尽摄伏在死一般的寂灭里，只有风先生的殷勤，雨太太的好意，特别为他俩合奏着进行曲；只有这乐声在这黑暗中歌唱着，要以慰安他俩途中的寂寞，慰劳他俩疲惫的长行。当乐声低缓幽抑的时，宛然行于清丽的山径，听到泉声和松籁的奏弹；到激昂紧张起来，又恍惚坐在卸帆的舟中，任被狂涛怒波所颠簸，是一曲极尽悲壮的进行曲，他俩虽沁漫在这样乐声之中，却不能稍为兴奋，并也不见陶醉，依然步伐整齐地前进，互相提携走向前去。

不知行有多少时刻，经过几许途程，忽从风雨合奏的进行曲中，分辨出浩荡的溪声，澎澎湃湃如几千万颗殒石由空中泻下。这澎湃声中，不知流失多少人类所托命的田畑（旱田、园），不知丧葬几许为人类服务的黑骨头；但是在黑暗里，水面的夜光菌也放射不出光明来，溪的广阔，不知横互到何处。

他俩只有前进的冲动催迫着，忘却了溪和水了。他们俩不是“先知”，在这时候眼睛也不能遂其效用。但是他俩竟会自己走到桥上，这在他们自己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只当是前进中一程必经之路，他俩本无分别所行，是道路或非道路，是陆地或溪桥的意志。前进！只有前进，所以也不担心到，桥梁是否有断折，桥柱是否有倾斜，不股栗不内怯，泰然前进，互相提携而前进，终也渡过彼岸。

前进！前进！他俩不想到休息，但是在他们发达未完成的肉体上——现在的人类，还是孱弱的可怜，生理的作用在一程度以外，这不能用意志去抗抵去克制。——他俩疲倦了，思想也渐模糊起来，筋骨已不接受脑的命令，身躯支持不住了，便以身体的重力倒下去，虽然他们犹未忘记了前进，依然向着梦之国的路，继续他们的行程。这时候风雨也停止进行曲的合奏，黑暗的气氛愈加浓厚起来，把他们淹没在可怕的黑暗之下。

时间的进行因为空间的黑暗，似也有稍迟缓，经过了很久，才见有些白光，已象将到黎明之前。他俩人中的一个，不知是兄哥或小弟，身体虽然较高，筋肉比较瘦弱的，似是受到较多的劳苦的一人，想因为在梦之国的游行，得了新的刺激，又产生有可供消费的势力，再回到现实世界，便把眼皮睁开。——因为久惯于黑暗的眼睛，将要失去明视的效力，骤然受到光的刺激，忽起眩晕，非意识地复闭上了眼皮；一瞬之后，觉到大自然已尽改观，已经看见圆圆的地平线，也分得出处处滞留的水光，也看得见浓墨一样高低的树林，尤其使他喜极而起舞，是为隐约地认出前进的路痕。

他不自禁地踊跃地走向前去，忘记他的伴侣，走过了一段里程，想因为脚有些疲软，也因为地平的崎岖，忽然地颠簸，险些儿跌倒。此刻，他才感觉到自己是在孤独地前进，失了以前互相扶倚的伴侣，忽惶回顾，看见映在地上自己的影，以为是他的同伴跟在后头，他就发出欢喜的呼喊，赶快！光明已在前头，跟来！赶快！

这几声呼喊，揭破死一般的重幕，音响的余波，放射到地平线以外，掀动了静止暗黑的气氛，风雨又调和着节奏，奏起悲壮的进行曲，他的伴侣，犹在恋着梦之国的快乐，让他独自一个，

行向不知终极的道上。暗黑的气氛，被风的歌唱所鼓励，又复浓浓密密屯集起来，眩眼一缕的光明，渐被遮蔽，空间又再恢复到前一样的暗黑，而且有渐次浓厚的预示。

失了伴侣的他，孤独地在黑暗中继续着前进。

前进！向着那不知到着处的道上。……

本文可能作于一九二八年前后，原载刊物及日期不详。

希望我们的喇叭手吹奏 激励民众的进行曲

报纸是民众的先锋，社会改造运动的喇叭手。若非忠忠实实替被压迫民众去叫喊，热热烈烈吹奏激励民众前进的歌曲，决不能受这样的称号。我们的民众到底怎样吗？值得这名誉的称号吗？在于这个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应该来回想和清算一下才是，决不可单单以欢喜来过这有意义的纪念日。

报纸既然是民众的先锋，不消说和社会改造运动有多大的关系，所以要回想我们民报的过去，同时也不得不来想起台湾组织的民众运动的既往，台湾的组织的民众运动——但过去所谓什么事件这暂时不论——就是由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出发。台湾文化协会成立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归结起来，不外乎我们民报的前身的台湾青年杂志的发刊啦。因为当时台湾青年的诞生，恰似由台湾上空，投下了一个炸弹，把还在沉迷的民众叫醒起来。因为由沉迷的梦中，跑到这个不平等的现实的社会里头来，他们平静的血，哪里不会滚起来呢？于是就发生了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和打动全台湾的台湾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啦！

然而以后，台湾民众运动一日一日渐渐紧张，以致月刊的台湾青年杂志，不得不改为周刊的台湾民报。所以由台湾青年改为台湾民报，再由台湾民报改为台湾新民报的外形上，名称上的变换，已经十足地可以得值（值得）我们纪念啦。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台湾民报岂不是值得称为民众的先锋，社会运动的喇叭手

吗？可是以后的台湾民众运动，已经由理论的斗争跑到了实际的斗争，所以在山程远隔的东京的民报也渐渐又来不及了。于是在这个时候，因欲期达到迅速报道的目的，我们的民报不得不也就由东京移到实际斗争的台湾，可是——一个平常的旅客，要通过基隆港都不容易，何况我们民众运动的喇叭手。然而不知怎样，更（竟）然受了宽容大量的（？）允许，民报果然能够继续在台湾发行，但民众还未移入台湾以前，我们民众运动的主体的台湾文化协会，已经就发生了左右派的分裂了。文协的分裂和民报移入台湾，表面上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民众哪里不会怀疑呢？以前是受到全民众所信赖所拥护的我们的先锋，更（竟）然受了一部民众的怀疑了，喂！这个值不得我们的纪念么？我们的喇叭手呀！我希望你冷静地观察，咧（嘹）亮地吹奏激励民众的进行曲呢！

现在民众所缺乏的，已经不是诉苦的哀韵，所要求的是能够促进他们的行进的歌曲。民报呀！我们唯一的言论机关的民报，血管里过去岂不是曾流着红的血吗？切不可让这些被怀疑，而丢弃了一切的历史的使命要紧呀！

以上是因为纪念所讲的话，也可以说等于空话。实际上既有所谓支配者许可，即须受许可，若经过许可以后，已不是未被许可以前的面目了。说明白些，报纸须受到许可才能发行，经过了检查始得发卖，等到展开于读者眼前，所谓纯的被支配者的言论，不是一片乌黑便是全篇空白。所以对于日刊的发行，在我也不敢有多大的期待。但有一点可以期待的，就是当事诸君的妙笔，要使所发表的能够通过检查，而又不致于全部抹杀我们的意志。这样当事诸君的能力，些少可以安慰象我这样抱有未来忧虑的人。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二二号，一九三〇年七月十六日。

一个同志的批信(信)

郵便(日语, 邮件)! 在配达夫(日语, 送、投递东西的人, 这里指邮差)的喊声里, “卜”的一声, 一张批(批信简称批)掷在机(日语, 桌)上, 走去提起来。

施灰殿(日语, 殿, 男人或贵族的敬称)

无错, 是我的啥人寄来? 翻过底面。

大桥市福寿町 许 修

嘿! 是啥事? 他不是被关在监牢? 怎寄信出来给我? 是要创啥货(做什么)呢? 扯开封缄。

……

啊! 啊! 晦气! 伊安怎(怎么)想到我来? “身体病到太坏, 需要一点营养补给剂, 身边无半个钱。”无钱? 你无钱, 我敢春(敢, 岂。春, 剩)有百外(余、多)万? 有钱? 我自己勉强使? 供给你? 我有这义务? 怎样身体不顾乎好好?

同志? 我不是被恁(你们)笑过的落伍者, 向后转? 现在怎样? 恁走错了路呢? 还是我无认错“戡花”? 恁忠实, 恁信坚, 安呢(这样), 就该会堪得病, 那用食药? 更至于滋养?

恁这一班东西, 实在使我禁不得要骂, 怎样偏要讲我生理(生意)做去(做得)好, 赚钱多。赚钱多? 敢应该要提去厚(给)恁开驶(花用), 怎欠用就来向我提。是欠恁的吗? 这东西。

虽然是在头壳里独语着, 这样发泄一下, 心肝头(心里头)

的闷气也轻松了许多。

提起批，重再看一篇。啊！伊的身驱原本软弱，这款病的确无骗我。不管伊啊，我那有这气力？不过——不过若会一下病就死去，那都无讲起了（那就不提），万一病无死，后日出来，怎有面目好相见？但是我虽讲日日见财，却不是收入就是利益，要寄些给伊，也着（得）多日的粒积（积蓄）。

一二三……这几日间，这些数目，是当好寄去厚伊了，数数后，却再放进衣袋里去，有些舍不得。寄去，到郵便局（日语，邮局）路有点仔远，今日脚也懒行。终究是要寄出去的，在袋里多放些时，也算还是自己的钱。

今晚暗顿（晚餐）食了太无滋味。食饭的时候，父亲象是蕴积了太久的闷气，今晚冲开了安全瓣，带点自伤，也含些怒气，向我警戒着：“我老了，恁的事我本可以不管，由恁要去怎样，但是也要想想看，自己几岁了，再有几年的岁月可拍拼（引申为工作的意思），替人赔的钱尚赔未清，又再给人家认了几笔钱。儿子也大了，钱拢勿晓得好宝惜。”我不敢应，默默地任他老人家去念，量约（随便）食一碗，就准饱去，紧紧（赶紧）离开食桌。

食饱就困（睡），这是最幸福的事，无奈我尚未修养到象猪一款的性情。晚上七八点钟，除去有病以外，勿论怎样都困勿去。听老人家的念茹，听小孩子的吵闹，更是无意思。日间因为有工作，还不感到怎样，暝时（夜晚）这厝（屋）内就使我安坐不来，还是外面好，来来去去围棋盘边。

花厅空空，一个人也不在，黑白的棋子尚散在棋盘上，可以想象这经过一场恶战之后。他们一班啥所在去。醉乡？乐园？去，我也去，一个人不怕寂寞，有妓女的伴饮，有女给（日语，餐厅、咖啡馆的女服务生）的招待，去，我也去。

红的绿的电波荡漾着，紧的繁的乐声哮喘的，酒的氲香，女人的贴粉的芳氛散漫着，在这境地孔子公也陶然过。不销魂便是恁大呆。

雨纷纷，路滑滑，——

台湾流行歌，这片可以算是好的。听了还不至拐断耳孔毛。

我不会唱，半题也不会。现在学物来。

永过（以前）！永过，现在不流行了。

唱乎（给）你听？二十多年前的不合时。

你还未出世？是咯，我敢（岂）也老了吗？哈哈！“嘴鬃胡胡无合台”罗。

是不是呢？

不是安呢（这样）讲？不是？怎样讲？

哈哈！无分？不嫌这几拨须，会刺痒你红嘴唇。

我们是寻快乐的，使我们能感到快乐，就是你们的职务，所以任我便怎样都可以？实在？

哈哈！这款我也就不能吝啬着“止卜”（小费，英语Tip的日语发音）了。

一个人，一砵（瓶）月桂冠（日本清酒牌名），也有些醺醺然了，走出乐园，行起路来，脚觉得特别轻且快。哈哈！“不可跋倒（跌倒）满身涂”。归到家来，摸摸衣袋，钱是没有了，有的是一张计算书。抽开抽屉，想把计算书放进去。“大桥市福寿町 许信”那张信又映到目矚（眼睛）内。

啊！对不住，同志！烦你再等几日。

过了几日，又想起那个同志的批信，算一算这几日的收入，尚可供应暂时的久用。但是过午了，送金（邮局办理汇款）怕不办理，等待明日，大概不要紧。若会死已经也烂了，新闻尚无看见发表。

请坐！大人！

今日公事较闲？

哈！寄附（日语，乐捐）？要我寄附？

敢（岂）不是讲按（预定）十外（多、余）万要开（花费），也着（得）再募寄附。

哦，是别项的没讲，自动车（汽车）？

还有别项的使用，不规定什么？

没有理解的，就不要伊寄附？

哈！哈！我也是不能理解的一个，

岂敢，是汝大人过头（过分）“荷老”（夸奖）。

嘎！这款的不能还价，按派多少？就要多少。

安呢，就不是寄附了，可以用告知书来征收。

按照我们的身份？

汝大人对我的估价，估了过高啊！

还价的也不要伊寄附！

这样我的份可以勿算在内啦。

岂敢岂敢，我永远是卷头。

这是全市民的负担？

也是限于保甲民的义务？

没有这种区别？这款就真公平啦？

这款的实在不应当，但是我可没有公然反对的力量，也没有讲：“我不寄附”的勇气，就只有对汝大人还还价，求减出多少。

还价的也不要伊寄附？这就无法度啦？

是汝大人不要我寄附，不是我不寄附。哈哈！

大人要不客气？我就特别着细腻（小心、客气）。

这次的寄附，就算做过息金，一年也罚物了（罚不完）。

哈哈！保正伯要做公道人，那就真好啦。

勿得半减，再勉强四分之一？不晓得大人肯吗？

哈哈！保正伯的仲裁，大人不再异议？

要现交，是怎样？

别的都去了啦，钱也都交清，只有我这所在最后来？

因为我是有识阶级？凡事不若一般恣百姓，要费时间，打算一讲就可以承诺，所以……

这项临时支出，我无预算。

不是故谦（谦虚），实在无（不）便。

不能再缓？啊！

我踌躇了一下，就把预备要寄去给那同志的款项移用了。这是做国民应当尽的义务。那个同志呢？非意识地又提起那张信来，抽出信笺。

……这张信的邮费，是罄尽了我最后的所有，我不愿就这样死去，你若怜惜我，同情我，不甘我这样草草死掉，希求你寄些钱给我，来向死神赎取我这不可知的生命，我也晓得你困难，但是除你以外，我要向什么人去哀求？……

啊！同志！这时你的命运啊！

一九三五、十二、十三

附注：

这篇有些处应该是对话，因为没有对方的承诺，不敢妄为发表，遂成独白，恐阅者疑误，故特声明。

十二月十三夜

灰

原载于《台湾新文学》创刊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台湾民间文学集》序

献璋君在搜集民间文学的这事一经传出，就引起了不少争论，从事无用的非难，助长迷信的攻击，使得他忙于辩解；但是，现在台湾民间文学集居然付印，不日可以出版了。

这些被一部士君子们所排斥的民间故事与歌谣，到了现在，还能够民众的嘴里传诵着，这样生命力底继续挣扎，我们是不敢轻轻看过的；何则？因为每一篇或一首故事和歌谣，都能表现当时的民情、风俗、政治、制度；也都能表示着当时民众的真实思想和感情，所以无论从民俗学、文学，甚至于语言学上看起来，都具有保存的价值。

吾台开辟以来，虽说仅是短短的三百多年，但是先人遗留给予我们的，与世界各国无异，同样有了好多的传说、故事和歌谣；就中象鸭母王、林道乾、郑国姓南北征的传说……由历史的底见地看来，尤为名贵。

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在世界各国，早就有了许多民俗学者，与文学家从事过了其所收获的成果，也都是大有可观的；然而我们台湾，虽说是也有许多先人的遗产，但除却于报纸、杂志上，时或看到片鳞只爪，可说是绝无闻见的。

从前，我虽然也曾抱过这么野心，想跑这荒芜的民间文学园地去当个拓荒者，无如业务上直不容我有这样工夫，直到现在，想来犹有余憾。

这一次，幸而经献璋君不惜费了三四年的工夫，搜集了近约一千首的歌谣、谜语；更动员了十多个文艺同好者，写成了二十多篇的故事和传说，这不能不说是极尽台湾民间文学的伟观了。

但是，搜集故事，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为同样一篇故事，异其时地，则那故事的传诵，也随之不同，有的甚或同一地方，也有多少出入，例如：

“林大乾兄妹”中有一片叶子化身而逃的传说，而在“林道乾”那一篇就没有了。

又如“十八携篮”中樵夫遇艳一段，也为本地所未闻。

“过年缘起”没沈地，说是土地公、灶君上天去保奏，本地倒说是佛祖去保奏的。

甚有同一故事，而异其主人公的。例如：一日平海山，在南部说是王得禄，而北部倒说是黄朝阳，还有新庄陈化成和王得禄也大同小异。

即如“寿至公堂”，在同一地方，也是人不一说。据守愚氏说：这已经是第五次稿啦。为了这篇故事，曾经拜听过十多个老者的讲述，但，不是仅知片断，便是互异其说。所以好不容易搜集来的这些材料，也只得将传说比较普遍的记录下来，不敢以我们认为合理的，就是真的事迹。这进一步的工作，只好留待有心人出为完成。

搜集故事之又一困难，就是一篇故事里头，间或涉及殷富大族的先人的行为，致碍于情面关系，不肯照实说出；这是对故事有点缺少理解的。因为先人的行为，原无损于后人的德行。其实，故事要不是经过文字化，它同样是流传于民间的；且由老年人的口中出来，冲进少年人的耳朵里，其声响尤觉洪亮；若年代一久，或者穿凿其说，以讹传讹，那更是故事本身的不幸。

故事的搜集，有如上述的那样困难，然而居然能够把这本民

文集（《台湾民间文学集》）完成起来，这不能不颔手同庆，更不能不感谢献璋君的苦心与努力。

一次，他寄给守愚氏的信里，曾经有这样一段话：

“你想，为了这集子我所费的精神（差不多把我三个年的生命葬送在这集子）和物质（老实说我所积下的几百元都为此而支出的，恰好到后月就要完了）是如何的多呢，啊！我的精神已溶化在这集子了……”

其坚忍的意志，是多够人佩服啊，幸而这民文集是快要发行啦。这庶几可以报酬他三四年来的苦心与努力。

最后，我只有希望这一册民间文学集，同样跑向民间去。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

懒 云 序

收录于《台湾民间文学集》，一九三六年五月。

赴 会^①

“时间慢了，怕赴不着车（赶不上车）。”我心中这样想，脚步也自然加紧速度，走进停车场，还有五分钟，室里塞满了一堆人，好容易挤到了卖票处。车票买到了，改札口（日语，剪票口）都还未开放，一大堆搭车的人，被一个驿夫（日语，站务员）挽来推去，在排整队伍，等到铰单（剪票），我自负是个有教育的人，不愿意受到这特别亲切的款待，只立在旁边等待着，因为争不到座位，在我不成问题。我恃着这双健足，可以站立三几点钟，所以很从容，得有观察这一大堆人的机会，在形形色色的人们中，特别是烧金客（进香客）惹目，而且众多，他们背上各背了一个“斗筒”，“斗筒”中满盛着金纸（冥镪，烧给神的叫金纸，烧给死人的叫银纸）线香，还插有几杆小旗，每面旗各有几个小铃，行路时当当地发出了神的福音，似能使他们忘却跋涉的劳苦。

这些烧金客，在我的观察是劳动者和种作的人（播种耕作的人、农民），占了绝对多数，他们被风日所锻炼成的铅褐色的皮肤，虽缺少脂肪分的光泽，却见得异常强韧而富有抵抗性，这是为人类服务的忠诚的奴隶，支持社会的强固基础。他们尝尽现实生活的苦痛，乃不得向无知的木偶祈求不可知的幸福，取得空虚

① 本篇为赖和遗稿，创作日期不详。

的慰安，社会只有加重他们生活苦的担负，使他们失望于现实，这样想来，使我对社会生了极度厌恶痛恨咒诅的心情，同时加强了我这次赴会的勇气。

我心里被这现象所刺激，心里有些兴奋，不觉用着使别人吃惊的力量攀住栏杆，跳进车里去。车厢里座位却还空着多处，因为多数的烧金客皆搭南下的车要转赴北港。我是坐上北的车，所以还不甚拥挤。

我靠近车窗坐下，把眼光放开去无目的地瞻望沿途风景，心里却在想适才所见的事实。会议时将用何种题目提出？迷信的破除吗？这是属于过去的标语。啊，过去，过去不是议决有许多提案，设定有许多标语吗？实在有哪一种付之实现？只就迷信来讲，不仅不见得有些破除，反转有兴盛的趋势。啊，这过去使我不敢回忆。而且，迷信破除也不切实际，假使迷信真已破除了，我们将提那一种慰安，给一般信仰的民众，象这些烧金客呢？这样想来，我不觉茫然自失，懵然地感到了悲哀。又回想我这次赴会的心境，不也同烧金客赴会北港进香一样吗？

喂！看！这记载○○协会在○○开理事会。

一个绅士风（日语，风，样子）的日本人，把新闻指给另一个绅士风的台湾人看。

哈，在○○，蔡某这个人真是会演说，善于吹法螺的。

到底这个会的本体怎样？

我也不大明白，听说是在要求做人的正当权利。

台湾人？

没有只限定在台湾人的条文，所以若感觉到做人的权利有被剥夺的人，不论谁，一定是可以参加的。

我在漠然无着的心情之下，突听到了这一番的谈话，又把我的精神紧张起来，很注意地把耳朵倾向这一边去。

那么，台湾人应该有多数的参加者，我想知识阶级必定全部加入。那日本人又问。

却也不见得是这样，有些人还以为是无事取闹，在厌恶他们，回避他们。这是台湾人的回答。

我可不信！那日本人似有些失望。

这是别有它的原因，那些人是绝对信赖官厅，以为到不可知的将来，官厅一定会把台湾人的地位改到完善美好，不用去请愿要求，阻挠着改善的进行，而且这些人若想要参加，恐怕失去官厅的欢喜，会失去现在所得的利益名誉。若不参加，明白地表示自己不是和一般民众站在同一立点上上了嘛，可以讲是背叛民众，这样使那些人为难，也莫怪他们咒诅。

中小市民和农民两大民众怎样？

这方面似有些得到欢迎，因为这些民众，在生活上所受到的不平苦痛，蕴蓄的很久了，被他们批露一点，自然是会信仰他们、倾向他们，以为他们会争来幸福赐给一般大众。不过，大众的知识是很低，不晓得政治是什么。他们所希望的只是生活较自由点，对这点不须多大施予，官厅可以不用多大的价值，便能得到很大的效果。这只要把对日常生活上的干涉取缔放宽一点，大众便满足了。

这样，他们一定热烈地干下去，有这大众为他们做背景。

却也不见得，那些中心分子大多是日本留学生，有产的知识阶级，不过是被时代的潮流所激荡起来的，不见得有十分觉悟，自然不能积极地斗争，只见三不五时（台湾成语，偶而。）开一个讲演会而已。

悲悲——悲！那两个人的话尚未完结，车已驶进驿（车站）里，同时传来一片喧闹的声音，我下了车后被其他的乘客挤出了出口。

要赴目的地须再换乘小火车，我走进了小驿里碰到了一位同志，他是一等客（日据下台湾，火车分三等），我买的是三等票，只是几句寒暄便就分手。三等车里，眼见站得满座多是劳动大众，没有一个似知识阶级者。

我觉得有些失望，心想再没有象那日本人和台湾人一样的谈话可以听到，注意力一少（稍）涣散，便有些瞌睡的样子，凭住车窗，眼皮不觉得自己垂了下来，朦胧中听见有些刺耳的谈话，眼自扯开。

横逆都无块（处）去讲，驶伊娘！（驶，御也。即奸。）

你的有几甲？

一甲四分外（多、余），开垦三年外，到今年稻仔才播得起。

你去问了怎样？那所在（地方）的人另有什么方法无？所讲农组（农民组合）的人出来在奔走怎样？

犹还是无法度（办法），已经拂下给他们（指退職官）了，那样容易就要取消！

不是讲还打下底作？

那驶娘恶爬爬（凶巴巴），不时（经常）来赶来迫，也不是害（那还不糟糕）？

不能向他们请求些开垦的费用？

讲多容易！他们还要催讨前几年的小作料（料，费用）。

有的不是闹到法院去，后来安怎（怎么样）？

法院是有路用（用处）？！法是伊（他们）创的。

咱是应该做猪做狗，连一些可吃的，要不是被剥夺精光，打算（或许）伊是不甘愿的。

开山的痛都还未止，开荒的又在哀荷。

真正着（就）无法度？！

有问那讲文化（指文化协会）的看？

我睡觉朦胧里听着好多人杂然的谈话，只厌恨他们扰乱我睡眠！忽听到文化二字，突然清醒起来，也就把精神集注他们的谈话。

讲文化的？若是抢到他们，大概就会拍拚（拚命努力）也无定着（或说不定）。

他们不是讲要替台湾人谋幸福吗？

讲的好听！

今日听讲（听说）在雾峰开理事会。

阿罩雾（雾峰旧名，意指雾峰林家）若不是霸咱抢咱，家伙（家产）那会这样大。

不要讲全台湾的幸福，若只对他们的佃户，勿再那样横逆，也就好了。

阿弥陀佛，一甲六十余石，好歹冬（年冬）不管，早冬（春收）五，晚冬（秋收）讨百，欠一石少一斤，免讲。

那些谈话，有的我听不懂它的意思，有听得懂的，也只有增添我的惭愧。我觉得很是无聊，也觉得坐得好久，为什么还未到，遂把头伸出窗外，被野风一吹，精神分外清醒起来，驿头（日语，车站）已看得见了。

我被案内（日语·招待）到室中，会议已进行很久了，现在所讨论的是民众教育问题，对于读书会研究会的开设，意见纷纷，我也曾担当过设置的责任，自有些经验，实行上打算（大概、或许）可借人做些参考，便向议长请到发言权，立了起来。

对于我们的行动，一方面无所不施其干涉压迫，本来的法律不足供他们利用，便再施行那新法，来拘束我们的行动。由我的观察，这种事业不在他们指导下，至少国语（日语）普及这一条款，是不能没有的。要得他们允准容认，而且我们要切实走向民

众中间，去做些实际工作，外面是不能不少为妥协让步，在一种妥协形式之下，来遂行我们的计划。

议长！一个人争到了发言，立了起来。象这样的提议，吾人绝对不能赞成，吾人不应该这样卑怯，至少亦应主张，须让吾人有普及汉文教育的自由，这是吾人所当做的义务。

啪啪啪啪，拍手之声四起，这提议得到多数的赞成，遂成为一案。同时选出了实行（执行）委员。其次是罗马字的普及，也成为一案，也选出了实行委员，这一日的会议乃告终结。

次日的会议，显然提出了两派的争执，似有不能相妥协的形势，一派以社会科学做基础，主张阶级利益为前题，一派以民众意识为根据，力图团结全民众为目的。议案不能成立，一日便也了结。

会议宣告了终结，尚得有半日清闲，便走向仰慕已久的名园去瞻仰一回，即景随兴，得了诗三首：

十载闻名未一来 此来恰好看红梅
溪山岂有欢迎意 特叫梅花为我开

道义人心两已乖 圣言早被世疑猜
娱亲自存人间事 戏彩还当笑老莱

诗人劫后多悲哀 合抱残篇满草莱
题碑尽有成名者 朽梁虽多是弃材

小逸堂记^①

小逸堂为故黄夫子倬其先生馆号我同人受业处也。

夫子早年不得志，倚笔为生，初设帐于邑下茄萼脚林文兰秀才宅，世变（乙未日本据台）以后知毛锥子之不足用，投而弃之，欲伸其志于商场，然转徙流离十余年间卒不获就。

丁未（一九〇七年）春，家居赋闲，我等父兄仰其博约善诱，欲以子弟相托，乃为筑室于南坛之侧以讲学。夫子动于诚，一时闻者亦竞遣子弟从游。因夫子教导有方，我等学生皆甚契合，遂成一系无形之统。

翌年，衙吏来，谓位置近接学校，宜稍避，不得已迁之祖庙李宅。凡年序两更，乃因戚友之荐而移席雾峰。盖夫子愿宏志远，拟借力他山，以酬其所未达，遂以馆事托之汝锵先生，后又托之义贞先生。辛亥（一九一一年）之秋，屋舍为风雨所破，仅剩一椽聊可遮蔽。改岁壬子（一九一二年），乃就南坛旧筑而增葺之。又重托印璇先生、克明先生相继为之观学，后诸先生各就馆地无人主掌，学童亦散，岁久屋坏，墟而为圃。

其间夫子随其东翁游历大陆，远踏南洋，求其可以一展素抱者，乃或有其处而资力不及或力所能及而际非其时，望洋兴叹，颓然复返。

方是时，我同人之有子弟者方叹造就无人，幸我夫子之归，

^① 本篇为赖和遗稿。

竟欲遣从之而苦乏馆舍。中街詹氏遂割其私宅一部使训子至兼纳生徒，然宅隘不能容。

戊午（一九一八年）之暮，二三同志谋之父兄，拟新筑一轩可久远者为夫子讲授之处且作同人敦叙之，所以议一发，闻者风应，不数日而议成。爰卜地于北坛之偏。越年己未于夏初经始至仲秋而讫工，即今之小逸堂是也。虽无飞云卷云之观，雅其绕竹环花之致。

堂东围篱以为菊圃，西沿沟之畔，植以芭蕉，后仍旧为菜畦。庭之前杂蒔花草，间种桃李松梅玉兰木犀，春风之朝，秋雨之夕，薰窗花气皆足怡情。

乃距落成未一年而夫子竟以捐馆，噫！事之不可测乃如此，岂天果欲斯父丧也，胡不愁遗一老以保我后生耶！今者登乎堂之上，犹忆当年问义言志之时，立于庭之下，风动竹响大有关乎吟哦咏啸之声。夫子遗泽固长留于心目间也，为记颠末以资纪念并将题捐诸氏之芳名录之。

一九二二 癸亥 十一月三日

不幸之卖油炸桧的^①

现在夜也长得多了，本来我早上睡觉，通在六下钟（六点钟）才能起床，起床的时，总是红日满窗、市声喧闹。怎么样今早眼儿睁开，窗上还黑漆漆，四下里都很沉寂，连卖早点的亦都没有声息，但是我已睡够了，再睡也睡不着，那就起来开门，站在街当中，望望天色。在东北角上，北斗星尚荧荧地挂着，丝丝的晓风带有些霜气，刮在脸上如受刀刺的一样，唛哨耐不住了，我就关门进去，然已远远地听着：

——烧的（热的）油炸桧——烧的啦——

那袅袅的音波之声，自门缝里透进来，那肚里的虫，亦就作怪起来，不把些东西安慰它，怕不答应了。乃再把门撬开，一会儿那孩子捧着一筐热腾腾的东西来了，站在门口儿说——

孩 先生今天怎么特早起来，要么？

我 不早啊，六下多钟了，我在这里等汝好一会儿（一会儿）。

我们本是旧交关（交易、买卖）主顾，平时我未起来，他就·在门前叫我声，等我没答应，才别处去。这回因肚子饿，我就向他多买些，看他尚穿单衣，乃问他——

我 天气冷了何不多穿一件罢？

他红着眼眶，斗着齿牙，颤声地回答我——

孩 还不觉得什么冷，先生不再要么？

① 本篇为赖和遗稿。创作日期不详。“油炸桧”即油条。

我 够了。

他提高嗓子喊着卖向别处去了，我亦就进屋子来，想要烧火煎茶，火还没着，他的卖声忽半路停了，哀哀忽地哭起来，怕惹了什么事，我走出来看。唉！却是在派出所前被警察拉住。犯着什么事呢？我独自语着就跟前去，听着警察说：

警 汝这该死的小畜生，只顾大呼大叫，不管人家正在睡觉的时候，把人家搅醒？

啊啊，就为这样事。我就替他求情说：

我 大人饶他这次罢，小孩子原是不小心，不晓得大人正做好梦。

警 事情汝不晓得，这野奴才们，汝们土民，全不怕规纪，只有打啦罚啦，还小（稍）怕着，恕他不得！

我 他小孩子做的是不成生意，那晓得有这样规则，且不大声叫卖，人怎晓得？生意就做……

警 谁叫他做这样生意？他猛力地说。我吓的一跳，却听着。

孩 我母亲教我，要不出来卖，就没有饭吃，卖不去回家亦没有饭吃，若不高声唤卖，生意就做不成了。

孩子似得到同情，欣慰的诉说他的苦。

警 那——做贼去好啦！

我 唉……

警 关汝这狗什么事？走开！遂向孩子说：

进来！那孩子顿停一下。

孩 大人我不敢了，我早饭还没有吃。

警 不进来么？把他脸上一批，硬扭进衙去说：

站住！不要走！说罢自踱进里头去。

那孩子脸上现着五条指痕，泪簌簌落，手捧着筐子，站在那边，只是颤巍巍地望着我，我只叹一个气亦就回来。

下午我从城外要回来，在破城边又碰着那孩子，靠住城壁嚶嚶的啜泣，看着我，哭声越大起来，我近前去安慰他一番，他暂时亦就不哭。我乃把早上的事问他，他忍住泪咽着声，说——

孩 先生回去了好一会，那大人正服出来佩上剑，要出门去，我再求他放我，被他再打一巴掌，眼都生火了，他出了门回头说，汝不要走，走了就罪上加罪！

我 以后呢？

孩 等到将过两下钟（两小时）他回来了，带有点儿酒意，坐在案桌边，就问我家里、名字、岁数，我一一回答了他。他把一本小册子翻翻看，就说可怜我年纪还小，这回算饶了我免罚。我听罢就要出来，他大声说怎么样不叩头？我吓一跳，连忙给他叩个头并道一声大人恩典。

我 我笑了一笑，再问他：

我 汝就回家里去么？

孩 是，回到家里一进门，我娘看货全都未卖，不问什么把我拽倒就打！

我 是亲生的么？

孩 不，是我爹再娶的。她说我只贪游耍，不顾生意，把些货都弄坏，折了本钱，要我赔她。

我 汝不把……

孩 我把早上被警察拉去告她，她说没有那样残酷的大人，道是我撒谎，就把我再打一顿。

我 打完亦就算了，汝为什么跑出来？他咽声——

孩 不不——她这样的那就好啦，奈她又说我游戏的够啦，肚子会饱了，可不用吃饭啦，赶我再去游戏，不容我在家里。说罢望着我哭，我很可怜他，想了几番倒亦没有甚法子可救他一救，要把钱给他买一顿吃，掏索自己身上却一分钱没有，

乃问他——

我 汝爹爹呢？

孩 爹爹也怕她，看我被她打骂，亦只好暗地里陪我淌泪。我默默地看他只没有办法想。唉，日头是要下去了，四下里乌黑起来，北风簌簌的响，夜气冷了，薄薄的裤子是耐不来了。我就殷勤勤地劝他——

我 小兄弟回去罢，他这回以后包管不再打汝，晚了冷了回家去的好。

他含着两眶泪，依依地沿着城脚走了。我心里迷惘地看他去的远才说一声：小兄弟，——祝汝幸福无穷——

阿 四^①

在一个车里，阿四很快意地倚在车窗眺望。

阿四是一个热情的青年，他抱有远大的心志，无穷的希望，很奋勉地向着那可以实现他志望的道上，用着他所有生的能力前进着。

他初由医学校毕业，由学校的介绍，现在是要到一个地方医院去就职，这是他理想的世界转向实际社会的第一步，和复杂的人类接触的起始，也是他要实现他志望的实际工作的第一程。

他还保有儿童时代的天真，并且未改掉学生生活的浪漫。他打开车窗，向车外瞭望，他看见田畴中青青的禾稻，竹围里翻翻的芭蕉，苍翠的山光，涟漪的水色，什么都觉得生意饱满、生机活泼，也便感到他自己的生活会很丰富，前途很受祝福，不觉满意地独自发出微笑来。

他旁边坐着一个日本人，不晓得是看着他自喜的态度可笑，也是（或是）看出他尚有儿童的纯真可爱，竟和他攀谈起来。

伊问他学校里可有日本人。他说先生（老师）是内地人（日据下台湾，日本本土称内地，台湾称本岛），学生多是本岛人。伊似晓得他的意思是说一切同是日本人，所以伊就说伊所说日本人就是指内地人，可是台湾人也可以说是日本人，还是说日本臣

① 本篇很象是赖和先生的自传体小说，可惜是残作。创作日期不详。

民较切（恰）当。似在暗笑他不晓得有所谓的种族的分别。

这句尖利的话，在阿四无机的心上，划下第一道伤痛的刀痕。他觉得人们的实在想法，竟不似他意想中那样，究竟那样是怎样竟也说不出，已经被那句话破灭了。

阿四暂时也觉得有一种无谓的惆怅。但是他还憧憬于前途的光明，一时的惆怅，不能便使光明变成黑暗。

阿四到医院受命那天，他觉得他在学校中所描绘的理想事业，将有破灭的危险，他便把神经特别地紧张着、想和这恶环境斗争一下看。

他的俸给（薪水）使他吃惊不小，不及同时拜命的日本人一半，又且事务长向他说，宿舍因内地人医员增了人，你们没处可住了，自己去租，宿舍料（日语，料，费用、津贴）规定本来是十五元，因为是台湾人，六割（日语，^即六折），九元，独身又再七割六元三角，可在这范围内，自己去寻一间。因为是台湾人就可以住较便宜的家屋，这有什么理由？他拜命初初，也不敢质问，只有忍受着。

翌日院长又向同时任命的台湾人说，你们一两年后是要去开业的，到医院来说是给医院服务，毋宁说医院供你们实习较实在，我也认定你们是来实习的，所以各科都任你们去见学（日语，见习），医院给你们特别便宜，希望你们对医院不可有无理的要求。

阿四的自尊心，给这番话破坏到无余了，医院简直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完全的医生。唉！这样的侮辱，阿四想，就要厌憎吗？不能向他抗议一声吗？结果不能，别人皆表示着十分的满足。

阿四伤心了，还希望执到实务以后，能有改善的机会。一月等过一月，将过了一年，他所执的事务，依然是笔生（抄写员）和通译（翻译）的范围，他不能忍受了，翌年捉到了机会，便向

院长提出希望，对主任陈述要求。结果非仅不能见容，并且生出意见的冲突，伤了互相间的情谊。他所受的待遇，就更加冷酷了。两年后，他便决心把研究欲抛掉，把希望缩小，也晓得他所理想的事业，是不易实现了，就把医院的职务辞去。

他回到家里，周围的人都劝他开业，说做医院一年间至少也有几千元赚，他本想要求家里再供他几年学费，看这样子一定是不可能了，便也顺从家人的劝说，在自己的乡里开起业来，他想自己替自己服务，一定比给人服务自由得多。谁想开业以后，不自由反更多，什么医师法、药品取缔规则、传染病法则、阿片（鸦片）取缔规则、度量衡规则，处处都有法律的干涉，时时要和警吏周旋。他觉得他的身边不时有法律的眼睛在注视他，他不平极了，什么人们的自由？竟被这无有意义的文字所剥夺呢？但是他空晓得不平，只想不出解脱的方法来。

时代进行着，不断地向着善的美的途上，时世的潮流，用它排山倒海的势力，掀动了世界，人类解放的思想，随着空气流动，潜入人人的脑中。

台湾虽被隔绝在太平洋的一角，思想的波流，却不能被海洋所隔断，大部分的青年，也被时潮所激动，由沉昏的梦里觉醒起来。

又且有海外的留学生，台湾解放运动的先觉，输进来世界的思潮，恰应付着社会的需求，迄今平静沉闷的台湾海上，翻动了第一次风波。

阿四的朋友，也有不少留学生，尤其不是那挂名算额（充数）的留学生，多是热情的有思想的进取的，抱有牺牲精神的少年。有的专意来拜访他，并下游说，说台湾议会请愿的经过，期成同盟会设立的主旨。阿四到此才恍然于他前此所不平的原因就在此。因为全民众所须遵守的法律，任一部分人去制定，才生出这遗憾来，他以前不晓得这也是有补救的方法。他的朋友又说，

这是属于政治一方面的运动，单是政治运动，不能算是完善的方法，因为多数的民众若不会共鸣是不能成功的。所以一方面须从事民众的启蒙运动，台湾的民众所受的政治上的压迫痛苦也已够了，所受官权的欺凌不能再容忍了。吾们向大众宣传他们所受的痛苦的原因，向他们表示同情，教他们须求自救，他们一定波涌似的倾向到吾们这边来。所以文化协会能当此时机设立，适应着社会的需求。阿四本是文协会员，他记起发起者蒋氏（蒋渭水先生）推荐他当理事时，他曾写这样一张信：

古人云有死天下之心，才能成天下之事，足下所创事业是为吾台三百余万苍生利益打算，仆亦台人一分子，岂敢自外，但在此时尚非可死之日，愿乞把理事取消。……

辞去理事，当时未免有些过卑怯，今日听朋友的启示，他的欢喜有似哥伦布的发现美洲，也似溺在深渊，将失去自浮力的时候，忽遇到了救命艇。因为以前他所抱的不平，所经验的痛苦，所郁积的愤恨，一旦晓得其所以然，心胸顿觉宽阔了许多。

阿四此后便成为一个热心的社会运动者，文化讲演会，也常看见他在讲坛上比手划手，也曾得到民众热烈拍手的欢迎。阿四这时候总觉得他前所意想的事业尽属虚幻，只有为大众服务，才是正当的事业、光荣的事业。

当一个暑假，东京的留学生组织一团讲演队，想为台湾民众的文化向上尽一点微力，但是支配阶级（指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之统治者）一方面，被久来的传统思想所支配，以为民众是冥蒙无知，较易统治，若使他们晓得有所谓民权，有所谓正当的要求，晓得官民原属平等，便于他们的统治上有所不便，因为支配阶级扬威惯了，蹂躏百姓们惯了，所以对于这一团讲演队便多方阻碍，务使他们不能向民众开口。可是支配阶级这时候尚有些顾

虑着法的尊严，不敢无理由把讲演团解散，只能恐吓一般无知的百姓，或示意那些御用绅士，凡有可以讲演的场所，一概不可借给讲演队，所以讲演队归到台北，就到处碰壁。后来探听着这消息，便向支配者提出抗议，支配者毫无勇气，竟否认他非法的干涉。所以讲演队只留在台北，暂时想不出方法来。

这时候阿四地方的青年会方才改组过，以大穗氏为中心正在活动，阿四也是委员。他们闻知讲演队正在台北受到阻碍，便不顾支配者的威吓，决然把青年会所常利用的场所，提供讲演队，并为计划一切便宜，使讲演队得向大众们发出第一声的呼喊，这声音波动传到世间去，激动着平静的空气，台湾顿时刮起了风台。

事后，当地的支配者们以为这几个应援（日语，支援）讲演队的人，有冒渎着他的威严，但在法的范围里又不能平白加以罪名，得任他处理，便欲叫本地的绅士，提出家屋无断使用的告诉（擅自使用家屋的告诉），幸喜这几位绅士尚知顾全大体，不应支配者的所求。他们没法子，只能行使穷余的下策，把阿四外三人（连阿四四人）的开业医，用什么阿片取缔细则告发，因为药品中有阿片末的缘故，还幸此时司法犹尚公正，也晓得地方官吏是要阿四们晓得他是有权可以自由行使，是干犯不得的，目的就达到了，故正式裁判的结果俱得无罪。

阿四并不因此有所畏缩，还是热心于启蒙运动。他到处讲演，觉得许多同志中，原是旧时同学，他忽觉有一道光明闪耀眼前，他忆起他校长的话了：“将来的台湾会成为医学校卒业（毕业）生的台湾。”这不是指此而言吗？学校长的预言，加添了阿四不少的勇气。

一九二三年的十二月十六日，太阳犹在地平线之下，大地尚在黑暗之中，阿四医馆的门前忽来一队警官，把前后门守住，始敲门进去，没有提示检察的搜索令状，也不管阿四承错不承错，

便把家宅搜索起来，搜到近午，搜出两张贺年信片，三张议会请愿的趣意书（发起旨趣书），认为是重要书类（文件），和阿四一起，被带到郡衙所（郡公所）去。阿四的家族，不知是犯着什么罪过，一时慌张起来，同时屋里也堆满了慰问的人。暂时之后，由人们的传说，才晓得同时被搜查的有四处，同时热心社会运动的人，始少宽心，已明白不是为自己个人的事，一到下午，并知不是限于一地方，是亘乎台湾全土，一时被检举，共有三十余人。（即治警事件）

议会请愿继续到三四年后，因宣传的效果，参加署名之人，更超出千名以上，支配者们就起了恐慌，怕赞成者愈多，会影响到他们的支配欲。便想借他们的权力，来遏阻它的进展，遂将参加者之中，直接在他们支配下的人，一切罢免，借以示威。谁知其结果正相反，在一般人的心中，已知支配者已在内怯，对议会请愿更加注意，赞成者愈加增多。

所以就有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骚动，这次因为范围广阔，实替议会请愿作有力的宣传，且人民的心里，皆以为支配者所忌的事情，一定于人民有利益。便也认定……议会的设置，是台湾解放上唯一的方法，自然而然对于这次被检举的人，也就生出无限的崇仰。

事后阿四被认为罪状较轻，和其外数十人，只受到三周间的拘留，即被放免，其余的人拘留六个月后，才付于公判。这次的裁判，司法当局受到权力的左右，已不能保持法的尊严了。三审的结果，各判为有罪。

阿四受到这次压迫，对于支配者便非常憎恶。把关联于他们的事务，一律辞掉，决意也不和他们协作。觉得此后的压迫一定加倍横虐，前途阻碍更多。但他并不因此灰心退缩，还是向着唯一光明之路前进。

一日应 T 地同志的邀请，到那边去讲演，当时正值竹林事件发生的起头，几万人的关系者，生路将被断绝，正在走投无路，叫天不应，忧伤、恐惧、怨愤、交并一心，苦于无法自救，但是，他们尚有一线的希望，维击于文化会^①。他们晓得文化会是要替大众谋幸福的，所以抱着绝大的期待，想望能为他们尽一点力，使生活不受威胁，得有一点保障。这回听说有文化讲演，他们虽住在较内山（山地）的人，也不怕几十里路的跋涉，齐来听讲，希望得些慰安，并且于生的长途上，能付给他们些微光明的引导。他们到了 T 市，一起拥到讲演的前面去，想瞻仰讲演者、他们想象中的救世主的丰彩。在这一行的面前，他们一人一嘴，诉不尽他们所受的痛苦，在他们的意识里以为一定能替他们分忧，各个人怕得不到诉苦的机会似的，争先开口陈述。

阿四看这种情况，心里真不能自安。他想，大众这样崇仰着信赖着期待着，要是不能使他们实际上得点幸福，只使晓得痛苦的由来，增长不平的愤恨，而又不给予他们解决的方法，准会使他们失望，结果只有加添他们的悲哀，这不是转（反而）成罪过？所以他这晚立在讲台上，静肃的会场，只看见万头仰向，个个的眼里皆射出热烈希望的视线，集注在他的脸上，使他心里燃起火一样的同情，想尽他舌的能力，讲些他们所要听的话，使各个人得些眼前的慰安，留着未来的希望，把着欢喜的心情给他们做归遗家人的赠品。

① 台湾文化协会——日据下台湾非武力抗日民族运动的三大主力之一。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在台北静修女学校创立，会员一千三十二名，几乎网罗当时有理想的知识分子的一大半。包括：发刊会报、设置读报社、举办各种讲演会，开办夏季学校、文化讲演会、召开无力者大会、文化话剧运动、组美台团巡回放映电影……等激扬民族意识、启蒙文化思想、促进农民工人觉醒……的活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新台湾文化协会消灭。请参阅《台湾民族运动史》，叶荣钟等著，自立晚报丛书，一九七一年九月初版。

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①

我们是要唱道（倡导）平民文学、普及民众文化的这一种艺术运动，那富有普遍性的新文学是顶适用的工具，所以我们敢把她介绍给大家们。

这样的事业本不是我们力量所做得到，亦不该是我们来做的，但总要有人提唱（倡）起来才是呢！可是等久了，虽见有民报的努力没够，她别了她活动的方面。那末，就叫这时代的潮流和中心的热烈催促起我们开始活动来，亦预识于将来不能有美好的结果，要是能得到反响，那就足以鼓舞起我们的活动力了。

由来提倡不就是反对，废灭又是另一件事。新旧亦是对待的区分，没有绝对好坏的差别，不一定新的比较旧的就更美好。这些意义望大家们要须了解。

旧文学自有她不可没的价值，不因为提倡新文学就被淘汰，那样会归淘汰的自没有用着反对的价值。我们是要输些精神上的养分，配给那对文人文学受不到裨益，感不着兴趣的多数人们，亦是把旧文字来做工具，与说毁灭汉文是不同方面，要请爱护旧文学的宿儒先辈放心些。

艺术和伦理本是各个儿独立的。虽然却亦有不能分离的关

^① 本篇为赖和遗稿。创作日期不详。可能是最早期的作品，即台湾新旧文学论战初期，一九二四年前后。

系，凡社会的公共律因其范围的扩大，适用性愈被缩小（小），墙壁会有动摇，就是地基不坚固的见证，在现社会的状态益感到新文学的普及必要，新伦理建设的紧重。

新文学的艺术价值因其有普遍性愈见得伟大，亦愈要着精神和热血，所以敢说有意态的四季春、有情思的采茶歌，其文学价值不在典雅深隽的诗歌之下。

就是我们凡所要谈说歌咏演绎批判，也就是耳目所能接触，情感所得体验的；自然界里，群众中间，拾取题材，务要识字的人们尽能了解，并因为是我们对于固有的艺术、文学所云六艺之书、百家之言，没有研究到亦只能如此而已。

更希望对旧文学有兴趣的先辈，拨些余闲赐与理论的平情批判是所最欢迎的。

旧
体
诗
词

刘 铭 传

坐镇东南意气雄。策安不计眼前功。
规模已见行身后。姓氏犹传入谿中。
渡海星驰天使节。名山诗继古人风。
永春坡上消闲地。依旧松枝挂日红。

第一回征词发表第二名

吴下何人识阿蒙。治台谁谅此心衷。
升科未尽安边策。清野能成御寇功。
化外番夷皆赤子。时来草泽起英雄。
山河换后规模在。霸气依然溢海东。

第二回征词发表第十三名

原载于《台湾》三年三号，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二日。

文 天 祥

江山半壁眼中亡。胡马南来势莫当。
不忍衣冠沦异族。散将声妓事勤王。

空抗军败心逾奋。柴市人来血尚香。
天地至今留正气。浩然千古见文章。

征词发表第十名

原载于《台湾》四年一号，

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

阿芙蓉

风灯开火人倚床。烧来气味芬而芳。
始侵肝肺渐销骨。梦然坠入黑甜乡。
大千世界人如蚁。斯风未识从何始。
东西两洋曾无闻。雍雍汉族乃耽此。
伤心举国尽成风。言者叹息椎心胸。
十有八年废朝视。世间传说明神宗。
沿及前清益纷纭。洋船竞入珠江口。
西贾居奇挟带来。奸民漏税偷关走。
维时粤督林则徐。风行雷厉欲歼诸。
可惜一炬烧难尽。至今蔓草不可除。
当年将士多沉湎。吞吐烟云失教练。
炮火未接各惊奔。不待十年无可战。
英人北向更长驱。防边万垒一人无。
红旗敌舰初擎起。已见三弹下大沽。
监子无知难谋国。三军屡败胆摧落。
厚巾甘为城下盟。天津和议竟成约。
从此输来更自由。芙蓉城主百无忧。
恶习难除偏易播。迷濛毒雾锁神州。

神州之广犹不足。台湾沾染更成俗。
却忆前年割让时。曾将处置苦当局。
畴司民政曰后藤。创成良策世称能。
非止渐禁民忘苦。政府财源亦倍增。
余毒沉沦多黑籍。愚民密吸翻成癖。
或遇侦查破案时。鬼薪株送累千百。

原载《台湾民报》二卷二十三号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寒 夜

知是风声是雨声，唏唏唬唬打窗鸣，
曲腰缩颈都无用，薄被如冰睡不成。
但听风声已觉寒，终宵辗转着难安，
料应花树多吹仰，园里新栽竹数竿。

原载于《台湾新文学》一卷

三号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

苦 雨

寒雨霏霏久不晴，违时亦自害农耕，
秧苗黄幼生机弱，霜冻风敲劬长成。
自入新年无事做，草些烧尽未萝空，
凡躯不耐春寒袭，又是连朝雨合风。
滴滴如弹直打头，营生计莫出门筹，

措云见日知无树，空向阶前看雨愁。

原载于《台湾新文学》一卷三
号 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

舟入泉州

如轮日影渐依山。无数啼鸟作阵还。
闻道桐城多胜赏。塔尖已露白云间。

洛阳道中

骑马出东门。遥指洛阳渡。朝山初吐日。
乱草犹沾露。
翁仲悄无言。旌坊夹行路。沿途景信佳。
翻恐行难住。

石 井

漫将遗事访延平。故老辛酸说有明。
五马江中沙已涨。余潮犹自作军声。

于同安见有结帐幙于市上为打
针吗啡者而趋之若鹜者更不断

人病犹可医。国病不可医。国病资仁人。
施济起垂危。

今无医国手。坐视罹疮痍。禹域四百州。
鸦片实离离。
无贤愚不肖。嗜毒甘如饴。沉痾去死近。
惘惘谁复知。
又嫌费吐吞。倩人注射之。受毒日已深。
转喜得便宜。
四体针既遍。症结成蛇皮。受者滋感悦。
我泪滂沱垂。
作俑而有后。天道益堪疑。

归去来（由厦门博爱医院挂冠时作）

宇宙浩浩无所穷。星球万点实其中。
精灵何处不可托。吾生仍坠忒利官。
冥蒙秽毒神所弃。复为摈之东亚东。
四顾茫茫孤岛峙。昂头无隙见苍穹。
扰扰中原方失鹿。未能一骑共驰逐。
欧风美雨号文明。此身肮脏未由沐。
雄心郁勃日无聊。坐羨交交莺出谷。
十年愿望一朝偿。塞翁所得原非福。
渡海声名忆去年。春风美酒满离筵。
此行未是平生志。浪说班生似得仙。
酬世自知才干拙。思乡长为别情牵。
一身沦落归来日。松菊荒芜世亦迁。
诗坛寂寞啸霞死。风流太守长致仕。
市人趋利日奔驰。故旧成金多得意。
镜前自顾形影惭。出门总结羞知己。

饱来抱膝发狂吟。篋底残篇闲自理。

癸亥元旦小集书感“日据时代”

岁时轮转恰周天。大正当场十二年。
有酒未甘成独醉。不才偏会妒人贤。
世间久矣无公理。民众焉能唱利权。
自愧虚世已卅载。空随牧马受鞍鞮。

上山扫墓归途经一新坟旁有妇人 负子哭甚哀闻者泪坠因有此作

云苍苍。草茫茫。七尺孤坟卧道旁。
一妇哭泣凄断肠。一儿呱呱啼背上。
有知无知只唤娘。雨将落。日无光。
我心到此忽改常。双泪盈盈欲夺眶。
人生欢喜何能长。朝为沧海暮栽桑。
仙家不死焉可望。佛氏解脱叹无方。
只好趑来放声哭。欢喜凭他笑口张。

旗山废垒怀古

鲸鱼跋浪沧溟开。将军鼓角天上来。
藤牌子弟貔貅壮。分途扼守南山隈。
雄关百二古无比。拱卫东宁赖有此。
南临大海万丈深。北与鼓山相对峙。
打鼓之险险莫京。左旗右鼓天堑成。
中间一隙通舟楫。内港风涛静不惊。
河岳无灵鼓声死。清师十万入鹿耳。

广武有险不能凭。遂使阮籍哭竖子。
即今杖策一登临。但见颓垣没草深。
昔年虎踞龙蟠地。眼里荒凉摧我心。
破弹遗镞无可寻。曾闻中法干戈连。
三台蓦地涨硝烟。鸡笼一鼓曾不守。
沪尾内海亦终填。此垒兀兀独无恙。
想见当时修筑牢且坚。又闻民兵唱义时。
炮火未接先不支。硝磺自暴火炮制。
仓皇遁走刘黑旗。地犹此地险犹昔。
令人搔首长怀疑。白日如丸贴水低。
山烟海雾莽凄迷。杜鹃岂有兴亡恨。
心血虽干亦自啼。

夕 阳

影渐西斜色渐昏。炎威赫赫竟何存。
人间苦乐无多久。回首东山月一痕。

霜 月

古戍寒笳半夜风。平沙如雪月当空。
征人乡思深闺梦。同在清冷一镜中。

卖 花

野卉山花枉价廉。选红已落美人嫌。
生涯也被游蜂笑。忍把春光换米盐。

寄石迂吾集集乡

浊水溪清未有期。故人相见竟何时。
世间魔力黄金大。累却诗人不作诗。

搆衣

耐冷池头一杵操。征人未返敢辞劳。
寸心已共砧声碎。犹见胡尘满旧袍。

送虚谷之大陆

同是世间一分子。肯教辜负有为身。
生来职责居先觉。忍把艰难付后人。
袖里乾坤伤迥仄。眼前故国叹沉沦。
吾曹往日乘风志。好向中流击楫频。

小逸堂

(故黄倬其先生曾设教于此复善艺菊)

昔至小逸堂。九月菊花黄。今至小逸堂。
菊花九月香。菊花无今昔。感此意惨伤。
昔人今不见。满庭花木长。簌簌风动竹。
喃喃燕辞梁。向夕儿童散。抛案笔砚荒。
短篱不碍月。草际映流光。芭蕉漾清影。
独立自徬徨。谁复念吾辈。斐然正成章。

小逸堂赏菊呈吴秀才

老圃寒花着意栽。艰难亦似育英才。
秋高始见黄英吐。争送幽香案上来。

囚系台中银水殿三首

食饱眠酣坐不孤。枝头好友黑头乌。
知人睡晏精神减。破晓窗前即乱呼。

坐久心安外虑忘。怜他枝上鸟啼忙。
无端最是芭蕉雨。搅乱闲情思转长。

一死原知未可轻。吾身不合此间生。
如何几日无聊里。已博人间志士名。

囚中闻吴小鲁怡园笼鹤

夜静风恬鹤唳清。与人无患亦哀鸣，
料应顾影飞难去。辜负秋云万里情。

系台北监狱

功疑惟重罪疑轻。敕法何尝喜得情。
今日侧身攫乳虎。模糊身世始分明。
幽囚身是自由身。尺蠖闻雷屈亦伸。

我向铁窗三日坐。心同面壁九年人。
未能屋里见青天。盆底何知日皎然。
只爱殷勤墙上月。穿窗特地伴孤眠。
微蚊破梦作雷鸣。吮血应嫌太瘦生。
只有此心犹跃跃。倚床爱听暮笳声。
日色无兴云鬓侵。铁栏深锁昼沉沉。
邻监忽地书声响。似向幽冥听福音。

出 狱 作

心地无私但率真。杀身未敢诩成仁。
不知自昔交游者。患难相从有几人。

出 狱 归 家

莽莽乾坤举目非。此身拚与世相违。
谁知到处人争看。反似沙场战胜归。

偶 成 七 古

往事艰难从头数。吾生于世究何补。
沦落终教长者怜。谦冲乃受少年侮。
三餐麩饭未尝缺。一睡沉酣将近午。
人言我是自由身。谁知有恨正难吐。
回思去国十年前。蹭蹬强谓他人父。
草芥命微身自贱。有生转觉无生愈。
扁舟远泛桃花源。溪深何处问渔夫。

倘逢德子祐遗民。应讶真人有洪武。

李君兆蕙同黄张二君过访 因留住劝之以酒书此言志

满腔碧血吾无吝。付与人间换自由。
短鬓渐疏终不悔。南冠对泣总堪羞。
劝君更尽一杯酒。何物堪消万古愁。
徒作哀吟闲过日。寸心未死肯教休。

晚 霁 独 步

坐拥书城大觉闲。扶筇蹑屐渡前湾。
独穿野径寻幽处。伫看林投倦鸟还。
绿水涨溪初过雨。白云粘树忽遮山。
斜阳亦自黄昏易。可有丹砂与驻颜。

哀闻卖油炙粿者五古（日政时代）

夜长眠易足。一觉眼朦胧。出门瞻天象。
北斗正当中。十月严霜降。余寒荡晓风。
我裘尚畏寒。哀彼谁家童。颤缩复颤缩。
体羸衣衫薄。一声油炸桧。屋檐惊冻雀。
行经派出所。卖声时间作。忽被警官拘。
簌簌但泪落。人家睡正好。衾褥温暖生。
扰梦鸡初歇。汝复荷荷声。欲续未完梦。
瞿然忽震惊。他罪或可恕。此罚断难轻。

大人且怜之。怜我孤零子。忍冻起清晨。
原望有生意。不想卖声高。飞入大人耳。
梦好忽中断。吾罪合当死。法在情难恕。
絮絮将何为。几次乞放归。放归日暮时。
有货已难卖。饥肠雷鸣饥。归逢继母怒。
怒彼归何迟。云汝贪嬉戏。饱矣休再食。
邻童笑声哗。方事军斗贼。可从与之游。
未容留顷刻。饥寒三尺身。嚶嚶泣路侧。
尘起北风号。天日为昏黑。

偶 成

雪后梅花见色香。云开桂魄倍清光。
坂堪叱馭何须怕。事到临头好自当。
渐觉世间难独处。且分余力替人忙。
杨朱为我非初愿。须发无妨任自长。

留 须 五 古

齿落不再生。摇摇悲欲脱。髭剃悲复长。
每苦劳人拔。悠悠縲继中。忽焉将一月。
绕颊森如戟。得意更怒发。一捻一回长。
脸皮痒复热。载盆莫望天。坐使肝胆裂。
岂无丈夫气。岂无男儿血。悲欲示吾衰。
聊与少年别。

近日心思纷然向在狱中毫 无思虑镇日安泰犹觉可怀

犹忆为囚日。圜扉郁更深。
是非难到耳。恩怨不关心。
重履人间世。遂为俗虑侵。
红尘千万态。入眼泪潸潸。

晚 霁

积雨带云归远岫。斜阳随水泻横塘。
竹梢沥乱留余滴。添得闲窗晚意凉。

饮 酒

世间万事皆萦心。悲哀欢乐递相侵。
生者劳劳死寂灭。豪门酒肉贫民血。
愚民处苦久遂忘。纷纷触眼皆堪伤。
仰事俯畜皆不足。沦作马牛膺奇辱。
我生不幸为俘囚。岂关种族他人优。
弱肉久矣恣强食。至使两间平等失。
正义由来本可凭。乾坤旋转愧未能。
眼前救死无长策。悲歌欲把头颅掷。
头颅换得自由身。始是人间一个人。
生平外此无他愿。且自添衣更加饭。
天道还形自有时。留此双睛一看之。

掀髯据案思量久。酒倾始觉杯在手。
掷杯拍案眼向天。乌兔双驰又过年。
年年岁始多闲日。似此佳时忍教失。
李桃梅杏皆已花。邯郸酒薄易为赊。
莫放春光醒眼过。举杯劝影且自贺。

席上赋赠蔡惠如先生

马牛鞭策去来身。也鲜嘶风奋绝尘。
怀慎空为唐宰相。放翁乃作宋诗人。
千年草泽思兴楚。一棹桃源耻避秦。
已不要生何畏老。输君肝胆自轮囷。

漫 兴

檐前燕子始来归。几箭兰花得雨肥。
廿四番风犹未死。绿阴如幄楝花飞。

定 寨

卦山一登临。相逢无相识。回顾旧时伴。
杳杳不可得。有怀强自秘。未敢轻太息。
凭高发奇想。眺远穷目力。白帆贴碧空。
水天浩无极。平野拓西南。连峰障东北。
度溪流足下。度山挟肘腋。屋舍叠鱼鳞。
村落布棋石。垒废蔓草长。兴亡剩遗迹。
山河历历新。世代悠悠易。先民流血处。

千载上犹赤。苍茫俯仰间。禾油漫阡陌。
天地自闲旷。世间何迫仄。欲作天地游。
共谁借羽翼。坠地生为人。悲伤多惶惑。
前途障碍地。努力披荆棘。

清 明 偶 得

淡淡闲云薄暝天。斑支红润草绵芊。
往年例有清明雨。昨晚谁分蜡烛烟。
自少离家怜五弟。他乡求学已三年。
遥知客里思亲意。南望能无一惘然。

赠 陈 虚 谷 三 首

驱车万里入幽燕。更上长城瞰北边。
今日中原无净土。匡时大任属青年。
眼看兵匪交为患。心惜官民尚晏眠。
却说此行殊不值。巴陵未泛洞庭船。
隋堤杨柳久雕零。却向扬州听雨声。
明月放船桃叶渡。西风吊古石头城。
伍胥门外寒涛急。西子湖中绿浪平。
如此溪水留不住。怪君马首却东行。
怪君行迹半年违。不食言多亦自肥。
谈吐仍留豪气在。诗词应贮锦囊归。
人方揽胜恣行乐。我直强权妄肆威。
却得一言夸奖好。顿教面上有光辉。

国姓井“彰化古迹”

井废空遗迹。犹留国姓名。
泉枯沙不动。泥壅草丛生。
指剑灵虽异。沈牛理莫明。
只今来览古。阁阁听蛙声。

偶 成（咏日政时代巡查补）

一自扬名后。非同草野身。
用刑还及母。执法竟无亲。
时日亡及汝。威风代有人。
清如风还袖。到底不忧贫。
饱饭闲寻事。贪功每陷人。
心同鹰隼鸷。性比犬羊驯。
以我同胞血。沽他异样恩。
不知民可贵。但畏长官尊。

吾 民（日治时代）

剥尽膏脂更摘心。身虽苦痛敢呻吟。
忍饥巢米甘完税。身病惊寒尚典衾。
终岁何曾离水火。以时未许入山林。
艰难幸有天怜悯。好雨兴苗滴滴金。

吾人（日治时代）

郁郁居常恐负名。只缘羞作马牛生。
世间未许权存在。勇士当为义斗争。
一体有情何贵贱。大千皆佛不闻声。
灵苗尚自无均等。又敢依违颂太平。

贫 女

折花欲插鬓。对镜意千重。世无悦己者。
美好难为容。自媒良可羞。空戴怯独守。
未识金屋中。颜色若般秀。将花入朱门。
聊尔致殷勤。始信倾城貌。自堪迷惑人。

北 投 浴 场

抽得忙中一日闲。澡身聊复赴温泉。
绿阴绕槛楼台静。听倦溪声又看山。

哭 林 明 君

舍身曾与作牺牲。岂为区区后世名。
同志怜君偏早死。伤心如我独偷生。
桑榆晚景双亲泪。刀尺残灯少妇情。
今日素车南郭路。风凄云暗杜鹃声。

登厦门观日台

夜宿留云洞。晓登观日台。
秋心正无着。倦眼忽惊开。
金厦双拳小。台澎一水来。
凭高意何限。临去首重回。

当 家

父老不堪劳。家计聊自操。生齿日以繁。
田园固不多。所得供租税。剩者能几何。
诸弟有远志。负笈赴异地。生当家始有。
未识钱财贵。俨然公子风。不惜买书费。
家计仅能支。巨任虑难持。不学不自存。
忍令辍学归。欲筹膏火继。且忍家人饥。
闲来一回顾。心疑终不悟。记得我祖时。
家道犹寒素。用度颇裕如。粟帛余仓库。
以今比从前。宅广增良田。手头转拮据。
眉睫时欲燃。安能日倒行。再过往时年。

晚 晴 独 步

积雨朝及夕。吾意郁不舒。开卷难成读。
枯坐欲何如。蹑屐公园来。云凝雨初止。
竹间漏残阳。影照前渠水。绿树薄霭含。
青山新睡起。缀草珠累垂。掠波燕差池。

一树白梨花。开傍节孝祠。妖艳桃与李。
零落无余枝。行登八卦山。途逢二童子。
烂漫好天真。尚堪共告语。读书便圣贤。
千古无此理。相顾各含笑。但云求学迟。
只爱读书好。圣贤非敢知。我闻心大欢。
仰天一舒啸。传响入深林。惊飞楼定鸟。
独惜此时情。无人能与晓。

书 愤 四 首

事到难平略一吁。昏昏若辈更何诛。
幸能入彀犹夸智。不信群狙肯受愚。
乱世奸雄曹孟德。弥天骄子大单于。
而今两目长须闭。怕看狰狞百鬼图。
一身毁与谤相兼。且避瓜田自远嫌。
无识可怜民暗弱。恃权久失法尊严。
非罪罪犹罹公冶。杀人人竟信曾参。
料应此事忘难了。留作他年酒后谈。

淤塞沟渠积水腐。人间何意唱尊古。
利名一世丧贪夫。仁义千秋误尼父。
老而不死是为贼。犊有初生岂怕虎。
纵然血膏横暴吻。胜似长年鞭策苦。

纷纷扰扰世相异。是非久已颠倒置。
老天无奈权力何。贤才易惹众人忌。

黄花有约近重阳。拟就东篱拚一醉。
醉后吟诗付西风。为我殷勤报知己。

收录于《应社诗卷》

狱中日记四首

第二十六日

闻道今宵正月圆 几回搔首向窗前
榕阴漏出娟娟影 只碍墙高不见天

第二十七日

长夜漫漫怕失眠 昨宵又被乱愁缠
不闻屐响经墙外 便有鸡声到枕边

第三十一日

欲渡迷津过 提携及众生
众生登彼岸 大道始完成

第三十三日

只因不说话 又再被拘留
口舌生来短 心胸满是愁
临机无应变 贻误欲谁尤
不耐为囚苦 何时得自由

附 录

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生成及发展

——代序

王诗琅

一

文学，如果是有些史家所说的，一方面也是某一时代、国族、社会以及它的意识形态及感情的镜子的话，那么，本省光复前所生起、发展、结束的新文学，无疑地就是符合这句话的镜子。

台湾新文学的发生及开展，谁都知道是在日人占据台湾中期以后的事：这时候，日人的“统治”已经上了轨道，“统治力”遍及台湾的每一个角落，不但统治形态定型，社会也告安定。可是不愿异族统治的民心，仍然如故，枪炮刀剑的武力抵抗，虽然早已平息，代之，受过近代思想洗礼的包括文化运动、启蒙运动、政治运动却如火如荼大有燎原之势，新文学运动就是在这时候以文化运动的一支队伍的姿态出现的。

日人据台计达五十年又四个月，其统治期间，台湾是他们的殖民地，日人是统治者，台人及山胞是羔羊，也是被统治者，文学既然是社会的镜子，这种殖民地生活当然会反映到文艺作品里去，成为一种殖民地文学。

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既然是日本殖民地产生的文化形态的一种，那么，我们倘要检讨其过程时，照理，首先非了解孕育它的基础和根源不可。换言之，我们先来剖析统治台湾的根本问题，那么，包括新文学的文化形态的性格自然会豁然明白。

台湾在一八九五年乙未割台之前，本是中國大陸的延长，它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都与闽粤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连系紧密，大多数的居民本来就是这两地的移民。日本统治者对此深有认识，所以当据台之初，即竭尽全力，以切断此关系，使台湾及居民依附他们，作名符其实的日本殖民地及“忠良”的“臣民”。

到了中期，“统治”的成效虽然渐著，但台湾和中國大陸的关系，仍无法切断，不绝如缕，也可以用“藕断丝连”的成语来形容。纵然“统治”和“榨取”越巧妙，但被统治者的台人的不满如故，只是反抗的方式，由于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知识的普及等等，跟以前大不相同，况且新反抗者都是由受过新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接替，他们已不是单纯以刀枪作武力的扑斗，方法是多彩多姿的，有政治运动，有启蒙运动，有妇女运动，有文化运动……等等，新文学运动就是其中一支文化队伍。这一支以文字写作作为武器的运动，因为性质特殊，后来一直发展壮大，而且还摆脱从属的地位，纯站在文学的立场，发挥它的功能。这虽然是日据末期的倾向，但从客观而言，这时候反日只是成为潜在意识，本质未变，台湾文学当然仍是民族文学，台湾新文学的这种特质，也是要了解它时，应有的基本认识。

台湾的这一段文化活动，若仅就文学水准而言，还是属于初期的，成就不大自是毫不足怪，原因固然很多，最要紧的有几端，简列于下：

(一) 台湾地处孤岛偏僻，历史短暂，闽粤来台的移民，又

多是从事农耕的农民，传统文化意识稀薄。

(二) 日人据台后，殚精竭虑要消灭汉人的传统，切断台湾与中国关系的一切。

(三) 日人据台后，一方面全力推动其文化教育，可是效果显彰不易。所以日文作家出现较迟。

(四) 文字语言本是表达意志、感情、事物的工具，百年来，台湾政治主权几易、文化及文字语言几变，台籍文艺工作者忙于文化的体会及文字语言的习得。

(五) 台湾新文学原具有反日色彩，本为日当局所厌恶，故明阻暗挠，时加干涉。

二

台湾新文学的本质及特征概如上述，不过我们倘要理解其历史的意义及文化意义，最好是从其文学的演变分析着手。关于这一类的文章，不但早已有人写过，笔者也已写过，且有专书问世。为避免重复，我们只想止于综述其发展过程，并把它分为几个时期，简略提一提它的特征：

(一) 萌芽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全世界弥漫着民主自由思想、民族自决的主张，祖国也掀起五四运动的暴风雨，同是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则于一九一五年发生三一万岁事件。这些风潮唤起在东京台湾留学生的民族觉醒，他们为了表示台人的意志，争取自由，相继组织各种团体，策动反殖民地统治，嗣后成立的新民会遂成为反日指挥中心。未几，政治运动和文化启蒙运动双管齐下，同时进行。

一九二〇年在东京创刊的《台湾青年》及以后的《台湾》、《台湾民报》等杂志，遂成为他们的喉舌。台湾新文学的种子也

是在这些杂志里播下、萌芽、发展、壮大的，而且《台湾民报》还与祖国的文字改革运动遥遥呼应，也于台湾首先采用白话文作为文字发表的工具。当时，黄呈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及黄朝琴的《汉文改革论》等就是其重要的论述，它及《台湾民报》的这革命性措施，以台湾新文学运动而言，不但是为它打先锋，也是它的序幕，可是正式向旧文学开炮的却是始自张我军，继后懒云、杨云萍等人的创作，则是其实践。当时，《台湾民报》一连串转载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字，或许秀湖、蔡孝乾等人撰文介绍祖国文学革命的动态，对这一时期的台湾新文学运动都有很大的作用。在这一时期活动的，此外还有苏维霖、刘梦华、张梗、江梦笔、施文杞、易前非等人。以发表的文字而言，这一时几乎全部是中文，小说、评论、诗等样样均有，不但收获渐佳，社会上的反应也好。

（二）开展期 一九二五年十月，台湾文化协会成立，民族运动的大本营渐移到台湾来，文化启蒙运动大见开展，全台民族意识昂扬。一方面，日人的台湾殖民地体制渐告完备，各业规模渐具，教育普及，民智大开，而《台湾民报》大受欢迎，由半月刊，而旬刊，而周刊，终于一九二七年七月获准改为在台发行。这些对于文化开展，台湾新文学奠基，都已供给良好的场地。同时台湾也渐酝酿着文艺空气，一九二四年赤阳社发行《文艺》杂志，这本薄薄的小日文文艺杂志，内容姑且不谈，可算是台人最初编印的，不过这初试的啼声鲜有人知。到了杨云萍、江梦笔于一九二五年春问世的中文文艺杂志《人人》已经有相当的水准，暗示着台湾新文学方兴未艾，而且具有潜力。《台湾民报》迁台后，新文学方面在其卵翼下，得到更大的方便，活动也更加积极、蓬勃、活泼起来，逐渐走上了轨道。

在这一时期主要的活动人物，除了继续上述的张我军、懒

云、杨云萍之外，还有杨守愚、一村、周定山（一吼）、陈虚谷、蔡愁洞、李万居、翔、病夫、郭秋生、黄石辉、徐玉书、克夫、点人、毓文、杨华等济济多士，所用文字还是中文。然而被困在这小岛上有志从事新文学的人士，除了日文之外，无法摄取世界新知识、新潮流，尤其是与中文作家有切身关系的中国大陆新文学动态也无从获悉，新作品也无法接触，因此，本来早就已经患着贫血症的台湾新文学，症候尤有日渐严重之势。这一时期，散在民间的歌谣、传说等所谓“民间文学”渐受人注意，识者多有提倡搜集整理。这时候的文艺写作，虽然仍是中文居多，但也渐有日文出现，且有日人创办的新文学杂志出现，日人作家也已不鲜，上清哉、藤原泉三郎、中山侑、西川满等人即较为人知的作家。台人新创办的文艺杂志有《现代生活》、《晓钟》、《赤道》等，此外，具有思想色彩的《洪水报》、《伍人报》、《明日》等虽不是文艺杂志，但均辟有专栏，刊载文艺作品，对于台湾的新文学的开展，不无贡献。

（三）成熟时期 台湾新文学经过《台湾民报》及于一九三一年改为日刊报《台湾新民报》的大力支持、一番培养，并由有识人士爱护之后，已逐渐成长、茁壮起来，终而相继出现了林辉焜、赖庆、陈镜波、陈君玉、徐坤泉（阿Q之弟）、山竹、张文环等人写的中日文长篇小说，以及林履信、黄得时等的评论。

一九三二年秋，中文文艺杂志《南音》半月刊问世，懒云的代表作《惹事》就是在这本杂志发表的，提倡台湾话文的郭秋生还于此尝试他的理论，发表其试作。日人平山勋、别所孝二的台湾作家协会也是在这一年的六月成立，并且编印《台湾文学》三期，不过都遭日当局禁止发行。这一年爱好文学的旅东京台湾留学生王白渊、张文环、苏维熊、曾石火、吴坤煌、巫永福、刘捷、施学习等人于该地组织台湾艺术研究会，发行《福尔摩沙》

三期，就台湾新文学而言，这实是一件值得纪念的。该会后来与新成立的台湾文艺联盟合流，不过其解散是不是明智之举，识者之间颇多议论。合流后该会也改称为台湾文艺联盟东京支部。台湾艺术研究会成员齐整，都是后日台湾新文学的健将，《福尔摩沙》水准也高，尤其是吴希圣的《豚》一作颇为人所称道。

同是这一年的十月，居住台北爱好文学的青年组织台湾文艺协会，并于一九三二年发行《先发部队》杂志，这一期仍全部是中文，后受日当局干涉，乃改题为《第一线》，这一期则是中日文并刊，两期都有主题，《先发部队》的主题是“台湾新文学出路的探讨”；《第一线》的主题则如卷头言是“民间文学的认识”，显示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关心。该会主要人物是郭秋生、廖毓文、朱点人、林克夫、陈君玉、黄得时、青萍、徐琼二、吴逸生、王锦江等人。

这一时期正值国际局势险恶，日本情势剧变，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日本法西斯势力逐渐嚣张，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阀得寸进尺日益猖獗，台湾的日本统治阶级对台湾民族势力攻势凌厉，悍然压杀所有的民族运动。因此，民族阵营内对文艺研究素养及兴趣的战士，纷纷逃入这象牙之塔，参加文艺工作。文艺阵营得此生力军，力量大增，生气勃勃，展开工作积极起来。

（四）高潮时期 全台的文艺在此浓厚的空气中，酝酿着大同团结的气运。台中的张深切、张星建、赖明弘等人善体这种空气，乃开始筹备，并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在台中市召开全台文艺大会，席上决定组织台湾文艺联盟之外，并选出委员，决定编印《台湾文艺》月刊杂志。这《台湾文艺》经六个月的筹备才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创刊。这网罗全台文艺工作者的杂志，一共发行了十五期，到了一九三六年八月才在无形中消灭。可是当台湾

文艺联盟在全台掀起高潮的时候，台中的杨逵、叶陶夫妻新起炉灶，突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创刊《台湾新文学》杂志。这杂志一共发行十五期，创刊后同时发行《新文学月报》两期，新杂志的目的虽然不明，论者咸指为是故意要“分庭抗礼”，不过这一举显然使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更上层楼，使这空气益加热闹起来。平心而言，这两杂志在文学主张并无轩轻，作家也是共通的。

在这一时期台湾新文学显然已摆脱初期的暴露式的政治色彩，纯站在文学的立场从事写作，所以艺术气味也渐浓厚。主要的作家除了前述之外，中文还有林越峰、谢万安、蔡德音、绘声、林精繆、赖玄影、张庆堂等人，至于日文则有翁闹、史民、郭水潭、吕赫若、施维尧、江灿琳、杨启东、吴天赏、陈逊仁等人。此外，这些杂志还刊有洪耀勋、陈绍馨、郭明昆、苏维熊等人的学术论文。再则在日本的大杂志当选入选的作品有杨逵的《送报夫》、吕赫若的《牛车》、张文环的《父亲的脸庞》、龙琮英的《种着木瓜树的市镇》等，王白渊的诗集《荆棘之道》则备受称赞。这几篇在台湾新文学史上都是具有纪念性的里程碑。这一时期在台湾新文学的前期是属于最重要的时期，它不但摆脱了从属的地位，建立了自己的阵地，而且是人才辈出，作品水准也渐高，并且重要的日文作品大都如上述是在日本发表或入选的。还有一件应该特别提起的，就是日当局继废止各报的“汉文栏”之后，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对《台湾新文学》也下令禁载中文。这时候国际风云日紧，又是在七七芦沟桥事变的前夕，此举实同对中文作家宣告死刑，由此，中文便正式宣告结束。这时候，台湾的中文新文学已是奄奄一息，日当局的这种措施，只是给它一个光荣的下场。

（五）战争时期 《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相继停刊后，台湾的作家丧失了发表的场地，台湾的新文学沉寂了一个时

期，后来日本的大阪每日新闻的“台湾版”每星期曾辟有“南岛文艺栏”，但实际上与台湾的关系不大。但旅台日人方面有上述的藤原泉三郎、上清哉及新原保夫等人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创办《南海文学》（月刊，共发行二卷一期），一九三四年十月，西川满、矢野峰人、岛田谨二等人创刊诗杂志《妈祖》（发行十六册），一九三六年一月，台北帝大文学学科创刊机关杂志《台大文学》（安藤正次、矢野禾积编）是其主要的刊物，颇为热闹。

七七侵华战争爆发后，日人在台施行战时体制。随着战争的激化，文艺工作者已无法再事写作，因此，部分人士相继到中国大陆谋求生存。到了一九四〇年，趁日本所谓“纪元二千六百年”，成立第一期《台湾文艺家协会》，同年元旦，并由西川满主编发行《文艺台湾》，一九四一年五月，张文环、王井泉、黄得时与脱退《文艺台湾》的中山侑等人，创办《台湾文学》季刊，这两本杂志就是战时台湾文艺的主力，主要人物，除上述之外，台人有龙琮英、吴新荣、疑雨山人、叶石涛、张冬芳、杨千鹤、林博秋、吕赫若、王昶雄等人，日人有西川满、滨田隼雄、坂口禊子、中村哲、长崎浩等人，不过这两本杂志虽然对立，但在文艺思想及意识并没有甚么不同，只在民族感情上各据一方而已。后来几经变化，到了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第二年，《文艺台湾》抛弃艺术至上主义，宣传色彩浓厚，“第一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台湾也有台日各两人代表共四人参加。他们返来还在各地举行讲演会，一九四二年二月二日，张文环以《夜猿》一作与西川满同获皇民奉公会第一回台湾文学赏。这时候时局愈形严重，四月，文艺家协会自行解散，以其组成分子组成皇民奉公会所属的文学团体台湾文学奉公会，这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互为表里，从事树立“台湾皇民文学”，第二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台湾代表人选由这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主持，仍是日人两

人，台人两人。

战争末期，日本败象显明，但日当局仍作困兽之斗，于是由台湾文学奉公会主办，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台湾决战文学会议”，出席台日作家六十人，讨论主题“确立本岛文学决战态势，文学者的战争协力”，席上通过西川满所建议的“献上文艺杂志”，纳入“战斗配置”，于是《文艺台湾》、《台湾文学》便合并起来，改为台湾文学奉公会的机关杂志。一九四四年六月，由于台湾总督府情报课的要求，台日作家分别被派到各地农矿兵工等场地参观，以其见闻写成小说，这些都编在《台湾决战小说集》乾、坤二集。

此外，台湾文学杂志社会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创立《台湾文学赏》，第二年发表的受奖人是张文环等人。再则战时中的《南方》杂志，虽然有几篇有关新文学的文字，但是该志旨不在此，只算是点缀而已。

三

我们从上面约略的叙述，也可以知道，台湾新文学是孕育于日本殖民地体制下的，以反日新文化运动一支派生队伍出现；因此，它的基调本来就具有民族思想和民族意识，况且初期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以白话文为写作工具，性格极为明显，日当局忌嫌他们的民族思想，毋宁说是当然的。而且它又跟五四的中国大陆新文学亦步亦趋，反帝、反封建是其最大题材，至于反殖民地体制，更是它所需的客观状况所产生的特质更不消说了。纵然后期社会情形的变化，写作工具的主力也移到日文，脱离了暴露式的政治色彩，作纯粹文学的艺术表现，而且跟日人作家并肩从事写作，末期且在日人的政治压力之下沦为宣传工具，但无疑地民族

意识、民族思想未泯，反而隐秘起来，仍成其底流、潜在意识，日当局未尝不知这个道理，只是为了加以利用，充耳不闻、加强控制而已。

台湾大半的历史是殖民地或化外之地，文化水准本来不高，何况地处海岛，在五十年又四个月的日本殖民地统治下，跟世界及祖国的文化隔绝、或是半隔绝的状态。产生的新文学的成就，由于旧的既有文字已丧失，新的文字又未完全学成，对他自准奢求，良好的佳作聊聊无几，毋宁说是当然的结果。关于此事可以举出几点以供参考：

(一) 台湾自己未割据后，初是要学习中日两种文字，后来中文渐被淘汰，新兴的白话文又只限于少数人能懂，写作不普遍。况又以异民族来学习日文不易，纵令统治者大力推行，也要经过一段时间方能产生效果。

(二) 日人深知被统治者的知识水准越高，对他们的统治越不利，因此，在台湾只普遍推行普通教育，以供其驱使。这形成台湾新文学的先天不足，日文作家也不易产生。

(三) 世界知识滔滔，日人紧闭的知识洞门虽明知已被撞开，可是他们仍用尽方法明阻暗挠。以致台人接触世界新文化的机会少，文化进度自然缓慢。

(四) 在这种客观条件下生成开展的台湾新文学，本来如上述就先天不足，基础脆弱，何况表现工具的文字几易，兼以难以写作为职业。

(五) 来自闽粤的居民，身虽负背着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但他们都是以农耕为主，对自己的文化都不关心，没有文化基础。

台湾光复以后，这些障碍尽撤，初期虽然有一段空白，幸而社会进步，教育普及，几年来省籍年轻一代的文化斗士、尤其文学写作者辈出，他们杂在年轻的大陆人之间从事文学建设，成绩

斐然，这是多么堪足以慰有心人的事。

然而日本殖民地体制下台湾新文学的这一段资料，从任何角度来看，虽然都很重要、很宝贵的，可惜星移月换，在无情的岁月转变之中，这些都已逐渐散逸或湮灭，现在苟不急起直追搜集保存，恐怕这段先贤以血和泪水换来的记录，势必跟历史一并消灭。

李南衡先生是一位好学之士，酷爱乡土文化，尤其是对于日据下台湾的乡土文学，深为关心，且有卓越的见识，他穷数年的岁月，以无比的耐心和毅力从事搜集，凡是他认为有价值的必设法得之而后已。他还以此为自己的责任。举一例子，他深知懒云的成就，曾数往彰化访其遗族搜集，这是笔者所深知的事。

他把搜集的这些文学资料整理变成《日据下台湾新文学集》问世，并分为《明集》及《潭集》，每集各数册，前者是中文集，后者是日文集，各集又分为小说、诗、文献等选集。还应特别提起的是《明集》第一册是《赖和先生全集》，这位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所写的作品虽然不鲜，成就也高，可是很奇怪的不但没有他的专集，也少为人知，这次出版实是他的炯眼之处，懒云先生地下有知，当会感谢这位年轻人。

南衡先生具了满腔的热诚为编印这套《日据下台湾新文学集》，还特地创办一家“明潭出版社”来办理，这是表示他破釜沉舟的决心，也是常人不易做到的事。笔者在此对他的壮举谨表衷心的敬意，并祝他的成功！

一九七八、二、一八

赖 懒 云 论

——台湾文坛人物论（四）

王 锦 江 明 潭 译

不论是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其最初的发生形态，都是作为文化一般的派生现象，紧密地结合着现实而诞生的。因之，台湾的新文学，当然也不例外。

萌芽于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顷，而于十四、五年（一九二五、六年）勃兴的新文学的呼声，虽有人说是直接受到中华民国的胡适之或陈独秀的影响，但是，主张台湾新文学是当时台湾年轻的知识阶级中澎湃着的近代精神之一波，怕是更为恰当的。

对于吟风咏月、劝善惩恶的东方式的旧文学观正面发动了正面攻击的年轻一代，认为文学绝不功利性地从属于任何事物，也不是装潢有闲阶级的客厅的风流韵事。他们认为文学是严肃的人生；认为文学经由其自身的完成，而产生社会的机能。当时高举新文学之大旗，而直逼旧文学之牙城，并发出激烈的炮火的，有张我军和蔡孝乾等人。然而，处在喧嚣的论争之中的赖懒云，却正埋首写着目前在台湾新民报连载的小说《春雷谱》，而稍后受到杨云萍的评论。陆续不断地发表了《无题》、《斗闹热》和《一杆秤仔》的赖懒云，在喧哗的文学论战的一旁，经由作品的实践，努力于台湾新文学的开拓。

事实上，台湾的新文学能有今日之隆盛，赖懒云的贡献很

大。说他是培育了台湾新文学的父亲或母亲，恐怕更为恰当。前年，当台湾文艺联盟成立之时，他立即被公推为联盟的委员长。单从这件事来看，就能知道他在台湾文坛中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了。当然，虽说还有许多客观的因素，但较诸日文作品的相当的进展，经过了十余年的中文作品中，还没有多少能超过他的。这毕竟也说明了他杰出的过去的成就。

他是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年）医学校毕业的开业医生，所以年辈甚长。他不是那种才气焕发的才子型人物。他不苟言笑，是一位温厚的长者。他常常会不断地左顾右盼，有一种时常担心会不会妨碍了别人的谦逊。如果许我们稍微夸大地说，他正是所谓良心的知识阶级的典型人物。由于他要不断地随着时代的潮流进步的缘故，他和同时代的受到民主思想陶育的人们有些不同。正如我们能从他的作品窥见的，他还保有大量的封建文人的气质。

他同情弱者。他是看见了贫困的人们悲惨的生活就不禁叹息的人道主义者。但是，他的这种气质是一种自然的发露，所以若以近代意识形态的范畴去规范他的思想，怕是终会徒劳无功的。因此，杨逵说他“在某一个意义上说，是台湾关心大众生活的文学的元老”这句话，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是对的。换句话说，他相信阶级问题的必然性，也同情穷苦阶级，但是他决不会跃身其中，去领导运动。侠义的正义感，才是他的思想的真面目。

他的处女作《无题》（发表于台湾民报，一九二五年八月）和接着发表的《斗闹热》（《民报》，一九二六年一月）的成就，并不算好。及至发表《一杆秤仔》（《民报》，一九二六年二月），才稍具近代短篇小说构成的体裁。这以后的作品倾向——将焦点指向小商人和农民的生活——也在这一篇作品中暗示了出来。

《一杆秤仔》的故事梗概，是一位因为生病而失去耕地的农民得参，向亲戚借得一只金花簪去典当为本钱，并向隔壁借得一

根秤子，做卖菜的生意。他在街上得罪了警察，说他的秤子不准，而根据度量衡规则在旧年除夕被起诉。于是发生了悲剧。当然，他的故事和描写的手法，变化不算诡异。但是作为初期作品，是颇有几分历史意味的作品。

这以后一连串的作品，象《不如意的过年》、《蛇先生》、《雕古董》、《辱?!》、《浪漫外纪》、《鸡的故事》和《善讼的人的故事》里，可以感觉到作者要奋力钻入这些现实的意力；看得见他想办法把现实照着它的现状表现出来的努力。

今年新年号的《文学案内》杂志中，登载中华民国、朝鲜和台湾作家的作品介绍，译介了赖懒云的《丰作》。但从艺术评价以论，我宁给予《惹事》（载《南音》，一九三二年一月）以更高的评价。

一般说来，他的作品由于全力贯注在事件的进展，而常常失去具象性，人物也比较不生动。但是，在《惹事》中，他再也不只是现实的揭发，在技巧上，即便连小说中的一只鸡，也生动活泼地具象化了。《惹事》以系列的形式，只登了三次，可以断读，也可以当长篇读。据说，他写《惹事》的本意是要表达他自己思想的发展过程的，但只写了三篇而绝，令人十分的惋惜。

在《惹事》中，他充分地发挥了圆熟的技巧。若以这篇来窥视赖懒云的作品之全貌，固然也是很好的作品，但即使只有这一篇作品，已足确立他做为一个作家的存在了。

《惹事》中的“我”，固不外是作者年轻时代的写照，但写在《惹事》中的，甫出医学校之门，少不更事，正义感强烈，急躁鲁莽的“我”，却没有做开业医生的自信，在无所事事中，到处与充满了欺罔的世界发生冲突。许许多多的喜剧，便这样地展开了。

这一篇作品所给予我们的感动，是夏目漱石《少爷》中的幽

默，加上略为冲淡了的鲁迅的辛辣所混合的味道。这种既幽默又辛辣的描写，正是赖懒云所喜欢的典型，却可说在这一篇中描写得最为生动、多彩。但这以前的作品中的人物，如《一杆秤仔》中的得参、《丰作》中的添福、《归家》中的“我”也都是这种耿直可爱的人物。

《惹事》的主人翁每当看见不公、不正的事，都无法不感到忿懣，并且要积极地去纠正事物的是非。但又每次终于于失败。但是，他所追求的现实，动辄脱离事物的本质或核心，而很容易只让人见到事物的表象。因此，他的现实揭露，偶尔会被视为是一个捉狭不驯的青年的恶作剧罢了。然而，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要亟力正确地捕捉人的灵魂和肉体，看透事物的本质的，严肃而认真的艺术家的。当我们读着他的作品时，我们不禁会想：如果世上住的全是象这样正直的人，这世界该多么容易过日子啊！

当我们读着他那吟唱农民生活的悲惨的，以“澎澎！湃湃！窸窸！窸窸！窸窸！”开始的长诗，我们感到作者真挚的艺术创作态度，在我们的心中有力地脉动着。他是一个无畏无惧，不欺不诈地，正确表现了台湾现实的作家。而正因为他不欺不诈的正直性，越发增高了他的作品的艺术果效。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台湾文学是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交流，而一般的台湾作家，都受到双方面文学的影响，很少只受其中一方面的影响。但是赖懒云却是这个受到单方面影响较大的人。较之日本文学对他的影响，他可说是由中国文学培养长大的作家。

时代在不断的推移。往往台湾社会运动的一切阵营和派别，终于归于溃灭。目前，思想界正漂流着一股由于险恶的国际情势所酝酿的一股令人窒息的空气。这样的一个时代，便要求旧有意识形态的解体。而由于赖懒云并不是一个先行于一时代的英雄人

物，就有一份更多、更大的苦痛。被遗弃了的、失去了理想的他，又当然不能不寻求麻醉的途径。于是醇酒和美人成了他唯一的去处。

他的随笔《赴了春宴回来》（载《东亚新报》新年号）中有“不时敢违我母命，美人情重极难违”之句；坦白无伤地写出了他最近的心境。在长时停笔后的近作《一个同志的批信》（载《台湾新文学》创刊号），便是一个被时代遗弃而又失去希望的人的自嘲。

有人曾评论他的作品，说他的作品中缺乏一种纯粹之美。这是错误的。他是一个不能不和我们这样的时代联系起来评断的作家。但丁通过他的《神曲》、歌德则通过他的《浮士德》来抒发他心中的悲苦；而现代人却必须借着对于现实的反映来倾倒自己心中不平的抑愤。因此，赖懒云必须将由作品所假设的，没有假象的，遍在于当前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现实，以现实主义的，时而嘲讽的笔致，加以描写。

他的艺术手腕，有一种把事象淡然地、不焦燥、不喧嚣地向读者娓娓道来的大家的风格。但是在他的近作《一个同志的批信》里，令人觉得他过去的强韧性显得淡泊了，创作的火花也显得抑弱了。如果笔者的这个观察没有错误，这是做为一个作家的危机。

当前台湾的中文作家最令人烦恼的问题，是语言使用的问题。不论如何，居住在台湾的人以来自泉漳两州的人为多。泉漳语的移为文字已有困难，更何况它们已经过了几世的土著化，因此文字之应合其语言的变迁，于今尤为困难。但是，文字是要求一种切实感的，是要求言文的一致的，因此，如何表现台湾语言，便成了一个难题。在昭和六、七年（一九三一、三二年），随着台湾新文学的勃兴，台湾语言使用的问题，成了激烈论争的论题。

然而，赖懒云似乎在很久以前即已敏锐的理解了这个问题，

很早就避开了作品中使用台湾话的困难，而写下了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读得懂的作品。虽然目前在作品中写台湾话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倾向，但在实践上却尚无人出于赖懒云之右者。下面的举例，足以表现他中文写作的语言上的生动性。

是回家后十数日了。刚好那卖圆仔汤的和卖麦芽羹的，同时把担子息在祖庙口，我也正在那边看墙壁上的广告。他两人因为没有买卖，也就闲谈起来，讲起生理的的微末难做，同时也吐一些被拿去罚金的的不平。我听了一时高兴，便坐到庙庭的阶石上去，加入他们的谈话中间。

“记得我尚细汉的时候，自我有了记忆，就看见你挑这担子，打着那小铜锣，赍赍地在街上卖，不知有六十岁无？敢无儿子可替你出来卖？”我乘他们讲话间歇时，向卖麦芽羹的问。

“六十二岁了！象你团仔已成大人，我那会不老？儿子虽有两个，他们有他们的事，我还会劳动，也不能不出来赚些添头添尾。”

卖麦芽羹的扞一扞须，这样回答。

“你！”我转向卖圆仔汤的：“也有几个会赚钱了，自己也致着病，不享福几年何苦呢？”

因为他住在这条街上，所以我识他较详一点。

“享福？有福谁不要享？象你太老才可以享福呢。我这样人，只会受苦！”卖圆仔汤的答道，又接讲下去，“圆仔赚不成钱，做的零星生理，米柴官厅又当当紧，拖着老命尚且开勿值，享福？”

——《归家》

他是一个极为认真的作家。每写一篇作品，他总是先用文言文写好，然后按照文言稿改写成白话文，再改成接近台湾话的文章。据说也有时反其道而行的。然而也因之他的作品也显得十分工整。

他虽也写些律诗绝句，但因这些诗颇近于白话文而饶有兴味。他之力求旧诗之易懂，当然也是他的一种有意识的努力。下面就介绍一首他的绝句——

知是风声是雨声，
啼啼唬唬打窗鸣。
曲腰缩颈都无用，
薄被如冰睡不成。
但听风声已觉寒，
终宵辗转着难安。
料应花树多吹仰，
园里新栽竹数竿。

近年来在台湾人中间的日文文学，逐渐在发展，而且有佳作不断出现。相形之下，中文创作则有衰微不振之势。赖懒云的作品不但已无过去产量之丰，即前揭近作《一个同志的批信》，也显得萎殆散漫了。

当我们按照他的年代顺序通读他的作品时，我们看见每一篇作品的发展情况。笔者毋宁还对于作者今后的努力和成就，寄予期望。我不记得有谁曾说过这样的话：三十而写小说，至四十始能写出真正的小说。在这个意味上，笔者仍愿寄厚望于他。

原载于《台湾时报》二〇一号，一九三六年八月。

赠 懒 云

虚 谷

到处人争说赖和。文才海内独称高。
看来不过庸夫相。那得聪明尔许多。
平生惯作性灵诗。珠玉连篇不费思。
艺苑但闻夸小说。世间毕竟少真知。
乡里皆称品学优。少年原不解风流。
那知心境年来变。每爱偷闲上酒楼。

收录于《虚谷诗集》

一九五〇年六月，中华诗苑

追 忆 赖 和

杨云萍 明 潭 译

懒云赖和氏在今年一月三十一日，易箦于彰化自宅。台湾于是不仅丧失了一位最为优秀的文学家，也失去了一位廉耻之士。现在，我想写一点东西，藉以排遣他身后的我们的哀愁的万一。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台北帝大附设医院（今台大附属医院）的一个病房里。时间是在他要出院的前一天（出院后没有几日，他就过世了）。我们已经许久没有过那样的谈话了。看着他水肿的脸，我有某种拂之不去的预感。然而当时他的意识却十分清明。甚至于精神也很好。我们时而互相握着对方的手，时而谈着台湾民俗研究的事。他谈起《民俗台湾》这本杂志，对某一位年轻学者关于台北杂货铺的调查工作，认为主题很好，是世界性的大问题。

当时我虽然老惦着病房门口“谢绝访问”的牌子，但不知不觉间，竟忘了赖和先生是个病人的事，把自己做的一些日文诗和汉文诗诵读给他听。我说，在我的《村居杂诗》中，自以为颇有得意之句——“田水溉余小溪涨，鱼儿闪闪月新弯”。他说确是佳句，也说若不是在那个实景中的人，写不出这样的句子。我笑

着说“一江春水长鱼苗”也不差时，他也笑了起来。后来我们谈到关于台湾的各种文献。他说，一等病好，一定到你家打扰一个把礼拜，好好读读那些书。（赖和先生为人的客气，使他一生几乎从来不曾去“打扰”过任何一位朋友。这样的一个人说要到我家住一个礼拜，于今想来，或者也是一种前兆吧。啊，吾友，习静斋〔杨云萍先生在土林的书斋，藏书很多，远近闻名〕的藏书，竟永远不得你的阅读啊……。）

话题又扯到中国一位文学家，便谈到他的《北平笈谱》了。然后我们又谈及连雅堂。过了一会，赖和先生突然高声说：我们所从事的新文学运动，等于白做了！我茫然地注视着赖和先生。他把原来躺卧着的身体，撑起上半身来，用左手压住苦痛着的的心脏。我慌忙地安慰他：不，等过了三、五十年之后，我们还是一定会被后代的人纪念起来的。我一面强忍着眼泪，一面说：我带来的这些桔子，挺甜的，要不要尝一个。啊！谢谢，他说。于是他又躺下身来，回复了原来温厚的神貌。

便是在这以后的数日，赖和先生去世了。按古历算来，享年四十九岁。阳历的岁数，则是五十岁。

我平素不读台湾的报纸，所以先生谢世的事，是直到很晚以后才知道的（丧主不曾各别地发出讣闻），也因而未能去参加先生的丧礼。据参加了丧礼的一位知友说，参加葬礼的人众，多达五百多人。做为一个医师，先生是彰化数一数二的，最孚人望的医生，至于被民众称为“彰化妈祖”的程度。他每天所看的病人，都在一百名以上。然而，先生的身后，却留下一万余元的债务。他的生活是那么的简朴。据说，一张处方笺还收不到四十

钱。原来医生也有好几种的啊！一个多月以后的今天的夜央里，我写下这篇拙文，以吊念故友。也许我原应写一些先生生前的业绩吧？然而，所以没有写出，是将以更详尽地记叙于来日之故。

故友啊！安息……。

癸未、三月二十日夜半于习静楼上。原载于《民俗台湾》三卷四号，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

忆赖和先生

杨 逵 明 潭 译

印 象

我无法以清晰的形象，想起初会赖和先生当时的印象。

我想，这大约是由于在当时有许多人的云然聚集，人声喋喋，而且这杂乱的状况就那样延续了好一会儿的缘故。

因此，所谓初会面的印象，即第一次见到赖和先生的那瞬间的印象，于今已茫然无由想起了。

然而，我却记得很清楚：初见赖和先生时，我的感觉绝不是一般人说起，初会某人的印象所常说的一见而心仪，或者说初会时毫不令人畏惧，再或者说初见就令人感到和蔼可亲之类的那种。

谈到我当时的感觉——其实，不如说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倒还来得真实些——毋宁应该是超越了这些一般初见的印象吧！

那是距今十四、五年前的事了。

那时我在彰化住了一个很短的时期。

我住在“赖和医院”附近一间茅葺的小房间。我还记得：为了租这个小房间，赖和先生还帮了许多忙。

我们一些文友便时常顺路或顺便弯到先生的家去。

先生的客厅里，摆着一个长方形的大桌子。在桌子上，经常摆着几种报纸和杂志。

我便时而一个人，时而同好几个人，在这儿纷纷出入，把它当自己的家似地任意使用着。

不论先生在不在家，我们便这样随意到这儿来，随意读报，随意地发着议论，又随意地走了。

先生不在的时候，大抵都是他出诊的时候。而每当先生在的时候，往往都是在忙着看许许多多的病人。

这样的時候，我们在客厅里就会时而听见先生和病人的谈话声。

但是，仿佛我们都不曾理会先生的存在，而先生也不曾理会到我们的存在。

然而，事实似又不然。我在想：这种互不理睬，不以为意的情况，岂不正如一家之人在时常相见、团聚而了无空席的状态。这样的想法，尤其在初闻先生的噩耗以迄于今，尤其戚戚焉以为然。

但是，在当时，先生确实并不特意地招呼我们，而我们也乐于先生之不特意招呼我们。

然而，只要有一点儿空隙的时间，先生仍然会从他的诊察室到客厅里来。但不论先生之来、先生之去，都至极飘然，不引起我们或者先生的特别的注意。

这就象一家人在家中起居，并不特别互相在意一样吧！

但是对于先生，我却不能说全然没有印象的。现在，当我想起先生往日的音容时，我感觉到与照片中的一位文学导师给予我者相仿佛的印象，浮萦脑际。让人觉得他有若小乡下的读书人似地，淡淡泊泊，把一切都付托于人。当然，这并不是我初会赖和先生时的印象，而是我对于那个时期的先生的综合印象。

当我和一些文友身体不适时，我常常就默然地坐在先生面前的小圆凳上。一把衣服解开，先生的听诊器就伸了过来。

——哪儿不舒服啊？

先生问。

——怕不是得了肺病吧？

我神经质地说。

即使是那样，先生还是带着他那好性情的微笑，写下处方。

于是药就送来了。

我没说一声“谢谢”，就拿着药回去。

我和先生两方面，谁都没有去想药钱的问题。

一向胆怯倍于常人的、神经质的我，却在先生面前变得毫不腼腆、拘束，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

“破了又补”

这以后，我又流落到高雄有一段时日。在高雄，我试了好几样工作，却终于一事无成。

最后，好不容易去干砍柴的工作，而安顿下来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以八元的代价租到一幢据说闹鬼的很大的房子。

在高雄叫做内惟的地方的寿山之麓。那山就一直逼到我的庭前。猿啼之声，时而可闻。这些猿猴常常会到展其枝丫于我的屋顶上的龙眼树上来。就从这样的地方，我天天上山去，爬到树上去挑拣薪柴。

当时生活的粮食，便是将这些收集起来的薪柴，用借来的拖车由我拉到街上，由妻卖掉柴薪去换来的。

隔两、三天就这么出去一趟，赚个两元上下的。

如果不曾因而使我的孩子们得了因营养不良而来的各种疾病，那么，这时的我的生活，可以说直如置身神仙之境了。

我得以把一向没写完的几篇小说写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当时，先生是新民报学艺部非正式的部员，因此我就把写好的几篇，径寄给先生去。

就在这些文章中，我有一篇是用中国白话文写成的。现在虽然已忘其题名，但总之，有一段我写一贫农之穷苦，而欲形容其衣衫的褴褛。

那时我才开始学着用中国的白话文写小说。

回想起来，那真是大胆，不自量力到令人捏一把汗。

过了几天，这篇文章被寄了回来。

在许许多多亲切、热情的删修和评语之中，我在描写贫农的穷状，形容得令人想象起一身褴褛的乞丐的那一小段，却全被他用红笔划去，只改成一句“破了又补”。

我记得当我读到他这句修改，曾为之雀跃而喜。

毕竟，我所想表现的那个贫农，并不是个不三不四的乞丐啊！我所想要写出的，是一位不为困苦所屈，坚决地想工作下去，想自己站立起来的贫农。

对于这样的主人翁，“破了又补”的一句话，便增加了仆而再起的千斤的重量。

命名之父

大约也在这个时候，先生竟成了我的命名之父。虽然，起名在先，抑或改文章在先，于今已不能清楚记忆。然而，在当时，先生亲切地为我润改文章的情形，便有如此者。

我自来对于父亲为我取名为“贵”颇感嫌恶。

这嫌恶之情，到了知道有“杨贵妃”而稍释。但是及至于知道了杨贵妃的末路，对于我的名字中的“贵”字，也益加讨厌了。

然则，我也不曾积极地想起个什么样的笔名，只是偶尔也曾署名“杨达”而将文章寄给先生。

我的《送报夫》的前半部分，经先生之手，得以登载在《新民报》上。我记得这是我初次以“杨逵”之名出现的文章。但究竟是这一篇还是某一篇不曾发表的文章上首次用杨逵做笔名，于今也记不真切了。但不论如何，这笔名是我原来漫不经心地签写着杨达的名字上，经先生认真地用朱笔圈去“达”字，而清楚、明白地改成了“逵”字的。

毕竟当时先生是怀着什么意思这样地改了我的笔名，现在已无由稽考了。是不是先生以为我的“达”是“逵”的笔误，或者先生自己以为“逵”比“达”好些呢？

这些已无由知道了。

但先生终于因而成了我的命名之父。

当然，就象先生“破了又补”那一句话，我也从新改的逵字连想到李逵，想到李逵的双斧，而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个名字。

这篇小说终于全文登在《文评》杂志上，那是两三年以后的事了。那时我已经又回到彰化，受到先生种种照拂。

在事先毫无迹象的情况中，我终于从日本收到《文评》杂志。我拿了杂志去看先生。

赖和先生站在诊察处的门前。

赶巧那是没有病人的时候。

——登出来了啊！

先生只这样地说了一句话，拿着杂志，走到里间去。我无言地走出了先生的家。

黄 昏

我开始弄花谋生的次年，先生的公子因肠炎在台中医院入

院。有一个黄昏，天色暗得对面不能辨识人面的时候，先生突然造访我的花园。公子入院的事，便是在那一回初次知道，而先生也以探病之便，顺道来到花园的。其实，说的是顺路而来，其实医院的方向和花园的方向，真是南辕北辙。当时我住在旧火葬场背后，离开市街相当的远。

——怎么样，还能过日子吧？

先生问道。他于是在花园走了一圈，探头看看我那搭建经年的小房子，摸摸孩子的头，到了天色全暗了下来以后，才到医院去。

虽然我接受先生物质上的援助的事并非再三，但现在每想起当时的情况，总是眼热心塞。先生是断然不将他的好意强加于人的。当他向人施其善意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做得一点也不显眼，不增加对方精神上的负担。

丧 礼

先生过世后的次日，我因事上街。晚上回到家，看见在一张名片上的一张便笺。拿起来一看，是友人来访留言，报知先生仙逝的事。

翌日，收到彰化一位友人报知同一件事的明信片。

我于是终日茫然地思想着先生的事。

但尽都是些漠无头绪，纷纷乱乱的事。

恍惚间，觉得先生真是飘然而来，又复飘然而去了。

参加丧礼的当天，我从市街上的人听到各种追忆先生的话：

——赖医师到了已经都不能起来了，心里还净在挂念着病人的事啊！

——赖医师自己不论怎么身体不适，只要有人请，他总是大概出诊的。

——赖医师每天看的病人总有百人以上，但他的收入却比每天看五十个病人的医生还少。

——有些病人请赖医师赊下药钱。但对于看来根本不可能还钱的病人，是连帐都不记下的。

这些话虽然并不是第一次听见，但却使我为之深深地沉思起来。

我想，先生在看病的时候，不，甚至不在看病的时候，都生活在奉献的大我之境。

送葬的行列开始通过街巷的时候，我首次看见了路祭。在送葬的行列所要通过的街道两边，摆着致祭的香果，插着香火。

一般的路祭，是为了藉此从豪富的丧家取得一点赏钱的。但对于先生的路祭，却全然不同。

我看见有些老太太，躲在街角，一边拭泪，一边对丧葬的行列揖拜。

是没有足够的钱摆出路祭呢？或者以为惯俗的路祭，无从表达自己的心意呢？

但不论如何，我却看见那珍贵的眼泪。

那并不是特意要让别人看见的眼泪，

那涌自永不涸干的心泉的眼泪……。

原载于《台湾文学》三卷二号《赖和先生悼念特辑》，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小说与懒云

守 愚 明 潭 译

通尧兄送来一张名片，要我为台湾文学社写一篇关于《小说与懒云》的文章。由于长时期没有动过笔，且又时时为病魔所缠，本来想辞谢这个托付，但是，无奈小说是我平生最为畏敬的懒云先生在人生历程上最光辉的成就之一，遂欣然答应写这一篇文章。

在中国的白话文学运动达于高潮的--九二〇年前后，受到这个潮流所影响的台湾青年学子中，也自然地发生了“文体解放”的要求。由于张我军所投出的一颗炸弹，突然爆开了言文两阵营间的一场论战。

如所周知，向来的任何问题的讨论，都没有得到过一个具体的结论。但是，也正因为这样，反而引起世人对于争论中的问题的关心。在文白问题的讨论中一旦播种出去的白话文的种子，也不能期待其立刻发芽、开花和结果。

这时候，第一个把白话文的真正价值具体地提示到大众之前的，便是懒云的白话文文学作品。在一个文言文的世界中，以先人所以为浅薄粗鄙的白话文为文学表现的工具；写大人先生辈以为鄙野不文而垂弃的小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冒险性的尝试。而由于他的创作天才和文学上的素养，幸而成功地完成了这

个尝试，并且多少给予白话文阵营以自信，并煽起无数青年对于“小说”的热烈的爱好。

赖懒云的小说发表甚早。关于他的小说的文学价值，本文不拟加以介绍或评论。

我只想在这里报告一下他在主持民报文艺栏当时的苦心和热意。

民报原没有设文艺栏。但经过了言文论争，又发表了赖懒云的小说之后，当时民报的编辑醒民思有以促进台湾新文学之报道，就主张设文艺栏，为文学同好者提供发表、讨论的园地。然而问题并不简单。首先，是文艺栏的主持人问题。醒民自身多忙，而且对于文艺也缺乏必要的把握，因此就必须另外物色一个文艺栏的主持人。除了适当的人选难觅，报社本身的财务，也没有余裕来增请一人。这样经过数次讨论之后，才知道了要一起解决人才和经济难题的上策，将文艺栏创设的重责整个嘱托于懒云氏之外，别无他法。

当时，在一片未开垦的台湾新文学园地中，作品之贫弱，自不待言。偶见几篇作品，大多是没有写完的东西。“好”作品固不论矣，即“差不多”的作品也十分难求。因此，在这一时代的文学编辑人的苦心，不言而喻。

我们都知道懒云氏是一位医生，而且又特别为病患所信望的医生。一天平均起来，总有百名上下的病人来请他看病，则他生活之忙碌，是可以想见的。但是，在这样的生活中，他对文学的热爱，奖掖后进的决心，却始终是一贯的。

通常，一个编辑者的任务，无非只是担当作品之阅读从而加以选择的工作。遇到“不合格”的作品，就把它往纸字篓一丢了事。但是，懒云当时的文学界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为了补白报纸空下来的版面，就无法去选择原稿。他当时几乎是拚着老命去做

这份工作的。他毫不珍惜体力地去一一删修寄来的稿子，有时甚至要为人改写原稿的大半部分。常常有些文章，他简直是只留下别人的情节而从头改写过。

由于医务的繁忙，常常要到晚上十时以后才得空闲。因此，他担当编辑选稿的工作，便是这十时以后的事。为了润改来稿，他工作到凌晨的一、两点，是常有的事。如果碰到急迫的工作，工作通宵，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事。这是何等重大的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牺牲！然而，只要是为了台湾的新文学得以发展，为了作品的品质得以逐步提高，他是任何付出都不推辞的。

懒云氏的这份热情和努力，曾给予当时的文学界很深的感铭，并且逐渐激发了文学青年的创作欲望。也正因为这样，后起的新秀，终于如雨后的春笋般地涌现了出来。

他不但在民报的文艺栏尽了很大的努力，获得很大的成就，即对于当时的几个文艺同人杂志，也给予热诚和切实的支援。

我常常会这样想——即便是一种新文学的诞生主要是出于一个新时代的要求，又即便是新文学的发展是一种必然的过程，但是，当时如果没有一位象懒云氏那样即有创作上的天才，而且又有对新文学事业的推展抱着热情和决心的人，来担当、领导这个时期，并担任这一艘台湾新文学的大船的舵手，则相信台湾的新文学，是无由达成若今日的状态和成就，而且一定还要走多少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吧！

因此，我认为赖懒云是台湾新文艺园地的开垦者，同时也是养育了台湾小说界以达于成长的褓姆。

懒云氏之逝，令人不能不为台湾文坛之失去一位优良、热情的恩师而痛惜。

原载于《台湾文学》三卷二号，《赖和先生悼念特辑》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哭懒云兄

虚谷

君志为良医，欲以匡时弊。闾里皆感恩，贫困多周济。悬壶三十年，活人难以计。

门庭若穿梭，不见稍衰替。若为他人有，致富得权势。君乃无所益，清风生两袂。留得身后名，与人传一世。

人言为善荷天庇，先生何反天妒忌。我云祸福本无定，老天昏昏浑似醉。

众生自生还自灭，灭乃如归生如寄。千秋功业已成就，地下应亦无怨意。

君不见山上冢累累，古人今人去相随。世间未有长生药，谁能幸侥独免之。

偶生而为人，不须过欢喜。纵死而作鬼，亦莫苦伤悲。尧舜与孔孟，尚无法可施。请看炮火方满天，漫山遍野尤多白骨与死尸。

常恨欢会少，奈君日日忙，有时相过访，身穿布衣裳，人们便高呼。握手喜相逢。

礼节皆疏略，颇有陶潜风，时捻数茎须，态度自雍容，诸谑多妙语，心窍最玲珑。

引吭发高吟，惊动小儿童。欣然意自得，呵呵笑一场。与尽

飘然去，使人倍凄凉。

此景尚依稀，念之断人肠。

斯疾缘何起，寻思理自明。利他成害己，任侠枉轻生。一死纵难免，此心终未平。

尘寰知己少，禁得不伤情。

徒言海外有神仙，灵药无从得秘传。人尽伤心何况我，君偏短命岂由天。

利名不竞真高致，诗酒相娱合自然。别有风流佳话在，凭谁健笔写长篇。

当年遗恨失娇儿，醉后嚎啕哭更悲。我亦伤心难自抑，与君对洒泪如丝。

谈心已觉少同群，知己何堪生死分。他日定军山上路，月明时节最思君。

收录于《虚谷诗集》民国四十九年六月中华诗苑

懶云做城隍

一 剛

懶云在台湾新文学运动里是一位最有成就的人，建立了辉煌的路程碑，同时也是一位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这可以说是谁都知道的事。

懶云是彰化市的开业医生，市仔尾的他的诊所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有成百的病人出出入入。以普通的医生来说，这么繁荣的医生造成的财产是相当可观的，可是到了本省光复前年，他逝世为止，他虽不止“身后萧条”，可是还是没有什么积蓄。这是他的收入除了暗中资助抗日运动之外，凡是贫苦的病人，大抵是不取分文的，听说：因而有很多穷苦的觉得过意不去，于病中或病后拿了养的鸡鸭，或是生产的東西要送给他，但他都拒而不收。

他歿后，八卦山的坟墓，经常有人到那里去拜，那是感他恩德的人的一种感谢行为。这或者不足奇，最奇怪的是他的墓上始终没有甚么杂草，始终是光净的。这到了后来才知道，原因是无知的民众不知从那里传来的荒唐话，说他的墓草可以医好病人，所以墓上才经常被拔得光洁。最近还竟愈传愈奇，不但墓草经常被入当作药用，还传他已做了高雄的“城隍爷”，彰化市近乡的神棍，并且利用他，庙里的童乩“举”这“和仔先”（他本名賴

和，一般民众叫他为和仔先）的乱，大医人病，大赚其钱。

地下的懒云倘若有知，定必苦笑，而作他那慈祥而不形于色的愤慨。

原载于《台北文物》三卷二期·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日。

赖和是谁？

梁景峰

一

赖和是谁？他活在什么时代？他做了些什么？

这些问题在今天的知识界里，可能是很陌生的问题。今天的知识界里流行的东西五花八门，“知识爆炸”得令知识分子应接不暇，新鲜刺激的东西太多了。有谁会去追问，去查证过去的人物，尤其是那个不引人骄傲的过去，那个杂乱不清的过去？但是如果现在不追问这些事，不查明这些过去，那么过了几年以后，曾经活在那个时代的前辈们可能相继仙逝，我们将更难求得历史的真相，因为我们将缺少一些见证人为我们解答问题。历史的发展线将在我们的知识中留下很大的缺口，赖和这个人物以及和他相关的历史事实将如灰烬，被现实的时间浪潮淹没。

“彰化籍的赖和，当时曾出版过许多小说和诗集，不但是诗人、文学家，同时也是真正的抗日志士。”（杨云萍教授）^①

^① 林森鸿：《台湾史编入教科书之研究》，《自立晚报》一九七六、四、二台北。

“赖和氏有许多佳作，成为台湾创作界的领袖。”（杨逵）①

“小说方面，抗日意识强烈的作品分量不轻，以彰化人赖和所著的抗日小说最为有名。”（黄得时教授）②

“他们还活在世间的时候，因为处境的重压，虽未得充分发挥其才能，但他们遗留给我们的断篇残迹，都叫我们认识他们的伟大的思想和气节。”（杨逵）

“他的小说，无论何人都说好的。”（黄邨城）③

在这儿，我们先介绍关于赖和的几个基本资料：从以上的叙述可知，赖和在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文化界是相当重要、相当活跃的人物。为了认识一个历史，并且澄清一些夸张的传言，我们必须冷静地，不带“乡土情绪”地探求他的生平和作品。

赖和，原名赖河，一八九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生于彰化。少年时代在汉学堂学汉文，一九一〇年入台湾医专（台北），一九一四年毕业后，在嘉义病院行医两年，一九一六年回彰化开业，建立赖和医院。一九一八年远赴厦门，在博爱医院服务。当时“受五四运动的冲击，深感民族自决的重要性，尤其对启迪民智的重要性有进一步的看法，文学不再认为是某一阶层人士的专利品，对白话文的推动遂一己之力。”④于是在一九一九年返台，一面行医，一面参加台湾文化运动，参与了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国民党与新生学会。他参与这些汉民族的组织，主要的活动是参加演讲会，发表演讲，讨论文化问题。虽然他曾经被选为台湾文化协

① 《台湾新文学的二开拓者》、《文化交流杂志》，一九四七、一、十五，台中。

② 魏淑贞：《台湾史编入教科书之研究》，《自立晚报》一九七六、四、六，台北。

③ 黄邨城：《谈谈南音》，《台北文物》三卷二期、一九五四、八，第60页

④ 赖恒颜笔述，一九七六年。

会的理事（一九二五）和临时中央委员（一九二七年）以及台湾民党的临时委员（一九二七年），但是他真正重要的身分却是医生和作家。尽管如此，日本殖民政府的统治工具还是相当看重这个作家医生，先后在一九一三年（搜家），一九一五年（逮捕拘留后释放），和一九四一年（入狱）对赖和下手。一九四二年他在狱中得心脏病，出狱后，一九四三年初病逝，当时还不到五十岁！

他大约在一九二〇年后开始创作，但发表作品则是一九二五年开始。这之后写作不辍，通常是利用夜晚十点以后的时间，因为白天来看病的人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只用汉文写作，绝不用日文。早期曾经先用文言文起稿，再改写成白话文。当然这种方法是很费时费力的，所以后来熟练白话文后，便改用白话文直接写作。他因为写得多，又为避免引人注目，便用了很多笔名，比较常用的是懒云和甫三，偶而也用安都生、灰、走街先等。和写作相关的工作就是编辑，他曾和黄周一一起主持《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的学艺版，此外也当过《南音》杂志、《台湾新文学》杂志等的编辑，其中以《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的实际工作成绩最大。他以作家和编辑的身分，结交和培养了不少较年轻的作家，无形间形成他的影响力，而使“彰化俨然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中枢”^①。虽然当时的文化运动也有路线的分别，各个人物间也有私人的不快，但他们对赖和却是一致推崇，原因不仅在于他的文学作品和编辑地位，同时也是由于他为人的诚意和救人的医德。

前辈作家们对赖和医德的报道虽然可能有点夸张，但基本上应当是正确的。由于他穿台湾服，“举动质朴而有礼貌，说话更

^① 守愚：《报颜闲话十年前》《台北文物》三卷二期，第63页。

是谦虚而得体，看来是一位货真价实，有修养的乡下佬，而且很理解穷人的困苦，所以经常每天上百个病人来看病，他也就天天忙。人们送给他一个名‘和仔先’。据说，他死后，在八卦山的墓经常有人去拜，去怀念他，甚至把他的墓草当治病的药草服用。”^①这种报道可能把赖和过度理想化，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赖和受百姓和知识界敬重的程度了。

很奇怪的，台湾除了绝大多数善良正直的人民之外，也会有一小撮无聊的低下人物。在光复后，民众和彰化市政府为了纪念赖和先生，公认他是先烈，把他的骨灰供奉在忠烈祠。但不知什么时候冒出口据时代的御用绅士，到处活动游说，不知用什么借口，硬使烈士“退出”忠烈祠。真是妙剧！公认的先烈还会被除名，进了忠烈祠还会被开除！

二

他的作品相当丰富，约有一千页左右，大部分是小说，还有旧体诗、新诗、报道和评论。这些作品发表在当时重要的报纸和刊物上：《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南音》杂志、《台湾文艺》杂志等。

小说作品约有二十篇，都是两万字以内的短篇。在语言文字上有个基本的相通处，就是使用白话文，而且后期的作品比早期的更通顺，更口语化。虽然在一九二五年左右台湾的汉语新文学运动才开始，但赖和的小说文字除了稍嫌生涩外，很少出现用字和句法的错误，他使用的字词大都是常见的简单字，很少难字和抽象用语。他不用长句，只用短句，就是用逗点（、）等于今日

^① 一刚：《懒云做城隍》，《台北文物》三卷二期，第117页。

(,) 的用法, 把主句和各种副句或副词片语间隔, 使句子的意义明朗化, 不易使人误解。所以念起来相当顺口, 并无噜嗦的感觉。小说中人物的对话也力求真实, 符合当时状况, 所以大都用台语口气, 常用一些极幽默的古成语。在故事的形成技巧上, 则可以一九三一年作为一个分水点。这以前的小说, 通常从某一时间的地点环境描写开始, 然后再导入故事; 一九三一年以后, 则有一个技巧上的大进步, 象《浪漫外纪》(一九三一)、《丰作》(一九三二)、《惹事》(一九三二)、《赴了春宴回来》(一九三六), 都是一开始就出现小说人物, 甚至直接用人物对话开场, 已具备相当现代的手法。

在故事的发展上有一个特点, 就是善用强烈的差距对比, 使事件的演变尖锐化。比方《一杆秤仔》中一个卖菜人的秤子本是正常, 但偏被有权力的警察诬为造假。以这个平常无力的卖菜业者长期受辱的心理为焦点, 故事就呈现一种要到达高潮的紧张性, 最后是“市上亦盛传着, 一个夜巡的警察被杀在道上。”这种演变似乎是突然的, 但却是合理的发展, 因为只有这样, 冲突才能解决。在《丰作》中, 主角有自信甘蔗的收成好, 其他人也公认会有好收入, 但卖给制糖会社时, 却恰得其反, 连耕作的成本都拿不回来, 这个描写正暴露了无理制度的荒谬性。《惹事》中借母鸡和小鸡惹的事, 来嘲讽“大人”的愚蠢可笑, 以母鸡的具象化来揭发现实^①。在《蛇先生》中极其幽默地描写新医生锲而不舍地追求旧秘方, 最后竟发现“秘方药物”一无所有。

除了对比技巧外, 还有一种讽刺的手法。这个讽刺手法极高明, 因为赖和从不从作者的角度, 也不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去看好

^① 王锦江:《赖懒云论》,《台湾时报》,一三九六年八月,台北,第111页。

笑的主角，而是直接让主角去自导自演，去发狂想，在得意和窝囊间摆荡，自行暴露弱点，在《不如意的过年》中的查大人，就是这种典型。他自我陶醉伟大，但又苦恼新年没有人进贡，所以借打小孩来泄愤和显威风。请看下列绝句：

“幸喜有驯良的人民，可以消费他由怒火所发生的热力
不至把查大人自己烘成木乃伊。”

“怎地一点点聪明亦没有？经过我一番示威，还不明白？
官长不能无些进献，竟要自己花钱吗？”

“呼呼地鼾在睡牢中，电光映在脸上，分明写出一个典型的
优胜者得意的面容。”

《棋盘边》则描述旧士绅们下棋赌博的一景笑剧，其间的妙趣有一妙联为证：

第一等人乌龟老鴛
唯两件事打雀烧鴛

《赴了春宴回来》也是“圣人之徒”的两面性的写照。一群圣人之徒，新旧知识分子在咖啡馆里充风雅：

“吃过晚饭，总觉得失掉了什么似的，心头空空虚虚的，
只是闷，就一直等到喝下酒嗅嗅女给们的脂粉味，才算把空虚填平。”

“不是敢违阿母训，美人情重更难违。”赖和小说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定局的结尾。比方《一杆秤仔》的主角杀日本警察后自杀，看起来故事还未结束，还可再写下去，但是赖和没写下去，因为故事告一段落，而这一段落的冲突已发展到最高潮，以后的事情是另一个故事。而《惹事》中的

阿根已经把警察大人的劣迹横暴一一向人们暴露出来，他等于是已经完成一件事，以后的事得另外着手，所以他“一声也不应，走出门来，直向驿头。”

但是赖和所有小说中最能预示新阶段，预示远景的要算《前进》。这篇散文式的小说描写两个伙伴在黑暗中的一段行程，其间并没有明显的情节变化。对于黑暗行程以及前进中心理状态的描写极具象征性，正符合杨云萍的评语：“形式清新，文字优婉。”

“他俩已经忘却了一切，心里不怀抱惊恐，也不希求慰安，只有一种的直接支配着他们，——前进！”

“前进！向着不知到着处的道上……”

前进正是赖和所有小说作品的一贯精神，每一篇都是与“前进”的精神有相关连性的故事，而产生相互交会的新阶段。这种记言形式的共通性似乎不仅是创作技巧的表现，而主要是对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的掌握！

赖和也和其他几位作家一样，试图将日本殖民地时代台湾社会各阶层的生活表现出来，但是比较起来，赖和的表现较为成功。从他小说作品中可以看出，他较能客观地观察各种现象，而且以冷静的态度和语言制造他的小说人物。他似乎把创作当作理性的行为，而不只是借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观念，因此他的文字就显得很简洁很准确，而没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这种创作态度也是极现代的。

他的小说人物主要可分成三类：台湾平民、新旧士绅与日本统治工具者。奇怪的是在他所有的小说中，可以说只有平民和日本统治工具者发生直接关系，而新旧知识分子似乎是和外界无关

的“独立”圈。平民中又以农民为主，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以农业社会为基本，经济基础是农业，农业人口占大多数，所以和日本统治工具者接触最多的是农业生产者。《一杆秤仔》的秦得参原是佃农，《丰作》的添福是蔗农，《惹事》的阿根也出身农家。此外就是工人，象《可怜她死了》中阿金的未婚夫。另一种在小说中出现几次的是小贩，比方《一杆秤仔》的秦得参夫妇，《辱》中一群小贩，《归家》中的老头。此外就是无业游民，如《浪漫外纪》的赌博流氓。这些平民的特点是没有受学校教育，所以没有办法学到高一点的技术知识，因此也就无法走出经济结构最底层的限制。特别是农民受着劳动土地的局限，不象工人、小贩和无业者具有一定的游动性，所以随时都在统治工具者的掌握之下。而且因为当时生产工具和作物的长期不变，也容易造成思想和行为的固定和惰性。象在《一杆秤仔》、《丰作》、《惹事》中的农民似乎都有性格上的弱点，他们愿意相安无事，能忍则忍，因此他们似乎无力量，只能听任别人处置。他们甚至怀疑要帮助他们改变现状的农民组合和阿根。这些平民只有在生存条件完全被剥夺的情况下才会铤而走险，比方秦得参，《善讼的人的故事》中的平民都是到最后无路可走时，才走向行动。其他象工人和流氓是比较见过世面，比较胆大，敢于行动。不过，象《浪漫外纪》的流氓虽然会打架，必要时也会割日本警察的脑袋，但是他们的英雄心理却没有方向，而且不稳定，所以他们的侠义行为就象廖添丁一样只是个人浪漫主义式的。这些平民的直接对手是日本殖民政府的统治工具者：日本警察，收税官和作物收购者。这些人是不必多作说明的，他们就是为了自己和日本殖民政府的利益，而行使他们的法定暴力。赖和笔下的这种人物就是可颠倒是非，而自己永远是对的：“做官的不会错，现在已经成为定理。所以就不让错事发生在做官的身上。”（《不如意的过年》）。

赖和在写出这些人的能耐时，事实也同时暴露他们的可笑，他们的弱点。从他们的愚蠢和弱点就可以看出，蛮横无理的统治是不会永远存在的。

赖和小说中的新旧知识分子，除了少数例外，都是有钱有闲的一群，他们自成一个“独立”的圈子，和其他团体无直接往来。因为有钱有闲，也就不从事劳动，也就不直接受日本统治工具的压迫。虽然赖和在小说中没有写他们和统治工具者相勾结，但我们可知是相妥协、不相冲突的。因此他们可以过悠闲的生活，下棋（《棋盘边》），上咖啡馆（《赴了春宴回来》），写文章（《雕古董》），卖江湖医术（《蛇先生》）。但这种生活也会过得无聊的，所以在喝酒作乐、打麻雀、吃鸦片之余，也想到这种种和圣贤书的矛盾，而悲哀起来。这种知识分子的矛盾性特别显示在《一个同志的批信》中。一个自以为前进的知识分子，稍受挫折，便会失望，回复自私自利的本性。主角施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苦难的朋友向正好有钱的他求救，但他却想尽了理由安慰自己，去喝酒作乐，并把余款莫名其妙地“寄附”给某大人，最后自我解嘲地说：

“啊！同志！这是你的命运啊！”

这样的说法正好写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虚伪本色，跟王诗琅作品《没落》和龙瑛宗作品《夕影》中的知识分子是同样的典型。不过在赖和小说中，还有部分知识分子了解知识的积极力量，而且能维护知识所公认的真理，那是《惹事》中的新知识分子阿根和《善讼的人的故事》中的旧知识分子林先生。

三

赖和在小说中塑造了各种不同的人物，很生动地描写他们生

活各方面以及性格的多种变化，并且写出各种人物间多样的微妙关系。这些角色并没有完全固定的形象和行方式，并没有象几位作家的小说人物那样类型化，因为赖和是以客观的观察者立场来创作，虽然他自有他的艺术观点和思想方向，但是他并不以自己的艺术观点和思想方向，一厢情愿地把他的某些人物理想化，也不将这些人物间的关系简单化。所以故事的发展并不见得要指向一个理想的方向。既然人物的性格是多面的，能力又随各时间的客观状况有所不同，那么，他们的行为表现自然又是多变的，不是完全可以预期的，不是必然的。这样的创作态度即是科学，也是艺术的，因此创作成果更逼真，更成功。假如只凭着“知识分子的热情和使命感”或者理想的教条来写作，无论如何都不会生动逼真的，都不能算是艺术，因为这样便永远不会发现自己作品中人物的各种缺憾及所受到的各种局限。而赖和对自己和小说人物就是不抱着幻想，对所关心的历史发展也不加夸大。这个基本认识正是赖和了不起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赖和自有他的成就，自有他的艺术世界，人们不必要牵强附会说他的人格和文风象某大作家，赖和就是赖和，人们当肯定赖和自身的伟大。这样才是真正处理事物的原则。本着这个认识去探讨事物，去从事各种工作，人们的文化理想和历史愿望才可能实现！

作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台北，原载于《夏潮》一卷六期以笔名梁德民发表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

我的祖父懒云先生

赖恒颜

我的祖父懒云先生，在我们兄弟出世前就去世了，对他的认识是来自长辈的叙说、祖父的著作和他人对祖父的介绍。

懒云赖和先生，原名河，大家都称他为“和仔先”。他完美的人格，最为老一辈的彰化人念念不忘，因此在他去世后，民间有许许多多传说，都以“圣人”视之，虽然他非常反对迷信，但这可算是民间对他表示尊敬、崇拜的方式。

祖父少年时期在汉学堂“小逸堂”接受黄倬其先生的汉文教育。黄先生的教育方法和其他私塾不尽相同，不要求读死书，除了古文、诗集以外，汉文习作以书信、联句为最主要的课程。早晨上公学校前先上小逸堂早读，公学校下课后再到小逸堂上课，祖父的汉文基础就是在黄倬其先生的指导下奠定的。

十六岁入台湾总督府医学校就读，第一年为预科，要完成中学四年的课程，后四年为医科的正式教育，课程相当不轻。毕业后分别在嘉义医院、厦门博爱医院实习，二十三岁回彰化开业。

祖父前后有九个孩子，但只有两男两女成长，身为医生，这是很残酷的打击，在《圣洁的灵魂》中他写道：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我虽也在行医，尚不足说是高

明，况至于良乎？何事我的儿子也多死于病，一、二尚可自解，因当时经验尚浅，且不尽死于自己手下，至于再三，又在十年后之今日，又完全死在自己处方之里，唉，这将何以对于死者啊！

不杀人不足以为良医，这是世间的定论，别人犹可，况乃自己的儿子呢？在这十年间别人且可勿论，因为未曾有过欲向我素偿生命者，但自己的儿子药杀了三个，这样竟再有行医的勇气？唉！却又舍不得这名利两收的行业。”

在当时医院的业务确实非常的繁忙，但谁也不相信，在他去世后，家属要变卖部分房产和靠他的保险金来偿付住处的分期付款。

他悲天悯人的胸怀，不仅表现在他的行医上，在许多的著作上，他也为弱者打抱不平。受五四运动的洗礼，对民族自决的重要有相当的认识，因此对民族社会运动，积极的参与，尤其对启迪民智认为是最重要的，因此医院内设有阅览室，自由开放，而且大量购买图书，可以说是个小型图书馆。

他的文章和作为相当为当时的有关单位头痛，被停止行医半年，两次入狱。由于求医的人相当多，因此写作文章，大都利用出诊时于车上构思大纲，有空闲时才一再的誊清、修改，态度非常的慎重。

祖父去世迄今已有三十五年了，但他的形象仍活在许多的台湾同胞心中。古人常言：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祖父的受人怀念、尊敬，自有他的伟大之处，虽曾进忠烈祠，又退出，但无损我对他的敬爱。

作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八日

忍看苍生含辱

——赖和先生的文学

林边

一、历史的转折

十六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航海运动，在提供了争夺财富的机会后，开辟了西方的新时代。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以后所急速发展的资本主义，造成了西方权力的勃兴，最后使西方成为世界的主人。近代西方世界的权力结构于焉形成，而其首尾一贯的精神便是势力的扩张与殖民地的征服，这也便是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面貌。这种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向东方扩张，尤其是向远东进展后，随即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近代台湾的命运，列强的侵略震动了近代中国，也震动了近代台湾。

近代中国命运的改变始于鸦片战争，台湾也在鸦片战争以后陷入列强侵扰的危机面中。一八四一年九月中旬英船进犯鸡笼（今基隆），十月十九日再犯鸡笼，一八四二年三月五日英船骚扰彰化外洋；五十年代以后，英国屡次要求在台湾开港通商，采购煤炭。美国在一八五四年，同时有商人虾厘士（Townsend Harris），建议美国政府购取台湾，东方舰队司令伯理（M.C.

Perry) 提出在台湾建立美国基地的主张^①；一八五八年开台湾府(安平)为商埠，一八六〇年开淡水，一八六三年再开鸡笼、打狗(今高雄)，从此台湾真正开放，列强对台湾展开了垄断性的贸易，糖、米、樟脑的输出逐年增加，而进口则以鸦片为主，促使台湾一如中国本土成为半殖民地的社会。国际关系也自此更趋复杂，一八六七年有美国商船在红头屿遇难，船员被生番杀害事件；一八六八年有英人康(Horn)的大南澳侵垦事件，凤山教堂被毁，教民被害事件，怡记公司的樟脑被截留事件，结果，酿成英舰封锁占领安平。一八七四年又有发端于琉球漂民遭难的日本牡丹社进攻事件。一八八四年因中法战争，台湾也成为战场，法军封锁台湾海口。由于外患频至，清廷因而在一八八五年将台湾建省，刘铭传为首任巡抚，他在列强势力的压迫下，循中国本土的自强运动之路，行富强之策，以对抗列强。

十九世纪后期的台湾一方面是列强势力的日日进逼侵扰，一方面是中原文化在台湾的生根滋长，因而使台湾取得了与中国本土完全相同的文化状态：经济上，“中国的移民，带来了当时中国同水准的生产技术，在台湾开展同水准的社会生产力”^②；社会上，移植了同性质的社会结构，宗族制度已在台湾普遍建立，即社会结合关系由地缘结合渐渐转变为与中国本土相同的血缘结合；宗教上，尊奉的神只渐趋统一，而这些神只与中国本土各地区所共同尊奉的也完全相同；文教上，台湾的学校教育与科举均快速成长，致使社会上的领导阶层由豪强之士转变为绅士阶

① 黄嘉谟：《美国与台湾》，第1——72142页。

② 谭英坤：《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台湾社会经济》，《夏潮》，第二卷第四期，第7页。

层，儒家道德观念深入并巩固下来^①，其余如风俗习惯更是彻底的内地化，与中国本土完全凝聚成一个整体。

一八九五年日本占领台湾，结束了半世纪来列强争相侵扰的局面，然而台湾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关系，已置于殖民地的统治、生产关系之下。日本所急欲施行的是对台湾进行资本主义的改造，与确立殖民体制的统治“法律”。日本在占领台湾的初期，首即着手土地调查、止林野渚调查，确定土地所有权，并由创办台湾银行（一九〇〇年），而树立近代的、与日本合一的货币制度，这两大工作，可以说是日本在台湾实施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初步工作。一八九六年，日本国会通过的“六三法”——“台湾总督于其管辖区域内，得发布与法律同效力之命令”，建立了台湾总督能够立法的绝对权力，殖民体制的法律基础也很快就奠定了。

在资本主义化的情势下，日本的垄断性资本逐渐移入台湾，日本资本之进入台湾，初期只是采取国家资本的形态，通过总督府的财政支出，目的在扫荡台湾的封建残滓^②，但自一九〇〇年台湾制糖会社成立以后，日本民间财阀的产业资本，乃以糖业资本为主题，在三井、三菱、住友等日本大财阀的带领下，逐渐扩大，一切生产、交通及金融机关也一如政治都控制在他们手里，日本殖民政府更将林野调查以后取得的大量土地，拨交给日本的大企业，使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对台湾经济成了独占性支配的局面，而台民也就沦为他们的生产工具了。

生活在中原文化传统中的台湾民众，政治上受到绝对的压

① 李国祁：《十九世纪后期台湾社会形态的转变》，《中央日报》，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六日，第十一版。

② 伊大知良太郎：《日据时代台湾经济与日本》，收入周宪文：《稻梁集》，第1067页。

迫，经济上受到彻底的榨取，这是半世纪历史转折的最后结局，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命运最具体的呈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生长的台湾新文化运动，及构成新文化运动重要一环的新文学，自始即担负了特殊的历史任务，那就是反省传统思想，检讨旧社会习俗，使台湾在文化上有所革新，以适应于近代世界。其次则在政治上反压迫，经济上反剥削，以维护被异族统治之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利和民族尊严。

这种批判与反抗的精神，正是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特点，也是历史转折下，文学所背负的使命。而这种文学精神的形成，实以“不但是诗人、文学家，同时也是真正的抗日志士”（杨云萍语）的赖和为先驱，他以冷静的思考，注视台湾的历史苦难和社会现实，以怜悯的心怀，忍看苍生含辱，以不屈服的意志，奋斗不懈，为台湾的作家树立了典范，也带引了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拓展方向。

二、赖和与台湾新文学的成长

赖和，原名赖河，一八九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生于彰化，这一年正是结束半世纪来的历史转折，陷入“仰事俯畜皆不足，沦为马牛膺奇辱。我生不幸为俘囚，岂关种族他人优。弱肉久矣恣强食，至使两间平等失”^①的历史悲剧的一年。十岁时初入书房接受“竹箠（板）先生”的汉文教育，日本设立的学校是不敢进去的，因为害怕“剪发”：

^① 赖和，《饮酒》，《应社诗会》，第14页。

只有“剪发”是件不得了的大事，因为头发不是随便就可剪去。虽然也不晓得是为着什么缘故，在我当时的意识里，觉得没有一条辫子拖在背后，就不象是人，有着这天大的理由，所以学校就不敢去。①

可是最后也不得不在书房先生屡次催促下，进了学校，学习日本。毕业后，有人劝他去做补大人，因为儿玉总督就任以后，已鼓励聘用台人充任警察，可是“那时代的补大人，多是无赖，一旦得到法律的保障，便就横行直撞，为大家所侧目。说起大人，简直就是横逆罪恶的标本，少知自爱的人，皆不愿为”②。

一九一〇年入台湾医学校，决定了一生的事业，以后就在彰化开业行医，建立赖和医院。“医德很高，一生为穷苦群众所仰望”③，他给人的印象是“穿本地的短衣裤，留几根八字须，举动是质朴而有礼貌，说话更是谦虚而得体，在表面上看他，是一位货真价实、有修养的乡下佬”④。

一九二一年当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后，他是重要的干部之一，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传播现代医药常识，参加政治运动，讨论文化问题，“是中部青年中铮铮的人物，改革台湾的社会最热情的青年，有相当的抱负与觉悟”⑤。可是就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这个身分而言，却使他先后被搜查家宅，逮捕入狱，最后即

① 《无聊的回忆》，《台湾民报》，第二一八号，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② 《无聊的回忆》，《台湾民报》，第二二一号，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二日。

③ 杨澄：《台湾新文学二开拓者》，《文化交流》，第一辑，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五日。

④ 黄邨城：《谈谈‘南音’》，《台湾文物》，第三卷第二期。

⑤ 《台湾民报》，第七号，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第9页。

因在狱中心脏病发，出狱后一年便去世。

在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他也开始练习创作，一九二五年八月发表了第一篇作品《无题》，记述一位失恋青年的独白，在散文的形式中加上了诗的语句，被杨云萍称为“是台湾新文学运动以来头一篇可纪念的散文，其形式清新，文字优婉”^①。此后不断有作品发表，而且都以中文写作，这是他本人除了终生穿着“台湾服”外的第二个重要标帜。他的医业相当忙碌，“每天总有百多个患者包围着他”，因此，写作时间都在“晚上十点钟以后，洗过澡，吃完了饭，又得执起笔来为删改稿件或自己创作而加班”^②。写作的方式则“是先用文言写后，改作白话来，有特殊处，再由白话文修改当时台岛用的话文”^③，可见他的用心之苦。

一九二四年末，“在北大受过五四文学革命的洗礼，而且年少气锐”^④的张我军发动了文学革命，呼吁大家“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因而造成了新旧文学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赖和也表明了对旧文学的批判态度，他认为：

一、各种学术多由时代的要求，环境的影响，而渐次变迁，或是进化或是退化，新文学就是在此法则下，循程进化而产生的。

二、旧文学不屑与民众发生关系，而新文学则以民众为对象。

三、过去的旧文学，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今天已沦为受人余唾的“痰壶”。文学是社会的缩影，在今天的社会里，能够满足地优游自得，啸咏于青山绿水之间，醉歌于月白花香之下，

① 杨云萍：《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回顾》，《台湾文化》，创刊号。

② 黄郛城：《谈谈“南音”》，《台北文物》，第三卷第二期。

③ 同上。

④ 叶荣钟：《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第329页。

恐怕只有旧文学家。

四、旧文学大师们创作了台湾现代腌烂的固有文化，养成了一般人们儒顺的无二德性。

五、旧文学家以众人所不懂为艰深，一字有来历为严谨，那也不见得有什么价值，将老嫗能解的诗文，乞丐走唱的词曲，视为没有文学价值，也只自见其固陋而已①。

就象中国本土在五四前后所进行的文学革命，为中国现代新文学奠定了基础一样，台湾的新旧文学论争也为新文学的创作铺了路。但是论战尽管进行得很激烈，在初期却鲜有人从事创作，实际上，“在民国十四至十六这几年，只有赖先生毕路褴褛地开始他大胆的尝试。”②日据下的台湾新文学一直到一九三〇年都还处在奠基期的阶段，发表的园地仅限于《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的学艺栏。就这一点看，赖和实为使台湾新文学进入奠基期的开创者。加上当时《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的学艺栏是由他主编的，因此奠基期的文学发展方向，自然也受到他的影响。日后的文学生涯中，他还积极地参加了《南音》、《台湾新文学》等杂志的编辑工作，“成为台湾创作界的领袖”③

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赖和发表了诗：《觉悟的牺牲》，小说：《斗闹热》、《一杆秤仔》等三篇主要作品。这三篇作品表现了赖和一生创作的三个主题，那就是旧社会习俗的败坏、被屈辱的人民及弱者的奋斗。“旧社会习俗的败坏”表达了对文化革新、社会进步的要求，“被屈辱的人民”呈现了殖民地

① 《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台湾民报》，第八十九期。

“谨复某老先生”，《台湾民报》，第九十七期。

② 守愚：《赧颜闻话十年前》，《台北文物》，第三卷第二期，事实上，还应包括杨云萍，他也不断地在尝试创作。

③ 杨云萍：《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回顾》，《台湾文化》，一卷一期。

人民被压迫、榨取的景况，“弱者的奋斗”则伸张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意志和不屈服的精神。赖和以开创者的身分所表现的这三个主题，形成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奠基期的共同文学精神，奠基期的文学作品不外描写日本警察的凶暴和压迫民众的情形，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佃人、工人、农民、小市民的困穷生活，旧礼教束缚下的痛苦，城市的黑暗面等^①，这种表现与赖和的文学精神是相通的，更进一步说，这种文学精神也正是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一致精神，那就是：

一、是民族主义的。表现了民族的对立，与政治的压迫，作品描述了被压迫民族的痛苦，充满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色彩。因此，以赖和为首的“汉文”作家，受到相当大的摧残。

二、是表达民生疾苦的。殖民统治除了民族的对立，政治的压迫外，更进行着经济的榨取，作家们正直而忠实地揭露了榨取者的丑恶面目，小市民、农人、工人的生活成为大部分作品的题材。

三、是抗议的。对政治、社会、经济的不公不义，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形成了反奴役、反压迫、反榨取的抗议文学。

台湾新文学由赖和“打下第一锄，撒下第一粒种子”^②，在他的播种下，台湾新文学终于结成了美好的果实。由赖和而奠基期的文学而整个日据下的文学，我们可以看到那一贯的反抗压迫，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这样的精神也构成了中国近代文学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① 黄得时，《台湾新文学运动概观（二）》，《台北文物》，第三卷第三期。

^② 守愚，《赧颜闻话十年前》，《台北文物》，第三卷第二期。

三、被屈辱的人民

“剥尽膏脂更痛心，身虽苦痛敢呻吟。忍饿柴米甘完税，身病惊寒尚典衾。终岁何曾离水火，以时未许入山林。艰难幸有天怜悯，好雨与苗滴滴金”^①。赖和在这首诗中表露了殖民统治下在台湾的中国人所遭受到的痛苦情形，经济的榨取是“剥尽膏脂更痛心”政治的统制是“终岁何曾离水火”，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迫成了人民痛苦的两大来源。在统治者绝对权力的君临下，人民只是无助的被侮辱者与被损坏者。

在政治的压迫这一方面，与人民最有切肤之痛的是警察的横暴，日本所订立的台湾警察制度，除警察的专属事务外，还具有行政辅助机关的性质。换句话说，每一位警察都是台人的直接专制主宰，生杀予夺，操之一手，儿玉总督统治台湾期间，更酌用台人充任警察，一个残酷而深入的警察网就这样密覆着台湾民众。这种情形，赖和在《一杆‘秤仔’》里说得更清楚：“因为巡警们，专在搜索小民的细故，来做他们的成绩，犯罪的事件发见得多了，他们的高升就快。所以无中生有的事故，含冤莫诉的人们，向来是不胜枚举。什么通行取缔、道路规则、饮食物规则、行旅法规、度量衡规纪，举凡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通在法的干涉、取缔范围中。”^②。秦得参就是这么一个在历史的转折下，失去了耕种土地的权利，又复遭无理屈辱的人。在走投无路时，他向邻居借了一杆秤仔去零售蔬菜，可是却受到巡警随意以秤仔不合标准为由无理取缔，最后又扭他人狱，几经折磨后，他

① 《吾民》，《应社诗荟》，第19页

② 《一杆秤仔》，《台湾民报》，第九十二号，第16页。

心里“总觉得有一种不明了的悲哀”：

“人不象个人，畜生谁愿意做，这是什么世间，活着倒不如死了快乐。”他喃喃地独语着，忽又回忆到母亲死时，快乐的容貌。他已怀抱着最后的觉悟。

最后，秦很参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同时，市上亦盛传着，一个夜巡的警吏，被杀在道上。”

《不如意的过年》更细腻地描写了警察的统治心理状态，“查大人”因为过年红包收得比往年少，心理上，“以为这是管辖内的人民不怕他，看不起他的结果。”查大人在愤慨之余，觉得有恢复他的威严的必要，于是接连几日对于“行商人取缔的峻严，一动手就是人倒担头翻，或是民家门口，早上慢一点扫除，就被告发罚金；又以度量衡规矩的保障，折断几家店铺的‘秤仔’。”人们受到他严酷的取缔后，“也如从前一样，很温驯地服从，不敢有些怨言，绝不能捉到反抗的表示，这足以使查大人失望！他有时候故意在他所憎恶的社会运动家，能看到的眼睁睁的跟前，把羊一般驯良的人民，凶横地蹂躏给他们看，他们也不敢拿出在讲演会上所说的，公理人道正义，来抗议一声。这也使查大人心理，感到大大的不满足，因为不能罗织他们在公务执行妨害的罪名之下，可以做戒一下他们的愚蠢。”愤愤不平的查大人，几日来的努力，并不能使他的权力欲与威望得到满足，他心头蕴怒，“恰似着火的干茅，再泼上挥发油一样，蓬勃地燃烧起来。”最后查大人竟将这股怒气发泄在一个深深畏惧他的无辜孩童上。“查大人自己，也觉对这儿童有些冤屈，虽是冤屈，做官的还是官的威严要紧，冤屈只好让他怨恨他自己的命运。”因为“做官的不会错，现在已经成为定理”，民众只好在无上天权威的

笼罩下，任凭欺辱玩弄了。

这种任意受辱的情形，赖和在《惹事》里作了最尖锐、最突出的描写。“维持这一部落的安宁秩序，保护这区域里的人民幸福，那衙门里的大人”饲养了一群鸡，“打狗看主人”，因此这群鸡也特别受到村人的敬畏，《惹事》的第二段一开头就呈现了一幅人与鸡交战的画面：

“哟——号——哟，咬——咬——”种菜的人拍手跺脚在喊鸡。

“娘的，畜生也会傍着势头来糟踏人。”

喝喊既吓它不走，随着便是咒骂。

一群鸡母鸡仔在菜园里觅食，脚抓嘴啄，把蔬菜毁坏去不少。这时候象是听到“咬”的喊声，有些惊恐的样子，

“咽咽咽”，鸡母昂起头来叫两三声，似是在警告鸡仔。但是过了一少时，看见没有危险发生，便又咽咽咽地招呼鸡仔去觅食。

“畜生，也真欺负人！”种菜的看用嘴吓不走，便又无可奈何地咒骂起来，愤愤地放下工作，向鸡群走去，却不敢用土块掷它，只想借脚步声要把鸡吓走。鸡母正啄着半条蚯蚓，展开翅膀咽咽地在招呼鸡仔，听到脚步声，似觉到危险将要发生，放下蚯蚓，走向前去，用它翅膀遮蔽着鸡仔，咽咽地要去啄种菜脚。

“畜生！比演武亭鸟仔更大胆。”种菜的一面骂，一面随手拾起一支竹筴，轻轻向鸡母的翅膀上一击，这一击才挫下它的雌威，便见它向生满菅草的篱下走入去，穿出篱外又咽咽地在呼唤鸡仔，鸡仔也吱吱叫叫地跟着走。

“咬——”种菜的又发一声泄不了的余愤。

这一群鸡走出菜烟，一路吱吱叫叫，象是受着很大的侮辱，抱着愤愤的不平，要去诉讼主人一样。

当权威成为不可怀疑，不可反抗的力量时，附着在权威左右或属于权威范围内的任何事物，便都成了权威的化身，无力的民众完全无法逃脱于权威的各种化身之外，甚至一群鸡也足可让人畏惧，只因这群鸡是权威的化身，赖和很深刻地掌握了殖民地政治情态中最凄惨的这一点，在《惹事》中有了极致的表现，我们因此感受到，在绝对权威的压制下，人是如何微弱地在生存，该有的尊严，更是荡然无存了。这就是几度否认偷抓“大人”的鸡，而遭到殴打的中年寡妇的最后感觉：

她这时候才觉到自己是无能力者，不能反抗他，她的眼眶开始缀着悲哀的露珠。

当赖和将苍生的屈辱从政治层面移向经济层面时，他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榨取上，而以糖业来说明榨取的情形。日本据台后，极力发展糖业，一九〇〇年以后，新式糖厂陆续成立，日本当局更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如为使制糖公司获得原料，便让制糖公司可以直接间接支配土地与农民^①，私地任其强买兼并，官地也任其植蔗。又令台湾银行对日籍糖商低利放款，以资调剂，结果糖业日趋发展，而台民之有土地与蔗田及小制造场者，因日人凭借优越势力的侵占与排挤，莫不一一丧失土地的耕种权或破产，全部利益都被日本财阀抢夺。因“蔗园的经营，并非佃农，乃是制糖会社。佃农的地位，完全隶属于社会。”^②所以必然会使“蔗农非成为会社的债务奴隶不可”^③，

①王诗琅，《日本殖民地体制下的台湾》，第47页。

②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第27页。

③同上。

是则台湾蔗农的穷困，产生了台湾制糖公社的隆盛。矢内原忠雄更进一步说：“甘蔗糖业的历史即殖民地之历史。”^①

杨逵的《送报夫》曾经描写了公社强征土地的悲惨场面，赖和也寄予深切的关注，“《一杆秤仔》里的秦得参之所以落得无田可耕，就是因为制糖公社压榨的结果，“得参十六岁的时候，他母亲叫他辞去了长工，回家里来，想赚几亩田耕作，可是这时候，赚田就不容易了。因为制糖公社，糖的利益大，虽农民们受过公社刻亏、剥夺，不愿意种蔗，公社就加上‘租声’向业主争赚，业主们若自己有利益，哪管到农民的痛苦，田地就多被公社赚去了。有几家说是有爱心的业主，肯赚给农民，亦要同公社一样的租声，得参就赚不到田地。若做公社的劳工呢，有同牛马一样。”

导致秦得参日后的灾难，可以说制糖公社的剥夺土地是主要的。一九三二年的《丰作》将添福所受到的玩弄完全以制糖公社为背景呈现出来，添福一心想着他的甘蔗今年收成好，公社订定的价格也好，除准赚钱外，又可得到公社颁给的超过规定生产额的奖励金。可是到了甘蔗的采割时期，制糖公社却发表了新的采割规则，大量剥夺蔗农的利益，引起了蔗农的骚动，甚至造成农民运动。在这时候，添福虽然对公社新订的采割规则，也有所不满，但还深信必会得到奖励金，“大家要去包围公社的时，他也不敢去参加，他恐惊因这层事，叛逆公社，得奖励金的资格会被取消去，他辛辛苦苦，用比别人加三四倍的工夫，去栽培去照顾，这劳力岂不是便成水泡，所以他总在观望，在等待消息。”这一场小骚动，最后终于和解，等到正式收割时，公社却在磅秤上动了手脚，克扣斤两^②，农民秤得的数额与原定的数额，差距

^①前揭书，第217页。

^②制糖公社使用不正确的磅秤，偷减甘蔗斤量，是当时普遍的现象。参看叶荣钟：“台湾民族运动史”，页五〇四。

甚远。添福当然也在这种情形下被玩弄了，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的生产数额，而且连取得奖励金的标准都不及，再扣除贷款、肥料费、种草费、利息，所剩已无几，一场美梦，就这样破碎了，而受到屈辱的添福，也只能在私底下叫骂：“……，伊娘咧！会社抢人！”除此之外，他是不能再做什么了。

《可怜她死了》这篇小说中阿金的死亡也是因为经济压迫的结果而造成的。由于贫困，阿金自幼就卖给别人当童养媳，长大后，“看见将做自己的夫婿那个人，强壮活泼，也自欢喜”，然而不幸，她未来的大丈夫却在一次罢工行动中，被警察殴打成伤，“回到家里便不能起床，发热呕血，不几日便死去。”阿金再度被卖出去，给人当姨太，因而沉入了苦难的深渊里，终至落水死亡。秦得参最后与警察同归于尽，受了惊吓的小孩跪在地上哭泣，中年寡妇被扭进了牢狱，添福受到了欺榨，阿金落水死亡，所有这些受屈辱、受践踏的人，不管是吞忍着接受现状，或是被逼得起而反抗，都是一群在庞大无情的权势下的无力者和无助者，赖和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他们都是近代现代被侵略历史中具体而微的缩影，通过他们，我们看到无数受屈辱人民的面相。

四、弱者的奋斗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彰化的二林爆发了日据时代台湾的首次农民运动，这就是台湾近代史上的“二林事件”。这次事件是因农民抗议林本源制糖公社的收购价格较其他公社为低而造成的。当天，二林蔗农组合的领导干部带领农民拒绝公社采收甘蔗，因而和警察发生暴力冲突，结果在二十三日，百余名警察驰赴二林，逮捕涉嫌者数十人，“被检举者在二林分室先挨一顿拳脚交击的洗礼，然后押到北斗郡再受正式的拷问，其虐待凌辱非

刑毒打，真有惨绝人寰的情况”，甚至有不堪其苦而悬梁自杀的①，最后被起诉了四十七人。对这次事件，赖和感到无限愤恨与痛心，于是在十月二十三日写下了《觉悟下的牺牲》这首诗，副题是“寄二林事件的战友”。

—

觉悟下的牺牲，
觉悟地提供了牺牲，
唉，这是多么难能！
他们诚实的接受，
使这不用酬报的牺牲，
转得有多大的光荣。

—

弱者的哀求，
所得到的赏赐，
只是横逆、摧残、压迫。
弱者的劳力，
所得到的报酬，
就是嘲笑、谪骂、诘责。

① 叶荣钟族：《台湾民族运动史》，第511页。

三

使我们汗有所流，
使我们血有处滴，
这就是——强者们
慈善同情的发露，
怜悯惠赐的恩泽！

四

哭声与眼泪，比不得
激动的空气、泻涧的流泉，
究竟亦终于无用。
风亦会静、泉亦会干，
虽说最后的生命，
算来亦不值钱。

五

可是觉悟的牺牲，
本无须什么报酬，
失掉了不值钱的生命，
还有什么忧愁？

六

因为不值钱的东西，
所以能坚决地抛去，
有如不堪驶的废舫，
只当做射击的标志。

七

我们只是一块行尸，
肥肥腻腻，留待予
虎狼鹰犬充饥！

八

唉。这觉悟的牺牲！
多么难能、多么光荣！
我听到了这回消息，
忽充满了满腹的愤怒不
无奈惨痛横逆的环境，
可不许尽情地痛哭一声！
只背着那眼睁睁的人们，
把我无男性眼泪偷滴！

九

唉！觉悟的牺牲，
觉悟地提供了牺牲，
 我的弱者的斗士们，
这是多么难能！
这是多么光荣！

这首诗是赖和在极度悲痛的心情下写成的。他对所谓的弱者因此有着相当深刻的感受，他深深感到弱者的哀求，所得到的赏赐只是横暴、摧残与压迫，弱者的劳力所得到的报酬，就是嘲笑、谩骂与诘责，弱者是什么？弱者“有如不堪驶的废舫，只当做射击的标志。”“只是行尸，肥肥腻腻，留待予虎狼鹰犬充饥！”弱者就是这么容易被蹂躏，被吞噬的。通过觉悟，弱者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起来反抗“虎狼鹰犬”，这种牺牲是觉悟下的牺牲。觉悟的牺牲，“本无须什么报酬，失掉了不值钱的生命，还有什么忧愁？”他对“二林事件的战友”的反抗行动寄予最高的敬意，因为他们诚实地接受了觉悟，使这不用报酬的牺牲，变得无限的光荣，他说：“我的弱者的斗士们，这是多么难能！这是多么光荣！”

赖和在这首诗中所表现的就是“弱者的奋斗意识”。这种意识就是虽然被压迫、被屈辱，但不哀求、不乞怜、不屈服，在必要时，可以起而反抗，置生死于度外；这种意识同样也是弱者的对公理与正义的寄托，是弱者生存的希望；这种意识成了被统治人民不屈服于统治者的共同心态。

当时与赖和交往甚密的诗人虚谷，也强烈地将这种意识表现

出来。《落叶》一诗，以落叶比喻弱者，落叶在西风摧残下，纷纷落地，任人糟踏！但是落叶坚信“我们自有我们存在的意义”，“我们是宇宙的美！／我们是人间的生命！／没有我们，／宇宙只是一个亚刺比阿的大沙漠吧！”落叶说：

西风呀！
任你怎地残酷，
把我们扫得干干净净，
我们终不至永远枯死的。
落叶最后宣告：
西风呀！
当我们得意的时，
正是你失意的日子了。
我们和你，
永远是不共天地的！
你是惯作威福，欺凌弱者的，
你是弱者的公敌！
宇宙的主宰哟！
愿你把这个弱者的公敌，
永远剿灭吧！①

在题名为《诗》的一首诗中，虚谷更直接地表达了弱者的不屈服斗志。他说，我们必须止住我们的哭声，敌人来时，若让敌人听见，他们就要误会我们是在求取怜悯同情，而加倍冷笑骄横我们：

① 虚谷，《落叶》，《台湾民报》第二百九十三号，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我们的事是全仗着我们自己的本领，
用不着他们来给我们助战，
我们便是灭亡在顷刻，
也不愿在敌人的跟前表示苦情，
表示苦情，
是我们比死以上的可憎。

我们还要拭去我们的眼泪，敌人来时，若让敌人看见，他们
定要暗喜我们是受天责罚，而恶骂我们是不知忏悔：

我们的事解决尽在我们自己，
用不着敌人来假慈悲，
我们便是死尸遍野，
也不愿在敌人之前表示失意，
表示失意，
是我们比死以上的羞耻。①

这种弱者维护生存尊严的坚忍精神，在励人的“人是这般憔悴，”里也可以发现，失去了自由的人，虽然神情憔悴，脸色郁郁，但仍不颓丧：

懊丧么，你没有眼泪，
伤心么？你不会悲啼，
只有奋昂的气色，
看来，是恁般严厉。

① 虚谷，《诗》，《台湾民报》第三百四十五号，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

你有劳动后的耕牛一般困顿，
你有苦斗后的野狮一般倦疲，
虽然是很憔悴的，
还不失你的雄伟。①

我们因此了解到不屈服的弱者是日据下台湾新文学中主要的精神趋向，而赖和所要彰扬的弱者的奋斗意识，实际上，也正是日据下台湾民众运动推展的主要凭藉，更是殖民地被迫人民生存意志的根基。

赖和的弱者的奋斗意识所以显得气势昂扬，是因为他不只强调了不屈服的意志，而且还鼓舞了反抗的意志，也就是说，他兼具了隐忍与抗议的两种精神。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为哀悼雾社事件而作”的《南国哀歌》，就是在发扬弱者的反抗精神：

兄弟们！来！来！
来和他们一拚！
凭我们有这一身，
 我们有这双腕，
休怕他毒气、机关枪！
休怕他飞机、爆裂弹！
来！和他们一拚！
兄弟们！
 凭这一身，
 凭这双腕！

① 励人，《人是这般憔悴》，《南音》一卷十二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

描写在黑暗中艰苦前进的心理状态的《前进》，可以说是赖和对弱者的奋斗意识最鲜明的颂歌：

他俩已经忘却了一切，心里不怀抱惊恐，
也不希求慰安；只有一种的直觉支配着
他们，——前进！

向着面前不知终极的路上，不停地前进。
在他俩自始就无有要遵着“人类曾经行
过之迹”的念头。在这黑暗之中，竟也
没有行不前进的事，虽遇有些颠簸，也
不能挡止他俩的前进。前进！忘了一切
危险而前进。

赖和的奋斗意志在这首颂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是这种奋斗意志维系了被压迫民族的历史生命。

五、毁灭与再生

在殖民地的环境下，人民是被屈辱的，但也是会起来反抗的，可是从屈辱到觉悟到反抗这中间进展的必然性到底有多大，这是赖和不得不要深深思虑的一个问题。我们发现在经过冷静的观察后，赖和对这种必然性是有所犹疑的。就一般农民来说，他发现农民因为长期依附于土地，生产方式及基本的经济结构都没有改变，自然也难逃统治者的法网，所以思想保守，甚至在生活方式上已养成惰性，他们顺从，能忍则忍，愿意让既有的状态继续存在。象《惹事》里的农民，在最后关头还是不愿一致起来反

抗“大人”，他们跟环境妥协了。甚至更坏的是，他们会怀疑进步的力量，象《丰作》里的添福在听到农民运动发生时，“他本能地回想起二林事件的恐惧”，有的农民更抱怨农民组合指导干部的惹事生非，“象二林那一年，不知害着多少人”。那么，知识分子又如何呢？赖和笔下的知识分子大都是有闲有钱的一群。

《棋盘边》里的旧神士信奉的是：“第一等人乌龟老鸨，唯两件事打雀烧鸭”，每日搓麻将，言不及义。《赴了春宴回来》里所谓“圣人之徒”的知识分子，“在肉香、酒香，还有女人的柔情媚态的包围中，一次，二次……心也活啦。不是么？吃过了晚饭，总觉得失掉了什么似的，心里头空空虚虚的，只是闷，就一直等到喝下酒，嗅嗅女给们的脂粉味，才算把空虚填平”。这群新旧知识分子过着悠闲的生活，不直接受日本统治者的压迫，因此，也都带上了浓厚的妥协性格，更坏的是，还有会谄媚统治者，如《一个同志的批信》中的施灰。根本上，他们都是脱离现实的一群。

赖和对这种妥协的性格相当忧虑，在《随笔》中，他说：“觉得我们岛人，真有一个被评定的共同性，受到强横者的凌虐，总不忍挨弃这弱小的生命，正正当当和他对抗。所谓文人者，借了文学，发表一点牢骚，就已满足，一般的人士，不能借文字来泄愤，只在暗地里咒诅，也就舒畅，天大的怨愤，海样的冤恨，是这样容易消亡”。但是，赖和并不是绝望的，反而，他抱有希望，他只是认为由屈辱到反抗的进展，并不是直线简捷的必然，而是复杂曲线的必然，这中间有的是自觉的，如《惹事》中的青年丰，有的是被迫的，但无论如何，在环境的压力下，他们终究要起而反抗。如果是这样，那么，反抗的力量由何而来，赖和告诉我们，在走投无路时，他们自然就会起而反抗，因为这是求生存的基本表现。危及了生存的基本权利，再无力的弱者，也必

然会有所行动，象秦得参，象《善讼的人的故事》里那群农民，他们在忍无可忍时，终于团结起来，打进衙门，迫使官府让步。

由能忍则忍到不可忍，由妥协到反抗，由逃避到介入，就是一种通过毁灭到再生的过程。当残酷的力量 届临，而忍耐、妥协、逃避等旧有的观念、行为和生活习惯被打破时，新的生机与希望就孕育于其中了，再经过一番奋斗，新的环境便渐渐建立，这就是赖和“毁灭与再生”的主要意旨。《流离曲》里“生的逃脱”、“死的奋斗”、“生乎？死乎”三部曲^①，以类似史诗的方式，磅礴的气势，总结了赖和“毁灭与再生”的历史演进观点：当狂风暴雨袭来，大自然的毁灭力量无可抵挡时，“惊惧/忽惶/走/藏/呼儿/唤女/喊父/呼娘、牛嘶、狗嗥、混作一片惊唬惨哭/奏成悲痛酸凄的葬曲/觉得此世界的毁灭/就在这一瞬中”，可是生之意志在这时勇敢地升起：

死！死！死！
在死的恐怖之前，
生与欲念愈是执着不放，
到最后的一瞬间，
尚抱有万一的希望。

狂风暴雨毕竟还是毁灭了一切，田地流失，厝宅倒塌，“惨澹荒凉/笼罩着沉沉死气”：

^① 《流离曲》连续刊载于《台湾新民报》第三百二十九、三百三十、三百三十一等三期的诗专栏“曙光”上。第三部“生乎？死乎？”载于三百三十一期，注明了是（上）部，但以后却不见（下）部之发表，三百三十二期的“曙光”为空版，这是有诗被禁的表示，极可能就是（下）部。

流离失所，何处得到安息？

田烟淹没，何处去种去作。

到了这步田地，寻死不值，只好忍心卖儿/，“拚尽所有生的能力/忍受一切人世辛苦/只想找出生之路/也只有借着这肉体上/极端的困惫疲劳/才会暂忘却/刻在精神上的痛楚”。四处的田地虽“破坏得石荒沙乱”，但是：

这一片沙石荒埔，

就是命之父母，

这一片砂石荒埔，

就是生之源泉。

努力的垦辟、锄掘、开凿，“忍苦拚力/一分一秒功夫/也不甘去休息”，因为“幸福就在地底/努力便能获得”。经过“几年来拚死的奋斗/克服了不可抗的天灾”，终于呈现了一番新气象：

砂石荒埔，

已再垦为良田，

风雨应候，

也做成了丰年，

手上的血已经拭净，

额上的汗也已晒干，

一些儿心愿将实现，

幸福的路已在眼前，

生活已有了保障，

居处也得到平安。
这应不是幻像的反映？
这应不是梦里的欣欢？

新时代也跟着来临，历史就是这么一种由剥而复的进化过程。在另一首诗《低气压的山顶》中，赖和以更凝缩的形式说明了这种观点：世界的末日就在俄顷，巍峨的宫殿、破陋的草屋、痛苦的哀号、快乐的跳舞、胜利的优越者、羞辱的卑弱者、善的、恶的，所有的一切，“尽包围在嘭嘭风声里/自然的震怒/似要把一切都毁灭去”，但是他迎接这个毁灭的力量：

雪又聚得更厚，
风也吼得更凶，
自然的震怒来得更甚，
空间的黑暗变得更浓，
世界已要破毁，
人类已要灭亡，
我不为这破毁哀悼，
我不为这灭亡悲伤。

因为：

人类的积恶已重，
自早就该灭亡，
这冷酷的世界，
留它还有何用，
这毁灭一切的狂飙，
是何等伟大凄壮，
我独立在独飏之中，

张开喉咙竭尽全力，
大着呼声为这毁灭颂扬，
并且为那未来的不可知的人类世界祝福。

破坏的力量孕育了再生的希望，当旧有的世界充满了罪恶时，就需要狂飙来毁灭一切，然后建造起新世界，所以赖和在《流离曲》和《低气压的山顶》中，都是以不可抗拒的毁灭力量为始，而以新时代的来临为终。但是在这种过程中，成为主要关键所在的却是人的奋斗，人的奋斗是赖和“毁灭与再生”历史进化观点的重心，只有经由人的奋斗，再生才有可能实现，否则也只有沦入被毁灭的一途。明白这点，我们才能了解为何赖和在洞察了农民或知识分子的妥协性格后，仍对政治、社会的进步抱有希望，甚至一贯地昂扬奋斗意志的原因，没有人的奋斗，当然就只有毁灭，而没有重生了。大自然的力量之于人类如此，政治，社会的势力之于个人也是如此，人的奋斗是历史进化的根基。

六、此生遗恨

赖和一生都以中文写作，这是他坚强的民族意识的表示，在孙中山先生的追悼会上他更撰写了一幅挽联，并写了一首挽词来表达对中山先生的敬意及对祖国的关怀。联为：

中华革命虽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
一统雄心伤未达，
东亚联盟不能实现，长使天骄跋扈，
九泉遗恨定难消。

词为：

当四万万同胞酣醉大同和平的梦境中，
生息在专制忘我的传统道德下，
嬉戏在吾剖瓜分的危惧里，
使我们晓得有种族国家，
明白到有自己他人，
这不就是先生呼喊的影响吗？

破坏的已经破坏了，
建设的亦在途程上，
可是人们的躯壳虽说不能永保，
生命也自永远无穷，
先生的精神永嵌入在四万万人各个儿
的脑中。

使这天宇崩，地宙拆，
海扩流，山爆烈。
永劫重归，
万有毁绝，
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世间永远永远的不灭。

在异族的统治下，他怀有强烈的故国之思，这是最高贵的民族情操。

一九四一年，由于战争的拖延，日本更加强了对台湾的统治，尤其是对思想和知识分子的约束日益严苛，这一年的十二月八日，赖和因思想问题被捕入狱。半世纪来个人与民族灾难的愁苦，在狱中一并泛滥于心中，无可消释的一片苦情，只好借念读

心经来排遣，然则“可恨我所触多是愁恨之根”（《狱中日记·第三十日》）心灵的安慰也不可得，而家事的担忧更让他心焦志灰：“父母的忧愁，妻子的不安，家业的破灭，苦楚凄凉一齐溯上心来，真使我要发狂，好几次暗诵的心经也总不能镇静此心的妄想，此情的悲苦”（《狱中日记·第二十日》）。有时悲从中来，“……益觉凄楚怆然，几次流出眼泪，这无期的检束，直使我感到破灭绝望”（《狱中日记·第二十五日》）。他也回想起他所从事的政治社会运动和平素所抱的不平不满，也提起了穿“台湾服”所引起的麻烦。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身体状况的转坏，在入狱的第二十一天，他已感到胸部的压迫感，在第三十七日，“心悸亢进发作”，他自己猜想是得“狭心症或心囊炎”，若“万一突然起心脏麻痹，就是最后了，所以对于家事的整理，不能无所计划，就写在别纸，有似遗言状，自己亦觉伤悲”。当他想到“在此中不用药可得好吗？”时，他不禁叹道：“我的生命啊！”到了第三十九日，他更是绝望，深觉“看看此生已无久，不能看到这大时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

最后，虽然出了狱，但身体已大衰。在狱中惊魂之后，他看出了日本这个侵略者的最后命运：

日渐西斜色渐昏，炎威赫赫竟何存。

人间苦热无多久，回首东方月一痕。①

可是他还是无法看到大时代的来临，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因心脏病发，与世长辞。

① 这是杨逸在赖和去世后，整理出来的遗稿，刊载于“文化交流”第一辑，页二十七，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十五日。在入狱前只含蓄地写“影渐西斜色渐昏”，出狱后才改为“日渐西斜色渐昏”。

赖和是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他提携并且引导了日据时代新文学的发展，象守愚、虚谷，尤其是杨逵，都深受他的影响。他一贯地以客观的态度来观察人类事物，并将之呈现、分析、批评；他也了解到人类事物的复杂性，环境的变化、性格的矛盾，都足以产生人与人或人与环境间的各种可能性，这是赖和文学的最大成就。可是他也不会让各种可能性任意四散发展，他坚持奋斗的意志，以不屈服和反抗的精神来统一各种可能性，使这些可能性有一个共同发展的目标，这是赖和文学的最可贵精神。要了解日据下台湾新文学当以了解赖和的文学为始，因为赖和可以说是一个先驱者、一个指引者。

纷纷扰扰世相异

是非久已颠倒置

——台湾新文学之父 赖和先生平反的经过

王晓波

白日如丸贴水纸，山烟海雾莽凄迷。

杜鹃岂有兴亡恨，心血虽干亦自啼。

赖和／旗山废垒怀古

入 出 忠 烈 祠

一九八四年元月二十三日，台北的文艺圈中初传一件大事：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先生平反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头真是感慨良多，一方面是兴奋，一方面是难过。兴奋的是赖和先生终获平反；难过的是在日据时代就逝世的赖和先生，在光复后竟蒙冤达二十六年之久。

接着我立即挂了一个电话给彰化的前立法委员黄顺兴先生，黄先生在电话中似乎将信将疑，要我立刻把平反的公函限时寄给他，但他还是说，他要立刻告诉赖和先生的家属，并且这是彰化地方的大事，他要通知彰化县的黄石城县长。

相信海内外关心台湾文学和台湾历史的朋友，都关心赖和先生平反之事，且此事原委我也一向关心，所以，尉天骢先生立刻要我将这件事情的经过情形向大家做一个报告。

赖和先生号懒云，原名赖河，生于一八九四年四月二十五日，逝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赖和先生不但是日据时代的抗日仁医，并且被尊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故台湾光复后由地方提议，报请中央表扬，而获政府褒扬。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四日，内政部长余井塘曾发正式褒扬令，字号为台内民字第七五七六号。彰化等县即依此褒扬令将赖和先生入祀忠烈祠。以赖和先生一生观之，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入祀忠烈祠，正实至名归，孰知一九五八年竟又被逐出了忠烈祠。

赖和先生被逐出忠烈祠的原因，据黄师樵先生生前向笔者透露：前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主委林衡道，在一次最高当局召见时，言及有前台共分子赖和竟也入祀忠烈祠。林衡道向黄先生述及此事时，黄先生还当面指责他，要他不要乱讲，因为林衡道当时在大陆，对台湾的事并不清楚。

去年笔者等访问王诗琅先生时，也有类似的说法，说是王先生在编写《台湾省通志》时将赖和先生列入，但遭林衡道极力阻止而未果。（见《文季》第四期，《黑色青年与台湾文学》）此事关涉历史是非，笔者又未能亲向林衡道求证，故未敢遽下断言，如黄、王二位先生所言有误，林衡道亦应有澄清与答辩的权利。

赖 和 复 活 了

赖和先生被戴着红帽子而逐出忠烈祠的，当时因涉及“思想问题”无人敢于申辩。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出版的《夏潮》杂志重刊赖和先生的《不如意的过年》、《前进》、《南国哀

歌》及梁德民（梁景峰）的《赖和是谁》一文，赖和先生才重新在台湾被人提及。在梁德民的文章中提到：

很奇怪的，台湾除了绝大多数善良正直的人民之外，也曾有一小撮无聊的低下人物。在光复后，民众和彰化市政府为了纪念赖和先生，公认他是先烈，把他的骨灰供奉在忠烈祠。但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日据时代的御用绅士，到处活动游说，不知用什么借口，硬使烈士“退出”忠烈祠。真是妙剧！公认的先烈还会被除名，进了忠烈祠还会被开除！

一九七七年三月号《夏潮》再刊出赖和先生《一杆秤仔》，并且《夏潮》编者有如下的按语：

赖和先生是台湾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在政治方面，他是日本殖民统治下一位热爱祖国的民族主义者；在文学方面，他是日据时代最早使用中国白话文从事创作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技巧高超，内容深刻，强烈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殖民地一切不合理的压迫，《一杆秤仔》这篇文章，或许就可以说明这个事实。

《夏潮》刊出了赖和先生的旧作和梁先生的介绍后，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为应读者要求，一九七七年六月，《夏潮》再刊出赖和先生《善讼的人的故事》。编者按云：

本刊在第六期曾介绍了日据时代的民族作家赖和（亦即懒云），除了梁德民先生一篇深入分析的力作《赖和是谁？》之外，还刊登了他的几篇重要小说及诗歌创作。在十二期，我们又刊登了他另一篇强烈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情压

迫的著名小说：《一杆秤仔》。应许多读者的要求，我们又找到了他一篇风格大不相同的故事，重登出来。

这个时候，赖和先生尚未“摘帽”，而《夏潮》也因提倡乡土文学和社会人道主义而被戴上了“左派”、“台独”等帽子。

赖和先生全集与换碑

一九七九年三月，李南衡先生主编的《日据下台湾新文学》五巨册出版，第一册即为《赖和先生全集》，全集中最后一部分为“赖和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收录了十五篇纪念和介绍的文章，其中只有四篇是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也就是说，赖和先生被戴红帽子逐出忠烈祠后，只有四人为文讨论赖和先生，除梁景峰的《赖和是谁？》曾在《夏潮》发表外，其他有赖和先生之孙赖恒颜的《我的祖父懒云先生》、叶荣钟先生遗稿《诗医赖懒云》及林边（林载爵）《忍看苍生含辱——赖和先生的文学》，这三篇文章都是初次发表。

赖恒颜则在《我的祖父懒云先生》的文章末提到赖和先生被逐出忠烈祠之事，他说：

祖父去世迄今已有三十五年了，但他的形象仍活在许多的台湾同胞心中。古人常言：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祖父的受人怀念、尊敬，自有他的伟大之处，虽曾进忠烈祠，又退出，但无损我对他的敬爱。

《日据下台湾新文学》出版后，消息传来，有关单位要查禁这部书，尤其是这部书中的《赖和先生全集》。为阻止查禁，于是我在《台湾时报》（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发表了《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与他的思想》一文，后来又在该报

发表《从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看台胞抗日的爱国思想》（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十九日）。虽我有心，然人微言轻，连自己都被视为“思想有问题”，又如何能为台湾先贤白谤辩诬呢？《日据下台湾新文学》之所以没有查禁应是郑学稼先生的仗义执言，郑先生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出版的《中华杂志》发表了一篇《李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读后》，文中言：

在《诗选集》中还有我们应该知道的赖和。他的《流离曲》是反抗日吏掠夺台湾农民的土地；他的《南国哀歌》是咏雾社抗日的英勇斗争。李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第一卷是赖和全集，读它的人，知道他是大中华民族的反日斗士。友人如此告我：台湾光复后，某君向当局诬谤赖和先生是共产党。第一卷有赖和先生亲笔崇仰孙逸仙的墨宝，那时孙逸仙是被帝国主义和军阀列为狩猎对象，而在帝国主义列强中最凶猛地对待中华民国的日帝统治下，赖先生敢写那些作品，怎能说是共产党？泉下有知的孙先生，如知道这件事应有何等感想呢？我还听说：李编的《日据下台湾新文学》，靠孙逸仙而高官厚禄的报纸，不登它的广告。我不忍再说了。

苦难的中华民族，还要走一条不短的路。我希望继承赖和、杨华诸先生的乡土文学家们，继续先贤为民族独立和统一而奋斗；同时也希望反乡土文学家们，改变立场，和乡土文学家们合作。合作之一表现是重为赖和先生立新墓碑，改昭和年号为国号。

“重为赖和先生立新墓碑”是讳言“平反”，实为赖和先生平反之义，于是六月号的《中华杂志》有《乡土文学论集》的主编尉天骢先生投书云：

拜读五月号中华杂志郑学稼先生的大作《李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读后》”颇有同感；郑先生主张“重为赖和先生立新墓碑，改昭和年号为国号”，更是很多人共同的愿望。赖和先生不仅是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同时更是英勇的反抗日本统治者的民族英雄，他的行为便是民族精神最具体的表现——他一生都以中文写作，而且在敌人刺刀下怀有强烈的故国之思，并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不久英勇地举行追悼会，平日并用尽方法救助抗日人士及其家属。台籍同胞因为景慕赖和先生甚至有神话流传，因此而称之为赖和仙。象这样的先贤，这些年来一直渐渐为知识界忘却，这是我们民族精神教育的失败，也是残余的汉奸们所得意之处。明潭出版社印行的《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第一本《赖和先生全集》，书前所刊印的照片有赖和先生当年追悼中山先生所写的挽联，亦有刻有“昭和”等字样的墓碑，这是尖锐的对比和讽刺。希望先生能在中华杂志发动为赖和先生更换新碑，让赖和先生的灵魂以回到祖国怀抱为荣。为了表示响应之意，愿先捐台币一千元以作更换墓碑之基金。

《李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主编李南衡先生也给“中华”写了一则投书表示响应，李先生说：

为了编印《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我曾走访全省各地的先辈作家。一提起赖和先生，没有一个人不赞扬怀念的。他是一个每天有上百名病患的医生，身后却只留下一部单车和一大笔债，他的钱到哪去了？他除了不收贫病者的医药费外，所赚的钱都拿去支助当时台湾抗日志士。

据彰化市多位先辈作家追忆，赖和先生临终前，猛敲床板大叫：“不看日本仔倒台，我死不瞑目！”不幸，他于台湾光复前两年去世，含恨九泉，来不及看“日”落。

拜读五月号中华杂志郑学稼先生大作《李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读后》，呼吁“重为赖和先生立新墓碑，改昭和年号为国号”，及六月号尉天骢先生的通讯《请为赖和先生更换墓碑》的响应，兹寄上五千先作更换赖和先生墓碑基金，希望爱民族爱国家的朋友多多响应，否则，一位抗日先贤的墓碑竟然是昭和年号，岂非天大笑话？

告 无 罪 于 天 下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立法委员黄顺兴为台湾抗日烈士树碑向行政院提出质询，质询中也提到彰化抗日仁医赖和先生，他说：

因“恶紫之乱朱”，故本席深觉发扬我台胞传统之爱国精神，实为刻不容缓之民族精神教育的课题，并本席认为今日台湾尚多昔日“皇民”之纪念物，而无台胞抗日英雄之隆重纪念，亦为现下民族精神堕落之原因。且如彰化名医爱国抗日的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先生，在入祀忠烈祠后，据说受“皇民”之后的挑拨，竟又被移出忠烈祠，此事在本席、彰化父老及全岛民众心中，已隐忍多年而未言者，亦请贵院查明答复。

黄先生的质询是由行政院交内政部于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二日答复的，内政部对有关赖和先生的答复竟为：

民国四十七年六月，本部据报：彰化等县忠烈祠列有赖和牌位，经转请司法行政部调查局查明：赖和原业医，为前台湾文化协会重要分子之一，反日思想激烈，属于左派。按赖和入祀忠烈祠，本部无案可稽，经于四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函准台湾省政府复以本案既经查明，自不能再留祀忠烈祠内。且依当时“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坊碑办法大纲”第四条规定，忠烈官民入祀，应由本部核定，赖和未经本部核定，竟入祀彰化等县忠烈祠，显与上述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坊碑办法大纲第四条之规定不符，乃于四十七年八月四日函复台省府应立即通知彰化等县政府物除赖和牌位。

行政院答复黄先生时，我正在美国。在冰天雪地的异国，我的心头有着深沉的悲痛，也有不可遏抑的愤怒，一代仁医赖和先生何许人也，岂容后世竖子胡口乱语！虽然我是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们不争一日可以，但不能不争百年，无论时局如何机隍，我也必须告无罪于天下后世，我下定决心要彻底为赖和先生鸣冤。我回国后，黄顺兴先生已立委卸任，曾经试探过几位省籍立委，希望他们发言，似乎此事因与选举无关，也都兴趣缺缺，而我自己又苦无适当的发言机会。

一九八三年，赖和先生的故人之子，李笃恭先生寄来一篇《一群高迈聪慧而勇敢的人们——回忆赖和先生及其他》大作给我，李先生的大作尚未发表，愿让我先睹为快。时胡秋原先生《中华杂志》又希望我能为纪念“七七抗战”写一篇文章。于是我写了一篇《请平反赖和先生以慰抗日殉国台胞英灵》，与李先生的大文一起刊于该年的七月号《中华杂志》。

在我的文章中，介绍了赖和先生的抗日爱国事迹和他的思

想，并批驳了内政部对黄先生质询的答复，最后，我作出了平反赖和先生的呼吁。我说：

赖和除了在厦门的时期外，从未生活在中华民国政府统治之下，也从未与中华民国政府有任何冲突。反而在中华民国政府领导抗战之时，因‘反日思想激烈’而数度入狱，对这样一个台民拥戴的仁医志士，光复后予以褒扬和入祀忠烈祠，应理所当然，对政府又有何伤？而政府竟然对赖和要自毁褒扬令，撤除忠烈牌。试问这种措施对当年爱国抗日的台胞如何交代？又试问对台湾的后代子孙如何交代？

老实说，毁令撤牌，对赖和并无损伤，受伤害的只是政府自己，政府自暴其无知和小气。但是，毁令撤牌却羞辱所有的当年爱国抗日的台胞，也羞辱了一切爱国自爱的台湾子弟，更羞辱了我们研究台湾史的爱国知识分子。

对赖和的毁令撤牌及‘属于左派’的定性，是一项错误的措施已如前述。唯望政府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亡羊补牢也为时未晚。不仅笔者，相信更有广大的台湾父老和子弟，我们在等待政府纠正自己的错误，平反赖和先生以慰抗日英灵，好让我们上对台湾先人，下对后代子孙。

笔者虽未生于台湾，然却长于台湾，三十多年来，未植一粒，未织一缕，而取食于斯，取衣于斯，自觉有道义为赖和这样一个爱国的台湾先辈讲话。如果我们今天不争也不讲，在未来史学家的笔下，必定难逃“知而不言”的历史责任。所以，在拜读了李笃恭先生的大作之后，写下了这篇文章，以作为平反赖和先生的呼吁。

虽然，我以白纸黑字的作出了这样的呼吁，但凭良心说，我

并没有任何的把握，也没敢奢望政府有“有过而能改”的勇气，而只是把给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己一个告无罪于天下后世的良心的交代而已。

史无前例的恶名

然而事出意外，李先生的大文和拙文刊出后，竟有侯立朝先生于八月十九日将此二文及另外罗有桂先生一文寄交林洋港部长，并附函如下：

洋港部长：

为了赖和先生死后忠烈问题的冤案，我不得不写这一封信给你。虽然你所着重的是“法如牛毛健康论”而要多立一些法以示健牛毛多；而我却请你重视彰化“和子仙”赖和先生死后的灵位被非法移出彰化忠烈祠之冤案，已经使执政党在台湾留下一个史无前例的恶名。似此“以忠为奸”、“以右为左”颠之倒之的混球决策，在历史上只有南宋时代出现过对待岳飞和秦桧的故事，在赵宋小皇朝要向金人屈膝称臣“谈和”时，则贬岳飞而追封秦桧，在赵宋小皇朝要向金人开战以示“收复”时，则追封岳飞而贬秦桧，于是南宋小皇朝终于在“投机主义”之下未能持久，亦未能“光复中原”，最后是亡于这个投机主义，而且亡得很惨，亡给了异族。而秦桧像碑，首先被读书人（朱熹）逐出学堂，岳飞则被民间奉为“精忠报国”的民族之神，到处立庙祭拜他。我相信这个历史故事你很熟悉，也相信你对赖和先生的事迹是很熟悉的。我现在把王晓波、李笃恭、罗有桂诸先生写的文章和请求平反这个冤案的资料，剪辑一册并附提要四点，寄

送给你，请你一定要查翻此案，平反此冤。祝你尊重“忠烈”，勇于从“公”！让赖和先生之灵位再入忠烈祠！

侯立朝敬礼

八三、八、十九

附记，这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务请查办平反此案。

至九月十五日，侯先生两度致函林部长，如下：

洋港先生：

又接到好友李笃恭先生寄来的资料，我再把它转给你。因为替赖和平反为的事，我上个月已经寄去一份完整的资料，请你查办平反此一忠奸颠倒之冤案。中共可以承认他们有：

“错案、冤案、假案”的事，给予平反。国民党执政者坚持没有错误，证据挂在鼻子上还不承认有错误，这是不对的，知错能改，就有进步！改错并不丢人，更能表现民主的气度，所以此案希望你能在你做内政部长任内，弄个清楚，给赖和正位于已经定位过的忠烈祠。即祝

公安

侯立朝敬礼

附李函及照片两帧。

故人子割切鸣冤

在九月十五日的信中，侯先生所谓“李笃恭先生寄来的资料”，是一封李笃恭先生致侯先生的长信，如下：

立朝兄：

好久没见了；一切很好吧！

眼见“钟理和纪念馆”之落成，我认为为“赖和”建纪念馆、塔、碑更有意义！

钟先生的人格情操很高，可是那样高度的人们很多；老实说我自身还比他悲壮呢。看他的遗照——穿着西装皮鞋。在当时满街的人们十中之八九是穿麻布衣服又打赤脚的。家父有一双黑皮鞋；家母说过全彰化市仅有三双黑皮鞋。他只是被肺病打倒而已。

比照左传的三不朽，又以人类的客观水准来判断，赖和是一位极完美的人。立言——台湾新文学之父，启蒙运动、反封建、抗日；立功——他的仁德和睿智制衡了许多日人的强压政策；立德——仁医……要不是当时日本正在积极地准备太平洋战争（南进），或者东北战争（北进），而施以战时体制，又由于入狱几次，瘦弱而早逝，赖和必定会发挥更大的成就，赖和乃是甘地加史怀哲加伏尔泰！

……

赖和进了忠烈祠——他应该是“忠字第一号”，因许多抗日志士其实有私心，如我叔公李崇礼亦是，保卫自己财产的观念。所以现在有人骂“文化协会”为资本主义，云云。赖和却眼见封建社会的邪恶而为穷人申怨——这一点却使他被诬告为“左倾”。叶石涛先生从前在文献中发现所有的“台共”中没有赖和的名字！以目前世界的东西之斗争来批判前人，又是一种“时代错误”（Anachronism）！当时的communism是马克思恩格思主义而不是今日变质的极权专制恐怖的“马列主义”！是蛋头们企谋解决西方的癌症——资本帝国主义。这癌症直到目前变本加厉地在为害世界。也可以说以大巫美俄制造冲突，来簸挟世界，以榨剥“我们”及他们自己的人民的把戏。美国消耗着全世界百分之三十五

以上的能源；她可以打败十八个苏联，为什么不打？如果苏俄是邪恶的，消灭她呀……消灭了她，目前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成为超级强权（Superpower）来对抗美国自己，那么那些战争贩卖人便不能随心所欲地赚钱，以维持他们统治世界的金权帝国呢——如上约是二十年前的《生活》杂志揭穿的国际秘密，所以Life被停刊了很久。胡秋原先生终于道出台湾的科技在日人手中，而金融在犹太人手中……

第三世界，以及我国不明了这一点，便要再被“奴役”几百年！

当时，不管左右前后派，台湾人的第一个前题乃是抗日，因此赖和与王敏川他们是“同志”，但赖和绝对不会主张阶级斗争或者什么的。他的主张类似“三七五减租”和“土地改革”而已。家父是大地主，有什么节日，佃农们会扛一大堆大鱼大肉来“巴结头家”，每一次一两位佃农的妻子会留下住几天。她们睡在哪儿？在家父的寝室！赖和家也是地主，然而他的仁德与学问使得他认为这种土霸王（地主）统治佃农（平民？农奴？）的社会制度之不对；他深受了法国大革命的启示，研究“马恩”主义，同情贫民——这样的先知先觉竟然被踢出忠烈祠！他比林献堂、蒋渭水、杨肇嘉都伟大，何况，诬告了他的人们都是昔日土霸王的后代！所以歌仔戏的主题每每是奸臣陷害忠臣，可是忠臣终究会打败奸臣；然而现实社会呢，奸臣永远专横！

光复以来，忠奸不分，或忠奸颠倒正是一切“问题”的底流！……

对赖和，我有私人的感情：昭和十五年他逝世时，家母和我也去穿麻衣（虽然没有亲戚关系）哭拜呢。然而，现在卸下一切感情，以客观标准判断此人——他应该是世界性的

伟人！他葬礼那一天，全彰化市没有人不哭。纪念他，可不是唤起台湾人思慕祖国的民族精神？我怕他会被“台独”或“中共”利用做他们的英雄！请指教

弟李笃恭敬上

颠倒了的是非要颠倒过来

侯先生最后致林洋港部长的一封信是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八日，他锲而不舍地寄去赖和先生的资料，不断的要求为赖和先生平反。十月十八日的信如下：

洋港部长：因为历史的正义感，曾经两函部长请替彰化赖和先生平反移出先烈祠一案在案，证据资料亦已随函附送，据闻（查询贵部得知）此案已交民政司查办。我们希望早日举行公开听证会，辩白此案，对历史正义作一交待。现在再把李笃公先生所写的文章（下）部分及台籍战犯起诉书剪报资料一份，寄上请并案参考。战犯可以做中委及工商协进会长，而真正抗日爱民大菩萨医师赖和，死后要被你们这个据说是“八年抗日”的政权驱逐于先烈祠之外，这是很不光荣的事，请赶快改正，知过能改，善莫大焉。祝公正

出外人侯立朝敬礼

信中所言之“台籍战犯”指日据时代之台奸，在闻知日本投降台湾即将光复之时，勾结驻台日军中宫悟郎等阴谋台湾独立，

其中主要人物仍显赫一时。……

二十六年前，政府曾听从“皇民”之后的片面之辞将赖和先生逐出忠烈祠，四年之前，政府曾以“反日思想激烈，属于左派”为赖和先生定性。但是，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内政部发文的给侯立朝先生的公函（七三台内民字第二〇三五五九号）中却有了如下的内容——

一、台端七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十月十八日

两函均诵悉。

二、彰化“和子仙”赖和先生原为抗日烈士，确曾蒙冤属实，本部业已另函台湾省政府，即予办理恢复入祀忠烈祠。

三、复请查照并表谢忱。

看到了这个公函后，我不能不承认原先认为内政部没有承认错误勇气的判断是错误的。尤其“受文人”的侯先生认为这是内政部开明之措施，是前所未有之举。相信赖和先生的家属和受惠过“和子仙”的彰化民众必有极大的振奋。

除了内政部的开明外，赖和先生得以重新恢复入祀忠烈祠，最大的功劳当然是锲而不舍的侯立朝先生和出版《赖和先生全集》的李南衡先生。李先生为出版《日据下台湾新文学》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但使得赖和先生终能平反，该是他最感欣慰的收获了。

对台湾的文学工作者而言，台湾新文学之父得以平反，台湾新文学又有了历史的源头活水。赖和先生的文学精神是什么？林边（林载爵）曾将之归纳为三点：

一、是民族主义的。表现了民族的对立，与政治的压迫，作品描述了被压迫民族的痛苦，充满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色彩。因此，以赖和为首的“汉文”作家，受到相当大的摧残。

二、是表达民生疾苦的。殖民统治除了民族的对立，政治的压迫外，更进行着经济的榨取，作家们正直而忠实地揭露了榨取者的丑恶面目，小市民、农人、工人的生活成为大部分作品的题材。

三、是抗议的。对政治、社会、经济的不公不义，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形成了反奴役、反压迫、反榨取的抗议文学。

赖和先生终其生，虽“我生不幸为俘囚”但从未在精神上屈服过，在日本统治下，耗尽心血哺育属于中华民族的汉文文学，而有台湾的新文学。使得在台湾的新文学虽在殖民地上，而终为中国文学的发扬。尊赖和先生为台湾新文学之父，又谁曰不宜？

赖和先生蒙冤二十六年，终获平反，不禁使我联想到赖和先生在《书愤四诗》中的诗句：“纷纷扰扰世相异，是非久已颠倒置。”是非颠倒虽已久，但是，时间再久，我们也要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

赖和先生之冤已获平反，但是，我们这个社会中还有没有冤案呢？恐怕还有待于大家的努力罢。

一九八四年元月二十三日于新店，原载台湾《文季》第一卷第五期。

赖和先生年表简编

赖恒颜 合编
李南衡

公 历	年 龄	赖和先生事迹	时 事
1894	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四月二十五日生。父赖天送，母戴氏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日甲午战争。 • 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创兴中会。
1895	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五月，日本根据马关条约，派海军上将桦山资纪为首任台湾总督，接受台湾澎湖。日军迫境。拒倭事败，逃回厦门。 • 全台义民义军抗日不停。
1896	3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日本政府以第六十三号法律公布，台湾总督于其管辖区域内得发有法律效力之命令(即六三法)。
1903	1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入公学校。 • 祖父赖知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林痴仙、林南强等创诗社“栎社”。 • 台湾总督发布命令禁止使用旧有的度量衡。

续

公 历	年 龄	赖和先生事迹	时 事
1907	14	• 入小逸堂，拜师黄俾其先生学汉文。	• 十一月，北埔抗日起义，义民何麦贤等九人被处死刑。
1909	16	• 五月，入台北医学校第十三期。	•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青年安重根刺死。
1911	18		• 二月，梁启超来游台湾，为雾峰林家上宾。祖国： • 三月，黄花岗起义。 • 十月，武昌起义。
1912	19		• 为林杞埔抗日事件设临时法庭，刘乾等八人被处死刑。 祖国： • 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4	21	• 四月，医学校毕业。 • 在嘉义病院实习。	• 为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苗栗罗福星抗日事件设临时法院，罗福星被判死刑，其他百余人被判徒刑。 • 板垣退助伯爵来台倡同化会。 国外：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5	22	• 十一月，与西势仔庄王浦先生四女王氏草结婚。	• 余清芳等抗日起事于台南西来庵，事败。判处死刑二百八十八人。（即噍吧哖事件）

续

公 历	年 龄	赖和先生事迹	时 事
1916	23	• 返彰化开设赖和医院。	• 发布台湾医师令及牙科医师令。
1917	24	• 渡厦门，在博爱医院服务。 • 作旧诗：《舟入泉州》等数首。	
1918	25	• 一月，长男志宏生，同年去世。	国外： • 美国威尔逊总统发表十四条和平宣言。
1919	26	• 由厦门返台。受祖国新思潮影响极大。 • 作旧诗：《归去来》。 • 继续在彰化行医。	• 男爵田健治郎任台湾总督，为首任文官总督。 祖国： • 五四新文学运动。
1920	27	• 四月，次男志煜生，同年八月去世。	• 留日学生组“台湾青年会”，七月，得蔡惠如等捐款，设立“台湾青年杂志社”，创办《台湾青年》，以图台湾新文化运动。 • 连雅堂著《台湾通史》出版。 祖国： • 教育部通告国民学校改用语体文。
1921	28	• 加入台湾	• 第一次台湾议会请愿。

续

公 历	年 龄	赖和先生事迹	时 事
		文化协会，并当选为理事。	• 十月十七日，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于台北静修女学校。 • 《台湾青年》三卷三号刊登甘文芳：《实社会与文学》，为该刊第一篇有关文学之著述。
1922	29	• 一月，三男桑生。 • 鼓励五弟贤颖赴厦门入集美学校，后入北京大学英文文学系。 • 六月，应征台湾杂志征词：《刘铭传》，得第二名及第十三名。（《台湾》，三年三号） • 十月，发表旧诗：《秋日登高感怀》四首，怀友。（《台湾》，三年九号）	• 一月，陈端明在《台湾青年》四卷一号发表：《日用文鼓吹论》。 • 四月，《台湾青年》改称《台湾》。兼收中日文稿。
1923	30	• 一月，发表旧诗：《文天祥》。 • 四月，发表：《最新严律启蒙》。（《台湾》，四年四号） • 十二月，因治警	• 一月，黄呈聪，在《台湾》四年一号发表：《普及白话文的使命》。黄朝琴在同志上发表：《汉文改革论》，主张采用白话文。 • 四月十五日，为普及白话文，另刊《台湾民报》黄呈聪为发行人，林呈

续

公 历	年龄	赖和先生事迹	时 事
		事件第一次入狱，初囚台中银水殿，后送台北监狱。	禄为主编。 • 台湾杂志社为普及白话文，在台南设“白话文研究会”。 • 四月，日本人秋泽次郎（乌川）著所谓《台湾匪志》出版。本书即日本据台后，台人抗日事迹史。 • 日本皇太子裕仁来台巡游，有十一人受勋章。 • 十一月，御用绅士创“公益会”。 • 十一月十一日，《台湾民报》自一卷九号起改半月刊为旬刊。 • 十二月，治警事件，四十九人被捕入狱，五十人受传讯。全台风声鹤唳。
1924	31	• 一月，出狱。相继完成旧诗多篇：《囚系台中银水殿》三首、《系台北监狱》、《读佛书》、《出狱作》、《出狱归家》、《留须》。 • 十一月，发表旧诗：《阿芙蓉》。（《台湾民报》二卷二十三号）	• 北京留学生张我军在《台湾民报》相继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糟糕的台湾文学界》等一连串文章，介绍中国新文学运动及轰击旧诗人，遂引起持续一年多的新旧文学论战。 • 前非在《台湾民报》发表：《台湾民报怎样不用文言文呢》。 祖国： • 黄埔军校成立，蒋中正先生任校长。
1925	32	• 作：孙逸仙先生追悼会挽联、挽词。	• 三月，杨云萍与江梦笔合办台湾第一本白话文文艺杂志《人人》出

续

公 历	年 龄	赖和先生事迹	时 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五月, 四男悵生。· 八月, 发表第一篇随笔: 《无题》。(《台湾民报》, 六十七号)· 答复台湾民报特设五问。(《台湾民报》, 六十七号)· 十二月, 发表第一首新诗: 《觉悟下的牺牲, 寄二林事件的战友》。(《台湾民报》, 八十四号)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刊二期。· 七月十二日, 《台湾民报》自六十号改旬刊为周刊, 发行达一万份。· 张我军著《乱都之恋》出版, 台湾新文学运动第一本白话诗集。· 十月, 彰化发生蔗农“二林事件”, 台湾第一件农民运动。· 台湾总督伊泽多喜男实设“退職官拂下无断开垦地”, 即退職官吏可以廉价批购所谓“公有”土地。引起农民流离失所, 土地纠纷达三、四年。祖国:· 三月十二, 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
1926	33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月, 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 《斗闹热》。(《台湾民报》, 八十六号)· 答复台湾民报设问。(同上志)· 发表: 《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台湾民报》, 八十九号)· 二月, 发表小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蔡渭水创设“文化书局”。· 台湾农民组合成立。祖国:· 蒋中正先生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誓师北伐。

续

公 历	年 龄	赖和先生事迹	时 事
		<p>《一杆秤仔》。 (《台湾民报》，九十二、九十三号)</p> <p>·三月，发表：《谨复某老先生》。 (《台湾民报》，九十七号)</p> <p>·十二月，长女铸生。</p>	
1927	34	<p>·一月，发表随笔：《忘不了的过年》。(《台湾民报》，一八三号)</p>	<p>·一月，台中中央俱乐部为普及文化，开设“中央书局”，庄垂胜任总经理。</p> <p>·一月，台湾文化协会左右派分裂。</p> <p>·四月，台中一中罢课。</p> <p>·七月，台湾民众党成立。</p> <p>·八月，《台湾民报》改在台湾发行，增加篇幅。</p> <p>·连雅堂和黄春成在台北开设“雅堂书局”。</p> <p>·十月，第一回台湾美术展览会。</p> <p>祖国：</p> <p>·国民政府定都南京。</p>
1928	35	<p>·一月，发表小说：《不如意的过年》。(《台湾民报》，一八九号)</p> <p>·七、八月，发表随</p>	<p>·二月，倡无政府主义的台湾黑色联盟成员被捕。</p> <p>·四月，台北帝国大学举行开校典礼。(即今之台湾大学)</p> <p>·十二月，台湾总督府以律令第三号</p>

续

公 历	年龄	赖和先生事迹	时 事
		笔:《无聊的回忆》。 (《台湾民报》, 二一八——二二二号) • 九月,五男浚生。 • 随笔:《前进》, 可能是本年中作品, 发表刊物及日期不详。	公布台湾新鸦片令。即鸦片吸食新特 许。翌年,台湾民众强烈抗议,要求 停止发给新牌照,申言鸦片之毒害。
1929	36	• 九月,长女铸去 世。	• 五月二十日,台湾新文化运动领导 人蔡惠如(铁生)先生病逝。享年四十 九岁。
1930	37	• 一月,发表小说: 《蛇先生》。(《台 湾民报》,二九四 ——二九六号) • 二月,次女彩钰 生。 • 五月,发表小说: 《雕古董》。(《台 湾民报》,三一二号) • 七月,发表随笔: 《希望我们的喇叭 手吹奏激励民众的 进行曲》。(《台 湾新民报》,三二	• 三月二十九日,《台湾民报》自三 〇六号改为《台湾新民报》。 • 《伍人报》、《明日》、《洪水 报》……相继出版,为台湾新文化运 动中所谓思想鼎立时期。 • 八月二日,《台湾新民报》自三二 四号起增辟“曙光栏”,刊载新诗。 • 八月十七日,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成 立。 • 十月二十七日,南投雾社山胞抗日 起义(即雾社事件),日军派飞机投 炸弹、毒瓦斯,惨无人道。

续

公 历	年 龄	赖和先生事迹	时 事
		<p>二号)</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九月,发表新诗: 《流离曲》,长一百余行。痛吟所谓“退職官拂下无断开垦地”命令下牺牲的农民生活。是日据下台湾新文学中最长、最动人的一首诗。(《台湾新民报》,三二九——三三二号)• 十月,作小说:《棋盘边》。刊于《现代生活》出版日期不详。• 十一月,发表新诗:《生与死》。(《台湾新民报》,三四一号)• 十二月,发表:《新乐府》。(《台湾新民报》,三四三号)	
1931	38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月,发表:《随笔》。(《台湾新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二月,台湾民众党被取缔禁止结社,解散。

公 历	年 龄	赖和先生事迹	时 事
		<p>民报》，三四五号)</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发表小说： 《辱?!》 (同上) • 发表：《农民谣九则，附李金土谱》。(同上) • 发表小说：《浪漫外纪》。(《台湾新民报》，三五六) • 四、五月，发表长诗：《南国哀歌，悼念雾社事件起义抗日的山胞》。 (《台湾新民报》，三六一、三六二号) • 五、六月发表小说：《可怜她死了》。 (《台湾新民报》，三六三一三六七号) • 六月，发表小诗：《思儿》。(《台湾新民报》，三七〇号) • 十月，发表新诗：《低气压的山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六月，台北日侨组台湾文艺作家协会，八月开始出版日文文艺杂志：《台湾文学》。共出三期，一期被禁。 • 六月一日，王白渊诗集《荆棘之道》在日本出版。 • 八月五日，台湾的革命斗士蒋渭水生先病逝。 • 八月，留日学生王白渊、吴坤煌等创办《台湾文艺》二期，夭折。 • 台南青年出版《反普特刊》反对普渡，刊小说、独幕剧等，是台南市青年从事文学活动之先声。 • 留日台湾医学生(多为台南州人)在东京组“南瀛同乡会”，发刊文艺杂志：《南瀛》。 <p>祖国：</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日军侵占东北地方，发生“九一八事变”。

续

公 历	年龄	赖和先生事迹	时 事
		顶——八卦山》。 (《台湾新民报》， 三八三号)	
1932	39	• 二月，发表小说： 《归家》。(《南 音》，创刊号) • 发表小说：《丰 作》。(《台湾新 民报》，三九六、 三九七号) • 发表：《相思歌》 (《台湾新民报》， 三九六号) • 一、四、七月， 发表小说：《惹事》。 (《南音》，一卷 二号、六号、九、 十合刊号) • 六月，六男洪生。	• 一月，叶荣钟、郭秋生、黄春成、 赖和、张焕珪、陈逢源、张聘三、吴 春霖、洪樵、许文遼、庄遂性、周定山 等创办中文文艺杂志《南音》，出十 二期停刊。 • 三月，留日学生苏维熊、魏上春、 张文环、王白渊、巫永福、施学习、 曾石火、吴坤煌、杨基振等在东京组 “台湾艺术研究会”，七月十五日创刊 日文文艺杂志《福尔摩沙》，出三期 停刊。 • 四月五日，台湾《新民报》改周刊 为日刊。
1934	41	• 二月，六男洪去 世。 • 十二月，发表小 说：《善讼的人的 故事》。(《台湾 文艺》，二卷一号) • 十二月，毓文在	• 五月六日，全台文艺青年在台中集 会，成立“台湾文艺联盟”公推赖和 先生为委员长，先生固辞，改推张深切 为委员长。并于十一月五日创刊《台 湾文艺》，兼收中日作品，出十五 期。 • 七月十五日，“台湾文艺协会”创办

续

公 历	年龄	赖和先生事迹	时 事
		《台湾文艺》二卷一号起，辟专栏介绍作家“诸同好者的面影”，第一篇介绍甫三先生，即赖和先生。	中文文艺杂志《先发部队》，专题特辑：台湾新文学的出路的探讨。 • 台湾新民报发刊晚报。
1935	42	• 二月，发表：《呆囤仔》。（《台湾文艺》，二卷二号） • 五月，为李献璋编的《台湾民间文学集》写序文。该集收录赖和先生作品《善讼的人的故事》。 • 十二月，发表小说：《一个同志的批信》。（《台湾新文学》，创刊号） • 十二月，作小说：《赴了春宴回来》。刊于《东亚新报》新年号。日期不详。	• 一月六日，台湾文艺协会出版《第一线》杂志，专题特辑：民间故事十五篇。 • 四月二十一日，台中、新竹二州大地震，灾民三十五万人。 • 十月十日，台湾总督府为庆祝其据台所谓“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在台北开台湾大博览会，盛况空前，历五十日。福建省长陈仪等应请率省委十八人乘军舰来参加开幕典礼观光，备受热烈欢迎。 • 十二月，杨逵脱离《台湾文艺》，另出版中日文文学杂志《台湾新文学》，编辑有赖和、杨守愚、吴新荣、郭水潭、叶荣钟、陈瑞荣、杨逵等十九名。至一九三七年六月停刊，共出十五期。
1936	43	• 一月，东京《文	• 五月，李献璋编《台湾民间文学集》

续

公 历	年 龄	赖和先生事迹	时 事
		<p>学案内》新年号，刊载先生的小说：《丰作》。是由杨逵译成日文的。</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小说：《春雷谱》，在台湾新民报连载。• 四月，发表：《寒夜》、《苦雨》。（《台湾新文学》一卷三号）• 五月，三女彩芷生。• 六月，发表：《田园杂诗》。（《台湾新文学》一卷五号）• 七月，发表：《新竹枝歌》。（《台湾新文学》一卷六号）• 八月，王锦江在《台湾时报》二〇一号，发表：《赖懒云论》。	<p>出版，收录童谣、谜语、民间故事等作品。</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六月二十八日，连雅堂先生病逝于上海，享年五十八岁。• 七月，陈垂映中篇小说《暖流寒流》出版。• 十二月，《台湾新文学》一卷十号，刊“汉文创作特辑”，以“内容不妥，全体空气不好为理由，被禁止发行。祖国：• 西安事变。
1937	4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四月一日，台湾总督府强制废止全台日刊报纸汉文栏。唯台湾新民报一

续

公 历	年 龄	赖和先生事迹	时 事
			<p>家延至五月减少为一半，限六月底全废。</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七月七日，日本发动芦沟桥事变。中日八年战争开始。• 七月十一、十四日，台湾总督、军司令部，对台民发表战时警告，禁止所谓“非国民之言动”。• 七月十五日，强迫台湾自治联盟解散。并抑制台人之民族精神及爱国言论。
1938	4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被迫停业半年。• 利用空闲，赴日本，转东北，到北平游历。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月，台湾小林总督发表台民志愿兵制之实施称：此制度是与皇民化彻底之同一必要行动。• 四月，发表“台湾农业义勇团”招募要纲，强征台湾青年组农业军扶队，赴沪近郊种菜。• 十一月，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益露积极，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之狂妄声明。
1939	4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五月，小林总督于赴东京途次对记者称：治台重点为皇民化、工业化、南进（以台湾为根据地南侵），三政策及时开始。• 七月，公布国民征用令。• 八月，林幼春病逝，享年六十岁。• 十月，公布米配给统制规则施行。

续

公 历	年 龄	赖和先生事迹	时 事
1940	47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李献璋编《台湾小说选》，选录先生作品：《棋盘边》、《前进》、《赴了春宴回来》、《惹事》、《辱?!》等五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月，为庆祝日本开国二千六百年，由西川满发起，创立台湾文艺家协会，发行机关刊物《文艺台湾》。• 二月十一日，台湾户口规则修改，规定台民改日本姓名办法。强迫台人改易日本姓名，斥不改者为“非国民”。• 鹿港施学习著《白香山研究》出版。• 李献璋编中文《台湾小说选》印刷中被禁止发行。该选收录：赖和、杨云萍、张我军、陈虚谷、杨守愚、郭秋生、王诗琅等人作品。序言由杨云萍执笔。
1941	48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三弟贤浦病逝。• 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变次日），第二次入狱，约五十日。在狱中写《狱中日记》三十九日，后因病体弱，停笔。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二月十一日，《台湾新民报》被迫改为《兴南新闻》• 四月十九日，为推行战时体制，创立“皇民奉改会”。• 五月，张文环等不满西川满作风，另创日本文艺季刊《台湾文学》。共出十期。• 九月，黄宗葵创办《台湾艺术》，由江肖梅主编。• 十月十六日，日本近卫内阁总辞。十七日东条英机组内阁。• 十二月七日晨，日机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对英美宣战。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攻陷香港。

续

公 历	年 龄	赖和先生事迹	时 事
1942	49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月，病重出狱。· 八月，三男桑结婚。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月二日，日军占领马尼拉。· 一月十一日，日军攻入马来半岛，占吉隆坡。· 二月十日，日军攻占新加坡。
1943	5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月三十一日逝世。· 彰化诗社“应社”社友陈虚谷、笑侬、石华、克士、云鹏、守愚、渭雄，都写了哭懒云悼诗。· 四月，杨云萍发表《追忆赖和》，刊于《民俗台湾》三卷四号。· 四月，《台湾文学》三卷二号，出“赖和先生追悼特辑”，刊出杨逵的《回忆赖和先生》，朱石峰的《想起懒云先生》，守愚的《小说与懒云》。并由张冬芳日译赖和先生两篇遗稿：《我的祖父》及《高木友枝先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九月二十四日，台湾实施征兵制。· 十二月，《文艺台湾》及《台湾文学》都被迫停刊，另由台湾文学奉公会出版《台湾文艺》。祖国：· 八月，林森先生逝世。

